

上海辭書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第三三四冊

本書是宋代現存全部文章的總集，包括辭賦、駢散文和詩詞以外的其他韵文。收錄兩宋九千餘位作家的各體文章十餘萬篇，總字數約一億。內容遍及歷史、文學、藝術、哲學、宗教、經濟、教育、軍事、法律制度等各個方面。

全
宋
文

上海辭書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第三三四册



目錄

全宋文卷七四三七

袁甫 一四

經筵講義 一 ····· 一

易發題 ····· 一

經筵講義 二 ····· 二

論語 ····· 二

經筵講義 三 ····· 八

易坤 ····· 八

經筵進講故事 一 ····· 九

經筵進講故事 二 ····· 一〇

經筵進講故事 三 ····· 一一

經筵進講故事 四 ····· 一二

經筵進講故事 五 ····· 一四

經筵進講故事 六 ····· 一五

經筵進講故事 七 ····· 一七

經筵進講故事 八 ····· 一八

全宋文卷七四三八

袁 甫 一五

張平仲爲鄭氏子求書三省大字遂爲之說 ····· 二〇

馬實夫字說 ····· 二一

葉朝宗字說 ····· 二一

徐克常字說 ····· 二二

程自芳字說 ····· 二三

和敬說贈庶可 ····· 二四

耕樂說贈項吉甫 ····· 二四

贈趙克家說 ····· 二五

深息說贈馬實夫 ····· 二五

樂山樓說贈馬實夫 ····· 二五

不貳室說贈伍清之 ····· 二六

湖州嬰兒局增田記 ····· 二六

明月亭記	二七
餘干縣先賢祠堂記	二八
婺源縣思政堂記	二九
徽州秀錦閣記	三〇
莫能名庵記	三二
衢州徐偃王廟記	三二
徐偃王行宮記	三四
衢州光孝寺記	三五
衢州重修靈順廟記	三六
衢州重修嶽帝殿記	三七
衢州石塘橋院記	三七
衢州續惠民藥局記	三八
衢州聖者閣記	三八
衢州平糶倉記	四〇

全宋文卷七四三九

袁 甫 一六

江東倉司無倦堂記	四一
江東憲司恕軒記	四二
處州縉雲縣重修鼓樓記	四三
池州重建祠山廟記	四四
池州西祠儷景樓記	四四
寧國府修學記	四六
和州修城記	四七
象山書院記	四八
馬實夫君子堂記	五〇
東陽縣興孝廟記	五一
馮君振甫言行記	五二
重修白鹿書院記	五三
白鹿書院君子堂記	五五
番陽顏范二公祠記	五六

全宋文卷七四四〇

袁 甫 一七

番江書堂記	五八
奉化縣舒先生祠堂記	六〇
浮梁縣修學記	六一
精神閣記	六二
南康軍四賢堂記	六三
樂平縣慈湖先生書閣記	六四
華亭縣修復經界記	六五
東萊書院竹軒記	六七
武學經遠齋題名記	六八
鄞縣學乾淳四先生祠記	六九
安邊所公宇記	七〇
耕樂堂記	七一
黃州重建學記	七一
襲桂堂記	七三
信州自鳴山孚惠廟記	七四
沛然堂記	七五

金斗書堂記	七六
教育言氏子孫記	七七

全宋文卷七四四一

袁 甫 一八

以厚箴贈鄭肖翁	七九
立志箴	七九
奉行蠲租詔書民有言吏弗虔者箴以誨之	八〇
愧箴示清夷弟	八〇
觀省箴贈桂伯順	八一
敬止箴爲張伯常作	八一
懲忿箴 一	八一
懲忿箴 二	八二
室欲箴贈留靜翁 一	八二
室欲箴贈留靜翁 二	八二
室欲箴贈留靜翁 三	八三
室欲箴贈留靜翁 四	八三

士箴		八三
後生可畏箴	并序	八四
鉛山縣石梁銘		八五
竹坡銘贈饒生		八五
江東憲司又新亭銘		八六
達源齋銘		八六
穀水柯山之勝聞天下作知樂仁壽二銘		八七
知樂銘		八七
仁壽銘		八七
彝訓堂銘		八七
自得堂銘		八八
徐錄參求座右銘		八八
默識銘贈饒生		八八
立志銘		八九
勵志銘贈朱冠之		八九
尚志銘		八九

五常銘 并序	九〇
仁	九〇
義	九〇
禮	九一
知	九一
信	九一
五事銘 并序	九一
貌	九二
言	九二
視	九二
聽	九二
思	九三
易有太極銘 并序	九三
乾坤易之門銘 并序	九四
中庸銘	九五
止善齋銘	九五

存誠齋銘	九五
養正齋銘	九六
無咎銘贈楊廷潤	九六
并序	
先師鄒國公贊	九七
四賢堂贊	九八
真西山贊	九九

全宋文卷七四四二

袁 甫 一九

孫君墓誌銘	一〇〇
伍府君墓誌銘	一〇一
危君墓誌銘	一〇二
江夫人巢氏墓誌銘	一〇四
胡君墓誌銘	一〇五
甘氏夫人墓誌銘	一〇六
湘潭縣尉趙君墓誌銘	一〇八
承奉郎朱君墓誌銘	一〇九

東巖老人鄭君墓誌銘	一一〇
承務郎致仕洪君墓誌銘	一一一
宜人趙氏壙誌	一一三
馮君振甫墓誌銘	一一四
縣尉楊君太孺人何氏墓誌銘	一一五

全宋文卷七四四三

袁 甫 二〇

林府君周夫人墓誌銘	一二七
提刑秘閣程公墓誌銘	一二八
撫機關君安人郭氏墓誌銘	一二〇
太孺人卞氏墓誌銘	一二一
曹君能謙壙誌	一二三
叔崇禧兵鈐公墓誌	一二四
主簿呂君壙誌	一二五
初建書院告陸象山先生文	一二六
祭陸象山先生文	一二七

先師究國公祝文	一二七
創東塾告絜齋先生祠堂祝文	一二七
祭史衛王文	一二八
祭拙堂致政韓公文	一二九
祭程提刑文	一三〇
祭甥林慶中知縣文	一三一
三衢祭清獻趙公祝文	一三一
自鳴山廟祈晴祝文	一三二
自鳴山廟告修造祝文	一三二
自鳴山祖殿修造祝文	一三三
江東謁諸廟祝文	一三三
番禺五賢祠祝文	一三四
諸廟謝晴文	一三四
自鳴山廟謝晴文	一三五
自鳴山廟祝文	一三五
象山書院告先聖文	一三六

象山書院上梁文	一三六

全宋文卷七四四四

王 邁 一

六野堂賦 并序	一三八
愛方亭賦	一三九
愛賢堂賦	一四〇
蚊賦	一四一
乙未六月上封事	一四二
乙未閏七月輪對第一劄	一四七

全宋文卷七四四五

王 邁 二

乙未閏七月輪對第二劄	一五三
丙申九月封事	一五六
賀元正表 一	一六二
賀元正表 二	一六二
丙子再薦謝太守啓	一六三

謝省試參詳林員外啓	一六四
謝陳侍郎立縣學續登科記并書啓	一六五
謝殿試編排官聶侍郎啓	一六六
見江西真帥啓	一六七
通湖南葉帥啓	一六八
賀鄒帥給事啓	一六九
上王侍郎啓	一七〇
上趙漕啓	一七一
上陳漕啓	一七二

全宋文卷七四四六

王邁三

賀陳倉啓	一七四
賀李倉啓	一七五
上趙帥幹啓	一七六
上趙帳幹啓	一七七
上潘帳幹啓	一七八

與湘潭監酒右弁啓	一七九
與醴陵劉宰啓	一七九
與湘陰李宰啓	一八〇
與湘鄉林宰啓	一八一
與寧鄉黃宰啓	一八一
與新攸趙宰啓	一八二
與益陽尤宰啓	一八三
與長沙陳宰啓	一八四
與攸縣權宰周簿啓	一八四
回湘鄉黃尉七舉啓	一八五
回劉縣尉啓	一八六
回縣丞啓	一八六
與彭簿啓	一八七
與林簿啓	一八八
謝趙侍郎送自著易說語孟洪範老子書解啓	一八八
謝趙漕啓	一八九

回林監倉啓	一九〇
投帥辯謗啓	一九一
上葛撫屬啓	一九二
與鄭給事啓	一九三

全宋文卷七四四七

王 邁 四

謝宣參政啓	一九五
上薛樞密啓	一九七
謝制置辟制幹不就啓	一九八
謝鄭給事應詔薦賢能才識啓	一九九
謝京尹舉薦啓	二〇〇
賀趙京尹啓	二〇一
權教謝京尹啓	二〇二
通袁京尹啓	二〇三
上陳漕啓	二〇五
與史監稅啓	二〇六

與黃監酒啓	二〇七
通盧司戶啓	二〇八
與黃司法啓	二〇八
回陳司法啓	二〇九
回范仁和啓	二一〇
與京教啓	二一一
謝浙西王憲薦舉啓	二一二
上鄭樞密啓	二一三
回譚巡檢啓	二一四

全宋文卷七四四八

王邁 五

上留經略啓	二一六
上陳招討使啓	二一七
上西外宗使啓	二一九
上宗使啓	二二〇
與馮監務啓	二二一

上鄭漕啓	一二二
與劉舶啓	一二三
與聶監舶啓	一二四
闕題	一二四
與晉江鄭宰啓	一二五
與都長侯官簿啓	一二六
回學正海陽丞啓	一二六
回何丞啓	一二七
與劉知錄啓	一二八
賀新南宗啓	一二八
黃侍郎再知泉州啓	一二三〇
上袁建寧兼漕啓	一二三一
賀徐倉啓	一二三二
上知宗辨學事	一二三三

全宋文卷七四四九

王邁 六

謝真師薦舉啓	二二二六
謝曾參薦舉啓	二二二七
賀福帥王侍郎啓	二二三八
上何帥啓	二二四〇
上姚漕啓	二二四一
通漳守鄭左司啓	二二四二
通興化范守啓	二二四三
與龍溪趙宰啓	二二四四
代通應經略啓	二二四五
代賀贛守聶侍郎啓	二二四七
代上察院啓	二二四八
代節推謝帥還職啓	二二四九
代上廣帥留郎中啓	二二五〇
代見福帥啓	二二五一
代上廣東楊漕啓	二二五二

王邁七

代謝俞漕啓	二五四
代謝陳憲招捕啓	二五五
代上梅州王守啓	二五六
代通舶使啓	二五七
賀泉守李監承啓	二五八
通莆守陳寺丞啓	二六〇
代謝陳憲舉薦啓	二六一
賀泉守劉倉部啓	二六一
通臨安顏倅啓	二六二
通何倅啓	二六三
通陳倅啓	二六四
與陳通判啓	二六五
與張倅啓	二六六
與黃倅啓	二六七

全宋文卷七四五一

王 邁 八

與潭州施教授啓……………二六八

通趙憲啓……………二六九

通浙西林憲啓……………二七〇

賀曾憲啓……………二七一

賀王提舉啓……………二七二

通司馬提舉啓……………二七三

通倉使啓……………二七四

與葉教授應輔啓……………二七六

與長沙陳教授啓……………二七七

與李教授父子啓……………二七八

回鄉交陳教授啓……………二七九

與葉帥參啓……………二七九

與交代趙帥幹啓……………二八〇

回韓帥機啓……………二八一

通黃簽判啓……………二八二

全宋文卷七四五二

王邁九

回徐司理啓	二八三
與交代李察推啓	二八四
與趙簽判啓	二八五
與王合同埜啓	二八五
賀鄭丞相啓	二八六
賀宣參政啓	二八八
上鄭僉書啓	二八九
賀林直院啓	二九〇
賀黃左史啓	二九一
通王總領啓	二九二
賀川秦茶馬魏戶部啓	二九三
賀李運使啓	二九四
賀曾守除江西漕啓	二九五
上趙都運崇龢啓	二九六

回趙提舶啓	二九八
賀戶侍袁京尹啓	二九八
賀戶侍袁京尹啓	二九九
賀建寧守王侍郎啓	三〇〇

全宋文卷七四五三

王邁 一〇

賀太守謝刑部啓	三〇二
與薛都總啓	三〇三
通曾大參啓	三〇四
通留舍人啓	三〇五
回謝太博啓	三〇七
謝張學諭啓	三〇七
見丞相啓	三〇八
賀史相轉光祿進封魯國公啓	三〇九
賀王宗正啓	三一〇
謝陳提刑舉狀啓	三一

通史督相啓	……	三二二
回車判官啓	……	三二二
回黃知縣啓	……	三二三
回趙主簿啓	……	三三四
回趙仙尉啓	……	三一四
賀監司正啓	……	三一五
賀史丞相賜玉帶啓	……	三一五
賀胡經略被召啓	……	三一六
謝陳侍郎寫娛親堂扁及作記啓	……	三一七
回馬探花啓	……	三一七

全宋文卷七四五四

王 邁 一一

真西山集後序	……	三一九
清漳文會錄序	……	三二〇
跋陳君保作詰藏趙忠定公帖	一	三二一
跋陳君保作詰藏趙忠定公帖	二	三二二

政經序 三三二

滄州塵缶編序 三二三

跋陳少陽先生遺書 三二五

丁丑廷對策 三二五

全宋文卷七四五五

王 邁 一二

乙未館職策 三三九

全宋文卷七四五六

王 邁 一三

高帝論 一 三五三

高帝論 二 三五五

高帝論 三 三五六

高帝論 四 三五八

高帝論 五 三六〇

高帝論 六 三六一

高帝論 七 三六三

全宋文卷七四五七

王 邁 一四

文帝論 一 三六六

文帝論 二 三六七

文帝論 三 三六九

文帝論 四 三七〇

文帝論 五 三七二

文帝論 六 三七三

景帝論 三七四

武帝論 一 三七六

武帝論 二 三七七

武帝論 三 三七九

武帝論 四 三八〇

武帝論 五 三八一

全宋文卷七四五八

王 邁 一五

胡文定張宣公二先生祠堂記	三八三
昌化軍修軍學記	三八四
潭州善化縣尉司新廨記	三八六
宜南亭後記	三八七
清芬堂記	三八八
仰斗堂記	三八九
朝陽齋記	三九〇
泉守真公申請宗子給俸記	三九一
晉江軍儲倉記	三九三
息庵記	三九四
盤隱記	三九五
進士題名記	三九六
仙遊縣傅氏金石山福神道院記	三九七
李龍眠海會圖記	三九九
重修興化軍學記	四〇一
循陽重建蘇陳二公祠堂記	四〇一

全宋文卷七四五九

王 邁 一六

天基節獻聖德一頌六箴	有序	四〇四
天基聖德之頌		四〇六
愛民以仁之箴		四〇六
事親以孝之箴		四〇六
臨政以勤之箴		四〇七
律身以儉之箴		四〇七
聽言以公之箴		四〇七
制事以斷之箴		四〇八
存心以公之箴		四〇八
律己以廉箴		四〇九
撫民以仁箴		四〇九
蒞事以勤箴		四一〇
吉祥九齋銘		四一〇
履齋		四一〇

謙齋		四一〇
賁齋		四一一
頤齋		四一一
兌齋		四一一
益齋		四一一
井齋		四一一
晉齋		四一二
鼎齋		四一二
殖軒銘		四一二
筆銘		四一三
端硯銘		四一三
鏡銘		四一三
几銘		四一四
莆陽方梅叔墓誌銘		四一四

全宋文卷七四六〇

王邁 一七

祭林通甫先生墓文	四一七
祭海陽縣尉林礪先生文	四一八
祭親友林涇清叔文	四一八
祭陳復齋寺丞文	四二〇
諸門生祭真大參西山先生文 一	四二一
諸門生祭真大參西山先生文 二	四二二
祭趙東巖文	四二四
祭魏鶴山先生文	四二五
祭丁元輝給事文	四二七
祭鄭都承子敬文 一	四二八
祭鄭都承子敬文 二	四二九
祭連袂謝克恭欽仲文	四二九
祭海豐宰顏養智文	四三〇
祭從兄鸞少冲文	四三一
祭鄒給事母葉夫人文	四三一
宜春郡博士陳茂獻哀辭	四三二

漳倅到任告先聖文	四三二
告靈著王文	四三三
告靈會妃文	四三三
漳州辭廟文	四三三
清源洞真人殿上梁文	四三四

全宋文卷七四三七

袁 甫 一四

經筵講義 一

易發題

臣聞日月爲易，有日則有月，而日月不相離也。日爲陽，月爲陰，有陽則有陰，而陰陽不相離也。陽爲剛，陰爲柔，有剛則有柔，而剛柔不相離也。何也？爲物不貳也。惟其不貳，故包犧氏畫爲一。一畫之義，人以爲陽而不知其非偏陽也，人以爲剛而不知其非偏剛也。有一則有二，自二而八，自八而六十有四，千變萬化，周流不居，故名之曰《易》。陰陽剛柔，悉該乎一畫之中，大哉至哉！故《易》三畫而成卦，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畫雖三而道則一，兼三才而爲之主宰者，其君乎！而世之論君道者，乃曰日爲君象，陽剛不撓，常伸乎萬物之表，所謂君道者，如此而已。然未足以知《易》之妙也。何謂《易》之妙？陰陽剛柔，本不相離，陽非偏陽也，而有陰焉；剛非偏剛

也，而有柔焉。日昱乎晝，而收斂歸宿在乎夜；陽剛皆動，而涵蓄潛藏在乎靜。不睹不聞之地，有默觀密察之功，則隨所發用，自然陽明，自然剛健。故聖人善用陽剛，上配天道，萬古周流而無一息間斷。在吾身則爲喜怒哀樂未發之中，而聲色玩好之娛自不能惑；在宮庭則爲閑有家之初，而險詖私謁之心自不敢萌；在天下則非獨君子登用，而小人亦無失所之憂，非獨中國乂安，而蠻夷亦在化育之內。是乃至陽真剛，而非偏陽偏剛之所能爲也。陰陽、剛柔、動靜之妙，還相爲本，不見其始，孰知其終？不見其迹，孰知其窮？嗚呼！夫是之謂真剛，夫是之謂一，夫是之謂《易》。臣得於父師者，大旨如此，敢爲陛下誦之，惟聖明采擇。《蒙齋集》卷一。

經筵講義 二

論 語〔二〕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

臣觀棘子成之言，蓋見當時文弊之極，矯枉過直之論，欲盡棄文而純用質。子貢以爲君子之道則不如是，蓋深病棘子成之言爲太野。故謂失言之不可悔，猶駟馬之不可追也。於是又從而發明

之，曰文猶質之不可廢，質亦猶文之不可廢也。若曰「質而已矣，何以文爲」，則是虎豹之皮，興犬羊之皮，相似而無別耶？聖人於禮樂，則從先進。答林放問禮，則以爲寧儉寧戚。然至於論文質，則取彬彬之君子，而野與史無取焉。蓋救弊則不得已而取其彼善於此，論道則非全美盡善未可以爲至也。或曰：「處後世極弊大壞之時，則如之何？」曰：今之所謂質者，非古之所謂質也，苟且而已矣；今之所謂文者，非古之所謂文也，虛僞而已矣。苟且、虛僞之弊合，而世道日至陵夷不可收拾，甚可悲也。必欲復古之道，其惟先尚質實，而後加品節焉。一掃苟且、虛僞之弊，而後君子之道幾矣。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

臣聞欲善惡惡，人人所同，此上帝降衷之良心也。今語人曰「汝爲天下之善人」，則莫不躍然而喜。推己欲善之心，人之有善，則必喜談而樂道之，又從而左右羽翼之，惟恐其美之不成也。又語人曰「汝爲天下之惡人」，則莫不拂然而怒。推己惡惡之心，人之有惡，則必哀矜而憫念之，又從而訓誨正救之，惟恐其惡之終成也。此其用心洞洞乎其公也，休休乎其大也，是真可以爲君子人也。乃若小人則反是。人之有美，惟恐其成也，嫉之壞之而已耳；人之有惡，惟恐其不成也，誤之陷之而已耳。此其用心，知有己而不知有人，知有私而不知有公，是真可以謂之小人也。嗚呼！人主每病於君子、小人之難察也，豈知觀人之道，不必觀諸他而當觀諸心。人孰無欲善惡惡之心哉！能視人猶己者，則爲君子；不能視人如己者，則爲小人。此觀人之法也。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臣觀季康子之發問，而首以殺爲言，蓋謂無道爲有道之害，不加誅殺則害不除，政不肅，是固然也。然良心善性，人人固有，導之以仁義，齊之以禮樂，自可使之遷善遠罪，而又何以殺爲？《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體天地好生之大德，以父母斯民，欲善而民善，以德而感德，真如風行草偃之易。苟至於是，則吾與斯人並生並育於覆載之間。此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之功也，而無所事乎殺矣。雖然，春夏之長養，生也；秋冬之肅殺，亦生乎？曰：雪霜之威，仁莫甚焉。萬物歸根復命，遇春夏復榮，生莫大焉。皋陶之告舜，自「帝德罔愆」而下十四句，皆生之謂也，而獨有「刑故無小」一語，則亦未嘗廢夫刑。蓋生固德也，而刑亦德也。孟子所謂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季康子識不足以及此，乃先萌一殺心，其與天地好生之德大悖矣，此孔子所以深排而力戒之。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臣聞聖門所謂文者，非詞華之謂也。夫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顏淵曰：「博我以文。」所謂文者，即道也。彝倫之懿粲然相接者，皆文也。三千三百，待人以行者，皆文也。孔子振木鐸於衰周，正將以續斯文之將墜耳。一時以文會友，莫盛於洙泗。麗澤之兌，何往而非斯文之講習哉！既曰文，而又曰仁，同乎異乎？曰：文者其所著見，而仁者其根本，名異而實同。

也。會之以文，蓋所以輔吾之仁也。聖人切切於求仁，造次顛沛，未嘗暫舍，終食之間，未嘗或違。孔子告顏淵曰：「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蓋言爲仁，專在乎反己，己不自力，他人奚預焉？今曾子取友以爲仁，亦曰輔之而已。雖用力在己，而又得良輔，則切磋琢磨之益日增，而克己復禮之功亦多助矣。噫！後世師友之道不明，學者但知雕蟲篆刻，破碎經旨，以是爲文，所謂輔仁者，漠然不知爲何事。平居既無講貫之素，一旦出而事君，不仁而在高位，斲喪國脉，戕賊民命，皆不仁者之爲也。爲國家者，果何賴於若人哉？然則修明師友講習之學，豈非人主之急務乎？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臣按顏淵問仁，孔子告以「克己復禮」。夫具耳目口鼻、四肢百骸而有此身，此身本與天地相似，與萬物一體，如之何而克己？曰：己與天地萬物本無隔也，而認八尺之軀爲己，則與天地萬物始隔矣。故惟克己，則洞然大公，不見有己矣。何謂克？曰：以《艮》卦所謂「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觀之，則是內不見己，外不見物，而克己之義瞭然矣。克己何以能復禮？曰：禮者，周流貫通乎天地萬物之間，無體無方，無不周徧。人惟認八尺之軀爲己，於是去禮始遠。苟不認己爲己，則天高地下，萬物散殊，皆禮也。吾亦天地萬物中一物耳，無往非禮，

而何有於己哉？故不克己則禮失，既克己則禮復。又發明之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玩一日字，正所謂「朝聞道」也，正所謂「我欲仁斯仁至矣」。凡人昏昏於物欲之中，如醉如夢，一日勇決，無牽制，無拘滯，無二三，此身與天地萬物了無阻隔，人即己也，己即人也，天地萬物皆非形軀之所能間也。故曰「天下歸仁焉」，言天下皆在吾仁之內也。禮之復也，非是外復；仁之歸也，非是外歸。本一而非二也。又發明之曰：「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前之己而曰克，此之己而曰由，豈有二己哉？曰：非有二己也。塵去鑑明，而即此鑑也；雲消月皎，而即此月也。未克己之前，雲也塵也，皆蔽我累我者也，烏可以不克？既克己之後，月也鑑也，本如是光明，本如是瑩潔，動靜闔闢，變化運用，何所不可。故曰由，言爲仁在我而已，豈由他人哉！顏淵既領會夫子之大旨，而猶問其目者，蓋聖門師弟子之間，學聚問辨，不造其極不止也。克己復禮，特大綱耳，又有餘目焉，所以再叩夫子。夫子舉視、聽、言、動四者告之。蓋四者，即己內事也。己視、己聽、己言、己動，皆己也。然微有非禮，則是爲己所蔽也，爲己所累也。夫惟非禮則勿視，非禮則勿聽，非禮則勿言，非禮則勿動，無斯須頃刻不在禮中，則是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至此，尚何己之足累哉！顏淵即慨然承當此任，曰：「請事斯語。」事云者，言從事於此也。聞聖言而不能行者，不足以言事矣。嗚呼！顏淵，陋巷匹夫耳，聖師勤勤啓發，猶有天下歸仁之言，況人主奄有四海，必欲人人皆歸吾仁，可不奮一日克己之勇，置此身於禮度之中哉！如曰此事由人而不由己，則雖聖人，亦無所用其力矣。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臣觀夫子答仲弓問仁，與答顏子之意一也。說者但知夫子告顏子以克己復禮，而不知告仲弓者亦克己復禮，而初無異旨也。《禮器》曰：「一獻之禮，不足以大饗。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夫大祭之禮至於饗帝，則無以復加，此可以觀禮矣。《仲尼燕居》曰：「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下管象武，夏籥序興，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如此而後君子知仁焉。」夫大賓之禮至於兩君相見，則無以復加，此又可以觀禮矣。此章所謂大祭大賓者，皆禮之盛也。一出門之間，而儼然如見大賓；一使民之際，而肅然如承大祭。當是之時，此心之清明靜瑩，爲何如哉？故曰：如此而後君子知仁焉。而《春秋左氏傳》載臼季之言，亦曰：「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由是言之，仁禮本一源，禮在是，仁即在是矣。而人之所以不能動合乎禮者，何也？有我之私累之也。人有不欲而施於我，我必有所不平，我有不欲而可施於人乎？通人已爲一，則己之所不欲，人亦不欲也。非人之所以欲者，斷斷乎不可施於人。如是，則此心洞然大公，了無間隔，施之於家邦，人人在春風和氣之內，而又何怨之有？然則勿施不欲，即克之謂，大祭大賓，即復禮之謂，而邦家無怨，即所謂天下歸仁。夫子之告仲弓，即其告顏子之旨也。回、雍皆在德行之科，足以傳夫子之道，故雍也請事斯語，亦奮然承當，與顏淵一同。熟誦此章，深味厥旨，於無怨一語，尤當玩索。蓋怨不

在大，亦不在小。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爲國家而使一夫有怨心，則足以感傷和氣矣。欲人之無怨，惟仁者能之，而爲仁之要，不外乎克己復禮。聖人垂訓萬世，其明白的切如此。《蒙齋集》卷一。

〔二〕原無此大題、小題，今補，以清眉目。

經筵講義 三

易 坤

六三：「含章可貞」止「知光大也」。

臣謂三爲陽，故有粲然之章。六爲陰，故有含藏之象。凡人無章而韜晦則易，有章而斂藏則難。六三有其章矣，乃能含而不露，故可以正固守之。即止而從王事，不有其善，不居其功，吾惟「知終終之」而已。成與終，若相似而實不同。成則有自專取必之意，終則盡吾職分之所當。爲無成有終，是乃真柔也。象曰「以時發也」，言其含而未發，豈終不發哉？待時而後動耳。一旦見於王事，發揮運用，非但小知而已。用晦而明，以柔爲剛，知之光大，無以尚此。《永樂大典》

經筵進講故事 一

周威烈王六年，齊威王召即墨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即墨，田野辟，人民給，官無廢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助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之曰：「自子守阿，譽言日至，吾使人視阿，田野不辟，人民貧餒。昔日趙攻鄆，子不救；衛取薛陵，子不知。是子厚幣事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於是羣臣聳懼，莫敢飾詐，務盡其情，齊國大治，強於天下。

臣謂齊威王烹阿、封即墨之事，人特見一時威權之奮發耳，不知平日密察之功，蓋有素也。於即墨則曰：「吾使人視即墨」，於阿則曰：「吾使人視阿」。威王不輕信毀譽之說，而必謹擇夫寄耳目之人，其人果可信也，吾然後使之，是故賢否一定而賞罰不差。近者，朝廷有計田收券之令，臣奏疏凡三四，甚爲陛下惜此一舉。何則？科斂無名，搖動人心，非美事也。況今日任牧民之寄者，大而郡守，小而縣令，誰懷視民如子之心？緣傍此令，朘削脂膏，姦胥黠吏，又縱尋斧焉，本根之傷多矣。臣嘗於經筵舉威王之事，爲陛下反覆言之。以爲任陛下之耳目者，在內則臺諫，在外則監司。陛下所使爲臺諫、監司者，誠如威王之使人，視阿、即墨，瞭然如見之目前，而赫然加賞罰焉，則封者無愧，而烹者亦甘心矣。如陛下一出此令之後，聽諸路之守令肆其欺誕，任其推剝，惟求取辦於一時，不顧元氣之日耗，臣竊爲寒心焉。強敵攻支體於外，而陛下又自戕腹心於內。厥今論者，

俱知敵人之可畏，而不知履畝之令，自生一敵，可畏尤甚。若陛下寄耳目之人，蚤夜密察，吏不得肆其姦，尚庶幾焉，不然殆哉！太祖、高宗創業中興，艱難甚矣，陛下其無忽。《蒙齋集》卷一。

經筵進講故事 二

漢元帝永光五年，太子少傅匡衡上疏曰：「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傳》曰：『審好惡，理情性，而王道畢矣。』治性之道，必審己之所有餘，而強其所不足。蓋聰明疏通者，戒於太察；寡聞少見者，戒於壅蔽；勇猛剛强者，戒於太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必審己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僞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進。惟陛下戒所以崇聖德。」

臣觀匡衡所陳，其戒雖有六，而切於漢元帝之身者，二條而已。一曰無斷，二曰後時。蓋元帝之天資，仁愛溫良者也，湛靜安舒者也。仁愛溫良者，乏剛明果斷之操，湛靜安舒者，無奮迅振作之風，遂將賢否混淆，邪正雜糅。漢業之衰，端由於此。衡不能挈此二戒懇切言之，使元帝豁然感悟，改過遷善，而乃混六條之中，以聽人主自擇，衡亦不善於格君矣。當是時，貢禹之徒，不力救優柔之失，而徒以甘言游辭求合人主意。此固不忠之甚者。劉向上疏，慷慨激切，其言曰：「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可謂深中膏肓之病矣，然亦有遺憾

焉。孟軻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間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一正君而國定矣。」當元帝時，筦中書、典樞機者，其人其政，大略可睹，然奚必屑屑然較勝負於此哉！君心之本原未正，而欲挽回於末流，固宜戛乎其甚難也。獨匡衡能從其用心治性而箴之，然所言駁而未純，泛而不力。嗚呼！漢儒病在不學耳，使果有孟軻之學，何患不能正君而國定哉！匡衡、劉向號爲名儒，卒不能有格心之業，使天下謂儒無益於人之國。儒果無益於國耶？讀史至此，爲之掩卷三歎。《蒙齋集》卷一。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五。

經筵進講故事 三

前漢《元帝紀》贊曰：帝少而好儒，及即位，徵用儒生，委之以政，貢、薛、韋、匡迭爲宰相，而上牽制文義，優游不斷，孝宣之業衰焉。

臣今月初九日，獲侍清光於經筵，陛下舉漢元帝好儒故事，玉音云：「論者謂元帝特未得真儒而用之耳。如得真儒而用之，何患牽制文義，優游不斷耶？此論甚佳，卿以爲如何？」臣奏：「聖學高明如此，可爲宗社慶，可爲善類慶。大凡真儒固鮮，而識真儒者尤鮮。譬之玉焉，真玉未必無瑕，人見其瑕也，遂輕棄之，不知雖曰有瑕，不害其爲玉，何可棄也！若石而無瑕，不過石耳，又奚足貴？人才亦猶是也。真賢實能，豈無微過，惟識真者不以小疵掩其大德。如使寸寸而

量，銖銖而較，則真儒不以小瑕而棄者幾希。此惟在陛下明知人之鑑，以洞燭人才之底蘊而已矣。」陛下欣然嘉納。臣退而思之，尚有未盡之遺論焉。當元帝時，劉向之剴切，蕭望之之剛正，雖未足爲古之儒，就漢世言之，亦可謂儒之真者矣。元帝非不知二賢之可用也，向數有論奏，深當上心。則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望之爲師傅，帝知其經明行修，材任宰相。夫既心知之，則當篤任其人；既曰「將思之」，則當力行其言。然向之精忠，終不能奪王氏盜竊之權，而望之一爲恭、顯所陷，恥以其身就吏，寧死而不悔。嗚呼！曾是而謂元帝好儒可乎？論者謂帝特不得真儒而用之，故有優游不斷之失，不知有儒如劉、蕭，尚且外爲尊敬之貌，而內無信用之實，卒使抱恨以終其身。假令得古之真儒，元帝能用之耶？然則人主之病，莫大乎柔弱。柔弱而不斷，則左右小人乘間投隙，變亂是非，君子不得一日安於朝廷之上。此則漢元帝膏肓不治之疾，而非漢無真儒之所致也。有天下者，尚鑑茲哉！《蒙齋集》卷一。

經筵進講故事 四

唐太宗貞觀三年，謂房玄齡、杜如晦曰：「公爲僕射，當廣求賢人，隨才授任，此宰相之職也。比聞聽受辭訟，日不暇給，安能助朕求賢乎？」因敕尚書，細務屬左右丞，維大事應奏者，乃關僕射。

臣謂太宗以宰相親細事，則不能助朕求賢。蓋光陰迅速，而精力有限，以有限之精力，而耗於迅

速之光陰，用之於細事，則必不能專心於求賢，此必然之理也。近者兩相并命，庶明勵翼。陛下親灑御札，從右揆之請，使自丞相以下，以及百執事，各勤修職業於本局，寅而入，未而出，誠率勵羣工之要務。然臣區區之意，謂可以革向來百官怠惰苟且之弊耳。若夫爲宰相者，僅了細務於朝堂，而未能同心協慮，助陛下求賢，此乃太宗之所深慮，而未可爲今日喜也。夫以房玄齡、杜如晦號爲唐賢相，猶且區區於目前之細務，而未能專以求賢爲急，太宗於是以事之小者，使尚書左右丞當之，而大事乃關於僕射。此令一出，爲房、杜者，何所辭其責哉！甚矣，求賢一事，至難盡也！拘攣者不能越常度，輕易者不能精選擇，私意多者先親故而後孤寒，忌心勝者樂軟熟而妒忠直，此求賢之所以難也。間有高蹈丘園、不屑軒冕者，亦當汲汲焉，苦心刻意，致敬盡禮，必欲其爲時一出。既得之矣，又必度其才能之所堪與其職任之宜稱，使犁然當於天下之心，然後能收求賢之實效，固非曰一人舉而遽用之，一人毀而遽棄之也。昔周公之爲輔相也，執贄而見者以千百計，周公不憚吐握之勤，以身先天下士，故得士爲盛。今者晨入堂，而出已迫暮，其所賓接，幾何人哉？搜訪不廣則聰明壅，招延稍怠則譏議起。真賢恥於自售，而求售者多佞人，戛戛乎其難也。臣望陛下明詔三三大臣，不惟退堂之後，宜盡求賢不倦之意，其會於堂也，正當各以所聞所見，某人爲賢，某人爲才，某人宜居某職，某人宜任某事，開心腹，露情愫，相與講明問辨，以盡其所懷。日日如是，則一日得一日之人才；月月如是，則一月得一月之人才。廟堂或未能盡識，則當進侍從之臣，相與開廣而究極之。講明既盡，則進而告君，豈復有衡鑑不審，

是非易位者哉！今之所謂進擬者，亦略近此意，然規模狹而不廣，意向私而未公。所以用人雖多，而得人甚鮮者，正坐此耳。舍之不務，乃一切諉之曰：「今世乏才。」韓愈有言，其真無馬耶？其真不知馬耶？臣亦曰：其果乏才耶？其乏識才者耶？願陛下與二三大臣，更加之意。《蒙

齋集》卷一。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一五三。

經筵進講故事 五

唐太宗時，魏徵每犯顏苦諫。或逢上怒甚，神色不移，上亦爲霽威。上嘗得佳鷄，自臂之，望見徵來，匿懷中。徵奏事，故久不已，鷄竟死懷中。又嘗與王珪語，有美人侍側，上指示珪曰：「此廬江王瑗之姬也，瑗殺其夫而納之。」珪避席曰：「陛下以廬江納之爲是耶非耶？」上曰：「殺人而取其妻，卿何問是非？」對曰：「昔齊桓公知郭公之所以亡，由善善而不能用，然棄其所言之人，管仲以爲無異於郭公。今此美人尚在左右，臣以爲聖心是之也。」上悅，即出之，還其親族。

臣聞唐太宗非不談仁義，親君子，然而緣飾之意多，真實之誠寡。觀其鷄死懷中也，若有畏憚之心；及其論廬江王妃也，初無忸怩之色。一聞王珪之諫，乃能翻然而改。太宗所以興唐者，賴有此耳，然而未足以語謹獨之學也。陛下天稟精粹，上媲堯、舜，所謂過言過行，固已一毫無有，而臣區區愚慮，竊以爲誠之一字，猶有所未盡。夫無矯飾之謂誠，無間斷之謂誠。臨朝則莊，退

朝則肆，肆出於真而莊由乎強，此矯飾也，可謂誠乎？親賢人、儒士則難，親宦官、女子則易。難者親之時少，而易者親之時多，此間斷也，可謂誠乎？臣在經筵，嘗對陛下啓問：「退朝入宮之後，果何所爲？」陛下語臣曰：「或觀書，或作字，或覽四方章奏。」臣不勝欣喜，以爲陛下果無暇日也，而聞之道路，則謂陛下猶未免溺於酒色之娛。夫剛制於酒，未見好德如好色。聖經明訓，皎然不誣，陛下何不堅忍力行，勿以無益害有益。乃若左右贊近之人，假公徇私者，尤不可不戒。履霜堅冰，至爲可畏；防微杜漸，所當致謹。陛下語臣，皆正大之論，而退攷其所行，乃有未盡然，其與唐太宗雖有畏憚之心，而初無忸怩之色者，何以大相過哉！願陛下以堯、舜、禹、湯爲法，兢業戒懼，無時怠荒，則德日進而業日隆矣。有唐之事，又何足云。《蒙齋集》卷一。

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一九五。

經筵進講故事 六

唐德宗大曆十四年，以崔祐甫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初，至德以後，天下用兵，諸將競論功賞，故官爵不能無濫。及永泰以來，天下稍平，而元載、王縉秉政，四方以賄求官者相屬於門。大者出於載、縉，小者出於卓英倩等，皆如欲而去。及常袞爲相，思革其弊，杜絕僥倖，四方奏請，一切不與，而無所甄別，賢愚同滯。崔祐甫代之，欲收時望，推薦引拔，常無虛日，作相未二百日，除官八

百人。前後相矯，終不得其道。德宗嘗謂祐甫曰：「人或謗卿所用多涉親故，何也？」對曰：「臣爲陛下選擇百官，不敢不詳慎。苟平生未之識，何以諳其才行而用之？」上以爲然。

臣聞用人之大弊有二，其始皆以善用之，而其流乃至於大不善，不可不察也。何謂大弊有二？或失之寬，或失之嚴。失之嚴者，繩墨太謹，而無翕受兼容之量；失之寬者，規模太廣，而有不避嫌疑之譏。茲二者，俱未能無弊也。常袞爲相，承賄賂公行，官爵冗濫之餘，慮無以振頽綱而挽狂瀾，故矯之以嚴。崔祐甫代之，懲袞之狹隘，而賢智有鬱抑之歎，故復矯之以寬。夫矯之固善矣，其奈嚴者拘而寬者縱，知矯他人之弊，而不知己自墮於一偏之弊。故史之論袞，雖嘉其杜絕僥倖，而又謂其賢愚同滯。則是倖門雖窒，而正路未闢。太嚴之害，固應如是耳。祐甫欲收時望，作相未二百日，除官八百人，一時寧不甚快！然攷其所用，多涉親故。前後相矯，一弊去，一弊生，豈非矯枉太甚之過乎？善哉！司馬光之論曰：「用人無親疏新故之嫌，惟賢不肖之爲察。」又曰：「己不置毫髮私意於其間。蓋私者，天下之大蠹也。不避親故之嫌者固私矣，親故果賢，以嫌而不用者亦私也。遠嫌畏謗者固私矣，必待己之所素識而後用之者，亦私也。何者？俱未能克己故也。擇人以代天工，烏有所謂己哉？苟以公爲心，當用則用，當捨則捨，付諸天下，而已何預焉！三代王佐事業遠矣，諸葛亮其庶幾乎！郭攸之、費禕、董允、向寵之徒森布朝列，一時得人，可謂盛矣。然亮未嘗以己意而私黜陟也。廖立、李平，用公論斥之，而深足以折服其心，雖遭廢棄，略無怨色，非無私何以能若是？史臣評之曰：「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讎

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吁！若亮之相業，又豈袞與祐甫之所能及哉！《蒙齋集》卷一。

經筵進講故事 七

仁宗皇祐元年，以知青州富弼爲禮部侍郎。初，河北大水，流民入京東者不可勝數。弼擇所部豐稔者五州，勸民出粟，得十五萬斛^二，益以官廩，隨所在貯之；擇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及流民將復其業，又各以遠近受糧。凡活五十餘萬人。上聞之，遣使慰勞，就遷其秩。弼曰：「救災，守臣職也。」辭不受。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中，爲粥食之。饑民聚爲疾疫，及相蹈藉死，或數日不食得粥，皆僵仆，名爲救之而實殺之。弼所立法，簡便周至，天下傳以爲法。

臣竊謂區處流民之策，惟富弼之法最爲簡要。所謂簡要之策，惟曰散處其民於下，而總提其綱於上而已。竊聞金陵諸邑流民羣聚，皆來自淮西，荷戈持刃，白晝肆掠，動輒殺傷。沿江出兵驅之。其在句容之境者，軼入金壇。若宣城，若池陽，若當塗，所在蟻聚，剽劫成風。逃亡之卒，皆入其黨，江南姦民，率多附和。目前勢已若此。冬杪春初，日月尚長，蔓延不已，各將潰裂四出，不可收拾。臣愚欲乞朝廷行下督府及諸閫，與凡安撫、總漕諸司作急措置。自一路而推之諸路，由諸路而推之諸郡。每處流民，隨所在分之。凡贍養之費，惟分則易供；居止之地，惟分則易足。此非臣之臆說也。弼擇所部五州，勸民出粟，得十五萬斛，益以官廩，隨所在貯之；又擇

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弼之所作，可謂委曲詳盡矣。今日果能推行此策，非但勸民出粟而已，或撥上供之數，或撥椿管之錢，或乞科降，則上下當相親如一家。或請團結，則彼此當聯絡爲一體，而所謂團結者，又不止一途而已。能勞苦者庸其力，有伎藝者食其業。其間有爲士者，則散於庠序，爲商者則使之貿遷。心有所繫，而姦無所萌。此皆分之說也。分之愈多，則養之愈易，而其要在督府制閫，以及總漕諸司爲之領袖而已。是故民貴乎分，而權貴乎合。所謂散處其民而總提其綱者，正謂此也。臣願朝廷備降富弼法施行，使長吏任責，一如青州故事，流民幸甚，宗社幸甚。《蒙齋集》卷一。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二四八。

〔二〕十五：原作「五十」，據殿本、《歷代名臣奏議》乙。後同。

經筵進講故事 八

元祐元年，司馬光言：「朝廷詔近臣舉可任監司者，待其不職，亦可并坐舉者。」呂公著曰：「亦須執政審擇。」光曰：「自來執政，只於舉到人中取其所善者用之。」韓維曰：「今不先審察，待其不職而後罰之，甚失理義。」公著曰：「除用多失，亦由限以資格。」維又言：「光持資格太謹」。光言：「資格豈可少？」維曰：「資格但可施於叙遷，若升擢人才，豈可拘資格？」

臣聞國朝之置監司，深得漢元封置部刺史之意。劉安世嘗極論之，以爲秩低而權重，秩低則其人激昂自進，權重則得行其志，此良法也。祖宗盛時，中外乂安，州縣奉法，田里無事，實由監司得人之故。稱爲青齊福星者，不特鮮于侁一人而已。蓋監司與他官不同，天下郡縣之吏，朝廷除授，豈得人人而察之？寄按察之權於監司，是擇監司者，所以擇天下之守令也。臣久在外服，粗嘗諳歷。大率監司之選，必清威有時望而後足以激懦習，必強敏有風力而後足以糾官邪，必曉練有精神而後足以察奸弊。此等人才，真未易多得。欲諸路監司俱得若人，必不拘資格而後可。臣於呂公著、韓維之語，實深有感焉。以元祐盛時，可謂賢才彙征之會，而監司之任，尚有除用多失之憂，何哉？蓋懲王安石用資淺之人，專以資格爲重故也。司馬光之言曰：「安石執政，始置提舉常平官，又增轉運副使、判官，皆選資淺輕俊之士爲之。」夫安石專用輕俊之士固不可，苟有持重知大體、聰明識時務而資格未至者，可坐視民生之愁困，世道之陵夷，而不亟選用之乎？維之言曰：「資格但可施於叙遷，若升擇人才，豈可拘資格？」斯至論也。今日楮輕物貴，役重賦煩，兵驕民窮，寇盜間作，求治之要，莫切於擇監司，而擇監司之要，不當專限以資格。漢部刺史以秩低而取之，正以此耳。今真才實能，每有拘閔而不獲用，乃甘心取夫軟熟苟且者，而責之以攬轡澄清之舉，則宜其廢職而害民也。臣願陛下深思祖宗置監司之意，玩繹呂公著、韓維之言，明詔大臣，妙選賢明監司，勿盡限以資格。使之分布諸道，以振紀綱，以銷禍亂，不勝幸甚！《蒙齋集》卷一。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一五〇。

全宋文卷七四三八

袁 甫 一五

張平仲爲鄭氏子求書三省大字遂爲之說

人心至明，常人自違其心。若曾子者，可謂不違心矣。人取謀于我，竭誠殫慮，若己事然，此本心也，不如是則不忠，非違心乎？人道莫重于友，一語不妄，始終如一，此本心也，不如是則不信，非違心乎？人之爲學，傳于父兄，傳于師，傳于古，孳孳服習，罔敢失墜，此本心也，不如是則不習，非違心乎？夫其所以違心者，不省故也。是心在我，不屬他人，自提撕，自警策，自不昏不墜，萬病消釋，一心炯炯。天之廣大，地之博厚，日月之昭明，雷風之鼓盪，山之峙，川之流，草木之發生，禽魚之飛躍，皆此心也。不違其心，本無不忠，省之曰：豈其有不忠乎？本無不信，省之曰：豈其有不信乎？本無不習，省之曰：豈其有不習乎？日日如是，純明靜一，臨死生之變，不忘戰兢。嗚呼！斯其所以爲曾子。《蒙齋集》卷一五。

馬實夫字說

東淮將漕馬君光祖，余字之曰實夫，而告之曰：和順積中，英華發外，自然之華也。華而不實，識者譏之。何譏耳？譏其外浮而內無本也。大《易》之贊乾曰：「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實與光相對，譬彼草木本實不撥，則華潤不枯，精彩盡發于外，而根本一搖，則生意感矣，何光華之云？孟子曰：「仁義禮智根于心，其生色也，晬然見于面，盎于背，施于四體。」實夫于根心之語，其有得乎未也？根非外來，本心素具，明心以培其根，則枝葉華萼，皆根之所自出也。勿忘勿助長，是爲用力之要，實夫勉之。《蒙齋集》卷一五。

葉朝宗字說

古括葉君名東，字子潤，紹定癸巳，訪余鄱陽，聽講《中庸》大旨^{（一）}。余更其字曰朝宗，而語之曰：子嘗樂水而得其趣乎？晝夜周流，一息不停，雖過潁在山，然亦未有不下者。江河淮濟，同歸于海，海受衆流，而不加多焉，故百川雖異，萬折必東，朝宗于海，萬古一日。子而有得乎此，爲學以至海爲準，學海以不動爲本，識智者樂水之旨與樂山實相貫通，則可以躍然有省矣。省而習焉，習

而熟焉，會歸于海，動靜一源，知仁匪二，其于學殆庶幾乎！朝宗勉之，異時將叩子所得，以慰老懷。端平第三春，余得罪去國，朝宗不遠千餘里，到鄞川東湖，問余死生，求余字說，而告以此。朝宗敬諾，遂書以遺之。《蒙齋集》卷一五。

〔二〕聽：原作「廳」，據殿本改。

徐克常字說

鄱陽徐氏子，更名憲，請字于余。余取《書》「克有常憲」之義，字之克常，而語之曰：工師度木，圓中規，方中矩，曲直中準繩；醫師製方，君臣佐使各當。其可藝也有法度焉。維人之生，有物有則，何以守之，曰常而已。日月經天，過則薄食；寒暑推移，愆則爲沴。爾憲爾常，無增無損。敬之哉！入孝出弟，帝則在斯，井井秩秩，夙夜勿違。時泰則昭憲度，敷禮樂之化；世否則秉常憲，盡忠孝之節。德惟一，是謂常，子其可進此乎？吾語子亦驟矣，雖然，語在我，聽在子。《蒙齋集》卷一五。

程自芳字說

鄱陽程令名沐，求余字之而爲之說。余字之曰自芳，而告之曰：子亦知夫芳之義乎？屈平《九歌》有云：「浴蘭湯兮沐芳。」釋者曰：「芳，芷也，沐香芷以自潔清也。」子廉以律己，公以涖官，庶乎能潔清矣，而余有取乎芳之義者，豈止若是耶？君子小人之分，在乎臭味而已。屈平之作《楚辭》，引物連類，凡所謂香草者，皆芳也。其芳可愛，則飲墜露，飡落英，紉而爲佩，滋而成畹可也，曷爲乎世人不芳其芳，而反謂不芳者芳耶？吁！芳不芳，乃人之好惡然耳。吾之自芳，菲菲乎其彌章者，常自若也，而豈以世之芳不芳易吾之初服哉！澄神淪慮，澡身浴德，滋義理之根，濬學問之源，斯所謂自芳乎！夫自芳非斂諸身而已，固將流此芳于天下也。布德施仁，人薰其芳；立功揚名，人播其芳；著書立言，人誦其芳。非特見于一時而已，又將載此芳于後世也。顧不求芳于外，而反求諸內，故曰自芳，若所謂誠者自成，而道自道云爾。屈平之不遇，未嘗斯須不倦倦于靈修也。新沐者必彈冠，苟有用我者，則將以彈冠爲慶，而奚爲私有其芳哉！吾子其勉之。《蒙齋集》卷一五。

和敬說贈庶可

敬而不和拘矣，和而不敬肆矣。夫敬與和，匪拘匪肆，然則和敬二乎？曰：真敬未嘗不和，真和未嘗不敬，奚其二！何謂真敬？心敬也，非貌敬也，可以言禮矣。何謂真和？心和也，非貌和也，可以言樂矣。禮樂豈有二致哉！知禮樂之非二致，則和敬一貫之理在是矣。而世人往往弗察，不惟不識和敬，亦不自識其心。吁！心，吾心也，反己而求，和敬油然而生，非自外至也。是故學者用力于和敬，當自求放心始。《蒙齋集》卷一五。

耕樂說贈項吉甫

耕非可樂，樂道耳。然則耕非道乎？于耜舉趾，是穠是褻，何者非道？婦子饁餉，年穀豐登，何者非樂？其樂耕也，即樂道也。《七月》一詩，備陳先公風化，終之曰：「稱彼兕觥，萬壽無疆。」《無逸》一書，歷言稼穡艱難，繼之曰：「知小人之依乃逸。」天下真樂，有過于耕者乎？伊尹樂堯、舜之道，果在耕之外乎？吉甫屬余書齋扁，而告以此，豈獨吉甫樂耕哉，余亦願歸耕者，因是以見志焉。《蒙齋集》卷一五。

贈趙克家說

溫兮其若玉，儼兮其若客，昭晰兮見秋毫，周迴兮三思，我不如克家。曠兮其能受，休休兮若不足，無榮無辱，未散太璞，我欲學焉而未能也，願克家相與勉之。《蒙齋集》卷一五。

深息說贈馬實夫

實夫問余，夜不得睡，或授以移心法，但當不睡之時，思爲孩時所爲，展轉思之，自得睡矣。余語之曰：古之真人，其息深深，真人之息以踵，衆人之息以喉。遂書深息二字畀之。實夫而有得于此，勤于行，行而熟，當知或者移心之言，不滿一笑。《蒙齋集》卷一五。

樂山樓說贈馬實夫

余嘗作《仁者樂山銘》曰：「瞻彼山兮，形若塊然。振古青青，發育無邊。靜乃如此，妙不可傳。仁者默識，以永天年。」實夫歸自東淮，扁所居之樓曰樂山，蓋有志于求仁，遂書以遺之。《蒙齋

集》卷一五。

不貳室說贈伍清之

《中庸》曰：「天地之道，爲物不貳。」《大明》之詩曰：「上帝臨女，無貳爾心。」人心之無貳，即天道之不貳。一以貫之，所以爲先聖；不貳過，所以爲顏子。顏子曷爲有過？曰：觀過斯知仁，吾于顏子之過，知顏子不遠復焉，知顏子服膺勿失焉，知顏子簞瓢陋巷，不改其樂焉，知顏子之屢空焉。太空不貳，顏子何貳！融堂告清之之義切矣，清之自知有過乎否乎？未知其反觀，知之其盡以告我。融堂之言藥石也，清之其毋忽。《蒙齋集》卷一五。

湖州嬰兒局增田記

予至官之始，吏抱簿書來，視之，乃嬰兒之籍。問其吏，則學胥也。予曰：「舉子慈幼，是有司存，奚預于學吏？」對曰：「初建議起于校官，而取米于常平。常平米，法曹實主之，法曹謂米于我乎取，奚事他屬？白諸州，請自予始，繇是嬰兒屬隸法曹。後太守弗是也，復收而隸諸學，郡貳總其綱，校官專其職，學之前廊生二人領其事。有棄兒于道者，人得之，詰其所從來，真棄兒也，乃書于

籍，使乳母乳之，月給之粟。擇媼五人，爲衆母長，衆乳各哺其兒。又一人焉，以待不時而來者。來者衆，則益募乳收之。今八十人矣，有田餘四百畝，視入爲出，粗無乏事。」予謂此仁政之端也，施欲其厚，必厚積乃可。積薄而厚施焉，無以繼其後，所活兒殆無幾。乃告于常平使者，捐入官之田，且覈在局之隱沒者，得百三十畝，草蕩山田之數亦如之。約可食八十人。慮年饑而棄者多，又請諸郡，得米二百石，歲以新易陳，謹勿移用，積貯稍豐矣。兒或病且夭，不以時聞，乳者誘于利，取他人子代者有之，無以爲驗，殆如戲耳。于是嚴鄰保之法，不告而易他兒，知而庇焉者，咸寘諸罰。齒及七齡，粟勿復給。舊規纔給三四歲，今復其初。有疾病者，醫一人謹視焉，今增爲二，如是而夭者亦希矣。孟子曰：「乍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內交，非要譽，非惡其聲，是心何自發哉？無所爲而爲之，人之本心也。推是而往，仁不可勝用矣。夫求仁，學者事也，遂書而刻于石。

《蒙齋集》卷一一。又見光緒《湖州府志》卷四七。

明月亭記

天地陰陽之氣，混淪磅礴乎宇宙間，垂日星，竅山川，播五行于四時，和而后月生焉。人者負陰抱陽，並列而爲三，其純粹清明之氣，同一初爾。予嘗中夜以興，整襟危坐，仰而顧，俯而思，意領神會，欣然有感。天壤之間，凡可以供耳目之娛者，久則必敝，獨此清輝，終古常新。反而自照，本

心虛明，更歷萬變，迄不可磨，亦何異于炯然寒光，垂曜萬世乎？予官雪川，廨舍居于城西，舊有明月樓，後廢勿存。今更爲亭，因其名名之。夫物有興而有廢，與既廢而復興也，皆非偶然而然。予獨愛夫今之亭，非昔之故也，而今之景，則猶夫昔也。人之睹斯景者，雖遠近高下，戚欣鬱舒，有萬不同，而所謂炯然寒光、垂曜萬世者，常自若爾。茲予所以有感也。雖然，或雲翳焉，或薄蝕焉，昭昭者俄而昧昧，是其果無變耶？雲翳去矣，薄蝕還矣，昧昧者俄而昭昭，是其果有變耶？嘻！本無變也。有時乎變者，妄也，非其初然也。人能知變之爲妄，而不變者乃其初，則登斯亭者，得無慨于心乎？《蒙齋集》卷一二。

餘干縣先賢祠堂記

相天子與服勞州縣異乎？職位崇庠不同，盡忠于君則一也。相天子與授徒里巷異乎？事業顯晦不同，以善淑人則一也。于越邑令馬君，合是邦先賢，不以職位崇庠、事業顯晦爲間，作新堂以祠之，于以識邦人之思。繪事訖功，禮儀是飭。歲事之日，觀聽竦然。邑士求記于余，余謂是舉也，足以教人識義命之所安焉。貴賤榮悴，得喪禍福，制命于天，奚庸致力？吾之所自力者有矣。戴園冠，履方屨，超然獨靈于羣物，而謂之人，顧不能求其所以爲人者，獨不足羞乎？顧瞻新祠，人心愛敬，雖亡若存，何爲而得此？貴而爲宰相，命也。命可必乎？命不可必，則有義焉。賤而爲匹夫，亦命也，苟

無愧心，視列鼎重茵夫何羨，吾惟守此義而已。命義合，乃得其所以爲人者矣。則夫睹斯祠也，反諸吾身，縱不如忠獻、忠定，殊勛茂績，著在青史，得如諸賢以職業自見，以詩書授徒，生雖不獲顯用，歿乃與輔相並祠，亦足矣。顏、閔未嘗仕也，垂芳千古，人到于今仰之，又何必舍吾之良貴，而盼盼焉以外物爲重耶？馬君夙有雋才，爲政明而不察，有惠愛于邑，慊慊焉常自以爲不足，事關風教，知無不爲，志可嘉也已。馬君欲得師乎？視此前人，邑士欲學政乎？視此馬君。祠者凡九人，忠定趙公、鄉之望；強恕、南溪、蒙堂三柴君，恕堂李君，皆師友昆弟；忠獻張公，嘗携南軒寓茲土；沈、趙二侯，俱邑令也。馬君名光祖，金華人。《蒙齋集》卷一二。

婺源縣思政堂記

婺源朱令君幾仲既新縣廨，以餘力築堂，扁曰「思政」，而屬予爲記。余聞之良醫：「有年少患羸疾，視其色曰：『此心恙也，爾得無嗜書苦思乎？』」曰『然。』曰：『他醫勸爾省思慮乎？』曰：『然。』曰：『爾本以思受病，又戒爾勿思，思其說而不得，是又添一思也。爾第寬綽厥心，勿勞爾神，勿搖爾精，志之所之，勿廢爾思。思而不已，一日豁然，心怡理融，與病相忘，則病去矣。』年少如吾言良愈。」余曰：噫嘻！此政論也，豈但醫哉！今夫俗吏之爲政，逐利祿，希寵榮，撤義理之藩垣，破名論之扃鐃，率意妄行，毋庸致思可也。有人焉，依違乎公私之間，兩者交戰，莫之適從。

體國乎則撫字虧，愛民乎則催科拙，扶弱乎則巨室謗，安大乎則小民咨，守法乎則情誼乖，行志乎則律令悖，量力乎則人多忌，好謀乎則聽言雜，信己乎則下情壅，求知乎則道必枉，自晦乎則上不察。凡此者，朝夕計慮，皆足以撓吾虛明之府也。知思之爲害，而欲以不思處之，是又庸醫救病者以省思慮，不惟無益，祇以爲贅。然則奈何？曰：吾嘗聞諸古矣。思其難以圖其易，難易本一機也；思其始以圖其終，終始本一理也。方其未通，往來憧憧，及其既通，四達皇皇。仰而思之，時行即行；思不出位，時止則止。如是而思，思之病其有弗瘳乎？且夫喜怒哀樂之爲患，而禁其勿喜、勿怒、勿哀、勿樂，激而反甚焉者多矣，孰若平吾心而毋起意焉？當喜而喜，當怒而怒，當哀而哀，當樂而樂，蕩平平，奚所擬議？無適無莫，奚所較計？終日思未嘗思，終日不思未嘗不思。斯理也，余能形諸言，而幾仲固已施諸政矣。然則，幾仲之政可得而聞歟？曰：請問諸邑人。《蒙齋集》卷一二。又見《永樂大典》卷七二三九，民國《婺源縣志》卷六五。

徽州秀錦閣記

寶慶三年冬十月，四明汪侯以直寶謨閣知徽州，余與侯居同里，余先公絜齋，與侯先公適齋，又相好也。嘉定甲戌，余與侯爲同年進士，已而同聯班著。癸未，余請外得徽，踰年而先公歿。丙戌，承乏三衢，而侯亦出爲徽守。越明年，以書抵余，曰：「新安本父母邦，吾族祖嘗綰左符，時人以晝

錦榮之。今集中所謂『城郭重來，交游半在』，蓋《龍溪自序》也。吾獲嗣前躅，顧瞻黃山，南挹練溪之清，北拱秀峰之翠，慨然遐想，忽若有感，乃擇勝建閣，扁以『秀錦』。」且云：「閣固無慊于秀，吾則有愧于錦，子其爲我記之。」侯豈誠有愧哉！閣之秀，足以埒山之秀，侯與此山此閣，所謂三秀也。秀既無慊，則于衣錦也奚愧？三代盛時，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司徒論選士之秀升之學，大樂正論造士之秀告之王。異日綦貴而爲公卿，即始進之秀士爾。貴，人爵也；秀，天爵也。不以貴易秀，是不以人爵棄天爵也。侯刮磨紈袴之習，勤勤種績，爲秀士，戰場屋，躡世科，躋膺仕，詎肯一日忘秀士之味哉！今夫世之華其外、不華其內者多矣。華其外者，榮枯在物，華其內者，德輝在我。周覽黃山之秀，重衣龍溪之錦，侯豈華其外者，蓋秀錦已在侯胸中，而人未知之爾。夫窮居則修其身，仕宦則推諸民，同一秀錦也。余竊有志焉。曩假守時，嘗奏蠲茶租、築石梁二事，于徽民最切。端緒開矣，而未竟也，或者待侯以畢余志。況侯之宏規，又豈但此二事而止。推廣而潤澤之，其爲秀錦，不亦多乎！將見黃山之民歌之曰：「理民之俗兮，是爬是梳。胸中之秀錦兮，生意藹如。導民以德兮，是浸是灌。胸中之秀錦兮，其光有爛。黃山可改兮，秀錦有時而磨。黃山不朽兮，秀錦長與山而嵯峨。」此余所以期賢同年也，此徽民所以祝賢太守也，此適齋所以望賢子也。侯勉之，侯勉之！侯名立中，字強仲，位于朝，嘗升列卿云。《蒙齋集》卷一二。

莫能名庵記

余友項吉甫，以「莫能名」名其庵，余曰：「子奚所居？」曰：「吾朝夕惟庵之居。」余曰：「子莫得而名其庵，又奚得而居其庵？」曰：「吾以莫能名名之，則亦以莫能名居之。」余曰：「天地尚可得而名，子豈大于天地耶？子誠大于天地，曷爲囿于天地之內耶？」曰：「吾與世人周游于宇宙之間，饑而食，渴而飲，晝而作，夜而息，吾無適而不自得，天地又安得而囿我？」余曰：「子之築斯庵也，天地固不能囿子矣，其母乃囿于莫能名之中耶？」吉甫未知所對。余曰：「子不知也，余亦不知也，未嘗囿于莫能名之中也，亦未嘗超于莫能名之外也，子以爲奚如？」吉甫曰：「本無可超，亦無可囿。」余嘉其言之契余心也，遂書以授吉甫。《蒙齋集》卷一二。

衢州徐偃王廟記

禮：諸侯方祀山川之神，能興雲爲風雨，在其地則祭之，古也。今之郡守，視古諸侯。衢邦靈山，有徐偃王廟，血食歲久，靈跡愈著，邦人虔奉如一日。寶慶二年冬，某假守于茲，祀事惟謹。越明年，夏潦秋旱，禱輒響答，歲獲中稔，民用輯寧，拜王賜爲多。邦人僉言：「王有大功德于民，封

爵宜極褒崇。又王妃王子，亦當隆品秩，以侈報稱。」乃具以實聞于朝。事下儀曹，且施行矣。是歲十有二月，旁地居民，曲突勿謹，延及王祠，倏爲灰燼。守以事神治民爲職，廟燬神怒，民失憑依，某甚震懼焉。方慨然有興復志，邦人有言，王功德在民，民痛棟宇之壞，智獻謀，富輸財，踴躍從事，一反手間，事濟矣。于是協衆志，捐郡帑，端緒始開，效財植之需，給工程之役者，輸運輻集。乃廣規制，乃拓基址。前祛蔽障，翠巘層出；背起樓閣，清溪環繞。賈區之淆處者斥之，祝史之根據者徙之。翼以重垣，周衛扈也；映以方沼，增勝概也。四方之民聞廟載新，炷香乞靈者，肩相摩于道。適會前所請封爵事，儀曹關諸奉常，奉常上之朝省，朝省下之轉運使者，轉運使者檄嚴、婺官屬，互覈其事，合辭以聞。天子嘉王功德，加封某王，妻封某夫人，子某封某侯、某某侯，如所請。命下之日，某躬率邦人郊迎，鉦鼓嘈囂，夾道聳觀，戴白之老，感動垂泣。乃委官僚，奉安告命于廟，而禮于是成矣。夫禮者，其天理之謂乎？人之事神者以此，神之所以爲神者亦以此，貫幽顯之間，未嘗一日磨滅也。周穆連楚以伐徐，王不忍鬪其民，流離失國。國可失也，而萬有餘家之從王者不可遏；棄玉几研于會稽之水，几研可棄也，而聞孫之世守王祠者不可絕。自周迄唐，更千有餘年，廟宇侈剝，黷昧屢矣。屋可圯也，而昌黎伯鑱石之辭不可泯。自唐迄今，又更數百年，不知幾壞幾興矣。世變可推也，而人心之依戴信向者不可奪。乃今鬱攸挺禍，人謂不復有廟，而祠宇之輪奐，爵命之便蕃，二美集于一朝，光寵超于疇昔。剝窮而復，否極而泰，功久彌振，德久彌新，非天理周流不息之妙行其間，是孰使之然哉！藐爾守臣，非敢自謂不獲罪于王也，求庶幾不獲罪于禮耳。乃于奉安

之日，爲之辭曰：

王之立國，仁以爲基。施及百世，仁聞昭垂。昔誦王仁，得于聞知。今誦王仁，見而知之。龍丘之原，有廟奕奕。民曰宜哉，競赴厥役。帝曰休哉，寵光有赫。二美同時，王仁愈白。古也有志，復禮爲仁。祀事孔修，惟禮是循。禮既無曠，仁心純純。願推此仁，永芘生民。《蒙齋集》

卷一二。又見雍正《浙江通志》卷二二四，民國《龍游縣志》卷三三。

徐偃王行宮記

靈山重作偃王廟，前鑿方沼，曠如也；後建傑閣，屹如也。廟貌顯嚴，神人具喜，而行祠之在城者，前隘後庫，規制弗稱。余一日謁祠下，徘徊顧瞻，默若有啓予者，亟呼工指畫。疏舊池之蕪穢，設周垣焉；拓故址之下窄，增內寢焉。于是前之曠如，後之屹如，略與靈山等。嗚呼！神無不在，亦無在也，豈計此區區哉！顧念民覃王仁，千古無極，舍是則無以示昭報。厥今奕奕新宇，相望不越三舍，竊意雲旆霓旌，逍遙二者之間，景物如一，不移而具在，城之適猶靈山也。于是可以稱吾民依歸報事之心矣。工既竣事，酌酒告虔，乃作送神之詞，遺邦人歌之。其詞曰：

朱弓兮發祥，玉几兮耿光，國易仁兮寢昌。緬行祠兮城一方，儼血食兮閱幾霜。屋老兮閭其弗章，地褊兮威靈弗揚。羌四顧兮彷徨，拊予心兮弗康。靈龜告余兮十月孔良，亟其改作兮廟貌

堂堂，碧沼邃宇兮匪王孰當。紛祈甿兮炷薌，羅酒肴兮芬芳。我王兮來降，容與兮相羊。春遲遲
今日載陽，淡微月兮秋夜長。我民兮世世不忘，王鎮茲土兮慶未央。《蒙齋集》卷一一。

衢州光孝寺記

光孝禪院在闐闐囂塵中，塵肆淆處，棟薨聯續，比鄰有警，幾爲延燎者數焉。寺僧恃天幸可常，滋玩弗飾。乃寶慶丁亥冬十月，鬱攸挺災，寺果不免。念此朝廷崇奉名刹也，非他寺比，興復可緩乎？謹按：梁天監中，異僧卧雲結廬此地，因寺焉，號吉祥。國初仍之，錫以寺額。至我徽皇，更名天寧。高廟南渡，思念弗替，令天下天寧，悉名報恩廣孝，旋又以光孝名。臣某伏思我高皇之以孝名寺也，豈徒若世人追悼其先，徼福于佛而已哉！中原赤子，久苦烽燧，版圖未歸，讎恥未刷，卧薪嘗膽，亟思報復，以慰祖宗在天之靈。此志未嘗須臾忘也。名不虛立，緣志而生，存斯名所以存斯志也。天下後世，徒見寺以孝名，豈知志所不忘者乎，不忘徽皇也；不忘徽皇者，不忘中原也。皇上嗣服，以孝治先天下，推問安侍膳之心，爲繼志述事之心。臣子仰體孝思，宣明聖意，茲事之不可緩也昭昭矣。乃覈圖籍，乃諏故老，則知曩時基址宏敞，面勢穹嚴，僧徒牟錙銖之利，附益邸肆，寢以隘狹。欲勿更革乎，則寺日廢，廢寺非所以昭聖孝也；欲大更革乎，則民必擾，擾民又適以累聖孝也。二者無一可，然則奈何？臣某又嘗伏讀《國朝會要》，紹興七年肆頒明詔，深戒工役之不可輒興，而

復繼之曰：「本寺有能修蓋者聽。」夫不禁其興寺，而惟禁其擾民，聖訓蓋可見矣。今茲光孝之役，不以民興寺，而以寺興寺，庶幾不負聖訓乎！費莫廣于聖者閣，西山乾明寺所移也；工莫衆于廊廡，諸刹協力所助也。三門規制之恢拓，復寺基非侵民地也。上自佛殿，下至庖湑，出于官之所施者，百姓不及知；出于衆之所捨者，官司未嘗強也。然則于民奚擾，而于聖孝奚累也？曾子曰：「斷一木，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又曰：「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一梵宮之興，初若未足深計，而所以不擾吾民與所以祇承聖意者在是，所以不忘中原者在是，是知塞天地、橫四海之孝，皆自其一念充之也。茲記之作，特表而出之，使知關係之大若此，世世修之，永勿壞。《蒙齋集》卷一一。

衢州重修靈順廟記

牧民無他伎巧，從其願而已。靈順有廟，爲祈眚設也。廟舊傅城，西廡簷牙，距城無幾，雨溜相激射，歲齧其址。余環視，曰：「嘻！廟爲民祈福，城亦爲民捍患也。今若此，因之則廟病城，革之則城病廟，廟與城交爲瘡，顧玩視之不以爲病，可乎？」既又念曰：「民之城，神之城也。雉堞將隳，民失所衛，神安乎哉！」爰體神心，稍縮西廡，視舊殺三之一。簷與城離立，不偪仄，不剝蝕，不因不革，相依而不相病，民咸謂宜。則又汎觀締思，圖報神渥。乃創寢殿，邃宇翬飛；乃新級塼，

履道砥平；乃闢廟門，面勢顯敞；乃揭巨扁，金朱煒煌。凡前日欲爲而未遂者，靡不殫舉，從民願也。工既竣事，神棲載安。驅被沴孽，歲迄大酺。民又益喜，乃相與請紀顛末，以詔來者。余將受代而行矣，亦不敢違其願也，遂復書而刻諸石。《蒙齋集》卷一二。

衢州重修嶽帝殿記

某治衢之次年，天慶道士允升來言，嶽帝殿圯甚，將修之，請佐其費。越明年殿成，又請記其事。帝于五嶽最尊，與天同大，與道無極，均福生民。日用飲食，凡我邦人得以仰父俯子，秋毫皆帝力也。修崇邃殿，守臣之職，爰詔後人，託諸樂石。石有時而泐，帝之德千古而無息。其以是爲託。

《蒙齋集》卷一二。

衢州石塘橋院記

石塘舊設梁，壞不時葺，病涉日甚。余欲命僧掌其事，僉言：旁有二刹，曰藥師，曰能仁。藥師歲收田租可百石，僅給一僧，僧耄矣，不爲衆與，疇其助之；而能仁僧道融魁岸有才幹，樂施者必衆。莫若併藥師歸于能仁，而專屬諸道融。余遂招道融與語，道融欣然願自力。乃爲置簿籍，給官

書，上其事儀曹，爲永久慮，從衆也。《傳》曰「與人同欲盡濟」，余固喜于從衆者。方事之未定也，道融觀衆所向；今定矣，衆將于道融觀焉。勉之哉！異時或有朵頤其旁，欲敗乃事，道融其執儀曹符以往，必有明有司爲公議津梁者，道融其奚慮！《蒙齋集》卷一二。

衢州續惠民藥局記

局以惠民名，官取贏焉，則名與實背而馳矣；官不取贏，恣吏與工漁食焉，利歸此曹，非惠民也。戢吏與工矣，不培其本，其惠易窮，猶無實也。局之本錢，積累歲久，覈其數以緡計者，可三千，遂三分之，以其一給費用，以其二買膏腴田餘百畝。歲收其入，益市良藥，藥易售，局日興，錢羨則田增，循環數載，本愈厚，藥愈精，惠愈溥矣。局之官僚，請記以詔來者。余曰：「此在人方寸地耳，奚記焉？雖然，蔽一言可乎？」曰：「願有請。」余乃書曰：「上毋以利妨義，下毋以僞亂真。」《蒙齋集》卷一二。

衢州聖者閣記

金華聖者閣，在三衢吉祥院，蓋聖者真身也。自國朝迄紹興，院再經鬱攸之厄，而聖者真身巋然

獨存。寶慶三年冬十月，火復作，而真身亦無恙。此邦尊信聖者非一日，遂亟營傑閣，有加于舊，以慰邦人之心。寺僧請余記其事。余謂混凡同聖，靈異昭赫，尚假記耶？且土木工程，纖悉亦何待余記爲？請試以鄙見問聖者。凡人所以崇奉佛法，爲其福力廣大也。使福力果廣大，則火不作矣，而顧不能止火，豈定然之數，佛亦不能逃歟？火三作而真身三免，是又超數之外，何也？且佛有無量不可思議之平等心，則當有無量不可思議之平等功德。普同救度，是爲平等。今真身獨全，真身之外，一爇無餘，是又何也？世人不能解，余則了然無疑，佛無在無不在。聖者之生也，人異之；其圓寂也，人又異之；火不能毀其真身也，人又異之。佛果在是耶？有定在其謂之佛耶？無定在其謂之佛耶？聖者辭世，頌曰：「古貌昂藏，法中之王。豬頭千箇，不把片嘗。陶吾真性，吾是定光。」且陶吾真性，非豬頭也，亦非非豬頭也。豬頭千箇，非嘗也，亦非非嘗也。吾是定光，非定光也，亦非非定光也。人謂之散聖，非散聖也，亦非非散聖也；人見其圓寂，非圓寂也，亦非非圓寂也；火作而真身不壞，非真身也，亦非非真身也。無量不可思議之平等心，豈較火不火哉；無量不可思議之平等功德，豈較真身在不在哉！聖者以爲然乎？以爲不然乎？遂爲之偈，曰：

聖者示現，本無示現。聖者不示現，亦無不示現。慧智尚莫窺，凡眼徒自眩。神通大自在，功德世界遍。舊閣倏成空，新閣儼當面。乃知箇中意，入火原不變。無變無不變，古佛定光現。

《蒙齋集》卷一一。

衢州平糶倉記

衢爲近畿望郡，土多良田，小民力穡。寶慶丁亥，余嘗假守矣，年歲屢豐，公私有餘積，俗益熙熙以樂。去之三年，劇盜起常山，破江山、開化，閭井爲墟，聲撼旁邑。余時持江東使者節，壤地相接，寇旋蕩平，方爲衢民慶。端平初元，余守建谿，被旨奏事，道衢，見風俗與昔大異，惟米價獨平。即父老問故，父老泣言：「自明府去，吾老稚厄于災傷，死于盜賊，于今獨相保聚，未填溝壑者，吾別乘陳侯賜也。」侯縮浮費，振餘財，創平糶倉，視時豐儉爲斂藏法。民方春夏艱食，賴是以活。一日，侯以規式示余，講畫條理，粲如也。余慨然曰：「凡記載語易浮于實，今親歷其地，耳父老言，與規式無殊，可以傳信不朽矣。」自儒道不振，俗吏詬儒，指爲腐爛。有國家者，厭儒而思吏。噫！陳侯居官，不嘯咏風月，而刻意爲民，儒果腐耶？余嘉其有志，于是乎書。其詳悉則有規式在，不復錄。侯名瑑，字端甫，嘗學于慈湖楊氏。《蒙齋集》卷一二。又見《永樂大典》卷七五一四。

全宋文卷七四三九

袁 甫 一六

江東倉司無倦堂記

余持江東使節至秋浦之初年，實紹定己丑夏六月也。與僚屬議政西齋，窮晝夜不少休。間縱步城上，小亭圯甚，因葺焉。青山在望，豁人心目，取康節「雨後靜觀山」意思，扁曰靜觀。城俯大江，慨然懷感，河洛久苦邊塵，我畫江自守，池亦一衝要也，事會之來，何有終極！圃植牡丹，舊有亭曰花光，易曰思洛。次年冬十月，余遷司臬，仍兼庾事，睠睠不忍舍兩亭，豈爲愛山與牡丹哉！己丑迄癸巳，歲荐饑，無日不講荒政，亦念不到園亭也。幕客之留池者，諗余曰：「湖山樓將壓矣。」議更樓爲堂。既訖功，請所以名其堂者。子路問政，夫子告以無倦，余與同僚講荒政五年，宜倦而益勤。蓋活民乃吾職也，每逢水旱霜螟之災，中心惕然，不惟不敢倦，亦不知倦。堂之命名，聊以志余心耳。然則，靜觀也不在山，思洛陽也不在牡丹，昭昭矣。嗚呼！觀其所以觀，思其所以思，雖欲倦

也，其可得乎！後之人與我同志，雖千載猶一日也。《蒙齋集》卷一三。

江東憲司恕軒記

恕如心也，欲惡者心之大端。己之所欲，人誰不欲？己所不欲，人其誰欲？《大學》論絜矩之道，謂上下先後左右，皆毋以所惡施諸人。夫所惡勿施爾，則所施皆可欲。欲，吾心也，不欲，亦吾心也，遂以欲不欲爲心可乎？心無欲亦無不欲，然則何以識心？心有思乎？思由心生，而思非心也。心有知乎？知由心發，而知非心也。思無思，知無知，欲無欲，可以是識心乎？心不可以識識也。心不可識，若何如心？以不可識識心，則不求如心，而無不如矣。臬司廳事之左小軒，舊扁曰平恕，偶因葺治，取先聖誨子貢「終身行之」之語，更之曰恕軒。刑，重事也，皋陶之言備矣，宥過失不經恕也。刑故恕乎？曰：故雖小，不可不刑，如心而刑之，吾何知哉！雖然，亦甚不得已焉耳。天地大德曰生，聖人守位曰仁，制刑之本旨，非嗜殺也，辟以止辟也。況古者修道以闡教，讀法以明民，民陷于罪，猶曰非民罪也，爲之稽貌察辭，爲之師聽簡孚，爲之服念，爲之哀矜，委曲繁重尚若此。後世無教而有刑，然天常人彝，本未嘗泯滅，民之罹刑，寧不自知？吾不教民而遽加刑焉，亦豈不自知哉？下違心而抵罪，上違心而罪之，是上下皆不如其本心也。然下違心無譏焉，上違心，責可追乎？《易》之《賁》曰：「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夫明足以折，猶且不敢，正所謂如心也。吾之明萌

一敢心，心果如是耶？嗚呼！後之居是官而與吾同是心者，尚其監茲。《蒙齋集》卷一三。

處州縉雲縣重修鼓樓記

紹定中，余持江東庾節，東陽朱君名元龍，字冠之，尉池之青陽。余改司臬事，冠之爲番之理掾，又偶同僚，前後俱檄入賓幕。冠之天資鯁直，屹然不肯阿附，裨贊爲多。改秩，宰處之縉雲，端平三年至邑。及余官中朝，聞冠之更新縣樓，愕曰：「冠之非好事土木者，其殆必有以耶？且是邑地隘民窮，賦斂煩重，冠之以寬簡勤廉得民和，理冤滯，恤貧弱，尚教化，凜凜有古良吏風。余方私自慶幸，何遽營繕勞民爲？」未幾，冠之貽書道委折，求記其事。乃知是役也，一錢粒粟不科于民。縣遇受輸，例得緡錢五百，冠之捐以供費。郡太守陳公至，又以公帑佐之。工不屬吏，董以士人，寓公急義，欣焉樂助，樓成而民不知。余歎曰：固知吾冠之不負學道愛人之訓也。君子爲政，惟患舍本務崇不急耳。按《圖志》，宣和五年創此樓，距今一百五十年，會大風，一夕撤去，勢急甚矣。不煩民而事集，本不傷矣。且歲祲艱食，執役者競趨。規模既定，經始于季秋，訖功于孟冬，正農隙也。凡此皆合古役民之義，是可記也已。繼自今，危樓屹峙，公門洞開，令出入于是，必思夫夙興夜寐，以共乃事；邑僚出入于是，必思夫交相規儆，以贊厥長；賓客出入于是，必思夫請謁之不行；獄訟者出入于是，必思夫枉直之得平。此皆邑政所關之大者，豈徒聽鼓聲之歡亮、覽石筍之崢嶸而已哉！既以

是報冠之，遂筆之爲記。《蒙齋集》卷一三。

池州重建祠山廟記

《易·繫》言：「通乎晝夜之道而知。」精爽之至，與神明交，不間晝夜，寤寐若一，其《易》道乎！先公歲在癸卯，大病中夢與神遇，神駐馬熟視，偉先公，先公寤而病差。某時方十歲，歷歷識斯事。後三十一年，先公復病，乃卜醫于神，良驗。嗚呼！吾親亡矣，其誰獨無親乎？吾每至官所，水旱寇賊之災，爲民禱祈，願吾民各得飽食寧居，以養而親。吾親雖亡，吾親之心不忘也。池有神祠，庫陋傾圯，撤而更新焉。匪以徼福于神，抑以表吾思親之心。凡吏于池、家于池，與我同是心者，其世世葺治焉，俾勿壞。《蒙齋集》卷一三。

池州西祠儷景樓記

紹定二年夏六月，某被命司庾江東。明年冬，以臬司兼庾事。連值歲饑，夙夜以救荒爲急。惟《周官·大司徒》荒政十有二，以聚萬民，其末條曰除盜賊。夫荒政，庾事也；除盜，臬事也。然則脉理相貫尚矣。某職思其憂，何以稱弭盜賑荒之責？一日，讀《昭明太子集》，乃大感悟。當是時，吳

郡屢以水災不熟，有上言漕大瀆，以瀉浙江水，詔發吳郡、吳興、信安三郡人丁就役。昭明太子抗疏力諫，其略曰：「吳興累年失收，人頗流移；吳郡十城亦不全熟，穀價猶貴，劫盜屢起，所在有司，皆不聞奏。今征戍未歸，強丁疏少，此雖小舉，竊恐難合。吏一呼門，動爲人蠹。去歲公私未能足食，今茲失業，爲弊更深。且草竊多伺候人間虛實，若募人從役，則抄盜彌增。吳興未受其益，內地已罹其弊。」其言哀痛，反覆洞見民隱。嗚呼！饑歲民心不固，則寇盜相因而起。故弭盜無他巧，在于使民足食；賑民無奇策，在于官吏不擾。今昭明太子知漕渠必擾民，擾民必致寇，盡忠直諫，力遏其萌，可謂睹微知著之哲矣。夫漕渠之役，固勞民，民事也，然且不可，矧當饑饉荐臻時，職在撫摩，不能培養邦本，又縱尋斧焉，因以重斂，繩以峻刑，虐民誨盜，其爲禍又可勝道耶？然則昭明之言，非獨有益于當時，真萬世之龜鑑也。某始制司于池，雨暘疫癘之災，爲民禱祈，輒響答。乃即西祠肇建新樓，用妥神靈，扁以儷景。洎來番且一年，池人以記來請。惟是賑荒弭盜，身親歷之，與昭明默若有契。世稱昭明仁孝，其事不可概舉。讀罷丁役之疏，竭誠君親，施利生民，行一物而仁孝具焉，豈特枚數衆善而後見哉！自古詞伯英華，昭明會萃成編富矣。某之直書此事，庶幾倣英華之遺意，示訓戒于將來。彼之慕仁孝者，既堅信心；而憚靈威者，懍然知畏。于以厚民生，固邦本，是亦昭明之志云爾。《蒙齋集》卷一三。

寧國府修學記

古之學也粹，後之學也駁；古之學也實，後之學也虛；古之學也務本，後之學也趨末。古其可復乎？道與天地準，萬世如一日也。明古之道，修古之教，是亦古而已矣。舜命后夔典樂，教胄子，《周官》大司樂掌成均之學政，學奚取于樂也？正聲日接于耳，邪僻不入于心，鼓舞動盪，善端興起，虞、周之教深矣。去古既遠，雅音息而教化衰，然《六經》所載，聖賢所述，後世猶可考焉。有能傳先王之正統，而與學者共之，陶冶作成，一歸于正，親正人，見正行，習正論，磨礱既久，日充日明，秉彝之良，油然而感發，孰得而禦之？故曰：明古之道，修古之教，是亦古而已矣。鄒君之典教于宣城也，其有志于斯乎？憫俗學之橫流，懼斯道之湮鬱，始至日，與諸生講習，以求正人之心。環視學宮，歲久滋圯，慨然歎曰：「吾以教爲職，固陋如是，心誠慙焉。」于是葺而新之。惟殿及堂材素堅良，用工差省。奎畫所藏，生徒所居，頽敝已甚，故規制加詳。以至先賢有祠，次舍有所，帑庾有儲。朽者易之，敝者正之，陋者飾之，未備者廣之。厥費多出于學，又請于郡、于部使者，欣然咸佐其役。經始于丙申之孟冬，告成于丁丑之仲秋。繼自今，邦之俊秀游于斯，息于斯，絃誦于斯，洋洋濟濟，視昔有光。凡鄒君之所以篤意于學者，豈徒欲諸生事佔畢、玩華藻已哉？蓋將以求斯道焉。道若大路，坦然甚明，根諸吾心，不勞外索。以此正身，以此正家，以此正君，其致一也。雖然，邪說

易熾，正道難明，克念與否，聖狂分焉。蚤夜以思之，戰兢以持之，此心純明，無有間斷，實德在我，萬變莫奪。鄒郡期望學者之心，其大本在是。某嘉其有志于古，且欲學者相勉以成斯志也，于是乎書。鄒君名應博，昭武人。《蒙齋集》卷一三。又見《宋元學案補遺》卷七五。

和州修城記

開禧間，權臣輕開邊隙，兩淮繹騷，敵乘虛攻歷陽甚急，城幾陷獲全。唐劉禹錫壁記，謂此城亞父所營，高且堅，斯言固驗。然守備素具，亦太守周侯力也。嘉定壬午五月大水，城圯以丈計者餘四百。寶慶改元，劉侯燧守是邦，復修築焉。今太守何侯始至，集僚吏、將佐、父老，暇日登城，慨然曰：「城瞰重岡，濠枯無水，賊窺我易耳。郡雖凋甚，備可緩耶？」乃相地勢，夷高就庠，西自鎮淮門，繞北至東門，去城三百步，環濬深塹，以其土築月城。于是重城重濠，有金湯之固矣。費緡錢二十餘萬，而不以累費朝廷，百姓亦弗知也。嗚呼，此豈易言哉！自古王公設險，城池固不可廢，而近世論兩淮城築者，吾聞其語矣，曰：「我恃城爲固，脫弗能守，爲敵所據，本以自固，反以自累。」或曰：「淮四戰之地，敵長驅而來，我或迎其前，或躡其後，在兵利鈍，不在城有無。縱有堅城，敵來不迎，過不躡，直株守耳。」噫！二說不同，自恕一也。職曰守臣矣，誰令失守？戰所以守也，奚可株守？侯本經生，奮身右科，忠義自許，任專城之責，其志于不失守明矣。爲政戢姦暴，安善良，

創寧淮寨千四百楹，收敢勇舊戍，招屯田強弩各千人，置弓矢器械萬數。人心既固，軍政大修，卒有緩急，伸縮開闔，無不在我，又奚株守之足患！然則兩淮城寨決不可無，而所謂真可恃者，又在城寨之外耳。侯馳書告余，求記茲役。觀所施行事，又適與余心合，遂爲之記。侯名嗣武，芍陂人。《蒙齋集》卷一三。

象山書院記

寧宗皇帝更化之初，興崇正學，尊禮故老，慨念先朝鴻儒碩師，咸錫嘉謚，風厲四方。謂象山陸先生發明本心之學，有大功于世教，錫名文安，庸示褒美。于時慈湖楊先生（二）、我先人絜齋先生有位于朝，直道不阿，交進讜論，寧考動容稱善，天下學士，想聞風采。推考學問源流所在，而象山先生之道，益大光明。甫承學小子，將指江東，象山實隸貴溪，祠宇荒頽，過者悽愴。爰相邑南，背負巍壁，面俯平川，清與日謀，曠與神會，築宮百楹，既壯既安，士遐邇咸集。紹定五年春，甫周咨原隰，遂往觀焉。始至舍，奠先聖，退謁三先生祠，竦然若親見象山先生燕坐，而與二先生相周旋也。升彝訓堂，學子序列，深衣大帶，濟濟翼翼，相與講明問辨，皆三先生之訓語也。齋曰志道、明德、居仁、由義，精舍曰儲雲、佩玉，又皆象山先生之心畫也。顧瞻之間，已足以生恭敬，消鄙俗，知入德之門，規模信美矣。乃具以本末上之朝，有詔俞之，賜名曰象山書院。士合辭來請，願有記。甫竊

嘆世降俗敝，學失師傳。桔章句者，自謂質實；溺空虛者，自詭高明。二者交病而道愈晦。書院之建，爲明道也。道惡在？無不在也。《烝民》之詩曰：「有物有則。」孔子亦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天地，大物也；日月、星辰、風雨、霜露、山川、鬼神、草木、鳥獸，皆物也。而物無非我，我亦嘗究其所以然乎？物何所始？物何所終？相更相禪，相生相推，亘萬古而莫窮，是何爲者？其必有以矣。人亦萬物中一物也。故曰：人惟萬物之靈。有是靈矣，則必洞然于上下四方，往來古今之變，而得其所以然者矣。其或凝焉滯焉，未大昭晰焉者，果何爲而然也？盍深省乎！接乎目，入乎耳，森列乎前後左右者，物也。物非彼也，彼不我外，我自外之；彼本不隱，我自謂隱，是自蔽也，自窒也，非物蔽我、窒我也。父子、君臣、兄弟、夫婦、朋友，井井秩秩，有倫有理者，是孰使之然而不容不然，盍深省乎！鈞是人也，剛柔、輕重、遲速，氣質固不齊，而降衷常性則一也。何古先聖哲察倫明物，而我乃未能自別于日用不知之？凡民豈其不明歟！游談聚議，數他人之短長高下，燭照龜卜也，而何獨自知則昏？抑不强歟？事物觸我，少有不平，雖甚懦，勇不可當也，而何獨自立則弱？然則本非昏也，即觀人以自觀即明矣；本非弱也，勿力爭而心競即强矣，反覆手之間耳。然則自明自强者何其鮮，物交物而引焉者何其多也？此非物罪也，盍深省乎？省非難，常省爲難。曾子曰：三省也，以魯；顏子亦足以發也，以愚。此魯非魯，此愚非愚。學者于此而省發焉，純純乎，孳孳乎，理融心悟，一以貫也，躬行實踐，默而識也。忠君孝親，本有良貴；仁宅義路，何莫由斯？志其基本，敬其興也。誦讀則沃以膏液，嚴師畏友則鍼砭藥石也。死生不貳，帝臨汝也；天下歸仁，物我

無間也。毋枯章句，泥物者終不能格物也；毋溺空虛，遺物者終不能成物也。故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又曰：萬物皆備于我，樂莫大焉。噫！此其可言者也。如以言而已矣，猶泥物也，言亦空而已矣。猶遺物也。甫幼聞先人之訓曰：「吾不感象山先生與我言，感先生不與我言耳。嘗屢叩屢不答。一日，叩愈切，先生曰：『此事不屬他人，自求可已。』」嗚呼至哉！紹定六年清明日記。

《蒙齋集》卷一三。又見《象山先生年譜》，雍正《江西通志》卷一二六，道光《貴溪縣志》卷三一。

〔二〕時：原作「是」，據殿本改。

馬實夫君子堂記

菡萏詩歌，芙蓉騷賦，曷取哉？比德也。我德之清其清也，我德之芳其芳也。晬面盎背，陽發其華也；歸根復命，陰結其根也；有孚盈缶，的中之薏也；大白若辱，出淤泥而不染也。君子人歟！觀此則可以知德矣。昔濂溪先生愛蓮有說，而于他華不能無貶焉。余曰：四時之變不同，而草木之華隨之，蘭菊固各有時，胡可以一律齊哉！獨蓮也，當流金鑠石之時，有瀟灑出塵之韻，是則尤可貴耳。至于時則與他華等，未可以彼議此。陶靖節有云：「善萬物之得時。」惟其時也，然後君子。余友馬實夫築室桂山，扁其堂曰君子，蓋取諸濂溪。一日，過鄞之東湖，訪余于種德庵，而屬余記。若實夫

者，可謂有志于爲君子儒矣。故爲道其平日之所自得者，以助實夫之進德云。端平三年立夏日記。
《蒙齋集》卷一三。又見《永樂大典》卷七二三五。

東陽縣興孝廟記

孝之道大矣，天經地義，萬古一日也。不慮而知曰良知，夫何知哉？不學而能曰良能，夫何能哉！聖帝明王之世，彝倫叙，孝道明，天下不以爲罕見之行。以罕見而得名，其道之微乎？表門閭，門閭昌矣，而非孝子之志也。復子孫，子孫榮矣，而非孝子之志也。孝子何志乎？行吾之所當然，不願乎其外也。雖然，此孝子事耳，爲人上者，以孝治天下，彼有孝之實，則惟恐其名之不彰。彰孝子，所以使不孝者愧也；愧不孝，所以使孝道興也。聞吳有施君焞者，泣血叩閭，以贖父刑罪，吾能捐身爲親如是乎！晉有許君孜者，悲號蒔松，鹿犯其栽，虎爲殺鹿，吾能盡誠昭應如是乎！孜之子生，亦有孝行，吾能正身訓子如是乎！又聞唐有馮君子華者，廬于親墓，而有白兔靈芝之瑞，吾能感致嘉祥如是乎！有應君先、唐君祐者，事親居喪，各著至行，吾能生養死哀如是乎！苟不能然，若何不愧，愧何自而發哉！無所知也，無所能也，而自不容不然也。孩提之童則愛親，孩提何知何能哉！見親之不葬則顙泚，豈知其爲泚哉！此六孝子者，人稱其孝，而六孝子常以爲不足耳。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六孝子之心固與天地相爲無極也。聞六孝子之名而赧然知愧者，其心固與六孝子同也。孝道

之興，皆由此心生耳。端平三年，婺州東陽林令君嘉會，治邑有善政，深以扶植風教爲先務，于是合茲邑之孝子而祠之，且白于郡，郡上于省若部，而奏之天子。今左丞相肅國公，實東陽人，首捐金錢佐役，而和者滋衆。鳩工飭材，廟貌聿新，遐邇胥悅。朝廷賜額曰興孝，于以章聖上孝治之仁，表令尹崇本之化，用以爲來世事親者之勸，而非徒爲孝子私也。令君屬某爲之記，不敢以固陋辭，乃爲叙次本末，且作詩以遺之，俾歌以祀神。其辭曰：

春雨濡兮秋露零，思吾親兮本性情。昔爲孝子今神明，帝錫嘉名兮孝道興。神皇皇兮來下，奠芳醕兮醴筭。歌《白華》兮我心以寫，聞《蓼莪》兮神淚亦灑。誰非人子兮神鑑之，錫爾類兮慰爾思。年豐兮稻肥，歡樂兮耄倪。神未來兮我民待，神之歸兮報無怠。神無在兮無不在，溥此孝兮橫四海。《蒙齋集》卷一三。又見康熙《金華府志》卷二七，道光《東陽縣志》卷一一。

馮君振甫言行記

君生九歲而孤，執喪如成人。稍長，篤學窮日夜不倦。通經史、諸子百家之學，日課有錄，題其首曰：「惟民之生，渾乎其天。是爲常則，因物有遷。習矣弗察，莫究其然。顧操存之有要，庶云爲之罔愆。試肅將于一念，已參乎其在前。儻須臾之弗離，則斯道庶乎其可望焉。繼今必書，小子勉旃。」後偕從弟國壽，師事慈湖楊先生。國壽早世，先生作哀辭曰：「予與振甫相親，先後問答無幾，

遽爾皆覺。」覺非思慮言語所及，其爲先生許可如此。不好非聖之書，不以聲色亂耳目。弟爲族人後，生產均分之，無靳色。創贍宗一廩，貧不能活者，歲時量助之。每歎世人不知蓄德，但知蓄財，本爲子孫計，而天理不爽，福反爲禍。君築室金川之湖濱，蓬戶甕牖，氣浩如也。貴溪實象山先生談教之地，余將使指，興建書院，用白鹿洞規制請于朝廷。君爲堂長，四方多士，聞風興起，來學滋衆。君氣貌春容，誨誘不倦。生徒有過，輒慘然不悅，未嘗疾言遽色，學者爲之感動。天性質直，未嘗爲迂曲繳繞之態。每曰：「吾惟直心而發耳。」暮年見世途險巇，嘗題詩壁間，曰：「眼俗難觀古，時閒只順天。平生羞詭遇，投老更加鞭。」歲在丙申，自象山書院東歸，中道得疾。既抵舍，聞書院趣君行，猶幡然欲往，若忘病者。丁酉仲秋十有九日，忽命具浴。浴罷俄頃，正巾更衣，翛然而逝。嗚呼！君之行己，蔑有瑕玷。親戚鄰里，下至田夫野叟，莫不敬愛。卒之日，咸嘆惜之。余既銘君之墓，又掇拾君之言行，詳記以示象山士友。忠信篤敬如君者，不可復見矣，吾道奈何，吾道奈何！

《蒙齋集》卷一三。

重修白鹿書院記

我國家祈天永命，涵育群生，與三代同其長久。是無他故焉，正誼明道，不計功利而已。斯道也，亘古如一日，而所賴以植立不壞、修明無斁者，則必由講學始。蓋道不通行于萬世，不足爲道；

學者無益于人之家國，不足以爲學。熙、豐用事之臣，專務功利，排斥正論，斯道晦蝕甚矣，而所以修明植立者，則元祐諸儒正誼明道之力也。紹、符、政、宣間，羣邪得志，流毒生靈，極而至于中原板蕩，斯道掃地矣，而所以修明植立者，則中興諸儒正誼明道之力也。權臣力持和議，擯棄忠良，宴安江沱，不念讎恥，斯道又幾鬱矣，而所以修明植立者，則乾、淳諸儒正誼明道之力也。開禧權奸竊弄威福，誣正人爲僞學，借恢復以開邊，斯道又幾墜矣，而所以修明植立者，則嘉定更化諸儒正誼明道之力也。皇上嗣臨大寶，正斯道興廢明晦之機，而中外臣僚，下至韋布之士，皆當精白承休，共扶斯道。甫無狀，將指江東且五年，建象山書院于貴溪，興白鹿書院于廬阜，豈徒然哉！正欲力辨道誼功利，使士心不昧所趨，以庶幾實有益于國家耳。雖然，甫心有大懼焉。風俗之壞，積漸以成；君子之澤，積久乃見。伊洛諸先生講道之功，當時未見也，而見于中興；南軒、晦菴、象山諸先生講道之功，當時未見也，而見于更化。見者枝葉，未見者本實。本實弗撥，遇春思榮。乾、淳培養之澤，至更化始見，以其本實之無恙也。更化以後，培養能如乾、淳乎？夫培養有加于前，而後可以跂望乾、淳之盛，不然，本實撥而枝葉枯，利欲熾而道誼微，吾爲之懼矣。然則南軒、晦菴、象山諸先生講明問辨之學，可無紹而修之者乎？天理人欲之分，南軒、晦菴二先生剖析既甚章明，而喻義喻利之論，象山先生敷闡尤爲精至。所以續洙泗之正傳者，日星炳炳。諸先生立身立朝大節，追配昔賢，而所以淑諸人者，大要忠君、孝親、誠身、信友。用則澤及天下，不用則無愧俯仰，如是而已。言論辨說，特其土苴耳。執言論辨說，以妄窺諸先生之門牆，而于其實德實行，植立修身，有益于人之家國者，

乃不能取爲師法，則不足爲善學矣。顏子之鑽仰，曾子之戰兢，其苦切至到如此，曷嘗以口耳之學，爭夸競勝哉！甫與元德張君同官于池，又與仲能湯君有同年好，二君從事晦菴先生之學，功深力久，遂延爲洞長。元德以年高先歸，仲能悉力振起，多士聞風來集。又以暇日大葺堂宇，整整翼翼，增廣于舊日。是麗澤之習日益光明。善相告，過相規，毋事苟同，勤勤磨切，使後來者推考源流所自，以不忘今日培養之澤。回視更化以來，被乾、淳之遺化者，鬱然相望于先後，其爲有益于國家，不亦大乎！甫既記象山書院，以與四方之士共之矣，則斯記也，互相發揮，亦足以助學子之警策云。《蒙齋集》卷一三。

白鹿書院君子堂記

《易》六十四卦，大象皆言君子。君子者，全德之稱歟？濂溪先生妙達陰陽動靜之理，謂乾坤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嗚呼！《易》道深矣，先生之學，該貫天地萬物，而獨愛一蓮，何哉？蓮亦太極也。中通外直，亭亭淨植，太極之妙具于是矣。蓮爲君子，則富貴、隱逸，非君子歟？隱逸，逃富貴者也，富貴未必可貧賤也。若夫君子，何適不可哉！仲能湯君，爲長于白鹿書院，一日，貽書命余作《君子堂記》，亟稱堂基爽塏，與太守史侯慨然捐錢粟、助風化，且曰：「書院乃重修，而此堂則新創。」重修者，起六十年之廢壞；新創者，廣六十年之未備。堂瞰荷池，取濂溪愛蓮

語，扁以是名。諸生藏修游息其中，亦嘗有感乎？富貴天也，非可求；隱逸偏也，非所安，求爲君子而安焉。濂溪之望後學，正在是。余恨縻吏鞅，未獲一登斯堂。儻乞閑得請，其行也，執《周易》一卷，與諸友相周旋，訪廬阜，尋舊遊而後歸，不亦快哉！《蒙齋集》卷一三。又見《永樂大典》卷七二三五。

番陽顏范二公祠記

我先人絜齋先生讀史，見致忠盡義、爲世標準之偉人，如唐顏公、我朝范公，未嘗不感慨興嗟，指以勵諸子，且曰：「國于天地，有綱常焉，二公綱常之氣骨也。人以氣骨成，國以氣骨立。」某識斯言不忘。將指江東，臬司署番。按《圖志》，二公作牧是邦，人祠之至今，然或附巒舍，或在郡圃，規制庳陋弗稱。一日，知州事林侯與某語，慨然有卜爽塏、侈祠宇意，曰：「祠成，子爲我記之。」某敬諾。每覽《唐史》，論顏公晚節偃蹇，及叙至德初元，公赴鳳翔事，不能明公赤心，反稱棄郡渡河。觀史至此，令人拂膺。夫元載、盧杞氣焰熏天下，公摧奸尊主，何謂偃蹇？捨平原，詣鳳翔，非怯也。當祿山初反，聲撼河北，公不于此時怯，顧怯靈武事定後耶？洎至拜御史，直道不阿，權奸膽落。兩京既復，平原併安，皆公力也，何謂棄郡？忠臣義士，雖盜賊夷狄猶憚之（二），而史忍誣之乎？顏公使希烈，范公抗元昊，皆盜賊夷狄之雄（二）。希烈陷汝州，公以八十之年，挺身罵賊。始未

敢害公，希烈忿唐殺弟希倩，乃致公死地。公死唐存，得死所矣。元昊僭帝請和，范公自爲書，力陳逆順成敗狀，吳謀大沮。時論猶謂公擅復書，坐奪官。此與史譏顏公偃蹇、棄郡何異？曩令全軀保妻子之臣，見義不堅，決以吳書來上，則國體所繫，可勝悔耶！盜賊夷狄不能折二公，而折二公者，奸邪朋黨也。慶曆朋黨之論興，范公連斥。斥復起，起復直言時事，已而又斥，迄不變。公歸然德望，碩大光明，無纖瑕可指，而中公者，必曰朋黨。元載、盧杞陷顏公于唐主之朝，而朋黨之論擠范公于盛明之世。范全身名，而顏隕賊手，讒人交鬪，術無工拙，聽言者昏明固異也。我朝保全憂國之老臣，豈唐世敢彷彿萬分一哉！番爲二公遺愛之地，人心懷之，千古不泯。祠宇興廢，于二公何加損？而某獨感念先訓，著其致忠盡義、關世綱常之大節如此。林侯名清之，秩滿，除坑冶使者，崔侯端純代之。始至，聞建是祠，嘆慕不已，曰：「吾得守二公所守之邦，深自慶幸。」斯言亦可嘉已。《小雅》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行之實難。嗚呼！心顏、范之心，是亦顏、范而已矣，奚其難？

《蒙齋集》卷一三。

〔一〕盜賊夷狄：原作「身爲盜賊」，據殿本改。

〔二〕盜賊夷狄：原作「一時盜賊」，據殿本改。

全宋文卷七四四〇

袁 甫 一七

番江書堂記

或問余曰：「子創象山書院于貴溪，興白鹿書院于廬阜，而又建番江書堂，何也？」余曰：子豈知余心哉！余自爲童子，拱立侍旁，每見師友過從，考德問業熟矣。曾未十數年，次第凋零。及余兄弟游宦四方，同志者亦往往間見。未十數年，又皆寥落。如晨星之相望，每爲之慨然。將指江東，兩書院蓋士友所宗之地，振而起之，責實在余。故凡士願處象山若白鹿者，各隨其行輩與其望實，或畀領袖之職，或在賓講之選。衿佩咸集，彬彬可觀矣，而余之所深慮者，已成之材，雖易于振拔，而後來之秀，未保其嗣續。況士友之紛至，非接其話言，參諸履行，則未可得其爲士之實。于是選通經學古士，率生徒而課之。余暇日亦數加考察，俟其有立也，乃分兩書院而肄業焉。此番江書堂之所以建也。諸老先生遠矣，師友道喪，士習日駁，慕超詣者無深實詳縝之功，驚辨博者乏通貫融明之趣，轉

相依倣，諸老先生之本旨愈晦不明。方且徇偏見，立異同，幾有專門名家之弊，其原皆起于論說多而事實寡。然則羣居書院，相與切磨，亦求其所以爲人者如何耳？在家庭則孝友，處鄉黨則信睦，莅官則堅公廉之操，立朝則崇正直之風。果若是，奚必問其自白鹿乎？自象山乎？不然，飽讀舊書，熟習遺訓，孝友信睦，公廉正直，一有愧怍，自白鹿則白鹿之羞也，自象山則象山之玷也，可不懼哉！書堂凡四齋，曰達源、止善、存誠、養正，而講道之堂則名曰自得〔二〕。得者何？《井卦》曰：「無喪無得，往來井井。」井之義大矣哉！雖汲而未嘗汲也，故愈汲愈新；雖養而未嘗養也，故愈用愈有。尚無有得，寧復有喪，本無可喪，于何求得？孝友也，信睦也，公廉正直也，行所當行，止所當止，至平至常，萬古一日，何喪焉？何得焉？然則得云者，得其無喪無得者而已。放勳之所謂使自得者，得乎此。《中庸》之所謂無入不自得者，得乎此。孟子之所謂深造自得者，得乎此。以此而學爲人，尚何論說之勝，而事實之微乎？尚何徇偏見，立異同，而有專門名家之弊乎？嗚呼！番江書堂之學子，而果不失諸老先生之本旨也，即所以教白鹿、象山之學子，皆不失諸老先生之本旨也。《伐木》之詩曰：「神之聽之，終和且平。」學子服膺斯言，吾見道德一而氣脉長矣。勉之勉之！《蒙齋集》卷一四。

〔二〕堂：原作「道」，據殿本改。

奉化縣舒先生祠堂記

先生墓在奉川松谿里，其墓碣，慈湖先生所作也。先生典教新安（二），其祠堂，先君正獻公所記也。今奉川邑大夫胡君逸駕，景行前哲，聿新祠宇，率邑人尊事之，又俾某爲之記。顧藐焉晚學，何足窺先生之仞墻。雖然，自兒時見先生，每過家塾，拱立侍傍，已有所興起；又觀先生所說三百五篇，與我心契，似若有得。弱冠，因仲兄就先生學于新安，歸言飲食起居之詳，與先正獻公所稱，若合符節。後與先生諸子交，益知家法之懿。闔族聚居，交相敬愛，皆先生有以表倡之。某雖未嘗數侍先生之謦欬，然其獨得于心者，有不可以言語形容盡，而非假言語，又無以寫我心，請因胡君之請而有述焉。先生真有道之君子也。道非形器，非離形器。先生內美充實，可謂有孚盈缶矣，而即之若虛，叩之若無，第見坦坦蕩蕩，洞無城府，溫溫謙謙，不異常人。終日窮年，應事接物，小心畏忌，周旋規矩，而超然常與造物遊。陶陶乎，浩浩乎，生乎天壤之間，獨能餐此天和，享此真樂，而未易與世人言也。故先生之胸襟，光風霽月也；先生之節操，山高水長也；先生之詠詩，天籟自鳴也；先生之作文，鳶魚飛躍也。洙泗風雩之氣象，先生有焉。處逆境不知其逆也，居順境不知其順也，千變萬狀，自爲紛紛，而不知其爲千爲萬也，亦不知其爲一也。先生之言曰：「敝牀疏席，總是佳趣；櫛風沐雨，反爲美境。」此先生之學，所以深造自得，而某之所謂真有道之君子也。其他稱述已多矣，

奚以贅爲？胡君與余俱甲戌進士，邑政不擾而人安之。其爲先生立祠也，豈非斯道有默會于心者耶？雖然，先生之道，揭日月而行，某之假守新安，嘗爲先生請易名于朝矣，而卒未果遂。故君倘持是而申前請焉，必有慨然主盟吾道者。先生諱璘，字元質，後宰溫之平陽，終于宜之別駕云。《蒙齋集》卷一四。又見《舒文靖公類稿》卷下，光緒《奉化縣志》卷一二。

〔二〕典：原作「興」，據殿本改。

浮梁縣修學記

令治百里，簿書期會之外，以興修學校爲急，難能矣，然修學而已爾。學修而士無以養，又輟餘財以助贍給，難能矣，然養士而已爾。衿佩來集，絃誦琅琅，又嚴程督以進材藝，難能矣，然課業而已爾。潘君材之宰浮梁也。三者皆優爲之，一日，貽書于余，且言：「令邑以來，縮浮費，葺學宮，凡門廊齋舍，煥然更新，又創傑閣，崇奉奎章。學租所入有限，則捐帑廩濟其乏。春秋補弟子員，月有試，旬有課，駸駸可觀矣。請記之。」余去年春，觀風至茲邑，嘗集屬僚暨諸生講道矣，咸謂余迂。令今偕羣士求記，是弗我迂也。令弗我迂固當，士弗我迂，其亦有感乎。桑麻菽粟，舉世不以爲迂，以其能生我也。人非道不生，而舉世一聞談道，則以迂目之。道固在桑麻菽粟外耶？目道以迂，則不

迂非道也。甘不迂之利，犯非道之名，道實生我，而欲違道以謀生，吾甚悲世人之惑也。令不謂我迂，是不目道以迂也。令不目道以迂，環百里之士若民，皆不以道爲迂。孝而親，敬而長，行著習察，勿失秉彝，道化其將興乎？余嘗語茲邑之士曰：令之新政，是一初也。士今日聽講，是亦一初也。此初嘗新，則日日如初，令勉之，士勉之，余亦因以自勉焉。《蒙齋集》卷一四。又見乾隆《浮梁縣志》卷三，《宋元學案補遺》卷七五。

精神閣記

有吳君自盱江來，貌甚樸野，謁余言曰：「吾家世耕且學，幼習父師訓，有志斯道。建一閣舍傍，朝夕講學焉，其爲我銘且記之。」余曰：「子豈專爲是來耶？」吳君曰：「吾尊慕慈湖先生有年矣，今幸得見先生，誨之勤勤。」余曰：「先生何言？」袖出一紙，先生書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余曰：「子乃得此于先生，其兢兢寶之哉！盈宇宙之間，莫非精神也。先聖即是以啓後學，先生即是以師先聖。子之閣也，即是以名之；余之記也，即是以申之。天地變化，天地之精神，吾心之精神也；日月照臨，日月之精神，吾心之精神也。是閣之上，聚六經羣聖人之書，六經羣聖人之精神，吾心之精神也。環以先賢之像，先賢之精神，吾心之精神也。登高而望，前雲嶠，後雷峰，左柏山，右松嶺，層巒疊嶂、雜然森列者，不可勝數。晨昏出沒，煙雲吞吐，萬態呈露，盡得于几席之

上。景物之精神，吾心之精神也。子仰而顧，俯而察，昭明有融，本無障蔽，終日乾乾，何有窮已。涵泳于斯，藏修于斯，會朋友于斯，心之精神，交暢旁達，泰然無思而非無思，寂然無爲而非無爲。嗚呼旨哉！斯先聖之訓也，斯先生之教也。雖然，余豈敢謂造此道哉，姑誦所聞而已。子其勉之，余亦以自勉焉。」《蒙齋集》卷一四。

南康軍四賢堂記

南康史侯作堂祠四賢，而以書諭余曰：「濂溪、晦庵二先生俱嘗守是邦，而劉屯田父子隱居廬山下。《壯節冰玉堂》及《劉氏故居記》，皆晦菴筆也。」余覽之慨然，曰：侯其有意于風化者耶！濂溪五十餘，上南康印綬，分司南京；屯田爲潁上令，不能屈節事上官，棄官入山；秘丞亦落落與時忤，仕迄不顯；而晦庵在外，不過九考，立朝纔四十日。嗟乎！四賢之風節如是，世之高此四賢者，亦曰不以爵祿動其心而已。抑余竊謂，以退爲高，非四賢之志也。濂溪自爲小官，屢爭獄事，泊持節廣東，不憚瘴毒之侵，雖荒崖絕島、人跡所不到處，皆緩視徐按，務以洗冤澤物爲己任，卒以是抱疾。其言曰：「可止可仕，古人無所必。」束髮爲學，將以設施，必不得已，止未晚也。劉公父子，節義凜凜。秘丞蓋與荆公有舊，欲挽使修三司條理，終不爲屈，未足多也，而盡誠規益，謂所更定法令不合衆心，宜復其舊。使荆公早用此言，豈至稔異時生民之禍，若是慘耶？晦庵歷事三朝，忠誠懇惻之

意，具形奏疏。大抵排和議，詆近習，抑宦寺，不遺餘力，而至于君心隱微，人所難言者，亦每每控竭無隱，孝廟眷之厚。先生封事有曰：「日月逾邁，如川之流，一往而不復。不惟臣之蒼顏白髮，已迫遲暮，而竊仰天顏，亦覺非昔時矣。」嗚呼！忠愛之語，吐自肺肝，與淺丈夫自潔其身者，奚啻霄壤！然則四賢豈不欲用于時，而必以名節自見哉？論者第見濂溪先生酷愛廬阜，乘興携客，自放于山巔水涯之間，而陳令舉與屯田，騎雙犢往來山中，殆類高人勝士之爲者，而孰知伊洛之學，自明道、伊川以及延平，乃考亭平生尊慕以爲立身之實地者，皆光風霽月之餘韻，而史學獨擅一家，卒以助成司馬公《通鑑》之巨典者，亦自青雲白石之深趣來耶？言施于事，則非空言；學可及物，則爲實學。不苟合者，必合道者也；不求世用者，必能用世者也。余既以是復侯書，又爲叙次其本末，俾刻之石，以詔來者，使皆知夫四賢經世之實如此，則其于儒道之功用，不爲無補云爾。《蒙齋集》卷一四。又見《永樂大典》卷七二三六。

樂平縣慈湖先生書閣記

先生之訓曰：「舜曰道心，即心即道。何道也？熙帝之載，亮采惠疇。」載、采，事也；疇，類也。凡流行乎事物之間，理當如是，而不容不如是者，何往非帝載乎？何往非道心乎？從五典，叙百揆，穆四門，祭大麓，是帝載也，皆道心也。察璿璣，覲羣后，舉元凱，去四凶，是帝載也，皆道心

也。舜命禹昌言，禹辭焉，曰：「予何言？予思日孜孜。」乃歷叙其身之所親歷刊木、濬川、暨稷、益播奏艱鮮與凡懋遷之事。禹親承舜道心之傳，而所謂昌言乃如此，是帝載也，皆道心也。嗚呼！果可以有精粗本末論哉？果可以無精粗本末論哉？果可以置有無精粗本末之論哉？謂有精粗本末者，卑云乎哉？謂無精粗本末者，高云乎哉？置有無精粗本末之論者，不高不卑云乎哉？皆論說也，非事實也。先生每舉《易大傳》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噫！先生其得之矣。書閣之建，邑之令佐謝君溥、許君應龍，與夫有職于學者舒君益而下凡十有四人，薈萃先生所著羣書于閣，而率學子日觀習焉。蓋先生嘗宰斯邑矣，邑人沐先生遺化，歌思至今弗忘，故惓惓于其遺書如此。閣既成，而求某爲之記。某竊謂先生無意著書也。道非思慮所可及，非言語所可盡，先生無意著書也。先生自幼志聖人之學，久而融貫，益久而純，平生踐履，無一瑕玷。處閭門如對大賓，在閭室如臨上帝。年登耄耄，兢兢敬謹，未嘗須臾放逸。此先生之實學也。凡先生之所言者，言此而已；學者之所以學先生者，學諸此而已。若夫外盛而內不足，名似而實未有得焉者，乃先生之所深戒，而先生亦不願學子之萬一有是也。嗚呼！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敬之哉！敬之哉！《蒙齋集》卷一四。又見《宋元學案》卷七五。

華亭縣修復經界記

楊君余舊友也，自華亭馳書來告：「吾倣經界法，爲悠久利。」事成，具顛末示余，且曰：「質

言近俚，其潤色之。」余曰：「古有方言，奚俚之病，直書不亦可乎？」華亭，浙右壯邑，歲入苗號踰十萬石，實六萬七千有奇，而縣官歲督纔三萬八千止。蓋自紹興經界，迄今百年，官無版籍，吏緣爲姦，隱匿詭寄，弊倖非一。重以此邑西連湖，北枕江，東南竝海，田鑿于水，無歲無之。由是賦役俱病，貧富交困，而爭訟四起矣。紹定五年，楊君來爲司征。越明年，監簿趙君與憲出守嘉禾，整圖籍，寬賦斂，欲自近邑始。招君幕下，置圍田局，募甲首，給清冊，命之曰抄撩。匿者露，虛者實。乃檄君攝事華亭。君日受訟牒，力究弊源。蠲胥吏白納之錢，貸民戶積欠之賦，弛酒稅無藝之征。德意漸孚矣，則以禮屬鄉官，分任其責。不履畝，不立限，不任吏。每都甲首，鄉官擇之，每圍清冊，甲首筆之。田之頃畝，昭然可觀。邑士民相與舉令于州，州上之朝，俾遂爲真。夙夜黽勉，以竟前功。賦籍一定，詭挾有歸。既又白郡，以北三鄉上田賦重，則盡降而爲中；以北三鄉折糯價重，則復減而從輕；以青龍鎮地積計稅重，則盡降而從畝；以邑郭及諸鄉浮財物力頗爲民擾，則止以實產定和買役錢之數。令可謂盡心也已。又稔于衆曰：「吾當與爾曹減概量之贏，以示優恤。」未幾，明天子新更大化，誕布寬政，痛減斛面，盡蠲積逋。令得奉行上意，不負初約。于是端平初元秋，苗以五萬七千八百一十石爲額，較遞年之數逾二萬，而民不以爲厲己。創屋四楹于縣廳之東，扁之曰圍田文籍庫。或問令曰：「子謂察情僞，防蠹弊，盡于是乎？」令拱手曰：「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吾素學也，討論修明，則有後人在。」余壯此言，類知道者。今世庸吏不足道（二），能吏往往以有餘自誇，不知餘而必盡，意味索然，根本且日慙矣。令言有契余心，于是乎書。《蒙齋集》卷一四。又見

康熙《松江府志》卷六，嘉慶《松江府志》卷二〇，光緒《華亭縣志》卷八。

〔二〕庸：原作「孱」，據殿本改。

東萊書院竹軒記

竹軒者，成公東萊先生會友之地也。先生愛竹，與心默契。勁直之節，清遠之標，鏘然鳴玉之聲，蒼然不老之色。光風皓月，入我懷抱，琅琅弦誦，上下酬答。時當大夏，鑠石流金，一見此君，洒然物表。雪霜凌厲，萬彙摧折，惟有此君，獨立不懼。是皆足以發深省，助加鞭，麗澤書院之法家拂士也。先生生而愛此，歿獨能忘情哉！物之廢興，時也；不隨時廢興，道也。軒故待制陳公肖巖之廬，先生講道于斯，後廢弗葺。嘉定更化，門人創先生祠，取軒之舊扁，揭于東廡。紹定六年，今宗正少卿趙侯必愿爲婺守，以在官之田二十五畝，易鄰牆老子宫竹園，將復舊觀而未果。嘉熙改元，吾友履善韓君祥，由武學諭來貳此邦，學徒俞箴持先生猶子巽伯叙竹軒本末，謂履善曰：「祠今錫額爲書院，趙侯所易地，築軒以嗣遺響，可乎？」履善是之。攝郡事肖望張君渭叟，與履善同寅相好也，捐楮五十萬、米十斛，屬理掾趙君師乘蒞其役。既又慮費弗給，肖望輟俸餘二十萬，履善十萬佐之。未幾落成。臨以方沼，繚以周垣，雖近市而不囂，似避世而非隱，豈先生之道然耶？道不與軒爲廢

興，軒有成壞，道固長存。履善貽書請某記其事，某曰：「朝家命我假守至再矣，銳欲拜先生祠下，俱尼于病，愧我麗澤。雖然，願一言爲諸友告。某嘗詠竹云：「竹虛中，虛乃實。得乎此，永勿失。」諸友相與切磋究之。二年仲秋，後學鄞川袁某記。《蒙齋集》卷一四。

武學經遠齋題名記

止戈爲武，武有七德。經遠名齋，經世云乎哉！經德也。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是謂七德。經之爲言常也，常保是德，必學而後可。學殖也，殖之固，德乃常矣。漢人云：「縉紳之儒守和親，介冑之士言征伐。」今或易之，縉紳談兵而介冑且議和矣。嗚呼！此乃學不明之過也。孟子曰：「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格言大訓，超于和戰之外，而獨探本原如此。自綱常不明，人心汨溺利欲中，平居視父兄長上爲何事，驅之行陣，曳兵而走。此其源委。蓋上無禮，下無學，勢所必至。是乃爲國隱憂，區區和戰，又不足云矣。齋舊有題名，今復新之，哀姓氏，勒堅珉以貽後，匪徒爲利祿計而已。經德止戈之義，朝夕觀省，于以助麗澤講習之功，抑以副聖朝樂育之意云。《蒙齋集》卷一四。又見《永樂大典》卷二五三五。

鄞縣學乾淳四先生祠記

鄞縣立學舊矣，中廢不振。嘉定間，主簿呂君康年聿新規制，垂成而去。嘉熙改元，趙君希聖來居是官，首白宰，上之府，請益廣教養，益宏斯道。且謂近代師表如南軒張宣公、晦庵朱文公、東萊呂成公、象山陸文安公四先生，未祀于學，寧非大闕，遂併力舉茲事，屬某爲之記。固辭弗獲，乃言曰：夫道一而已矣。學者各植門庭，將以自尊其師，師道不如是也。三代既遠，漢儒專門名家，破碎大道。自時厥後，紛紛籍籍，不能會于一。我皇朝大儒繼作，始克合百川而宗于海。中興以來，四先生身任道統之責，悉力主盟。凡修之身，行之家，用之國，推以淑諸後進，皆天理人彝。如桑麻穀粟，鑿鑿真實，不可誣已。四先生無二道，而學者師承多異，于是藩牆立，畛域分。所謂切己之實學，忠君孝親之實心，經國濟世之實用，睽離乖隔，不能會歸有極，反甚于漢儒，可悲也夫！殊不思乾、淳以來，四先生相爲後先，所以明義利，別正邪，羽翼吾道，果爲何事。弟子之尊其師，當先識其師之道。大本必正，大旨必明，則道在是矣，奚必于一話言之間，一去取之際，屑屑焉較短量長，以是爲能事哉？迹類而心殊，名同而實異，乃後學之大病，又豈可以累四先生耶？若夫四先生之自相切磋，則固有不苟同者矣。正以道無終窮，學無止法，更相問辨，以求歸于一是之地。是乃從善服義之公心，尤非後學之所可輕議也。今趙君合祠四先生于學，超然出于各立門庭之表，其于大道之統，

必有得焉者矣。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愚又奚言！惟願同志者，勿自欺其心，殆庶幾矣乎。《蒙齋集》卷一四。又見《宋元學案補遺》卷七五。

安邊所公宇記

洪惟我孝宗皇帝申儆軍實，豫備邊用，聖算宏遠矣。開禧權臣，貪功啓釁，舉積貯而一空之。我寧考用悔于厥心，乃更舊轍，講實政。謂儲蓄國之大命也，捐所籍權倖田宅，及其他沒入之產，與園田舊隸于官者，總歲收之數，受而藏之，名安邊所。校其所入，日計若不足，歲計則有餘。始命御史提綱，厥後以版曹或都司寺監官畿漕領其事。端平初，復取浙右臬司及諸郡倖貳所掌之課，自督歲輸，責任逾重。嘉熙之元，有司不戒于火，所亦遭燬。今宗正少卿、樞密副都承旨趙公以夫，時以宰士實兼斯職，慨然歎曰：「邊儲贏縮，關國安危，官庀厥司，公宇其可緩！」遂請于朝，更造焉。益以主管官舊廨，爲廳爲堂，爲燕坐，爲寢室，爲庖湔之屬。隙地爲圃，環植脩篁，以游以息。中門之右，甃壁鐵鍵，圖籍是藏。翼以更舍，創主管廨于修文坊之北。費緡錢二萬六千有奇。經始于是歲孟秋之癸酉，告成于季冬之壬子，而貽書屬某爲之記。某告之曰：「記將以傳遠，欲俾後人永久勿廢耳。孟子稱：『出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安邊之名，凜焉在目。邊境不可一日不安，則儲蓄不可一日不備。此所以仰體寧考保邦息民之心，而迓續天命于無窮也。其誰敢廢之！」公復書曰：「願即

此爲記。」公內和外剛，臨事不苟，某所敬也，于是乎書。《蒙齋集》卷一四。

耕樂堂記

樂在耕乎，耕何足樂？樂不在耕乎，舍耕奚樂？或曰：樂道耳。曰：道在耕乎，耕何以見道？道不在耕乎，耕奚爲不見道？古之聖人見也，非見也，無見也，非無見也。以道爲可見，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以道爲不可見，立則見其參于前也，在輿則見其倚于衡也。有所見則樂不可見，則不樂乎？不可見則樂有所見，則不樂乎？見其不可見，真見也；樂其無可樂，真樂也。請以是贊耕樂。《蒙齋集》卷一四。

黃州重建學記

齊安郡博士馮君去病，興崇學校，以書請記于某，且曰：「明道、伊川二程先生，實生黃陂，邦之人士，祠之至今。某深惟二先生以正學爲天下倡，我宋儒道，繇是大明，上接洙泗統緒。顧晚學無似，正願與學子茂明之。」明道先生嘗與橫渠先生論性矣，其言曰：「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以外物爲外，牽己而從之，是以己性爲有內外也。」又曰：「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

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嗚呼，至哉言乎！學者不識性，或溺虛空，或膠意見，饒饒焉騰口說，而于切己之實，了無相關。伊川先生曰：「聖人之言，如彼耒耜陶冶之器，一不制則生人之道有不足矣。後人所爲，動多于聖人，然乃無用之贅言，離真失正〔一〕，反害于道。」某三復斯言，惕然內省。夫以己性爲有內外，拘牽固滯，大本不明，而顧以言語誦說爲能，正使充棟汗牛，祇以爲損，實有何益？某自懼不能免斯病也，學子亦嘗深省密察乎？天高地下，萬物散殊，神用昭昭，倫理井井，動靜一，內外融，何以多言爲？「上帝臨女」，果見其臨乎？見者孰見？「神之聽之」，果知其聽乎？知者孰知？學子毋謂此道爲高遠，《易》存存，《詩》《書》兢兢，《禮》洞洞屬屬，存此而已，敬此而已。躬行實踐，自成自道。不能存，不能敬，罪實在我，何可自恕！果能是，卓然真知，性無內外，不墮拘牽之失，而誦詩讀書，確然真如耒耜陶冶之適于實用，則于學道，其庶矣乎。齊安淮名郡，俗淳朴有古風，當邊事繹騷之日，遑恤庠序。馮君勇不顧，謂忠孝正于多事見，興學其可緩諸！請記之書，歉然不有己功，歷叙經始及佐費，皆前任人與長官力。噫！斯足以見馮君之言近道矣，其庶不負二先生之遺訓矣。是宜書。《蒙齋集》卷一四。

〔一〕離：原作「雖」，據殿本改。

襲桂堂記

國朝承唐舊，以進士爲重，人不榮世閥而榮儒科，風俗流傳有年矣。襲桂堂者，武恭楊和王四世孫名白字淳則之所名也。高廟南渡初，武恭戮力王室，勳在竹帛。孳孳誨子業儒，惠懿公諱僎、惠敏公諱倓、直敷文閣諱僎，儒科踵接。上嘉武恭有子，陞甲以榮之。淳則登嘉熙二年戊戌進士第，朝廷用前比，陞淳則四甲，今需次分司鎮江諸軍糧料院。上距敷文公八十有五年，流風餘韻，輝映先後，襲桂之名不忝矣。余讀《楚辭》淮南小山《招隱士》有曰：「桂樹叢生兮山之幽，偃蹇連蜷兮枝相樛。山氣籠嵒兮石嵯峨，谿谷蘄巖兮水曾波。猿狖羣嘯兮虎豹嘯，攀援桂枝兮聊淹留。」其末章曰：「王孫兮歸來，山中兮不可以久留。」夫《招隱》而咏桂，何也？若曰：桂生巖中，隱士在焉。猿狖之與俱，虎豹之與羣，桂雖可攀援，然非可久處，盍歸乎來？此《招隱》所由作也。國于天地，必有與立。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攝世科，躋膺仕，以是爲桂若何？吁！桂乎桂乎，義豈盡此乎！仕途險巖，君子畏之，挹此桂芳，莫如清白。武恭忠貫神明，出入兵間四十餘年，避寵辭榮，無少瑕玷，休光鴻烈，衣被後昆。蓋嘗以清白名堂。今與襲桂對峙，而竝垂芳焉。吾觀《後漢書》，君家與吾鼻祖，位登鼎鉉，號東京名族，俱流傳至今。淳則勉之！顧瞻典型，動循禮度，自待其身，常如未第時，則姓名益香矣。余病世人未識桂之所以爲桂，故特發小山之微旨，以見未爲時用，香蘊諸身，招

之使來，香滿斯世。他日倦游而就閒，晚節之香，不愧青史，斯其爲桂大矣。武恭種之于前，淳則襲之于後，子子孫孫，又傳襲至于無窮，與世間凡種迴殊。此乃吾自有之物，非襲而取之之謂也。昔嘗與淳則同寅，知其美秀而好修，茲請余記其事，故以祖烈期淳則，亦因以自警焉。《蒙齋集》卷一四。

信州白鳴山孚惠廟記

紹定二年，余持江左庾節。是秋盜起江右，地與信屬邑接，飭官吏嚴隄防。盜伺間迫貴溪境，遙望戈甲鏖錚，旌旂照天，怖而走。時防守兵實不多，民間謠言神助。越明年冬，余司臬事。又明年春，盜起衢之常山，聲撼旁郡，永、玉兩邑民，奔逃弗可禁。余亟集尉寨卒糾鄉豪，募兵晝夜警衛。檄郡調禁旅，白于朝，益以大軍力扼衝要。我軍稍張，然盜烏合滋衆，屢窺兩邑，卒憚莫前，若有尼之者。民間又傳神助，與前年貴溪事相類。余慨然嘆曰：神人相依而行。惟白鳴山之神，以孝聞天下，繇昔迄今，餘八百載。我朝褒大王封，復絕前世，爲民祈禳，靈應如響。銷寇暴，安善良，功德茂焉。天下之惡一也。牛昌隱譖言之禍，王不報不止。盜賊夷人丘墓，戕人父母，離人妻孥，焚人廬舍，不知幾牛昌隱也。民之仇盜，猶吾仇也，忍坐視乎？雪父母仇，孝也；雪民仇，孝之推也。王孝于親，推孝于民，民亦致孝享于神，感王庇庥，思報王德。余今年春觀風部內，親至王之祖廟，感愴久之。命工飭材，聿新祠宇。及秋訖功，廟貌尊嚴，制度恢張，從民願也。然則邑人所見戈甲鏖錚、

旌旂照天者，曷信哉？信乎民而已矣。凡繕修之費，與祠事之詳，及夫程督之官若吏，皆載于碑陰，而此弗錄，非略也。神之炳靈，隨叩隨答。水旱螟霜癘疫之災，禱而應者屢矣。余四年間，目擊其事，此尚不錄，況其他乎？《春秋》常事不書，復仇則大之。王復仇著孝，弭盜靖民，誠有足大者，他事不書，而此獨書，《春秋》法也。淳祐六年夏，匠丞懋齋章侯著到郡，未幾，郡以不雨告。首迎茲山神，作梵事，隨獲甘澍，歲事以登。七年夏，浙江皆告旱，後又三迎王于公廨，而三獲嘉應。曾不移時，他處困于異歉，此邦獨至屢豐。蓋侯之牧是邦也，迎養芸翁于郡之凝香，綵衣怡愉，恪盡其孝。王以孝其父者孝其民，侯亦以孝其父者孝其神以及其民，一念之孝，兩相契焉，宜其隨禱隨應，不啻聲相應、言相接也。吁！幽冥杳漠之間，人謂未易以精神貫通也。觀侯所以禱其神，與神之所以聽之者，則孝悌之至，通于神明，益信其不誣矣。百拜敬識，庶使來者知信之民，無忘神與侯之賜云。《蒙齋集》卷一四。又見康熙《廣信府志》卷九，道光《貴溪縣志》卷三一。

沛然堂記

吏部郎趙公師事象山陸先生，某嘗獲觀先生之書云：「積雨小霽，始得一訪風練飛雪之壯。方念不得與賢昆仲共之，是晚來書適至，喜可知也。去非從善，勇決如此，沛然之壯在胸中矣，何以觀瀑爲哉！」又從而敷述其義，援《虞書》克艱儆戒之說，反覆數千言。某未曉所謂去非者何說？讀至書

尾，則云：「若汨于利欲，蔽于異端，逞志遂非，往而不返，雖復鷄鳴而起，夜分乃寐，其爲病益深而去道愈遠矣，奚足以言此哉！」某于是知先生之所謂非者，蓋指利欲之蠹，異端之害而言之也。惟沛然之壯，則能去此非，少有依違牽制、繚繞繫累之意，則決不能去此非矣。學者讀先生之書，玩先生之旨，寧不躍然有感于中！曰壯若有力，實非一力。一勺之水非少，及其不測也非多。發于涓涓者非始，會歸于江海者非終。其訪風練飛雪也非物，其去非從善也非我，第見天壤之間，皜皜融融，無際無畔，淵淵浩浩，不識不知。克艱者艱乎此，儆戒者儆乎此。明明穆穆，聚精會神者，切磋琢磨乎此也。嗚呼妙矣哉！吏部諱師雍，字然道。其嗣希聖，主鄞縣簿，謂某曰：「先人嘗築堂于家塾，扁之曰沛然，將刻先生之書以詔後之學者，而未之遂也。今吾礪石矣，其爲我記之。」某何能措一辭哉！姑告之曰：「沛然在胸中，何以觀瀑爲？終日觀瀑元非觀，請參斯旨毋自迷。」趙君唯唯。遂爲之記。《蒙齋集》卷一四。

金斗書堂記

吾友張伯常，龍泉人，書來爲其鄉人鮑君求金斗書堂扁，且曰：「書堂之建，將聚鄉族之子弟而教之。」每嘆世降道微，誰復以講學爲急務？鮑君獨能捐己財誨後學，此意良可嘉尚。雖然，其本在擇師。師不必他求，伯常學醇行方，氣充識明，可以爲師矣。余屢欲屈伯常于象山書院，以地遠故未

果。今里閭近也，金斗專也，近則無往來之勞，專則無暴寒之患，行于鄉，然後推于他郡，豈惟伯常之學推而淑諸人，將見金斗書堂之澤，自是浩乎不可量矣。伯常試以是語鮑君，鮑君儻從吾言甚善，不然，書堂之扁，不可以私藏于家，其盍歸我乎！《蒙齋集》卷一四。

教育言氏子孫記

嘉熙元年四月

按《琴川圖志》，言偃字子游，舊宅在縣治之西，唐開元追爵吳侯，本朝升爲公。慶元間，令孫應時即學宮建祠于明倫堂東偏。後令遷其祠，祀事弗飭，有識嗟惋。今邑大夫王爚，移書諭余，曰：「聖道蓁蕪，心甚愧之。今且一新矣。東廟西學，前殿後祠，莫薦攸序，既順且嚴。嘗訪公裔孫，則降在編氓，罕修儒業。由是即新學西齋，扁曰象賢，聚言族子弟其中，縣給贍養之資，買書延師，朝夕訓導，擇齒長者主公祠宇。又慮歲月寢遠，美意難繼，則爲之節冗費，得緡錢六千三百，買田以畝計者四百有五十，歲入米以斛計者三百有八十，庶貽永久，願有記焉。」余歎息曰：是舉也，可謂知禮矣。禮，天之經，地之義，人道之所由立，而國家所以恃爲元氣也。昔者夫子與於蜡賓，實有感於魯，喟然發嘆，子游遂問禮，而夫子歷舉上古與後世之變，而斷以禮之廢興。子游凡三問，而夫子三答，皆所以極言禮也。異時燕居從容，子游、子張、子貢侍，縱言至於禮，而子游又發領惡全好之問，夫子然之。考諸《檀弓》所載，以曾子之任道，尚推子游爲習禮，其裼襲一節，則曾子慊然自知

其過，與他所論禮，皆精入毫髮，得聖人之傳。至於論子游之門人，則謂僅可當灑掃應對進退之末，而本之則無。然則知本斯可謂知禮，此正夫子所以大林放之問，而未可以子夏之論小之也。且子游吳人也，太伯端委以治周禮，其源流有自來矣。而況講習於洙泗之間，巍然在四科之列，武城弦歌之風，回視斷髮文身，羸以爲飾者，其氣象果何如！故子游之言曰：「直情徑行者，戎狄之道也」〔一〕。禮道則不然，品節斯須之謂禮。」嗚呼！一日無禮，則淪入于戎狄，甚可懼也。故始之創祠，知禮也；後之遷祠，廢禮也。今王君大修學宮，祀先賢而教養其後裔，於是乎能復禮，而言氏子孫藏修其間者，又能夙夜服習，則禮之興也，其庶矣乎。《傳》曰：禮不明則上下昏，何以長世？然則斯舉也，於國祚亦有關焉。是不可以無述，乃爲之書。嘉熙改元四月癸未，朝散大夫、試中書舍人、賜紫金魚袋袁甫記。《重修琴川志》卷一二。又見《吳都文粹》續集卷六，萬曆《虞山書院志》卷九，康熙《常熟縣志》卷二五，光緒《海虞文徵》卷九，《吳郡文編》卷六九，民國《江蘇通志·金石》卷一六。

〔一〕戎狄：原作「北人」，據《江蘇金石志》改。後同。

全宋文卷七四四一

袁 甫 一八

以厚箴贈鄭肖翁

厚天賦，薄人作。孰以之？己力學。毋外彊，而中弱。先樸素，後丹臙。故曰：禮于人，猶酒
蘖，君子厚，小人薄。聽之哉！是心皜皜本純白，秋陽暴之江漢濯，何用智巧強穿鑿。《蒙齋集》卷一
六。

立志箴

爲學如射，立志爲先。志在命中，鐵石可穿。企彼聖哲，萬夫莫前。有志竟成，古語信然。《蒙
齋集》卷一六。又見《宋元學案補遺》卷七五。

奉行蠲租詔書民有言吏弗虔者箴以誨之

江東土瘠，荐饑無食。天子曰咨，爲我心惻。田租亟蠲，其仁如天。十捐其半，況也全捐。窈窈深谷，有詔未識。吏愚爾民，負租猶督。民實不愚，吏乃自誣。澤壅弗流，民病曷蘇？民詞良苦，吏勿瞋怒。昭哉此心，上帝臨汝。《蒙齋集》卷一六。

愧箴示清夷弟

《易》言心亨，《書》言心休。浩浩融融，熙熙愉愉，吾何愧乎哉！然人苦不自知，虛食天地間粟焉，可不知愧？伊尹聖人，后不堯、舜，愧若撻市，矧常人乎！余坐山中，自省知過，愧集心胸，請略陳其概。天資正直，急義勇爲，先君子講說諸經，抄錄傳後，炳然有耀，吾愧先長兄。博學精識，克紹前聞，居考妣喪，各茹素終三年，仕而見黜，屹無附麗，吾愧今次兄。此平生之愧也。而他過更多，晝則閒暇，夜則惰肆，暑則袒裼。意闊而多漏，才疏而欲速，言輕而易忤。檢點此身，恐愧不止此。《詩》云：「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虛而能受之謂也。余虚心以竚，罔敢自是。人稱清夷，不事諂語。勤箴吾愧，是所望也。《蒙齋集》卷一六。又見《宋元學案補遺》卷七五。

觀省箴贈桂伯順

過何從生？不觀省故。提起精神，靡間朝暮。精神者何？靈明天賦。惟是觀省，弗得弗措。一日得之，本來素具。不以力索，無物可付。徹上徹下，綽乎有裕。《蒙齋集》卷一六。又見《宋元學案補遺》卷七五。

敬止箴爲張伯常作

古聖有訓，人心惟危。所貴安止，夙夜自祗。因止而敬，差之毫釐。敬其所止，猶爲遠而。曰止曰敬，本不相離。吾止在斯，而敬在斯。思爲不作，寂無所知。豈曰無思，豈曰無爲。思以無思，爲以無爲。屋漏暗室，上帝鑑之。欽哉欽哉，慎勿自欺！《蒙齋集》卷一六。

懲忿箴 一

忿從何起？反觀諸己。寂然本無，何怒何喜！波浪平息，湛若止水。懲忿之要，如斯而已。《蒙

齋集》卷一六。又見《宋元學案補遺》卷七五。

懲忿箴 二

忿似乎剛，而非真剛。真剛光明，忿自然懲。心本無忿，因物乃形。剛德在我，不懲之懲。《蒙齋集》卷一六。

窒欲箴贈留靜翁 一

欲從何生，一念之萌。凝神靜觀，勿與欲爭。雲翳既散，日月自明。窒欲之要，不動亭亭。《蒙齋集》卷一六。又見《宋元學案補遺》卷七五。

窒欲箴贈留靜翁 二

曷爲有欲，剛德不足。真剛不屈，欲自然窒。《蒙齋集》卷一六。

室欲箴贈留靜翁 三

剛本心也，天德也。人人固有，何勞外假？《蒙齋集》卷一六。

室欲箴贈留靜翁 四

忽然猛省，欲從何起？不室之室，在我而已。《蒙齋集》卷一六。

士箴

士如之何，自賤自貴。訊之靈龜，昭茲涇渭。謂爾鳳兮，胡輶而喜？媿彼鶚兮，曷云其悲？爾莖爾蘭，疇不服媚。匪蕢伊施，曷遐有棄。黃中則通，純白則賁。爾寶在躬，貴哉斯士。天之牖之，取携孔易。歌以玉汝，毋委厥美。《蒙齋集》卷一六。

後生可畏箴

并序

或問曰：「聖人曰後生可畏，何謂也？」吾應之曰：「子知夫人之生乎？」曰：「知之。」「子知夫生之倍數乎？」曰：「未解也。」吾語汝，夫七千二百日，較之一日，則爲七千一百九十九倍，其相去可謂遼絕甚矣。吾以爲七千一百九十九倍，可斂而僅爲一倍。問者駭曰：「談何容易！」吾曉之曰：「再積七千二百日，我所歷之日如是，彼所歷之日亦如是。彼我對觀，則我加于彼，非僅一倍乎？」吾復語之曰：「子以一倍爲少乎？不知積而久之，其少也不足以倍。」問者益駭，吾曉之曰：「又積七千二百，我所歷之日如是，彼所歷之日亦如是。彼我對觀，我得其三，而彼得其二，我何足以倍彼？又積之，則我四而彼三；又積之，則我五而彼四，我于是歲盈百矣。又積之，則我六而彼五，于是歲過百矣。嗚呼！始也以一日而較，其爲倍也七千一百九十九，已而我視彼僅倍，又已而不及倍，又已而五四焉，六五焉，久之而歲俱盈百焉，回視七千百九十九之倍于一日也，果如何耶？」問者若有遺失。吾曰：子勿異也，請爲子述《後生可畏箴》。其詞曰：

我孳孳汲汲兮，遡萬里之脩程。懼後來之見迫兮，揚余鞭未嘗暫停。使我而微怠微息兮，其迫愈不皇寧。矧夫我怠而彼奮，我息而彼興，將不止迫我，又將陵駕我兮，而莫之與京。我瞠乎其在後

兮，彼將摩青雲而上征〔二〕。嗚呼！勿謂彼脆，乃敵之勛。光陰何迅，中夜以驚。忽然深省，如醉得醒。老而知畏，何異後生。本無老少，日光月明。萬古一息，無虧無成。何以用力？業業兢兢。《蒙齋集》卷一六。

〔二〕雲：殿本作「霄」。

鉛山縣石梁銘

鉛之山兮蒼蒼，鉛之水兮泱泱。鬪山骨兮爲梁，卧洪波兮康莊。題巨扁兮彌章，萬目具瞻兮，萬古之光。《蒙齋集》卷一六。

竹坡銘贈饒生

竹兮中虛，而節不改。是謂剛中，心爲之宰。虛則能應，剛則不屈。雪霜摧之，葱葱鬱鬱。竹乎，與吾心通。坐對蕭然，不記春冬。《蒙齋集》卷一六。

江東憲司又新亭銘

新植花竹，生意津津。雖則尋丈，四時皆春。新更軒窗，和氣熏熏。纔可容膝，淨几無塵。又新命名，豈是之云。勇于進德，用力于仁。日改月化，通體精神。外觀物妙，內驗吾身。客來遠方，問余又新。不知所對，何新何陳？《蒙齋集》卷一六。

達源齋銘

泉始達，流涓涓。泉有自，道孰先？滿宇宙，無非源。日用間，井井然。問禮樂，吾何言。《蒙齋集》卷一六。又見《永樂大典》卷八二六九。

穀水柯山之勝聞天下作知樂仁壽二銘

知樂銘

動無非妙，試觀諸水。日夜周流，莫見終始。此不可見，寂然而已。知者何樂，蓋樂乎是。

仁壽銘

瞻彼山矣，形若塊然。振古青青，發育無邊。靜乃如此，妙不可傳。仁者默識，以永天年。《蒙

齋集》卷一六。又見《永樂大典》卷八二六九，《宋元學案補遺》卷七五。

彝訓堂銘

大哉彝乎，天地之先。人處彝倫，日用粲然。是爲大訓，倚衡參前。彝則不變，易則易遷。是遷不遷，乾元坤元。元即彝訓，發育無邊。乾坤不言，皇極敷言。言何所言，極即坤乾。《蒙齋集》卷一六。

自得堂銘

自得之訓，昉于帝堯。子思、孟子，陳義愈昭。得何所得？匪深匪高。洞然太空，大無不包。萬物皆備，不增秋毫。無喪無得，得之靡勞。此學不傳，嗟哉握苗。師友講明，樂也陶陶。《蒙齋集》卷一六。又見《永樂大典》卷七二四〇。

徐錄參求座右銘

人命至重，上帝臨之。德貴好生，察辭于疑。如得其情，胡可喜而。本心靈明，慎勿自欺。《蒙齋集》卷一六。

默識銘贈饒生

子之從師，亦既努力。識云多矣，然匪默識。默識如何？誦詩讀書。此讀此誦，與世人殊。人皆不然，而我樂此。大道坦坦，君臣父子。是中何言？是中可言。終日默默，有不默存。《蒙齋集》卷一

六。又見《宋元學案補遺》卷七五。

立志銘

志不可奪，可奪非志。聖人與我，厥本無二。一朝內省，發大羞愧。此志既立，對越天地。《蒙齋集》卷一六。

勵志銘贈朱冠之

維古之人，蚤夜憤悱。惟今之人，甘心委靡。頑痺不仁，偷安無恥。至其極也，醉生夢死。胡不反思，道只在邇。欲藥痼疾，勵志而已。志果自勵，其勇無比。當爲即爲，有何疑似。我德我崇，我義我徙。如盲還明，如痿復起。敢以斯銘，用告志士。《蒙齋集》卷一六。

尚志銘

志不可奪，可奪非志。厥志惟何？大道無二。我志聖同，清明精粹。不自尊尚，乃甘暴棄。君子

尚之，發大羞愧。不矜闕觀，不枯小器。善必亟爲，惡必亟避。手持足履，耳聽目視。貫通昭融，範圍天地。所志在此，朝夕從事。蔽以一言，居仁由義。《蒙齋集》卷一六。

五常銘

并序

仁、義、禮、智、信曰五常。乾四德，配四時，五行無土，五常無信，非無也，行其間也。四時五行，常還相爲本。舉一猶可，況四乎？作《五常銘》。

仁

仁即人，尊無倫。是爲元，天德純。純乃生，萬物春。春何在？在天君。剥初復，復下仁。仁指初，妙乾坤。動靜具，人我均。非二本，親吾親。

義

義方外，外即內。羞惡心，從何至？本正直，無偏陂。利欲中，生死際。差毫釐，終身恥。健乃決，剛能制。精入神，一無二。忠事君，事上帝。

禮

禮之實，本太一。洋洋乎，貫三極。邃古初，自質樸。後聖作，從其朔。是本心，清且直。曲亦禮，皆天秩。品節明，愛敬立。禮乎禮，無放逸。

知

知非見，無不見。見在物，爲物眩。不格物，失對面。物皆我，一以貫。達天常，常適變。變即常，疑斯泮。無知也，知自徧。誠如神，著龜見。

信

信是主，四德聚。非繩約，何其固？嗟面朋，予與汝。因物遷，棄弗顧。惟誠身，戒妄語。語而信，孰予侮？默已孚，神是與。天何言，四時序。《蒙齋集》卷一六。

五事銘

并序

貌、言、視、聽、思曰五事。孔子告顏子視、聽、言、動，非不及思，在其中也。九思一章

可見矣。思爲四事本，五事亦還相爲本，作《五事銘》。

貌

貌曰恭，君子容。瞻視尊，衣冠中。匪色厲，內美充。足恭者，貌似同。載僞拙，滅德凶。人肖貌，天地通。玉溫溫，春融融。恭而安，乃聖功。

言

言有好，言有莠。口溺人，招悔咎。言曰從，匪從口。接以道，發不苟。滿天下，垂永久。多言吝，中是守。雷風行，萬竅吼。雷風息，一何有。

視

視何蔽，月之翳。翳不去，月不麗。目本明，視爲累。可去乎？非翳比。翳外來，視匪外。外亦視，何外內。自神明，自靜止。止乎禮，非勿視。

聽

聽是非，耳司之。聲自物，來無時。耳亦物，物交迷。勿深省，聽者誰？心太空，物不遺。孰爲

物，吾何知？虛能受，聰在茲。兢兢乎，道心微。

思

思無數，深莫測。雖莫測，有限闕。不出位，介如石。鏡中象，應無迹。心在思，妙天則。鬼神通，精之極。是曰睿，入聖域。易無思，思亦易。《蒙齋集》卷一六。

易有太極銘

并序

太極者何，本不容言。既不容言，曷名太極？極訓爲中，中無不包，極亦訓盡，盡無所盡，又加以太字何也？不可得而形容擬議也。太極非空，空即不空，太極至實，至實而通。未開闢前，冥冥濛濛；一氣既判，昭昭融融。昭昭即冥冥，融融即濛濛，此易之有也，何有于易哉！何有于易，是故能有，執有求易，乃無易矣。不執有則奈何？曰：生處觀之，生兩儀，生四象，生八卦，大哉生乎！生生之謂易，生生之謂兩儀，生生之謂四象，生生之謂八卦，生生之謂萬物，生生之謂中無不包，生生之謂盡無所盡，可執有哉！何所不有哉！此非實哉，此非通哉，此非即空不空哉！此非冥冥濛濛、昭昭融融哉！名曰易有，易不自有。人人有易，人人有太極，不在乎紙上之易，亦不離乎紙上之易。銘曰：

妙矣太極，易何以有。于生處觀，天長地久。生生不窮，春夏秋冬。彼云無極，何勞深闢。我有幾何，斯昭昭之多。《蒙齋集》卷一六。又見《永樂大典》卷二〇六四八。

乾坤易之門銘 并序

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闔闢一陰陽也，陰陽一門戶也，非門戶則無以見易。滿宇宙間莫非陰陽，莫非闔闢。日昱晝，月昱夜，闔闢也；春而生，秋而殺，闔闢也。其在人也，開目見明，瞑目見暗，噓而息出，吸而息入，闔闢也；其在物也，舒而爲華，斂而爲實，飛走而鳴，蟄藏而息，闔闢也。皆易也。或曰：易者，變易之謂，然則不易之義奈何？曰：千變萬化，孰爲變化？是變化者，即非變化。是故易之中，有不易者存；易即不易，不易即易，吾何知乎易？吾又何知乎不易之易。銘曰：

日月爲易，爲乾爲坤。乾陽坤陰，是易之門。一闔一闢，闔闢皆易。于此乎入，于此乎出。出入有二乎？一亦本來無。《蒙齋集》卷一六。又見《永樂大典》卷二〇六四八。

中庸銘

滿宇宙間，中庸化生。端的不差，日用普平。莫見莫顯，無臭無聲。是謂天命，守以一誠。《蒙齋集》卷一六。

止善齋銘

兼山艮，艮其背。何所止，善之至。靜乎是，動乎是。既曰動，曷謂止？聽綿蠻，會斯意。《永樂大典》卷八二六九。

存誠齋銘

誠本存，貴存存。不可睹，不可聞。可睹聞，皆乾坤。邪既閑，純乎純。欲閑邪，禮是門。《永樂大典》卷八二六九。

養正齋銘

物始生，命曰蒙。赤子心，天心通。本自正，養何功。養乃固，生不窮。非助長，常融融。《永

樂大典》卷八二六九。

無咎銘贈楊廷潤

并序

慈湖先生作「無咎」古篆授廷潤，廷潤屬某發揮斯義。某惟《易》之言無咎多矣，而尤於《大過》初六一爻「藉用白茅」之辭，深有味焉。吾夫子繫之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爲物薄而用可貴也。慎斯術也以往，其無所失矣。嗚呼，人稟天地精粹之氣，此心至靈，固未嘗有咎也。入孝出弟，謹言篤行，無所苟焉。本心純明，六通四達，咎何自生哉？初六處大過之時，以柔居下，順也。藉用白茅，謹也。居下體之初，秉至順之德，而盡敬謹之心。謹則無所苟，無所苟則無所失，故初六無咎，非於本心之外有所增益也，能勿苟而已矣。錯諸地而可，是苟也。藉之用茅，是不苟也。若曰如是，亦已足矣，而吾不敢安焉。非不苟者能之乎？戰戰兢兢，常清常明。無所偏黨，無所係累。無所愧怍，無所凝滯。六合

雖廣，近在咫尺。一身維鈔，範圍天地。故曰非能有所增益也，能勿苟而已矣。苟之病去，何失之有？既無所失，何咎之有？故不必求得也，無失即爲得；不必求善也，咎去即爲善。聖人垂訓，豈不昭如日星哉？某寫至於此，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遂從而爲之銘曰：

易道坦平，何用作爲。人自不悟，萬轍千岐。一日洞然，了無所疑。天地在斯，四時在斯，萬物在斯，古往今來在斯，聖人與我在斯，衣斯服斯，飲斯食斯，視斯聽斯，持斯履斯。求之匪求，知之匪知。爲之匪爲，思之匪思。柔體居下，茅以藉之。謹敬若此，朝夕弗違。萬善自爾生，百志自爾熙，輝光自爾著，德性自爾彌。其變無方，其樂無涯。以是爲無咎之銘，非支非離。《永樂大典》卷八二六九。

先師鄒國公贊

顏子如愚，不以言宣。賴有先師，琅琅七篇。夫何末章，歷叙古昔之聖賢。見而知聞而知者，其所知卒不容言。然先師雖不言，而其不可隱者，太空澄明而日月高懸。人謂先師之好辯，某也獲傳其所不傳。由仁義行，大舜之天。始終條理，夫子之全。此先師所以高出諸子之上者，蓋其道不倚于一偏。願學孔子，千古歸然。《蒙齋集》卷一六。

四賢堂贊

即心是道，勿助勿忘，愛親敬長，易簡平常。煌煌昭揭，神用無方。再拜象山，萬古芬芳。道若大路，曲折萬端。辨析毫釐，用力甚難。上續伊洛，昭哉可觀。考亭遺規，世世不刊〔一〕。偉歟東萊，氣象春融。相門事業，元祐申公。益閎以大，問學磨礱。其學伊何？萬折必東。復齋之德，碩大以寬。其儀如鳳，其臭如蘭。弟兄琢磨，惟義所安。此意寂寥，令我心酸。

某既贊四先生之盛德矣，復有謏聞，願畢其說，以與同志共之。世謂鵝湖之集，諸老先生論議未能悉同，以是妄加揣摩，其失遠矣。夫子嘗云：「君子和而不同。」不同，乃所以爲和，不蘄于合，乃所以爲一致也。天生英賢，扶植斯道，忠君、愛親、敬長，一性靈明，與天地並，亘萬古不可磨滅者，或入之也漸，或爲之也勇。勇非無漸，而漸非不勇也，顧其所由之門然耳。鵝湖之集，誰得而議其異哉！君子講學，既切之，又磋之，既琢之，又磨之，反覆辨明，惟求一是。若慮其不相合，心非而口然之，此乃淺丈夫之所爲耳，何足以窺諸老先生之門牆耶！《蒙齋集》卷一六。又見康熙《廣信府志》卷一二。

〔一〕世世：《廣信府志》作「百世」。

真西山贊

謂爲和耶？剛正之節，光明不磨。謂爲介耶？慈惠之政，載諸咏歌。謂爲虛耶？萬卷蟠胸，武庫之多。謂爲實耶？靈襟洞然，古井無波。匪實匪虛，匪介匪和。高卧西山，如蒼生何！《蒙齋集》卷一六。又見光緒《續修浦城縣志》卷三七，《宋元學案補遺》卷八一。

全宋文卷七四四二

袁 甫 一九

孫君墓誌銘

寶慶元年十二月

余友人胡牧之遺余書曰：「吾學子有孫震者，其先人功甫，以嘉定辛未十有一月丁巳卒，享年四十有八。將以乙酉歲十有二月壬寅葬于俞山之原。功甫居天台閬風，挹山川秀爽，有異質，美髭髯，意氣恢疏而篤于孝友。昆弟六人，功甫于次爲四。親既歿，凡室廬、田產、器物，聽伯仲所自取，功甫不以介意。好買書，延良師以教子。授孟氏天爵人爵之語，亶亶訓誘不倦。臨終，戒諸子力學，家事一不掛口。故其子築館所居之西偏，扁曰綠猗，以盡琢磨之義，先志也。功甫不得志于時，家庭事業，大概若此。子其序且銘之。」余歎世降俗薄，較錙銖之利，忘同氣之親，遺子以贏金，而不淑以詩書，何如其知也？識度如孫君，而可無述乎！君諱九叙，功甫字也。曾大父皓，大父闡，父璿，妣張氏。娶四明奉川胡氏。子男三：長即震也，次雱、霆。女一，適四明進士王劭。孫男五：恢孫、愷

孫、悌孫、怡孫、忻孫。孫女一。銘曰：

行修于家，是亦爲政。我刻銘詩，後人興敬。《蒙齋集》卷一七。

伍府君墓誌銘

寶慶二年九月

余求友于四方，見有質茂美而志恢張者，心甚敬焉。謁來柯山，得友曰伍清之。挹其貌，莊而和；聽其言，平而實；考其行，鄉閭稱爲佳士；叩其志，沛乎勇決而莫之禦也。嗚呼！是余所謂質茂美而志恢張者耶？是其門戶當興而然耶？一日，清之泣請于余，曰：「不肖孤將以九月甲申，奉先考柩葬于東山之麓。惟是德銘未立，敬叙先世梗概，敢頓首以請。」余覽之，拱曰：「積善之家也，是宜有後。」按伍氏之先本楚人，自英烈以存吳著偉節，歿爲明神，大江以南，往往立廟祀之。子孫散處吳、楚、閩、越間，漢晉迄唐，代有可錄。考《國朝登科記》，題名餘五十人。在臨汀者獨盛，而占籍于衢者，猶未著也。君諱總，字子壽，世爲西安人。曾祖熹，醇厚有古人風。家雄于財，然喜施與，貲貸者率折券，曰：「積而能散，義也。」祖仇，考機，俱以善人稱，退然自守，與物無競，然生理視舊則不復振矣。君奮自植立，竭力以奉甘旨。與人交，篤于信義，然耿介不苟合，門無雜賓。尤以教子爲急，家務靡密，躬自任之，不以累諸子。聞四方有明師良友，亟使就正焉。已而清之預鄉書，入太學，歲率再歸，歸必止之。又三年，補內舍生，君遺以書，且舉山谷詩「但得新年勝舊年，

即如常在郎罷前」，曰：「專而學業，孝莫大焉。」以是清之得一意于學。嘉定十有六年，清之擢奉常第，歸拜膝下，教忠之訓，訖不離口。時雙親在堂，綵衣團欒，其樂無涯。越二年而皇考歿，又明年，妣遽氏歿。積憂熏心，號慟成疾，六閱月而終，寶慶二年四月二十有八日也，壽纔五十有二。娶王氏。子三人：長維寅，修職郎、新衡州司戶參軍清之也；次維新，後其叔麟孺；維允，先卒。孫三人：源孫、還孫、聞孫。銘曰：

人誰不死，而君有子。人誰無子，而子令只。東山之陽，吉人之藏。子孫綿綿，伍氏其昌。

《蒙齋集》卷一七。

危君墓誌銘

嘉定丙子，余官金陵，與臨川危君諱和字應祥相好也。後十年，余守柯山，應祥自中都過余，與譚名理，心若有契，不知余識進耶，應祥學進耶？應祥主上元簿，會府人物林藪，挾才能，爭取上官知，面嬉笑，胸戈戟。應祥深藏若虛，諸公器重之。不挾書覓舉，舉反先儕輩。歲大侵，招糴旁郡，走川陸不告勞，受輸務寬民，不希意取贏。攝校官，士循規矩；參鞫獄，人稱無冤。漕檄同官慮囚，府亦屬以事，莫知適從，垂獲譴。應祥奮不顧，白漕請代行，有識義之。就辟帥幕，悉忠長官，無巨細，必啓告。敵人來侵，羽檄交馳，制帥挽應祥參畫，以書生不知兵辭。始終金陵六七年，迄免譏

謗。簿舍明道先生舊游，應祥憫正學湮蕪，大闢祠宇，廣養士員。西山真公偉是舉也，爲記其事。改秩宰饒之德興，值歲歉，先諸邑條賑卹，不待部使者迫之然後從事，民賴以活。諸所施行，皆此類。處閨門，莊而不矯；睦宗族，恩而有義。事關風教，力持之不變。居官以廉潔稱，還里飯不足，澹如也。取陶靖節語，自號閑靜居士。應祥十年間，涉歷蓋如此。訪我柯山，風霜飽矣，枝葉落矣，方期晚節，共進此道。嗟乎，胡奪之速！應祥登乙丑進士科，歷階至奉議郎。自德興丁內艱，再調隆興之南昌，未至官而卒，實紹定己丑八月丙辰也，享年六十有四。曾祖嶺，祖能。父必強，贈承事郎；母陳氏、繼許氏，俱贈孺人。娶羅氏，封孺人。子男三人：璫，先君三月卒；琛、瑀，業進士。女三人：長適鄉貢進士李廷龍，次適從事郎、常德府龍陽縣尉趙稅夫，次適將仕郎趙必撫。孫男四人，孫女一人，曾孫女一人。始，應祥築書堂于臨川東鄉之蟾塘，風景清曠，環以修竹，讀書竟日，超然忘世。平生著述有集若干卷，藏于家。應祥既歿，葬未得卜，一夕，見夢其孤曰：「書堂即其地也，尚何求？」琛等遂以某年月日，奉君之柩窆焉。謂余知君，琛泣請銘。銘曰：

言依乎是，行逃乎毀。不亢不媚，孰信信己。生兮書囊，藏兮書堂。餘韻琅琅，世載其芳。

《蒙齋集》卷一七。

江夫人巢氏墓誌銘

余持節江左，志興學校。郡博士各思振職，而秋浦校官江子遠，尤奮發帥先。余固多子遠，而未知家風之自也。一日，子遠奉親命，持祖妣夫人巢氏言行一編，拜且泣，請余銘。余覽之，藹然有古賢妃淑女風。子遠才固高，然玉于成者，夫人教也。子遠推家庭之教，教庠序士，士咸知興起，子遠益自勵，不使才勝德，則夫人之教，入之深矣。乃序次大略。惟巢氏自尚之仕劉宋，嘗守新安，繇新安還建業，舟過東匯，愛其江山，卜居焉，遂爲南康都昌人。至國朝熙寧間，有名谷者仕蜀，與東坡兄弟友。東坡謫嶺海，谷訪之，握手道平生歡，世服其高誼。曾祖諱自牧，祖諱勉。父諱紹椿，自號無我居士。居士雅以先世風誼爲法，自拔流俗。一女，憐之，擇對惟謹。知江君諱某端厚長者，歸焉。夫人生于紹興乙丑之十月，終于紹定辛卯之七月，壽八十有六。兩遇恩，封太安人。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縣之新城鄉伏牛山之右麓。六男子：煜、輝、曄、炎、榮、華，皆業進士。曄，丙戌奏名，調峽州宜都尉。四女，俱嫁爲士人妻。孫男十人：日新、九萬、萬里、又新、自新、萬頃、萬盈、萬全、萬齡、萬善。九萬，太學生；萬里，太學上舍生；丙戌進士及第，子遠也。夫人相夫子以禮，春秋祀事必潔必誠。闔門千指，耄稚尊幼，醇類靜躁不齊，夫人調適其間，略無長短憎愛語。猶子或謂聚族久，生產作業寢廢，不若各有歸。夫人愀然不樂，曰：「此外物耳，我奚較！顧爾曹妙

年，盡力學，光啓我門戶，奈何以瑣瑣嬰心？」聞者悚服。久之，不欲拂衆，則聽各以意取，人人慰滿。遇人有恩意，婢妾有過，怒不形辭色。歲惡食艱，雖居約，推以食人。嘗買二羊備姻禮，一夕盜取去。有告者，盜聞，亟伏辜請償。夫人曰：「是爲饑所驅，奚可責償。」好言諭遣之。盜大感悟。性節儉，經時不製一新衣，不以一錢供耳目玩。至延師家塾，傾囊篋，無吝色。諸孫滿前，聽乃祖講《論》、《孟》、《中庸》、《大學》，夫人默記要語，時時申戒，俾勿忘。每教爲人婦者，孝而婉；教爲人妻者，柔而正。出語有典則，宿學莫過也。嗟乎！是所謂有德者耶！克登上壽，子孫衆多，多而又賢，非德之驗耶？余謂子遠家風有自，非虛語也，是宜銘。銘曰：

維壽母兮美無度，家不裕兮德則裕。維此德美，流慶曷已？何以占之，視其孫子。《蒙齋集》

卷一七。

胡君墓誌銘

紹定六年十月

君諱誼，字正之，其先茗雪人，五季避地徙丹丘，後徙明之奉川。曾祖裔，祖仁，考宗彝，俱不仕。妣王氏。正之生于紹興己卯，歿于紹定壬辰，壽七十有四。娶陳氏，繼任氏，先正之三年卒。男三：明鎮、明璧、明奎，皆習儒。女一，適進士袁潤。孫男二：守成、守本。女一。將以癸巳冬十月甲申，葬于松林鄉銅山之原。明璧持其叔父牧之所叙言行，泣請銘。余爲童子時，見學徒負笈從先君

子游，常百數。正之骨清神靜，筆端洒洒無俗氣，先君子尤愛之，曰：「修謹士也。」自以不與時偶，益讀古聖哲書，深求旨趣，以自暢適。晚歲建聚書樓，扁曰觀省，自號觀省佚翁，且作記曰：「青嶂當前，翠竿在側，展卷與聖賢對語，優哉游哉！」又述先君子之訓曰：「修身爲本，謹行爲先。觀于斯，省于斯，子子孫孫，寶之永無忘。」正之歿半歲，一夕，見夢明壁：「汝其卜吉于冬以葬我。亟走江東乞銘，且持《觀省樓記》求跋于吏部。」吏部，余兄也，時謁告省松楸，正之何自知之？噫！死生如一，是真能觀省者耶！古人云斃而後已，正之雖亡，觀省尚不已耶！先君子以絜名齋，每曰：「安貧樂道，是謂潔白。不遇而富貴，污莫甚焉。」正之老于韋布，乃能服膺師訓，觀省此心，死而不忘，是宜銘。銘曰：

癯儒精神，樂哉一貧。是爲絜齋先生之弟子，不辱師門。《蒙齋集》卷一七。又見《宋元學案補

遺》卷七五。

甘氏夫人墓誌銘

嘉熙元年

余聞南安邑大夫徐君德夫之賢舊矣。嘉熙改元，余與德夫同朝。一日，袖母夫人行實，泣請銘。余讀之，歎曰：「嗚呼！非此母不生此子，非此子莫顯此母。」德夫自爲士人，已有歧慕前修志。對嘉定癸未廷試策，詳定官以語觸時忌，繇亞魁降第十。辛卯秋，都城災，詔求直言。德夫時爲福建帥

司幹官，感慨草封事，力詆權相，謂積陰之極，厥徵爲火。親黨危之。德夫入白夫人，夫人曰：「禍福有命，當言即言，獲罪歸幸矣。」其宰南安也，西山真公嘗薦之，德夫以母老辭。夫人聞之，曰：「汝受西山知，義當就職。」至則蠲橫征，革蠹弊，活羸殍，治行卓然爲一道冠。曾子有言：「涖官不敬，非孝也。」有賢母以成孝子之志，可嘉也已！夫人姓甘氏，曾祖仲賢，祖文雨，父如松，世爲豫章豐城人。夫人生而慧淑，父母鍾愛，以歸同邑故承事郎徐公琮。事尊嫜盡禮，相夫子以義，雖處約，其志樂也。睦娣姒，無間言，撫前室子如己出。妾御有過，訓飭而已。鄉閭族婣，人人得其歡心。德夫分教橫浦，大振學政，撤齋廬而一新之，夫人戒勿擾，故事集而人不知。南安歲饑，勸分平糴，鄰境翔踊，邑纔半直。夫人病中，猶朝夕問米價損益，以爲欣戚。愛人恤物，天性然也。端平改元季夏十八日，終於官舍，享年九十有二。以慈明太后慶壽恩，封太孺人。三男子：長光卿；次鹿卿，德夫也，奉議郎、主管官告院；季榮卿。孫男七人：元老、南老、鼎老、端老、還老、合老、申老。女三人俱幼。諸孤以是年十有一月二十有五，葬夫人于雲嵐之原。噫！樂莫樂乎榮其親，哀莫哀乎喪其親。方閩帥李農卿駿，有母年九袞，燕同寮之將母者二人于眉壽堂，夫人預焉。閩人作《三母歌》以紀其事，何其樂也！德夫宰南安纔七閱月，惠汝赤子，失我壽母，邑人哭之，如哭其私親，又何哀也！哀樂相生而道存焉，誰謂夫人之云亡？銘曰：

家庭之言，知有西山。匪西山之思，思母之賢。《蒙齋集》卷一七。

湘潭縣尉趙君墓誌銘

端平元年十二月

余友湯伯紀，端介不妄言，持其所狀婦翁趙君言行示余，曰：「翁，篤厚人也。儀矩端嚴，行事有典則；與人言，依于孝悌忠信。請子銘其墓。」余曰：「趙君能以女妻伯紀，鑑裁高矣，余何敢辭！」君諱俾夫，字壽翁。曾大考和之，贈訓武郎；大考公彥，贈武議郎。始寓居饒州餘干縣。考彥榛，妣張氏夫人。君家本北種，有直氣，不立城府，好行義事。君蚤失怙恃，與伯氏戶曹掾某，益自奮，問學日廣。戶曹取太常第，不食一日之祿以歿。君痛悼良劇，奉嫂如母，課猶子以書。外祖母年逾八十，時時迎養盡歡。伯舅病痼且貧，敬共資廩，終其身不衰。聚族衆多，且字且誨。死者葬埋，乏祀者繼之。兩以漕貢試春官。寶慶初元，賜進士第，調尉弋陽。未上，改湘潭西尉。廉勤靖共，束卒以律，而給庸錢以時，異時掊取之弊，一朝頓革。邑有社倉，尉實司斂散，率常豐取刻與。君泣以公清，無秋毫私。遇歲歉，出己俸以助惠。民劉氏，二喪久不能舉，捐數萬錢，俾克葬。君勇于義皆此類。尉且更，俄得疾遽卒，享年五十有六，端平元年六月七日也。喪車之歸，闔邑泣送，出郭遠焉而後反。十二月甲申，葬邑西桐江之原。先夫人傅氏，繼徐氏。子男二人：時晏，保義郎、臨賀縣尉；時昂。四女：適姜雋、湯謨、湯漢、洪桂。孫男一：若深。伯紀之言，既信不誣，又受知當世名流。于越議新邑庠，吏部趙公委君度費經工。學成，壯偉爲旁邑冠。湘潭西尉創置無官舍，連帥余公

予之貲，未幾，墻屋飭備，而記其成者，實西山真公也。諸君子亦可謂知君矣。然余又嘗試以事，蓋將指東江之日，發粟賑饑人，縣令屬君分行鄉井，凡君所斥散者，有實賜，無濫予。令爲余道其事，心尤敬焉。然則，非余誰宜銘？銘曰：

質厚之人，今世匪多。死于一尉，天也如何？《蒙齋集》卷一七。

承奉郎朱君墓誌銘

端平二年十二月

交際主義尚矣。與其子厚，敬其父，義也。紹定中，某持江左倉憲節五年，待賓僚如一家，有迎親來者，致禮加敬。青陽尉朱冠之名元龍，敏而篤學，檄入幕。聞其父承奉君老成有氣概，不知其就養也，弗及見。已而欲見，則已歸，後聞以疾卒。元龍請銘，義不得辭，謹諾之，以志吾過。君諱適之，字子正，婺之義烏人。曾祖宗茂，祖邦彥，父昌，俱潛德弗仕。君幼孤，母胡氏俾就師。晝夜刻苦，委己于學。戰場屋左次，不咎有司。洎二子預薦書，君遂不復作仕進想。每爲人道貴孝友，終身色養，敬謹匪懈。姊病而館于家，奉嫠嫂如兄存，哀諸姪而字焉。治家肅整，以嘻嘻爲戒。伏臘裕矣，益帥先崇儉，獨賑窮乏無靳色。歉歲設糜食餓者，發廩平價以利民，瘞遺骸，飯羸囚，苦節樂施皆此類。元龍登進士第，青陽及瓜，欲迎侍，固請乃許。縱覽九華，愛此奇觀，居無何，浩然賦歸。元龍秩滿，爲理掾東江，又以請。曰：「吾聞部使者仁，賑荒恤冤，汝悉贊而長，獄無濫，民不饑，

父志願畢矣，奚事偕往！」噫！奔走聲利，日夜不肯休，世俗滔滔皆是。子祿養尚倦游，肯曳裾侯門乎？儀狀脩偉，與人交，皆與其善，過面斥之。愚民爲彊悍屈，慨然出力救解，雖召謗不悔。孔子稱人之生也直，君實有焉。君生于隆興甲申八月乙卯，卒于端平甲午己未。其明年十二月丙申，葬于繡湖之西原。君兩該恩，封承奉郎。娶陳氏，封安人。子男二人：長元龍也，奉議郎、知處州縉雲縣事；次桂發，浙漕貢士。孫男四人：幼成、幼聞、幼特、幼敏。孫女五人，曾孫女一人。銘曰：

柏以堅，保歲寒。竹以直，拂雲端。嗟俗迷，諂而隨。視夫君，顏忸怩。大于門，義方存。

我作銘，詔後昆。《蒙齋集》卷一八。

東巖老人鄭君墓誌銘

端平三年四月

乾、淳間，美材出，儒風盛，士恥獨學謏聞。父愛子，延碩師，擇直諒友，甚己饑渴。自儒先凋零，斯道湮鬱，學者甘心孤陋，世推真師友亦罕焉。緬懷乾、淳，撫几太息。一日，舊僚趙克家持《鄭君少宏行狀》來乞銘。余考師友淵源，多從諸老先生游，而定城令許君中、應君宗卿、錢君文子，則專師也。內表正節李侯敬之，友也。李侯學出東萊呂成公，君涵濡薰染，行端方，學刻苦，前賢格言大訓，探微鉤隱，窮晝夜不懈。性輕財重義，士友至，于我館，資糧乏，于我助。歲大侵，發私積貸鄉鄰，歸逋如期，慨焉焚券。遇族婣之死喪孤遺者，周給之有品節，而誨其子若弟，孳孳無厭數，

獎善救失，親黨畏慕焉。迹其行事，破藩牆，均人我，師友漸摩驗矣。君諱良朋，少宏字也。世爲婺之東陽人。曾祖振，祖壽，考紹庭，皆有潛德。考不娶蚤世，仲姑爲李氏婦，正節母也，君實自出焉。祖母九十餘，老疾勤視養，喪致哀毀，時祀輒嗚咽流涕。子女滿前，授詩書示嚮方。晚課諸孫，戒曰：「我誨爾，望爾孝也。孝不必榮以祿，在守先志。我不辱先矣，爾學殖落，猶我辱也。」有味其言，綽乎乾、淳遺風矣。君生于紹興辛巳二月六日，卒于端平乙未五月十有二日。越明年四月丁酉，葬于邑東五里岡之原。娶王氏，司農卿亶之孫女，先君七歲卒，今合葬焉。生五男子：思睿，早歿；思義、思順、思忠、思儼，俱業進士，而思順以京學生該免舉恩。三女：文林郎、監建康府大軍倉趙必遞，從事郎、新監江東轉運使寄納倉陳秀發，宣教郎、新差知處州慶元縣喬適孫，其婿也。孫男六：滋、昭、與、恕、怡、宜。女八：婿進士曹仲寬、趙與遷，宗學生趙與鑒，餘未行。余與君無雅素，師友皆端人，信端也。矧克家請不已，乃爲之銘曰：

東陽之東，有山鬱蔥。東巖老人，于焉從容。一室委心，齊家雖離。古稱不朽，豈伊顯融。非榮之榮，不逢而逢。命名東麓，相國肅公。過者興敬，師友之功。《蒙齋集》卷一八。

承務郎致仕洪君墓誌銘

端平三年十月

端平二年，余爲柱下史，舊友洪季思名夢炎，以桃源酒官入郡幕。父年登八十，余升堂謁見，婆

娑燕愉，意福壽未艾。是歲九月辛巳，以疾卒于正寢。明年冬十月甲辰葬，夢炎請銘，辭甚哀，曰：「夢炎不幸，王事馳驅，父病不能嘗藥，沒不能視含，死有餘罪。」余曰：「父教之忠，子遵父訓，道也。且余目擊其事有三：夏五月，禁旅闕，子受廟堂命撫定，告于父，父曰：「奮身爲國，吾何憂？」教忠一也。秋七月，復被高沙撫叛之旨，父曰：「汝全活一城，毋辱君命。」教忠二也。未幾，差點檢沿江戰艦，覈實荆襄守備，子力辭。父曰：「朝廷謂汝才，曾未三月，由監當而屬官，由屬官而掌故。今邊事繹騷，奈何避事？」教忠三也。嗚呼！真足以厲臣子之節矣，是宜銘。謹按：洪氏系出豫章，唐末徙嚴之淳安。族大以蕃，派居梓桐鄉養村里，六世矣。君諱璵，字叔瑜。曾祖孜，祖彥正，俱潛德不耀。考師騫，漳州軍事判官，累贈中散大夫；妣邵氏，繼胡氏，俱贈令人。君幼警拔，出語驚人。中散公歿，事母孝。一日，母思食魚，走溪澚求弗獲，忽雙鱗躍出，取以進。語子女曰：「始吾疑王祥卧冰近誣，今信矣。」兄琰、弟璞，同入上庠，同登庚戌第。君詞藝不後二難，戰場屋左次，則專意課子。夢炎以春秋試南宮，有司考定首選，俄列後名，士論惋惜。君幸有子成立，益以詩書自娛。性剛勁，守廉隅，辨是與非，聞者心惕。晚更和易，毀譽不掛口。居里閭，施藥以療疫，平糴以賑饑，死無歸者瘞之。值慈明太后錫類恩，封京秩。平生著述若干卷，藏于家。娶方氏，以禮相夫子，內外斬斬。鄉人教女若婦，必舉以爲法。先君五年卒，葬于所居里之朱砂塢，君合葬焉。葬之日，賓客會者數百人，執杖而導從者數百人，釋耄之泣送者且千人。三男子：長夢林，季夢珏，仲則夢炎也。二女：甲戌進士、故婺州錄事參軍方淳，士人吳從龍，其婿也。孫男女各三人。曾孫男一

人。銘曰：

事君不忠，非孝也。雖有離憂，志樂也。弗力王事，滔滔皆是。視此教忠，寧不愧恥。《蒙

齋集》卷一八。

宜人趙氏壙誌

端平三年十一月

宜人趙氏諱希怡。曾祖諱子英，朝議大夫、秘閣修撰，累贈金紫光祿大夫；祖諱伯淮，宣議郎、通判黃州，累贈中奉大夫；考諱師淵，朝奉郎、太常丞、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自號訥齋。妣呂氏，贈安人，丞相忠穆公之孫。中原喪亂，修撰官四方，因家于台之黃巖。訥齋當代端人，與先正獻公爲友，宜人年二十有七歸于我，天稟高潔，無宗女習氣。魏國夫人不逮事，事正獻公孝謹。余小有過差，宜人輒愀然不樂。嘉定八年，余廷對叨第一，宜人箴規益切。歷官中外，家務一髮不掛懷，戮力王事，宜人助也。端平元年，余以秘書少監召。二年，遷起居舍人、兼攝詞垣吏銓，宜人見余有所論駁，與時落落，每歎息曰：「歸歟！」既屬疾，語余亦如是。十月一日辛巳，卒于官舍，享年五十有九。次年十有一月丁酉，葬于慶元府鄞縣陽堂鄉陳畧之原。子男二：從，將仕郎；次僊。宜人奉己儉，與人周，襟度曠然，時時諷誦詩書。他美甚衆，不盡錄，錄其夙夜警戒相成，若古賢妃貞女者而納諸壙。悲夫！《蒙齋集》卷一八。

馮君振甫墓誌銘

嘉熙三年六月

慈湖楊先生發明先聖知及仁守之訓，有大功于吾道。誘掖後學，許與固多，至其稱二馮兄弟振甫、國壽，咸有所啓發。驗諸躬行，果不負先生許可。國壽蚤亡，振甫晚益融貫，表裏洞然，知及之矣，進于仁守矣。余持節江左，興建象山書院，延振甫爲堂長，四方學子來集。振甫朝夕訓警，懇至切到，語自肺腑流出，群士信嚮，雖負雋拔敏贍之才者，一聞振甫講說大旨，却立拱手曰：「馮堂長，我師也。」道本無言，言非可傳道，振甫學問鑿鑿真實，忠信篤敬，毫髮無僞，感人悟物，蓋超于言辭之表。學者未熟稽古書，未更歷事，遽親炙慈湖先生之教，往往意自揣摩，承襲訛舛。振甫于書無所不讀，履踐又有深功，每聆誨言，不待揣摩，神領心會，傳先生之道，最端的無差。自國壽死，余爲吾道氣脉憂，賴有振甫，今又亡矣。正學凋落，云胡不悲！振甫之亡也，實嘉熙改元八月十有九日，享年六十有二。其孤將以己亥六月庚申，奉君之柩，殯于金川鄉會芳畧之原。泣請銘，余不得辭。君諱興宗，振甫其字也。居慶元之祠溪，七世矣。曾祖諱有義，祖諱敏功。考諱奉先，妣李氏。振甫亦娶李氏。二男子：長祖授，次祖詒，後國壽。三女：越士高彌大，迪功郎、監温州瑞安縣雙穗買納鹽場袁庸，里士伍純仁，其婿也。銘曰：

道無方體，先天地生。孔聖有訓，參前倚衡。振甫默識，仁守兢兢。百世之下，尚欽此銘。

縣尉楊君太孺人何氏墓誌銘

嘉熙二年十一月

吾鄉城南楊氏最盛。先正獻公絜齋先生久處其家塾，子弟多秀士，服習詩書，頡頏場屋，聲譽大振。子美在羣從中以才稱，雖未嘗從先公遊，耳目濡染，熟前輩風流蘊藉。攷平生行事，不與俗子類。尚氣誼，重然諾，喜賙人急，不矜己功。師友漸摩，有自來矣。君諱璘，子美字也。世爲慶元府鄞縣人。曾祖諱景舒，以行義著聞鄉閭。檢正王公庭秀爲賦碧鮮亭詩，子璧實誌其墓。祖諱萃，溫溫儒雅，聘三山鄭屯田爲塾師，攻媿樓宣獻公兄弟俱來學，邦人至今以爲美談。考諱公亮，蚤歲入成均，四舉禮部不售。妣朱氏。娶何氏，諱靜恭，大理寺丞涇之孫，通議大夫楷之女，今集英殿修撰侍郎炳之女弟也。紹定四年，該皇太后慶壽恩，封太孺人。三男子：應霆，兩浙轉運司進士；宗卿，太學免解進士；宗琰，蚤亡。女四人：迪功郎、溫州平陽縣主簿諸葛壽朋，朝散郎、主管建昌軍仙都觀程士龍，儒林郎、泰州軍事判官林思孫，其婿也。次女許承奉郎魏嶢，前天。孫男二人：起巖，習進士業；起翔，太學生。應霆泣謂某曰：「先君之歿，迂齋樓先生狀其行而墓碣未立，今母氏又歿，將以二年十一月丙申，奉柩窆于桃源鄉西山，合先君之兆，敢請銘。」某謂迂齋發揮幽潛至矣，奚用贅。然余觀舉世患乏才，才其真乏也耶？國易治，家難理，能使一家之中，綱紀繩繩，內外斬斬，斯爲實才也已。君治家事，從容裁制，動中節會，廢者植，仆者興，疏者密，薄者厚。親朋居無廬于我館，

食不繼于我廩，嫁孤女之無歸，喪不能舉者，斂埋焉。急義疏財，一無所靳，而尤以孝行爲本。奉母惟謹，左右無違，飲食必擇所嗜敬進之。祖塋精舍，題扁未立，時寧宗皇帝以皇孫毓德潛邸，翰墨精妙，鄭先生爲僚東宮，遂爲之請，寧宗欣然，親灑「青山繼德菴」五大字以賜。累世塋域，堅壯周備，生事死葬，兩無愧怍。開禧初，邊陲俶擾，縣官以乏興開入仕之門，君慨然曰：「體國固吾素志。」授迪功郎，調台州黃巖縣尉，尋以恩轉從事郎。君治民戢盜，俱有方略。誅鋤奸猾，興修邑庠，捐己財，新尉廨，秋毫不出于民。此皆卓卓可紀。觀其處家莅官。豈余所謂實才者非耶？君年纔五十有六而卒，寔嘉定六年八月戊寅也。後二十有五年，嘉熙改元，十月辛卯，太孺人卒，享年七十有六。太孺人姿敏惠，父愛之尤，教以《孝經》、《論》、《孟》、《詩》、《書》、《左氏傳》及《內則》、《女誡》，終身不遺忘。性恥華靡，被服簡澹，相夫子以禮，切磋如良友。君既歿，延師誨子，必期成立。值庚辰鬱攸之變，再營廬舍，戒二子無過侈傷吾儉。尚友堂圯，久未復，愀然曰：「此高曾麗澤地，可湮廢乎？」二子承志葺治，重還舊觀。嫠居寢久，家法嚴整如一日。婦道母儀，可謂兩得之矣。余既多楊君行事，又讀迂齋狀，謂崇陵違豫，主鬯未立，君伏闕上書，累數千言，使人興敬，而太孺人又有賢行，夙夜相成，追古遺風，是可銘也已。銘曰：

楊氏先世，厚德所萃。蓋爲子孫，留方寸地。夫君特起，布衣論事。奈何忠言，報罷莫遂。負此偉奇，家道小試。內外綱維，人愛且畏。推以澤物，巖邑一尉。琴瑟靜好，儷美無二。西山之藏，瞻彼蒼蔚。勿墮德基，詔爾後嗣。《蒙齋集》卷一八。

全宋文卷七四四三

袁 甫 二〇

林府君周夫人墓誌銘

嘉熙二年四月

嘉熙二年春，宣教郎、提舉行在雜賣務雜買場林君嘉會，以書諭予，乞銘其考妣之墓。謹按：府君諱思哲，字仲文，其先三山人，後徙溫，又徙處之松陽。逮府君八世，嘉定三年，卜居暨陽之梅山。曾祖惟周，預三舍選。祖撝，考中弼，俱潛德不耀。府君性嗜書，不治舉子業，擇聖賢格言大訓，諷詠服膺。飭躬閑家，與物無競，肫肫然謹厚長者也。同里周君溥聞其賢，以夫人歸之。夫人年纔十七，端莊沈靜，不妄語笑。家素貧，惟以訓子爲急。晨起，府君入家塾，講授經史，夫人夜課之，槩矍尤嚴。諸子俱業進士，嘉會遂擢第奉常，冠乙科。先是，府君語嘉會曰：「吾年未耄而健忘，非久人世者，但欲見汝成立，慰我志耳。」尋果以疾卒，若前知者，寔嘉定十三年八月丙戌也，享年六十有四。次年十月庚午，葬于清潭山之原。夫人晚歲益康強，兩該恩霈，封太安人。嘉熙改

元，嘉會宰婺之東陽，改倅通州，未上，徑躋朝列，親黨勞之，夫人澹如也。蓋其志在厥子植立門戶，匪徒慕爵祿、耀光寵而已。次年正月戊午，卒于中都之寓舍，壽八十有二，將以四月丁酉與府君合葬焉。四男子：長嘉謨，次嘉會也，次嘉謀，嘉猷。嘉猷蚤世。一女，適進士周恭先。孫男五人：登孫、鎮孫、承孫、鉞孫、鑑孫。女八人。曾孫男一人，女二人。某曩將指江東，寔與嘉會同寅，因子之賢，知嚴父義方之自，抑知賢母之教爲有助也。然則非余誰宜銘？銘曰：

夙夜相成，琴瑟靜好。蒼天蒼天，曷不偕老？雖不偕老，有子承考。子兮孫兮，光我家道。

《蒙齋集》卷一八。

提刑秘閣程公墓誌銘

嘉熙二年十一月

嘉熙二年，中奉大夫、提舉紹興府千秋鴻禧觀程公諱榆，告老于朝，天子俞其請，進直中秘以寵嘉之。鄉之士大夫，用漢元德、唐貞曜、本朝明道故事，號公爲安節。蓋公退居山林十有餘年，安節之名不忝矣。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范文正公記嚴子陵之祠，亦曰：「先生之風，山高水長。」嗚呼！來不知所從，去不知所往，而自能橐籥萬物者，其風之妙乎？公之言行，有家傳行述，記載明備，而公之子沐，又乞銘于余。余惟錄其細，沒其大，非銘體也。蓋公平生大致，不爲勢利屈，超然獨立風塵之表。自嘉定大臣，已落落不苟合，至鄭丞相當國，尤屹然決無阿

附意，寧芒鞋野服，蹈丘園，玩泉石，以終其身。然則，天子之褒嘉，鄉士之推尊，聞公之風者，可以廉頑立懦，而與山高水長，相爲無窮矣。公字森之，處州松陽縣人。曾祖起，祖驢。考大雅，贈宣奉大夫；妣葉氏、楊氏，俱贈淑人。公登紹熙四年進士第，歷徽州績溪縣主簿，監建康府北酒庫，知信州玉山縣，通判慶元府，知金州，提點廣南西路刑獄。既奉祠里居，一字不入修門。泊屬疾，亦不以死生動毫芒。嘉熙二年六月二十有二日，卒于正寢，享年六十有八。娶陳氏，參政越國公之女，先公二十七年卒；繼葉氏，既歸之二年，亦卒。俱贈淑人。子男一，即沐也，文林郎、監行在省倉中界門。女適浙漕進士葉東，新撫州錄事參軍張忱，進士陳炳文。孫男鑄，將仕郎。以是歲十一月甲申，葬公于縣之移風鄉紫山。名義爲國之大閑也，廉恥立身之大節也，綱常不明，利欲橫流，撤大閑，隳大節，他美莫贖。故余于公之出處，獨表彰其大者。至于爲邑爲州如古循良，將指如古膚使，力扶風教，受知儒先，懿行嘉言，不可殫述，皆自其大者發之。而余又知公之植立，非但天資，乃學力也。余每與沐講論經義，歸必告乃翁，輒欣然領會其意。屬余大書其堂曰中庸，公益喜，憾相得晚，戒沐朝夕觀省勿忘。然則余之知公，與公之自知，豈徒素隱行怪，後世有述而已哉！余嘗爲言，滿天地間，莫匪中庸，人謂公以不仕爲高，孰知所得乃在乎此？使時見用，其不爲沮溺明矣。乃系之銘曰：

嗟芷蘅兮芳自吐，耿離憂兮心獨苦，卧故山兮幾寒暑。非避世兮時不用，抱中庸兮炯千古，

子子孫孫兮事斯語。《蒙齋集》卷一八。

撫機關君安人郭氏墓誌銘

嘉熙二年十一月

余雅聞關仲山之名，未覲面也，而狀君之行者，乃林君伯翰。伯翰，余所畏，言足以傳信矣。其略曰：君諱嶧，字仲山，先世居青社。五代之季，有避地會稽者，子孫遂家于台。曾大父軾，大父碩，俱不仕。父靜，贈承事郎。君生九歲而孤，母夫人王氏擇師訓之嚴，必期成立。入太學，值光宗龍飛恩免舉，登紹熙庚戌進士第，授迪功郎、臨安府鹽官縣尉。以母憂不赴。復尉慶元之慈溪。秩滿，陞從事郎，調德安府司法參軍。終更用薦格，改宣教郎、知建寧府建陽縣事。既受代，會新使者至，豪強之不得志者，共爲飛語中君。被重劾，謫三山。事既得白，許自便復官，授江東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戊期將及，以疾終于正寢，寔嘉定十一年二月十三日也，年五十有九，官終承議郎。娶郭氏，封孺人。有《平齋類藁》三十六卷，《鍾呂集》一卷，藏于家。君天資莊重，酷嗜書，雖道塗驅馳，牒訴紛委，得休暇即挾策諷誦。作詞章，不俚不浮。吏事精敏，所至著能聲。性輕財急義，自奉薄而與人周。伯翰許可如右。郭孺人既嫠居，該紹定辛卯東朝錫慶恩，加封安人。卒于嘉熙二年戊戌正月二十有九日，享年七十。男二人：長曰琪，先卒八年矣；次曰城，習儒業。三女，皆先卒。中婿新隆興稅官郭掄，安人從兄之子也。孫男二，孫女一，尚幼。嘉定辛巳，葬君臨海縣義城鄉之豐山，將以今年十一月十有三日，以安人合葬焉。城諗余曰：「吾母東陽望族也，性婉嫕有賢行，先人得盡

力官業，不以家務累其心者，母氏力也。敢請銘。余太息曰：君所歷官凡三，吾熟其二焉。慈溪，吾鄉邑也，地狹號易治，民去思至今。吾嘗守富沙矣，建陽俗最獷，富豪根據盤互，令俛首聽命乃安，小欲自見，禍立至，又余所目睹也。君處難若易，游刃有餘，未足爲多。既謫三山，蕭然四壁，闢一室曰龜巢，又名小齋曰且休，間嘗賦詠，不知身之在異鄉也，庶幾篤于自信，夷險一致者矣。然則微伯翰猶當銘，況可取信乎？銘曰：

不汲汲于富貴，不戚戚于賤貧。吾聞其語，思見其人。遷謫二年，奚愠之云。吾王聖明，罪實在臣。千古此心，昭假明神。夫義婦聽，是曰彝倫。雖死不朽，相敬如賓。《蒙齋集》卷一八。

太孺人卞氏墓誌銘

嘉熙三年三月

佛氏之教徧天下，儒者陰信其實，而陽諱其名，余每病之。《洪範》五福：壽、富、康寧、攸好德、考終命。佛氏以福田勸人，其所謂福，亦不過如是。舊同僚張亨之爲余言：祖母母家饒于財，既嫁，能節而自裕，素康強無疾病，好善尚慈儉。臨終，沐浴更衣，翛然而往，壽九十有二。余曰：「是乃備《洪範》之五福，無一闕者。」及究其所以然，則得于佛氏之教。妙年却葷不御，持誦觀世音號，精嚴匪懈。一夕感夢，履坦途，左右顧盼，幽闐虛曠，布地皆金砂，晶光奪目，一人肩蓮華來，拱揖，分兩枚見畀。夢中疑非人間世，覺而神爽思清，語家人曰：「此西方淨土，我没其遊此乎？」

念慮專靜，精神默通，于是驗矣。余將指江東，亨之主東流簿，敏而有守，余愛之，遂檄入幕。後爲坑冶屬官，亦相與周旋，且歌詩爲太孺人壽。別來三年，而亨之以書請銘。人生朝露耳，惟得道者，雖亡而有不亡者存。太孺人姓卞氏，諱妙覺，雪川人，同里張公諱思明之室。始，父母議擇對，不肯嫁凡子，名閥豪族皆弗願，聞張公賢譽，欣然歸之。雅不喜紛華，不妄言笑，澹如也。舅姑性嚴毅，恪謹婦職，奉甘旨惟恐後。治家一遵禮度，謂婢妾亦人子，雖怒不出惡聲。機巧鉤距之態，豪髮蔑有，真佛氏所謂清淨者耶！紹定辛卯，該慶壽恩，封太孺人。端平乙未正月十有二日，卒于正寢。嘉熙三年三月十四日，葬于城西雪水鄉開元山之陽。一男：昌時，承務郎。二女：進士吳浩、黃永年，其婿也。孫男二人：長應運，登丙戌進士第，儒林郎、兩浙轉運司物料官，即亨之也；次應龍，習舉子業。孫女一人，適吳門進士曹汝賢。曾孫男三人，女一人，俱幼。噫！爲佛之徒，從佛之教易能也，得佛之理，不泥佛之迹，難能也。太孺人有得于佛氏，而誨子孫則以儒，識超塵世之表，行修閨闔之中，余謂偉男子未能過也。乃述其精誠之應感，以參其平生之行事，而系之以銘曰：

是夢非夢，金砂非砂。其蓮花耶？亦非蓮花。夫人得之，無礙無遮。壽于而躬，昌于而家。

淨土逍遙，樂也無涯。《蒙齋集》卷一八。

曹君能謙壙誌

嘉熙三年十二月

國朝風節名臣，多賢子孫，天也。曹氏在天聖中任御史知雜，諱修古者，直道不阿，凜凜生氣。至令子諱覲，皇祐間守封州，以捍儂寇死節。余與能謙爲僚友，聞祖風，斂衽起慕。余屏居山樊，能謙束書，終日諷誦，夜挑燈忘倦，論議灑灑，信其爲名賢後也。曹氏家世出建安，後遊宦無定止，今居安吉長興之和平。曾祖諱照，洪州分寧丞；妣莫氏。祖諱驤，信州推官，累贈中奉大夫；妣莫氏，繼劉氏，俱贈令人。考諱待聘，通守福州，兼宗正丞，奉祠，終朝散大夫；妣周氏，宜人。能謙諱逢己，生于嘉泰元年十月癸卯，嘉熙二年六月甲寅，卒于正寢，得年纔三十有八。將以三年十有二月庚申，葬于縣之嘉瑞鄉城山沙墩之原。娶趙氏，故太常丞師淵之幼女，余亡室妹也。能謙性明敏，有巧思，而根于孝友，恥僅以才稱。與余處，動中繩墨，孜孜于切己之學。其賢如此，固御史之報，抑宗丞躬行力義方嚴，有以倡之也。能謙有庶子，憫仲氏無後，慨然以奉烝嘗。其亡也，趙氏方謀命繼，而未之決。能謙猶子主嘉定簿，名夢龍，請余志其壙。余感愴良久，銘之曰：

生而賢，嗇長年。人何愆，有命焉。家道綿，清名傳。世爭先，我後鞭。試問天，然不然？

《蒙齋集》卷一八。

叔崇禧兵鈐公墓誌

嘉熙四年二月

公諱任，字信翁，世家開封，徙鄆。曾祖灼，左朝議大夫、尚書倉部郎中；妣石氏，封恭人。祖埴，登仕郎；妣林氏。父有義，贈武顯大夫；妣劉氏，贈宜人。公以聯婣袒免宗，補承節郎、監處州酒稅，尉荊門長林縣，監潭州永豐倉，荆湖南路安撫司準備將領，就辟本司親兵統轄，充樞密院正將，副福建路兵馬都監。秩滿，因仍者再，頗有倦遊意。奉雲臺冲佑祠，爲處州兵馬鈐轄。終厭仕，祝釐崇禧觀凡三載。嘉熙三年九月庚辰卒，積階至武節大夫，享年八十。趙氏宜人先公歿。二子：南，忠訓郎、永平監物料官；高，業進士。女適趙時擇，修職郎、紹興府戶掾。二孫：夢得，蚤亡；饒。孫男等將以四年二月庚申，奉柩葬于鄆之翔鳳鄉青山原，合宜人之墓。某于公爲子行，公幼從先正獻公學，以材猷自負，而又能以儉約自持。居官舉職，受知當世名公。馭軍紀律明，恩信孚。晚歲益簡澹，教子切切不倦，南嘗薦名春官。葬日薄，二子泣請誌歲月。噫！我正獻公壽踰八袞，公年亦似，根諸簡質，欲寡易足，心小罔失。觀我斯志，百世一日。《蒙齋集》卷一八。

主簿呂君壙誌

嘉熙四年三月

君諱夔友，字子韶，姓呂氏，世爲齊之歷城人。曾祖諱頤浩，中興名宰相，贈太師秦國公，配饗高宗廟庭，謚忠穆。祖諱撫，朝散郎、直秘閣，累贈大中大夫。父諱昭亮，朝奉大夫、知隆慶府；妣錢氏，封宜人。自忠穆扈蹕南渡，寓居赤城隆慶，又徙會稽。子韶以父任入官，授迪功郎、監衡山銅鉛場。未上，改調富陽縣主簿。該東朝慶壽恩，循從事郎。嘉熙己亥，卒于富陽官舍，得年四十有三。娶相山王氏〔一〕，善經紀家事，子韶賴之。男學治，將仕郎。女未行。學治將以庚子三月甲申，奉柩祔葬于諸暨縣義安鄉西山之祖塋。子韶有美質，識趨舍，每念先烈如許，我乃沒沒無聞，厲志好修，期自植立。某之亡室，視子韶爲中表行，爲余言：「子韶弱不好弄，長無子弟之過，孝友篤于閨門。」余察之信然，可以遠到矣，而僅止此，天乎！學治泣請志歲月。嘻！忠穆鴻勳，施及後昆。仕途雖屯，典型猶存。西山之墳，百世清芬。《蒙齋集》卷一八。

〔一〕王：原作「玉」，據殿本改。

初建書院告陸象山先生文

先生之精神，其在何所耶？在金溪之故廬，優游而容與耶？在象山之精舍，言言而語語耶？抑周流乎上下四方，與天地游，與四時序耶？某將指東江，志興正學。山之旁近，爰咨爰度。得勝境于徐巖，離家山而非邈。三山環峙兮高可仰，大溪橫陳兮清可濯。殆天造而地設，匪人謀之攸作。是可以宅先生之精神，振先生之木鐸。或曰：「建象山之書院，當于象山之故址，而又焉可改也？」是求先生于形迹，而未知先生之精神無在無不在也。先生之道，精一匪二。揭本心以示人，此學問之大致。嗣先生之遺響，警一世之聾瞶。平易切近，明白光粹。至今讀其遺書，人人識我良貴。由仁義行，與行仁義者，昭昭乎易判也。集義所生，與義襲取者，截截乎不亂也。宇宙內事，即己分內事，渾渾乎本一貫也。議論一途，樸實一途，極天下之能言者，斯言不可贊也。嗚呼！先生之學如此，先生之神如此。然則在金溪之故廬者如此，在象山之精舍者如此，周流乎上下四方者亦如此，誰謂徐巖而獨非此耶？工役倏興，禮宜虔告。先生精神，淵淵浩浩。《蒙齋集》卷一七。又見《象山先生年譜》，乾隆《貴溪縣志》卷三一，《宋元學案補遺》卷七四。

祭陸象山先生文

先生之學，得諸孟子。我之本心，光明如此。未識本心，如雲翳日。既識本心，元無一物。先生立言，本末具備。不墮一偏，萬物無蔽。書院肇建，躬致一奠。可見可聞，非聞非見。《蒙齋集》卷一七。又見《象山先生年譜》下。

先師究國公祝文

先師道德，難可名狀。元氣融融，春風盎盎。舜何人哉，當仁不讓！奮此大勇，一何其壯。顓蒙小子，學焉勉強。慕先師之屢空，一言而蔽之曰：平平蕩蕩。《蒙齋集》卷一七。

創東塾告絜齋先生祠堂祝文

洙泗闡教，萬世同尊。漢唐榛蕪，陋儒實繁。我朝諸老，發揮微言。肆我先公，體道之元。推以淑人，訓語溫溫。光明本有，意動而昏。昏去明復，照耀乾坤。四海歸慕，絜齋之門。矧伊一家，昆

弟子孫。爰及甥輩，罔間藩垣。祠宇告成，德容如存。肇開東塾，晝夜講論。某未知學，膚淺無根。願與同志，唱和箴塤。如彼鳳凰，千仞高騫。如彼滄溟，百川並奔。學要如是，洞徹心源。佩服終身。罔極之恩。《蒙齋集》卷一七。又見《宋元學案補遺》卷七五。

祭史衛王文

師王之生，數關乎天。惟福惟量，其大無邊。問王之福，得君甚專。幹旋元化，獨秉大權。始終無二，凡三十年。其間變故，何翅百千。蒙疑履危，雍容周旋。固守矩方，隨機規圓。無竭泉流，不動石堅。偉哉元勛，洗日虞淵。恭己委政，倚王之賢。王雖卧疾，寵數蟬聯。再世王爵，自昔莫先。生榮死哀，孫子綿綿。福萃一門，舉茲以旃。問王之量，翕受羣言。我所身嘗，知王裕然。官雖疏逖，有言必宣。皇都鬱攸，物情喧喧。我忠于王，飛奏君前。亟解機務，君臣道全。彗星謫見，流言愈傳。我忠于王，再騰奏篇。亟逃天譴，室欲之原。茲誠苦口，誰謂我妍？王量如海，百川赴焉。不皐我言，察我心田。心乎忠愛，匪事佞便。感王知己，實惟勤拳。聞王之薨，職守攸牽。緘辭寫悲，心旌翩翩。《蒙齋集》卷一七。

祭拙堂致政韓公文

惟天不輕畀人兮，壽爲九五福之首。皓首朱顏，婆娑林下兮，信人間之稀有。集茲福于厥躬兮，又回顧夫我後。後人命懸于天兮，孰豫知肯堂與否？偉韓公之獨稟于天兮，蓋積善之素厚。森階除之蘭玉兮，何弟恭而兄友。歲在癸未兮，二子雙綰乎藍綬。耿名門之輝光兮，譽喧騰乎萬口。咸謂儒家氣味，不比北平之有子兮，鸞鵠停峙，足以傳諸不朽。我未瞻公之典型兮，先于長嗣焉定交。體質金玉兮，義理薰陶。一見傾蓋兮，延誨兒曹。我仕大江之東兮，又王事之相遭。長嗣迎公以來兮，兩臉有似乎蟠桃。遂升堂以展敬兮，情誼奚翅乎漆膠。次嗣詞學之競爽兮，瀉萬斛之波濤。羌塤箎之迭和兮，暢一翁之逍遙。龍賓兮相邀，濁酒兮山肴。此樂何極兮，知不知吾常囂囂。人謂公才兮，少時勇決。遇事敢爲兮，志意彌烈。晚年名堂以拙兮，心如石鐵。斂鋒鏑于不用兮，撓萬變而不折。陋流俗之鏗薄兮，遵道德之軌轍。寧安己之分義兮，奚顧彼炙手之可熱。倚長松以嘯詠兮，凜清風之高潔。此吾拙堂之所賦兮，昔公一覽而擊節。謂知予心兮，勝予自說。次嗣通籍兮，慶事不絕。長入朝路兮，出分風月。天子有詔兮，峻奉常之班列。將整裝而上征兮，胡爲乎求醫問藥而中輟。嗚呼！歲幾兩周兮，拙翁言別。每問訊兮，憂心惓惓。忽訃聞兮，使我悲噎。有子可託兮，孫枝芽茁。死生晝夜兮，達人一瞥。拙翁何憾兮，茲理洞徹。身有時而盡兮，光明亘萬古而不滅。到此乃知拙翁之作計

兮，今而後其計非拙。靈乎有知，諒我遠而不遑奔慟。寓誠一卮，千里對面，其歆我詞。《蒙齋集》卷一七。又見《永樂大典》卷一四〇四九。

祭程提刑文

立身大節，出處行藏，固守命義，其道乃光。猗歟程公，溫溫春陽。孰識其奧，外柔中剛。好善如渴，汲汲皇皇。睹彼不善，真若探湯。鳴弦懷玉，厥聞孔揚。事苟利民，勇孰可當。民曰父母，遺愛甘棠。夙駕箴箠，來我鄮鄉。不爲勢屈，守道之常。清湘布政，肯遜龔、黃。政最既聞，使節輝煌。奈彼妒賢，巧言如簧。公心坦坦，不動毫芒。從此賦歸，脫屣軒裳。清斯濯纓，志在滄浪。我初識公，謂我循良。未知其學，義理昭章。我來東江，簞節是將。部有賢僚，實公令郎。辟宰番邑，井井紀綱。公時就養，訓之義方。公每語我，喜色洋洋。吾兒知學，溫習靡忘。願使此兒，志氣日彊。公與我別，凡幾星霜。終始一心，道義是履。捐世俗累，留晚節香。聞公抱病，我心已傷。俄已訃至，令我涕滂。嗚呼哀哉！誰能知公，疾惡剛腸。雖老猶壯，以禮自防。索我大書，中庸名堂。爰及諸齋，區處精詳。將淑生徒，正學是倡。推此規模，浩不可量。胡然一疾，失孤鳳凰。慨念平生，一往括蒼。病實尼之，躬奠未遑。姑寫我心，千里一觴。幸哉有子，世繼芬芳。公亦何憾，雖死不亡。

祭甥林慶中知縣文

嗟哉慶中，我心傷感。汝母守志，兩髦是髻。鞠汝誨汝，攻苦食淡。幸汝成立，母心奚憾。嗟哉慶中，生理蕭蕭。母之室廬，一朝延燒。携婦寄寓，風雨漂搖。母心懷憂，死于無聊。嗟哉慶中，汝既孝只。天半奪之，無母奚恃。自茲從仕，情味薄耳。忽失汝歸，福乃如此。嗟哉慶中，孑然一身。賴有伯父，教汝諄諄。胡然一疾，竟爾沉淪。兒兮襁褓，見者酸辛。嗟哉慶中，死生晝夜。汝既通籍，世俗所詫。汝之不亡，王祥流亞。我心悲傷，寓此一罌。《永樂大典》卷一四〇四九。

三衢祭清獻趙公祝文

凡守茲土，歲拜祠宇。予未施敬，人仰標矩。廬墓勞止，孝弟旌里。立朝抗論，鐵面御史。帥蜀言歸，琴鶴自隨。豈伊求名，忠誠匪欺。洎秉政機，新法力排。年未七十，退老高齋。世俗茫茫，慾焉得剛。偉歟我公，玉潔日光。我希高躅，惟日不足。矧是後人，可貽我辱。我修泮水，延公孫子。漸之摩之，風流是似。春風融融，淑氣冲冲。吉蠲蘋藻，敬告我公。我公精神，千載常新。想聞斯言，心兮欣欣。《蒙齋集》卷一七。

自鳴山廟祈晴祝文

於赫神靈，天地同大。有禱必應，下民依賴。季夏霖潦，瓣香端拜。俄頃之間，天日開霽。邦人僉言，精神默契。夫何旬浹，雨復爲沴。城闉居民，匪舟莫濟。莽爲平川，厥菑不細。大田多稼，垂成欲壞。雨聲稍歇，民猶少慰。一聞簷溜，憂窘無奈。吏之不德，獲罪上帝。致此譴怒，民則何罪？痛心疾首，曷救斯敗？惟依明神，一誠昭對。陰氛盡掃，霖淫勿再。積水歸壑，室廬無害。農保有秋，奄觀銍艾。無聊之情，一朝舒泰。歸功有自，實神之賜。祖廟離宮，鳩工靡怠。匪伊爲報，民心攸繫。神鑑斯言，出由肝肺。《蒙齋集》卷一七。

自鳴山廟告修造祝文

惟神孝誠，上通于天。傳之萬古，孝德章矣。饒州行祠，民倚爲命，而門廡卑湫，未稱王祀，至者嫌焉。某將指此來，水旱盜賊，必禱必應，則嚴廟貌，以報神休，以益顯夫出雲雨、禦菑患之靈，以宏庇乎此邦之人，庸敢後乎！夫得人之歡心以事神，亦所以助神廣孝于天下也。將以吉日乙亥，撤門廡而更新焉。人心載喜，神其聽之。《蒙齋集》卷一七。

自鳴山祖殿修造祝文

於赫神靈，廟食百世。庇此下民，天覆地載。我行其野，禾麥茂遂。父老頂禮，拜王大賜。王之至仁，厥有根柢。孰爲之根？篤孝于親。維此孝心，通天地人。視彼有生，與吾親均。王推此孝，發育如春。廟貌孔嚴，安可弗新。吏失其職，頽垣敗壁。某拜祠下，心焉跼蹐。撤而新之，宜尸此責。妥王之靈，爲民祈福。昭示仁孝，永永無極。《蒙齋集》卷一七。

江東謁諸廟祝文

國之所恃者民，民之所恃者神。事神治民，吏之職也。某將指此來，深惟一道司臬，責重任難，凜凜焉思所以稱厥職。公清以爲本，勤敏以行之〔二〕，此心無愧無怍，則庶可以事神治民矣。祇謁之初，矢心以告。《蒙齋集》卷一七。

〔二〕敏：原作「勉」，據殿本改。

番易五賢祠祝文

謹以酒果之奠，敢昭告于文忠顏公、文正范公、詹事王公、忠宣洪公、忠定趙公：世有偉人，吾道棟梁。惟顏惟范，唐、宋相望。鑿鑿其實，炯炯其光。百代聞風，首俛心降。梅溪王公，景行前哲，凜然清標，同一軌轍。忠宣之節，忠定之烈，照映今古，俱稱人傑。嗟哉晚生，不見典型。憫俗之頽，涕淚交橫。祇拜五賢，想像芳馨。夙興夜寐，兢兢奉行。《蒙齋集》卷一七。

諸廟謝晴文

勾芒司旦，土膏既興。陵陂之麥，鬱乎青青。積陰未解，霖雨其零。侵畦溢壟，溝澮皆盈。民以病告，有禱于神。曾未徹奠，雲開晦明。瞳瞳曉日，赫然東昇。匪神之休，孰赫厥靈！巫祝矯舉，吏實何稱。神降之福，以答民誠。《蒙齋集》卷一七。

白鳴山廟謝晴文

血食溪上，惟神孔靈。千載一日，凜凜猶生。水旱有求，如響應聲。今茲淫雨，臣浸日增。害我嘉禾，甚于螣螟。睠惟東江，歲比不登。饑者相望，殍者相仍。予吏茲土，職兼常平。豈不救荒，惠止斗升。惕然內愧，所望秋成。芄芃其稼，百室可盈。垂成而壞，易喜而驚。爲民告哀，遣官代行。冀神之聽，痛鑑此情。層陰蕩空，曉日舒晴。多黍多稌，如坻如京。吏責寬釋，民歌沸騰。則神之賜，丘山猶輕。歸然祠宇，豈無壞傾。捐我薄費，是經是營。豈以爲報，聊竭此誠。此誠無盡，通貫幽明。《蒙齋集》卷一七。

白鳴山廟祝文

某惟勲盛者報必隆，實大者名必赫。番江之民，王父母之；番江之水，王指麾之。浹旬以前，敬禱祠下，陰霾頓掃，晴日麗空，遐邇耄倪，莫不呼舞，非所謂實大勲盛者乎？某雖無狀，心與王通。其禱也，固曰：「當力請于朝，增崇封爵。」斯言一出，金石不渝。累日討求，申藁已具，繕寫一通，告于王前，庸致隆報，以赫厥名，此某之所以踐前言也。惟王神功廣大，陰相默佑，使水之未盡退者

速歸其壑，民之尚阽危者速奠厥居。一道之民，咸曰聖哉吾王，不其休歟？因謝有祈，寸衷甚切，惟王其鑑之。《蒙齋集》卷一七。

象山書院告先聖文

紹定四年十一月

仰惟先聖之道，昭揭萬世。後學昏蒙，不知吾心即道。有宋知荊門軍陸某，獨能奮乎百世之下，指示道心，明白的切。闡教象山，學者師尊之。而歲久祠圯，有司弗葺。被命茲來，惕然大懼，遂卜地於貴溪之徐巖，鼎建書院，招延山長，俾承學之士，相與嚴事先聖，朝夕兢惕，道心融明，所以懋昭象山之教，而上繼先聖之統緒也。甫職守攸縻，弗皇躬詣祠下，心以告矣。《象山先生年譜》。

象山書院上梁文

盡其心，知其性，見先生存養之在天；在則人，亡則書，豈後學講明之無地。《象山先生年譜》。

（以上王曉波校點）

全宋文卷七四四四

王 邁 一

王邁（一一八五——一二四八），字實之，號臞軒，興化軍仙遊（今福建仙遊）人。從學於真德秀。登嘉定十年進士第。端平二年爲潭州觀察推官，歷浙西安撫司幹官、南外睦宗院教授。召試學士院，除秘書省正字。言者劾邁論政事過實，出通判漳州，復以上疏言時政之失免官。起通判贛州，改吉州，知邵武軍。淳祐八年卒，年六十四，贈司農少卿。見劉克莊《臞軒王少卿墓誌銘》（《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五二），《宋史》卷四二三有傳。

據明王圻《續文獻通考》載，王邁有《臞軒集》二十卷，已佚。清四庫館臣自《永樂大典》掇拾遺文，釐爲十六卷。另有《臞軒先生四六》一卷（或分爲二卷），今存，其文多爲四庫本《臞軒集》所未收。本書所收王邁文，《臞軒集》以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爲底本，主要參校清乾隆翰林院抄本（簡稱翰林院本）；《臞軒先生四六》以民國宜秋館抄本爲底本，參校宋刻《四家四六》本（簡稱宋刻本）。另輯得遺文二十篇，統編爲十七卷。

六野堂賦

并序 爲林似之作

野有二義焉：自野人禮樂言之，則質朴無文謂之野；自同人於野言之，則廣大無間謂之野。要之，皆古君子事也。親友紫洋林君似之博雅好修，榜其堂以「六野」，以曰山、曰郊、曰田、曰景、曰興之野，與人之野而六之，自序其目。余嘉其居今世而行古道，爲之賦以廣之。

山色兮蒼蒼，郊原兮茫茫。田疇高下兮稻熟杭香，景物周遭兮奇卉脩篁。野興之來無極兮，煙霞雲月相射而流光。有美一人，幅巾道服，彈琴著書兮，友五者以相羊。榜其堂以「六野」兮，意甚真而味長。彼李愿之盤谷兮，與子美之草堂。吾欲鞭吾驂以從之兮，耿千載其相望。一日盤礴乎君子之六野兮，宛與二子參翱翔。荷屋兮葯房，芰衣兮蕙纓，晞髮兮朝陽，濯纓兮滄浪。時趣於文兮，犧尊青黃。君獨從野人之禮樂兮，外被褐而內珪璋。人習於險兮羊腸太行，君獨於野以同人兮，心太虛而履康莊。世翻雲而覆雨兮，君獨爲徐公之有常。世偃矩而背繩兮，君獨爲元子之惡圓而好方。吾不意閱盆盎而見壘兮，厭喧啾而聞鳳凰。惟世道之否泰兮，關斯人之行藏〔一〕。儻蒼生命未窮兮，當宏此道於八荒。返頑剗僞兮，追還乎樸素之鄉；含和飲醇兮，蕩滌乎忌刻之場。窮則以野善其身兮，如養生者之珍稻粱。達則以野救斯世兮，如大醫之治膏肓。此野之爲義其大兮，吾所以樂爲之平章。《臞

〔二〕關斯人：翰林院本作「斯人人」。

愛方亭賦

爲鄭伯昌逢辰宗丞作

環閩州兮多奇山，品方山兮爲第一。如玉笥兮列洞天，如金匱兮出石室。有美人兮愛山，日流覽兮鮮碧。結數楹兮爲亭，題「愛方」兮爲額。客見亭名，恍然動色，爰問主人：「於義胡得？子昔立朝，匪有言責。匭奏囊封，披寫忠赤。唐突廟堂，觝排宮戚。持鑿納枘，以水投石。有圓而卿，立乎君側，嫉子之方，肆爲蜂螫。子胡不削之以爲圓，猶有愛方之痼疾？」主人曰：「嘻，請對以臆。時有污隆，道無伸屈，出處何常，以方爲的。猗歟大哉，方之爲物！莊士端人，靈墨神式。王咸舉之爲救司隸之幡，曼倩執之爲止倖豎之戟，朱雲仗之爲斬佞臣之劍，秀實出之爲擊逆賊之笏。今予此山，真大奇特，如幡開張，如戟嚴直，如劍橫陳，如笏端植。此吾取之以名堂，不避乎人之吾嫉。」王子聞而狀之曰〔二〕：惟剛故方，不可撓而爲繞指之柔；惟直故方，不可屈而爲枉尋之尺。彼時人之好圓，猶四肢之無骨。議政兮模味道之稜，作史兮曲魏收之筆。獻張禹之謏兮神其欺，握孔光之杖兮弱無力。佞者依憑，巧者鑽刺。突梯兮如脂如韋，反覆兮爲鬼爲蜮。使其足斯堂而面斯山，寧不甲其顏而芒其脊。嗟我狂生，久矣廢斥，家雖無愛方之亭，心已有愛方之癖。流俗兮滔滔，書空兮咄咄。何當浮湘水兮，問訊道鄉之臺，過南都兮，物色元城之壁？抱此方兮終身，瀕九殞兮不怵。亂曰：守初節

兮非艱，全晚節兮良獨難。堅萬仞兮壁立，保孤標兮歲寒。一生無愧兮方寸地，千載流芳兮方冊間。要使方山之愛主人兮，亦如主人之愛方山。《臞軒集》卷一〇。

〔二〕狀：疑當作「壯」。

愛賢堂賦

爲叔正甫作

臞軒一日倦於酬酢，掃几焚香，解衣盤礴，乍爾欠伸，誰歟剥啄？闔扉而視，倒屣而躍，則吾叔正甫手携《愛賢》之篇，謂得之於故橐。詰堂之所以名，則曰：「人皆愛珠玉，我愛子孫賢之詩，乃前修之所樂。今從而賦吾堂，非吾子而誰託？」臞軒作而言曰：傳不云乎，惟聖知聖，惟賢知賢。況知之而又愛之，不賢者必不能然。經不云乎，人之有技，好之若己。他人之賢且好之，況爲吾之孫子！今吾叔也，世賦之不嗜，生產之不營。曰吾有書可讀兮，足以藐南面之百城。曰吾有子可教兮，足以賤黃金之滿籬。挾吾所有之二樂以居吾堂兮，彼區區者曾足爲吾之重輕！若乃髹几兮晝淨，銀缸兮夜熒，課羣兒之吾伊，咀六藝之精英。大兒引喙而高吟兮，如唳天之鶴；小兒調舌而學誦兮，如出谷之鶯。吾傾耳聽之兮，若不脛而造玄圃，不翼而翔蓬瀛。抑余聞之，人之有生，其欲逐逐。食欲肥甘，衣欲華縟。暑櫺欲涼，寒館欲燠。至於愛子孫之賢，則又人之大欲。然或鶚鷖兮鵷鷺，或龍駒兮

牛犢。紛八品之參差，雖造物者安得人人而饜屬？則亦如彼何哉，惟自求於多福。故曰：太上種德，其次種木，又其次種穀。木僅十年之需，穀纔一年之蓄，惟德則享之而不窮，酌之而不涸。吾門舊有三槐，其大如屋。本之以孝友兮，可以厚栽培；澤之以詩書兮，可以深灌沃。不尋之以斧斤兮，縱之以樵牧。淮水之流兮未乾，文正之芳兮可續。如以吾之言爲然，則吾叔也異夫人之癡叔。《臞軒集》卷一〇。

蚊 賦

暑風始至，天宇將昏。玉蟲甫掛於明缸，銀蟾突出於游雲，有喧於室，有哄於門，謳如亂雅之俚曲，噪於不整之潰軍。睨而視之，徐而聽之，則藐乎小哉，其爲蚊也。於戲！尤物之生，有徒是繁。大而猛者，則豺豹狼兕，羆貔麋塵；小而黠者，則蝮蛇蛭蝎，螂蛆蠱蟞。彼惟肆惡於川陸兮，避之則易；汝獨入於堂奧兮，去之也難。彼觸之而後毒人兮，其罪猶可貸；汝求人而中傷兮，其情不可原。吾嘗觀詩人之傷讒，至援蒼蠅而爲比。蠅惟聲之可憎，汝又兼之利嘴。吾欲改「止棘」之章，獨以汝爲讒夫之刺。蓋自古之小人，多不利於君子。將聖兮蒙毀於叔孫，大賢兮見沮於臧氏。管、蔡二叔兮，流言於國之碩膚；驪、戚二姬兮，欲搖乎君之冢嗣。子椒之間行兮，惡草可掩乎芳蘭；歌奴之潛入兮，白羽或移乎秋氣。腹有劍兮伺人之可乘，笑有刀兮襲人之不備。蓋此曹生則爲囂囂噉噉之人

兮，死則爲緝緝翩翩之鬼。炙手附熱其故態兮，故多出於炎天；陰邪穢污其舊染兮，故每生於濕地。或被人以瘡瘡兮，如長慶三楊之流；或進身以纖巧兮，如熙寧十鑽之類。吠堯之犬兮同聲相呼，食月之蟆兮同惡相比。是何天宇之不肅清，使汝得以陸梁跳躑而爲祟也？王子平日，嫉惡如仇，展轉不寐，我心百憂。在床下者必焚之以艾火，集幃中者必驅之以膏油。欲吾心之屬饜，罄汝族之虔劉。或曰：不然，疾之已甚者亂之端，犯而不校者德之盛。靡昏不明，靡亂不靖。維其忍之，秉心無兢。東方明矣，乃時之定。王子唯唯，靜坐以聽。《臞軒集》卷一〇。

乙未六月上封事

臣聞人主之職莫大於知人，知人之道莫先於擇相，善觀人之國者，惟於所用之相觀之。公孫相，千秋侯，而漢家之事日非；九齡罷，林甫用，而開元、天寶之治亂遂決。吁，可畏也！我國家自韓侂胄用於慶元，迄於開禧，甫及十年，天下之勢如人少壯而得疾，故其療之也易爲功。自史彌遠相於嘉定，迄於紹定，凡二十有七年，天下之勢如人垂老而得疾，故其藥之也難爲力。幸而皇天佑宋，弗替丕基，柄國權姦，不剪自斃，皇帝陛下始得以收川潰矢決之威權，奮雷厲風飛之神斷。乃眷舊學，進秉國鈞，而相臣清之精白一心，總領衆職，蓋將期年於此矣。然以三十年大壞極弊之天下，挈亂膠輳，如甚棼之絲而解之難；破爛潰裂，如甚漏之舟而補之難。陛下於斯時也，日與大臣圖維其可以協

心輔政者。謂天下人望之在真德秀也，禮闈之榜一造，參預之命亟頒，中使及門，而其病不可爲，竟有孤注想元老之意。適遭其時，京城狂卒因揀汰而叫呼，市井小夫興謠言而譏訕，向所擯棄之小人遂沾沾自喜，以爲天下事非諸君子所能濟，必其徒復用乃可辦之。一日御筆中出，起袁詔而畀之祠，且將大用之，在廷搢紳，重足以立，給舍於是不已於言，陛下從諫如流，成命隨寢。然當國步多艱之時，決非一相之所可獨運也。戊寅之旦，揚命於廷，爰立二相，清之爲左，行簡爲右。先是，大臣不得知，羣臣不得聞，不參朝野之論，不稽龜筮之謀。小人佞，以爲命相重事，出於臣下之所不測，非陛下斷之以獨，曷克登茲；君子忠，以爲天下之相，當與天下共謀之，若不酌於公言，是必冥冥之間有爲之地者。況夫必用袁詔，聖意已決，繼此出命，誰敢有言？於是君子之憂日深。臣雖官小位卑，蓋不勝宗社之憂，不得不出位爲陛下言也。彌遠柄國，官職之除授，不待過中而先行；郡國之文書，大率有申而無奏。陛下一切容忍，若罔聞知。故雖進退人才，不由上出，而未嘗有「君除吏盡，吾亦欲除吏」之譏；雖作福作威，聽其專擅，而未嘗有「貴爲天子，不得自由」之憾。迨夫清之爲相，避權則有之，而不敢以專權。遠勢則有之，而不至於怙勢。然其心甚爲國，而其力不足以副心，德可服人，而其才不足以稱德。而又政府鮮協恭之助，宰掾乏素練之賢，處煩治劇而才疏〔一〕，臨機應變而見鈍。開邊一事雖出於帥臣之喜功，而清之不能救其源；換楮一策雖出於樞臣之寡謀，而清之不能奪其議。然而公清平實以主善類，而無妒賢嫉能之偏；明白洞達以受人言，而無淺中自是之失。通國之臣，無愚不肖，皆稱爲君子之相，而非彼相比也。陛下責治太銳，課功太速，不擇忠賢以輔之，乃用

行簡以疏間之，而又欲用袁詔以快其報復之志。是何陛下惟知有招權納賄之彌遠，而不知有避權遠勢之清之，能容養彌遠於二十七年之久，而不能篤信清之於二年之暫？此非獨愚臣疑之，亦天下所共疑也。臣思之而得其說。彌遠爲相之日，以袁詔尹京，以鄭損輩領餉，受其不貲之餽遺，亦不盡入於私門，宮掖之內、貂璫之流，凡所供億極其腆厚。自清之當國以來，屏絕苞苴，一介不取，雄都巨鎮昔有餽於權門者，今則獻羨餘於公朝，姦朋邪黨昔有貢於光範者，今乃致慇懃於捷徑。是以掖庭之供需、闔寺之濡沫，色色無之，所以激仇士良等之怨，而不能止即墨大夫之讒。乃者籍鄭損之家，與之同惡如袁詔輩，皆懼及己，布置賓客，絡繹京師，樂禍幸災，興訛造謗，交結左右，轉以上聞。謂非行簡不足以爲相，非袁詔不足以輔之，而訾抵清之爲果不足用也。陛下聽斷精明，初未之信，而屢惑於鑠金之毀，意不免投杼之疑。此非獨愚臣知之，亦天下所共知也。且行簡之賢固不可與詔同日語，而人之多言，蓋亦有故。行簡爲人素號多智，彌遠在時，善事惟謹，其性姿多苛，其薦舉多私，彌遠喜其順己，每事委曲從之。及與清之共政，所見每有不同。況當耄及之年，易犯在得之戒，其身雖未必肯爲小人之事，其門必多引小人之徒。今塗人之論，皆謂小人之讒清之，而舉行簡也，意不在行簡，而專在詔。行簡既相，詔必繼用，清之蹶蹢不安，有去而已。小人謀中，公論謂何？近習闔官廢置宰相，此漢、唐衰世事，曾謂陛下英明之主而有此失，豈不重可惜哉！清之每見百執，必盛言陛下學問緝熙，理義多閱，聖德日隆於一日，而不知委任之一衰，讒間之易入，是則清之格心之事業未至也。清之直情任理，以待君子之道而待小人，廣大樂易，無有他腸，把握隄防，未免多罅，故蹈小人

之弃而不自知，是則清之謀身之計甚拙也。清之起自書生，位至台鼎，奉身而退，於清之何損？惟是方今君子之澤未究，生民之疾未瘳，乃使政府有刻薄姦險如韶者得厠迹焉，上而公卿，稍知畏義，必耻與之同列，下而百執，稍自愛重，必不屑出於其門。凡清之所引用之君子，勢必至一網盡去。彼將呼儔援類，雜遝而來，非桑、孔之誅求，即張、杜之慘酷，非楊興、鄭朋之傾巧，則杜欽、谷永之柔邪。一韶得用，群儉輻湊，凶德參會，孰能禦之？臣恐天子不獨無安靜之福，且將有生靈塗炭之禍矣。臣謂人主惟有一心，有自明而入昏，有自邪而反正。陛下前日將大用德秀者此心也，推此心以往，則所謂韓休入朝，吾雖瘠而天下肥者，可以幾致太平。今日之喜用韶者，亦此心也，推此心以往，則所謂人言盧杞奸邪，朕不見其爲奸邪，至於危亡而不悔。自德秀既亡，無以副陛下之委任，遂使陛下急於爲治，有用韶之思。如醫者急於治疾，參苓不用，烏菴是求。自明入昏，間不容髮，然反邪爲正，特在陛下轉移間耳。德秀雖亡，天下獨無人乎？南廣之崔與之、西浙之劉宰，皆其比也。然此二人老而知止，利祿恬然，必不爲蒲輪而出。而與德秀道義合、年德均，膺天下之重望，猶幸有西蜀之魏了翁在也。了翁近被文昌之除，侍讀之華班、翰苑之清職，悉以畀之，天下皆覩陛下之必能大用了翁，此誠反邪爲正之機也。宰職之任固貴有同寅和衷之美，而亦不可無交相規正之誠。人之才品，豈不自知，緩急剛柔，賴以相濟。玄齡之薦如晦，蓋以如晦之斷可以贊己之善謀；姚崇之薦宋璟，蓋以璟之正可以濟己之應變。是所謂五味合而後鼎可調，八音和而後樂可備。古今無忠邪兩立之理，若君子小人雜處於朝，而求天下之治，不可得也。假使行簡相而韶亦用，了翁參於其間，其義當

無所可否耶。風行舟駛，局變棋新，人人自危，街談巷議，此爲何時，而風憲之地曾無數十章彈夏竦者，豈畏讒夫方張之焰，而不敢犯其鋒耶？抑幸時事一變之餘，猶可固此位耶？章惇爲相，林希受其同爲執政之諾，爲之草制，既而擲筆於地，有「名節壞了」之嘆。希雖不才，而是非羞惡之常心猶未盡泯沒。設在今日，韶當柄用，臣恐草制者安然爲之，不復有愧耻矣。陛下收用羣賢，殆爲何事，而士大夫受官職負朝廷，一至此甚，是又臣之所甚懼也。臣自叨第十有九年，未脫選調，方綴冊府，本無言責，何苦撓鱗，實以陛下用舍之際，治忽所關，而官無崇卑，皆不可上負天子，下負所學。此臣平日父師之教也。伏惟陛下念社稷之重，謹輔弼之任，參國人之公，勿左右讒言是惑，用君子之德，勿小人有才是喜。不可衰蕭望之之眷顧，使恭顯得以蝕其明；不可迂魏徵之議論，使權萬紀、封倫得以投其欲。如此，則朝廷有九鼎之重，天下有泰山之安矣。臣言可采，陛下不以人微而廢之，固臣之幸，亦天下之幸。臣罪當誅，諭之執法，聲之丹書而斥逐之，亦愚臣區區盡忠之職分也。干冒天威，惟陛下裁擇。

〔貼黃〕臣一介疏賤，不知宮掖中婦寺姓名爲誰，但道路之人皆言有吳知古、陳洵益纖巧反覆，最能撓政。大明當天，群陰宜伏，豈應有此？臣愚欲望睿斷，將知古、洵益斥逐遠方，以絕黃冠左道出入禁闥，毀譽臣下，得行其私之弊。貴妃之兄雖得外祠，往來湖山交通關節，巧宦多趨其門。《易》有「履霜」之戒，《詩》有桃虫之譏，防微杜漸，不可不謹。仰乞睿照。

〔又貼黃〕封事已就，未及上進，忽睹除目，崔與之參知政事。中外相慶，不謀同辭。但與之年

已高，必不復出。設若果來，廣去天遠，必至冬末方可入覲。今京城事體甫定，京口忽又告變，時事多難如此，不可不擇用人望，以鎮服之。欲乞聖斷，於從臣中選其負天下重望者以參政府，此誠強本折衝之急務，仰乞聖鑑。《臞軒集》卷二。

〔二〕才疏：翰林院本作「局生」。

乙未閏七月輪對第一劄

臣聞人主所尊者天，欺天過之大者也；人臣所尊者君，欺君罪之尤者也。貴爲天子，尊無與二，獨有高高在上足以起其敬畏之心耳，天可欺乎？「敕天之命，惟時惟幾」，舜之不欺天也，一日不敕則欺矣。「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文王之不欺天也，一息不在則欺矣。「上帝臨汝，毋貳爾心」，武王之不欺天也，一念少貳則欺矣。委質爲臣，分圭析爵，凡其身其家之所享者，秋毫皆君賜也，君則天也，君可欺乎？后不堯、舜，其心愧耻，不以伊尹之待其君者事君，是欺君也。事君「勿欺也，而犯之」。不以孔子之犯其君者事君，是欺君也。「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不以孟軻之恭敬其君者事君，是欺君也。臣竊惟韓侂胄用於慶元，迄於開禧，柄國十年，而上下相率以爲欺者亦十年。史彌遠相於嘉定，迄於紹定，專權二十七年，而上下相率以爲欺者亦二十七年。皇帝陛下天造神

斷，忍於容故相之欺而不之誅，天爲陛下誅之，遂得以收攬大權，躬親大政，震霆聲於九蟄，煥陽采於積陰，天下欣欣然有得志之喜。無如欺君之習耳濡目染之久，內外大小之臣猶習以爲常而不知改。臣請爲陛下誦言。二相並命，責任惟均，然禹、皋協恭，固足以成相遜之風。周、召不悅，終亦底往濟之效。無他，忠實不欺而已。今也外爲推遜，中實相猜，入堂則不同時，正謝則不同日。謀一事也，甲可則乙否；用一人也，彼是則此非。一句而告假者五六焉，一月而求去者十數焉。大臣百辟之倡也，何忍爲欺以倡之乎？方今國匱民貧，兵驕將懦，怨讟交起，姦宄相尋，華門圭竇之人皆有陵上之忿心。京卒叫呼，難期一靜；四郊多壘，人心皇皇。危機交急而不停，敗證已露而難掩，此獨何時，而爲左者曰眷顧衰臣宜去，爲右者曰譏謗至臣宜去。昔日讒趙普於太祖皇帝者，上責之以鼎鑪有耳，汝不聞普爲社稷之臣乎？今疑眷顧之衰者，盍自反曰：吾之不能堅上眷如普者何由？當益思總領衆職，仰稱上意，而後爲不欺也。仁宗皇帝問廷臣誰可爲相，王素對曰惟宦官宮妾不知名者則用之，上於是決用富弼，天下以得人爲賀。今疑譏謗之作者盍自反曰：吾之不能副人望如弼者何故？當益思所以開誠心，布公道，遠讒邪而主善類，而後爲不欺也。不是之思，方且互爲比周，交信讒說。明有明之黨，所以攻其右者無不至；嫠有嫠之黨，所以毀其左者無不力。而又有往來二相之間，獻諛取媚有口如蜜，嫉忠害正有舌如刀，爲鬼爲蜮有覩面目者，二相方傾耳以聽之，於國事乎何恤？臣思韓忠彥、曾布不相下，而小人京得以乘之；趙鼎、張浚不相得，而小人檜得以繼之。使羣儉鋪排布置之術得行，善類私憂過計之言果中，必至於棟朽榱傾而後已。夫當國步多艱，陛下方以扶顛持危望二相，

而軍國之務日以壅遏，道路之謗日以沸騰，執政大臣曾無一言忠於獻替。豈居狄仁傑、李嶠之中，則蘇味道法當模稜；處李絳、吉甫之際，則權德輿義當無所可否耶？此宰執大臣之欺君者然也。從橐經筵，所以備顧問而資獻納也。薰蕕共器，鸞鴛同巢，官美於人，爵踰其德，設無二三君子猶係天下之望，幾何不汙？文石之班，橫經翠幄，多號通儒，突梯脂韋，不敢以望清光，今日曰誠如聖明，明日曰聖學非臣所及，不過雷同一聲，相爲容悅耳。烏臺、諫省，所以主風憲而糾官邪也，明日張膽，見謂稱職。比日以來，罕聞朝陽之鳴，漸有立仗之態，問之則曰吾嘗言之而不見行，吾有奏牘而不付出，是則拒諫之名歸之上矣。然有言責者不得其言而不去，如物論何？問者公族之親，挾外臺之隙，由中進狀，不經三省，徑下之臺。此殆出於一時乘快指揮，偶不省察，使有以不經鸞臺鳳閣，何名曰敕？爲言者上意豈不幡然改之，何至竊議於私家，不敢昌言於諫紙？長此不已，斜封之漸實胚胎焉。忠愛君父，不忍置於有過之地者，顧樂如是爲欺乎？陛下親政之始，首重貪贓之罰，今毋謂貪汙舊染可以洗而空之也。前日之賄賂，惟入權臣之一門；今日之賄賂，或入外戚，或入閹臣，或入近習，旁蹊曲徑，不止一途。頃籍鄭損之家，與之同惡如袁詔輩，皆懼及己，潛託賓客，結局聚金，一罅可投，鑽刺而入，遂使從臣與詞臣交爭，陽爲不根之詞，陰爲姦贓之庇，而臺臣所劾往往不能以盡行其忠。舉此一節，其他可知。外而州縣，鷹攫狼吞，在在而有，秤提楮幣，徒營囊橐之實利，而何補於公家？苛斂有禁，視爲墻壁之虛文，而何顧乎清議？暴不恤下，貪不畏人，尺寸之援可以攀躋，臺府之劾皆得苟免〔二〕。田里怨咨，憤氣滿腹，天高莫訴，怨已在明。今而曰貪濁之風内外已革者，皆欺

陛下也。權姦當國，招納奸鄰，交通強敵，偷安養，玩歲愒日，養癰護疽，及至裂潰。往歲邊帥輕而寡謀，三邊方開，一敗塗地，甲兵輜重，蕩無孑遺。王楫之來，實欲覘國，將迎過厚，示弱取輕，狼子野心，得以窺我，多治戰艦，盛集車徒。近聞以百萬之精兵，分三道而入寇，而吾聞風膽寒，爲備茫然。趙范猶有方略，軍民安之。全子才輩跋扈飛揚，喜功生事，掊剋慘酷，嬉笑殺人，近於彭城之墟，又有覆師之舉。自初用兵，爲自安計，乃招新集之北軍，以填南軍之缺數，設或變生肘腋，不知何術以制之？陳韓之在金陵，庶幾一賢可制千里之難，而又與范不合，兩不足恃。三趙則有墳簞之相應，於韓則有劍佩之相攻。廉、藺之釋憾同心，李、郭之相勉以義，韓可語此，他何望焉？往者中興之初，張浚、岳飛、劉光世、韓世忠皆善將兵，惟不相能，遂誤大計。若輩小才，敢望昔之萬一？而淺中狠愎，未見其比，徒快睚眦之私怨，遑恤唇齒之相依。今而曰邊鄙之事自有將帥可託者，皆欺陛下也。臣之所謂人臣相率爲欺者，亦既陳於前矣。陛下自視宮廷壺奧之地，言行起居之微，能不欺天否乎？荒腆自逸，商德腥聞，一醉日富，周命不又。陛下於酒則有箴矣，既箴之後，果能使夜氣孔神，不亂於杯勺乎？聖謨經遠，不荒於麴蘖乎，抑猶未也。謂非欺天，不可也。「燕尾」謠作，禍水浸淫；《霓裳》曲終，戰塵紛起。陛下於色則有戒矣，既戒之後，果能知淫聲艷色毒於烏菴乎？狐媚熒惑，慘於戈矛乎？抑猶未也。謂非欺天，不可也。樊、陰恭順，與漢同休，韋、武橫恣，蹙唐於亂，此外戚之不可不戒也。今設有游龍流水之奢，朱輪華轂之侈，陛下果能禁戢之乎？富貴有極，人當知足，陰興此語，天實聞之。陛下以此儆戒外戚，則不欺天矣。恭、顯用事，炎正業衰，仇、魚得

志，甘露禍慘，此宦寺之不可不戒也。今設有舉動回山海之姦，光焰動四方之惡，陛下果能制梃之乎？清忠奉公，辭位懇惻，呂彊此心，天實臨之。陛下以此訓厲宦寺，則不欺天矣。抑臣區區愚忠，有所謂欺天之大者，不敢不竟以爲獻。夫錫陛下以聰明智勇之資者，天也；付陛下以崇高富貴之位者，天也；人臣何力之有焉？彌遠貪天之功以爲己有，陛下含垢藏疾，若罔聞知。故雖進退人才不由上出，而未嘗有「君除吏盡，吾亦欲除吏」之譏；雖作福作威，聽其專擅，而未嘗有「貴爲天子，不得自由」之憾。及其自斃，天下大勢至於大壞極弊，而不可支持。陛下猶未悟其罪當誅，凡遇臣下有言其過，則天顏爲之不怡，甚至親灑宸翰，一則衛王，二則衛王，曾不指斥其名，詔誥所屬，保全其家，且併與其淫妾悍僕而庇之。竊窺聖意，不以四海九州之奉爲天所畀，皆歸之彌遠之功，是誰欺，欺天乎？晉悼公年十有四而得國，猶能語諸大夫曰：「孤始願不及此，孤之及此者，天也。」其明斷如此，故能以其國霸。曾謂陛下英明聖武，所見乃不出此？彌遠在日，盜竊陛下之威權，絕滅陛下之友愛，巨慝積釁，上通於天。陛下猶以功臣名之，若欲宥之數世，臣恐非所以當天心。自寶慶至今，南北生靈之命戕於干戈者，不知幾萬億。民怨於下，天怒於上，連年災異，史不絕書。邇者太白經天，占者以爲流血千里之象。陛下亦嘗反思其獲戾於天之由乎？天理人倫之變，必有大不安於聖心者，權奸尚在，事有牽制，人猶得以諒其非陛下之本心。今反厚於奸臣之恩，而愬然於同氣之念，將何辭於天下乎？此愚臣之所不忍言，敢昧死妄議，以此爲欺天之大者也。上好仁則莫不好仁，上好義則莫不好義。陛下苟有一念之欺天，安能責臣下之不欺君乎？臣願陛下常蚤夜以畏天之威，毋逸豫以

重天之怒，於聖心所大不安者，求以理義安之，而又於禁戢戚屬、檢梃宦官者，既謹之，又謹之。明詔大臣，協心輔政，宏濟艱難，如苴漏舟，如沃焦釜，毋悠悠而視，毋安安而居。群工百辟，皆當洗濯磨勵，竭忠盡瘁，毋至相率以欺朝廷，則天下事勢猶有可爲之理。不然，內外之變交激，宗社之危無日矣。蟣虱小臣，日懷嫠不恤緯之憂，乍睹威顏，未信而諫，罪當萬坐。惟陛下裁擇。《臞軒集》卷二。

〔二〕劾：原作「刻」，據翰林院本改。

全宋文卷七四四五

王 邁 二

乙未閏七月輪對第二劄

臣竊觀漢陸賈有言：「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臣嘗反之曰：安當注意將，所以爲有備無患之圖也；危當注意相，所以重扶顛持危之責也。今天下大勢曰已安，非愚則諛，而謂傾危之踵，則實非過論也。將相重寄，皆當於此時而加心焉。臣不得不復爲陛下告。司馬光入相，遼人有謹而生事之戒；韓琦、范仲淹董師，西賊有寒心破膽之謠。德望之足以服人也如此。十數年來，係天下望者，閩、廣、蜀大儒而已。陛下前日大用閩之儒宗，而天不憖遺，海內悲之，今所賴者猶有蜀、廣二老在耳。參預之命，雖在嶺南，而其年已高，其心知足，未必爲蒲輪而出。今之晉陟文昌兼經幄禁林之清華者，聖意嚮用，天下人知之矣，胡不於此時置之政府，以副人望？封疆之外有變容動色之警，則出之以視師，必能立琦、淹之威名。三邊無虞，則可以端委廟堂，負荷大事，以尊中國，以威四

夷，亦必優爲光之事業。此臣拳拳於陛下注意相者，一也。郤縠以禮樂詩書爲晉之元帥，裴度自進士中出，成唐之隼功。儒者之將，古難其人。以人望推之，金陵之專制閩者近之矣。其人嘗爲江閩之監司、帥守，每遇盜賊竊發，以談笑處之，所至立功，民賴安輯。然臣不武書生，竊議其好殺之過，而又恐其臨敵制變之輕也。今春入覲，乃見其奏對之章，開陳諷諫，首以無輕用兵一事懇懇言之。臣於是知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可以行三軍者，其斯人之謂歟。今四郊多壘之秋，莫若以閩外之事一切付之，使淮襄受其節制，而又明賜戒敕，使之同以國事爲念，毋至互相猜忌，申嚴敕，如高宗皇帝所以戒江上諸將，責其協力以圖事功。維揚會府，北軍多於南軍，若易其帥，亦能召變，莫若併與其軍徙之極邊，別擇有威望者以帥維揚。至漢東謬守，無能爲役，宜併黜之，使不至爲主帥之誤。萬一事勢孔棘，如臣所言，出政府之實德重望者以鎮壓之，精神折衝，坐可制勝。此臣拳拳陛下注意將者，二也。而臣私憂過計，猶恐陛下信任將相之誠意，左右近習得以間之。臣請以唐爲喻。玄宗之相宋璟，隨致開元之治，一日天早有魃，優人作魃戲於上前以傾陷之，璟隨罷相。蓋璟之爲相，持紀綱，抑僥倖，左右近習之不便，倡優笑謔若出無心，而必有使之者矣。以其時考之，王仁皎以后父之貴，璟則以築墳過制而爭之；王仁琛以藩邸故吏之昵，璟則以除官過制而斥之；以至內侍貴幸如楊思勗者，璟心嫉之，未嘗與之交談。是數人者皆不便於璟者也。優伶之戲，此輩實使之。是羣小能移相權於冥冥之中者，不可不戒。肅宗之用郭子儀，以其有收復京師之功，既授之以兵柄矣，一旦爲魚朝恩所讒，從而奪其兵。及史思明再陷河洛，則又用之，復爲魚朝恩所沮，從而止其詔。及光弼敗於河

陽，則又用之。代宗既立，程元振忌功，復從而罷其節度。及回紇入寇，涇邠雲擾，則又用之。有難則責子儀，無事則程、魚輩是信。子儀孤忠自許，但知國家有難則出身以當之，何暇與儉壬輩較曲直。然天下良將不多子儀也，則羣小能奪帥權於反覆之頃者，尤不可不戒。大抵君子立人之朝，其進以禮，退以義，如松柏之特立，如鳳凰之孤鳴，斷斷乎無所依憑附麗也。小人枉道以求合，苟有可以攀援者，疾趨而湊之，權臣用事則附權臣，婦寺有寵則附婦寺，近習得志則附近習。邪正之分各以其黨，觀人之法，概見於斯。臣觀近日閹宦近習之徒得以毀譽臣下，熒惑主聽，其名姓駸駸有聞矣。穴墉之狐不可灌也，伏社之鼠不可熏也，獨不可於始入之塗而窒之耶？《易》有堅冰之戒，《詩》有桃蟲之喻，陛下爲賢人君子計，爲社稷生靈計，不以臣位卑言高而亮其忠，則臣之幸。不然，苦語忤時，自掇罪戾而去，亦臣區區盡忠之職分也。薦瀆天威，惟陛下赦之。

〔貼黃〕臣按熙寧初富弼爲首相，嘗獻言曰：「執政大臣喜怒係人情之舒慘，邪正係朝廷之盛衰。執政不和則有司不和，有司不和則萬務不治，或分爭於官府，或辯別於君前，咸蓄不平之心，舉無至當之論。」此爲執政不和言也。今二相不合，臣願申弼之言而敕戒之。大臣協和，則賢和朝而物和野，天下之福也。臣又按秦王廷美以罪貶房陵，責咎憂悸，得以令終。太宗皇帝每念天倫，必悲泣不已，未踰三月立其子德恭，予之供贍。大臣宋琪謂此舉捨過恤孤，足以感動天地。比者奸臣以濟邸葬於西溪泥淖之中，鬼如有知，必能爲厲。天怒民怨，職此之由。欲乞聖慈惻然動心，命有司以禮改葬以妥其神，乃俟國本既定，然後爲之立嗣，以釋天怒，以弭民怨，非細故

也。臣第一劄首尾所言，信而有證，俱在國史，併乞睿照。《臞軒集》卷二。又見《宋元學案補遺》卷八一，《南宋文範》卷二五。

丙申九月封事〔二〕

臣伏睹詔書，以季秋中辛明堂歲事之夕，天大雨，雷非時發聲，明威震怒，炳然甚著，令小大之臣，下至民庶，推原致災之由，敷陳消變之策，凡朕躬過失，朝政缺違，悉意以言，靡有所諱。臣跪誦感泣，昧死進言：臣嘗觀先儒程頤論郊祀明堂之制，以爲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於冬至爲氣之始，祭天而以祖配之。萬物成形於帝，人成形於父，故於季秋爲物之成，享帝而以父配之。蓋古今制度不同，然郊尊而明堂親，則未始不同也。恭惟皇帝陛下季秋中辛有事明堂，聖祖神宗實與享之，而寧考在天之靈，則爲猶親，於列聖必其享祀之際，儼然若見其洋洋之神，愾然若聞其嘆息之聲也。夫何袞冕方升，駿奔在列，犧牲未薦，琖籩未陳，而驟霆傾盆，黑潦滿道，雷轟其響，電曄其光，聖心惕然，懼形玉色。宰執而下，跼蹐顛沛，不得成禮而退。皇天之怒陛下，寧考之怒陛下也，至矣。臣猥以狂愚，待罪丞郡，引領鷄赦，至於南陬，比之常年，罪緩旬日，臣誠愛君，誠憂國，朝夕危慄，食不下咽。肆赦既頒，驚魂甫定，越再信宿，復睹明綸，則知以明威震怒之故，廣求臣庶之言。臣愚不肖，竊以爲陰雨爲沴，雷發非時，間亦有之，而獨昭示於明禋之夕者，此皇天、寧考之積怒至是而

後泄也。臣請爲陛下言其獲怒之端與夫解怒之道，可乎？陛下之身，皇天、寧考之所眷佑也。陛下能敬其身，乃所以敬天而敬寧考也。麴蘖致疾，過於沉酣，妖冶伐性，深於陷溺。中宮素以德選，有《小星》惠下之仁，妃嬪多以色進，有《綠衣》上僭之失。初秋踰旬，曠不視事，道路傳播，人心憂疑。及蒞正朝，宜遠聲色，嬪御異數，橫出滋多，尤物爲崇，不惟不芟夷之，又從而封殖之。在禮有云：子者親之枝也，不敬其身，是傷其親。陛下一身，十三聖責望之所歸，千萬世本支之所係，不知持觴席之戒，求所以養壽命之原，此皇天、寧考之所以怒也。陛下之位，皇天、寧考之所畀付也，陛下知天位之重，必知有以厚天叙之典，乃所以敬天而敬寧考也。故王何負於陛下，而使之魂魄之無依，歲時之絕祀？彌遠何功於陛下，而保全其富，可埒國家，簡記其不學面牆之子。竊窺聖意，不過曰故王之在雪邸，有曖昧之過，故仇之也深。彌遠之擅國命，有擁護之功，故德之也厚。不思夫雪川告變，非出於故王之本心，天知之，寧考知之，陛下獨不知之。彌遠專權，宜受貪天之酷罰，天厭之，寧考厭之，陛下獨不厭之。亂臣賊子何代無有，雖在本朝，亦所不免。遠而京、黼，近而檜、侂，僅能竊弄威福，以毒臣下，未有敢行不義，戕賊人主之同氣，如彌遠之爲者。《詩》有《角弓》，爲骨肉相怨而作也，乃以民之「胥然」、「胥徼」爲言，故王之冤未伸，彌遠之罪未正，此皇天、寧考之所以怒也。陛下自更化而後，立政用人當掃地以求更新，執政大臣當同心而扞王室，夫何廟堂造命之地，反有劍佩相攻之風？朋左者則議右之機械深，黨右者則誚左之門庭雜。民訟在有司，而左之館客乃以賂章；官職在朝廷，而右之族黨乃以贓敗。甚至濁夫黠子，久在台司，招權納賄，猶如曩日金

免晝攫而夜或暗投，鷄趾日攘而月猶未已。司道揆者若罔聞知，但見榻前奏事，謬爲恭遜，都堂當筆，公肆異同。盤石不任而棟傾，鹽梅不和而鼎覆，慶曆之車主於必行，元祐之舟戒其偏重。昔者君子協心爲國，義同一家；今之大臣立黨相傾，甚於仇敵。天工之曠如此，而陛下方以代天理物望之，欲皇天、寧考之不怒，得乎？陛下自踐阼以來，民之死於水火，死於旱荒，何可勝數？金人殄滅，強敵方興，機會雖來，事力未至。有妄男子抵掌談兵，深入三京，尅日恢復，輕於一擲，折翅遄歸，棄甲曳兵，隻輪不返，糧食積貯，顆粒不留。邊鄙之民殘於鬪戰，暴骨如山；內地之民困於轉輸，橫屍塞道。國威由此損失，國用由此空虛，范、葵、子才之罪於是乎通天矣。逆全送死，天實誅之，僥倖成功，執以要上。西蜀數州相繼淪沒，而巨鎮如興元，剿於戎馬之一屯；京西八郡，莽爲邱墟，而要害如襄陽，空於北軍之一炬。宣和拓地，裔域亂華；開禧稱兵，權臣函首。惟兵與民相依爲生，兵端一開，民禍罔極。自寶慶以至於今，赤子之殲於干戈者，不知其幾萬億。孝子仁人，以伐一木、殺一獸不以其時爲非孝，豈有夭民之死如此其夥，而陛下方垂衣拱手以視之。欲皇天寧考之不怒，得乎？統有正傳，尊無二上，人之母一，陛下之母三：榮邸則所出也，沂邸則所繼也，壽明太后功冠高孟，則天下之母也。方東朝無恙時，承顏順色，凜如奉盈，彼二邸者安敢顧之？今宮室服御，竭力奉承，恩禮過隆，毋敢議者。濮園故實，載之瑤編，充類而言，禮可義起，何至權度不審，彼重此輕，以私滅公，以恩奪義。安知皇天、寧考之怒，不以外戚有用事之漸乎？自古婦寺，易生厲階，陛下英明神武，如日在天，便嬖使令安敢預政？問之朝野，具識姓名，何物巨璫，輒進淫巧？蕞爾近習，久怙私

恩，貴艷妃嬙，輔車相依，能弇羣小，能弇忠良，能間君臣，能亂嫡媵。思昔盛時，元老一語，立去守忠，宮中內降，深憚杜衍。今朝無厚德重望可壓服之，弱者畏讒，巧者買譽，穿社之鼠莫之敢熏，在墉之隼莫之敢射。長此不已，爲釁叵量。安知皇天寧考之怒，不以宦官近習有撓政之萌乎？臣之所言獲怒之端者六，而解怒之道，莫切於陛下之身。臣嘗愛歐陽修之言曰：「自古帝王雖號至尊，未嘗獨處。其出而居外，不止百官奏事而已，必有經生學士講論燕閑。其入而居內，不止宦官宮妾而已，必有太子問安侍膳，宗室子弟驪然相接。計其一日之中，未嘗一時獨處也。」修爲此言，蓋以選立皇子爲仁宗勸。今愚臣之告陛下，亦如修之告仁宗。誠使元良一立，國本一正，天性之愛油然而生，清明在躬，嗜慾日損，間有御幸，必精必專。上帝降祥，篤生聖嗣，則選立者歸之舊邸，有祥符故事在。陛下何憚何疑，而不蚤及此也？明禋之五日，陛下用漢災異劾三公故事，參之淳熙近比，中出一紙，罷免二相。譬之人子受父母之譴而不能堪，則遷怒於家相而逐之，即日出關之命，毋乃太匆匆乎？古先哲王之用大臣，疑則勿用，用則勿疑。羣公先正立人之朝，道合則留，不合則去，清之當去久矣，見幾而作，屢失於幾，色斯舉矣。何止於色，抽身不勇，君子惜之。行簡以經筵留，果合於進退之義否乎？廉耻節禮以待君子，故寧損其身，不受戮辱。一介之士館於公卿之門，辭色不順，望望去之。至於逐客之令已下而又留之，士苟爲留則亦可賤矣，況大臣乎！賈誼所謂握重權大臣，而有奴隸無耻之心，惜其黨無有以此告之，而嗜進諂夫冀其棄鹿而懷驪，未免見彈而思炙，反從而懲慝之也。彌遠柄國二十七年，天下人望在數十公，或屏棄不用，或用而不盡其才，荏苒至今，彫零殆盡。

清之當軸，收召諸賢，聚之本朝，最後而德秀至，參預命下，疾病嬰之。文宗「識卿不早」之嘆，至形當饋；詩人「邦國殄瘁」之惜，中外所同。咨夔繼亡，了翁又去，元夫鉅人，稀若晨星。陛下既去二相，環顧在廷，無可當枋用者，乃以相印起與之於南海之濱。與之天下大老也，其如耄及且病，未必肯來。揆席久虛，事權不一，性之、鳴復畏首畏尾，更相推遜，中書之務壅遏不行。陛下起視四海之內，風濤如此，今爲何時，而可無濟川作楫者乎？臣之所深懼者，天下之權不在中書，必至潰裂四出，或在外戚，或在宦官，或在近習女寵。唐之世進退大臣，聽命閹寺，流弊之極，遂有定策國老者出焉。臣言及此，不勝履霜堅冰之憂；陛下聽之，宜爲曲突徙薪之計。何況紹定小人之渠魁，有表表在人耳目者，朵頤羊鼎之日久，鑽頭鼠穴之巧深。曩者予祠有命，舉朝之士重足而立，交口而爭，衆怒難犯，成命遄寢。今者無故又予之祠，豈冥冥之中有爲之地者乎？臣謂世道升降之機，君子小人進退之會，但卜之宰輔何如人耳。爲慶曆、元祐，今日也；爲崇、觀、宣、政，亦今日也。然爲慶曆、元祐則難，爲崇、觀、宣、政則易。天其或者與之，宿疴頓蘇，筋力猶健，蒲輪一出，豈不副蒼生霖雨之思？如其不然，彼老姦者牽引而至，則天下之事去矣。臣去秋輪對，妄生臆料，惟恐曾布、韓忠彥不相能，而小人京得以求之；趙鼎、張浚不相下，而小人檜得以繼之。使此狂言不幸而中，如宗廟社稷何？臣願陛下審於擇相，參以人望，毋爲左右毀譽所惑；謹於用權，要使常在中書，毋爲旁蹊曲徑所移。一相得人，庶明勵翼。求所以當天心而合人心者，必以伸故王之冤、正遠相之罪爲第一義也。前者二相雖所用有先後，均爲受遠相之知，豈無是非之心，而動有牽制，不得以直遂其欲。今已

用如性之、鳴復，召而未至如與之與夫人望所屬之諸老，皆非託身於冰山者，必能陳大義以廣上心，必能主綱常以扶世教，遷西溪之陵而即之高爍，擇諸王之賢而主其奉嘗。若夫彌遠之家，縱不忍籍之，獨不可籍其僕妾乎？彌遠之爵雖不忍追褫之，獨不可誅其謚號乎？彌遠之子縱未欲禁錮之，獨不可勒之休致乎？執政大臣以大公存心，以中正許國，出一號令，行一賞罰，於其命令始出之地，其直如矢而又端之，其清如水而又澄之，則諸閭稟神算於帷幄，必不至於跋扈飛揚。戚里婦寺近習之徒，受威令於朝堂，必不至於譸張爲幻。而又旁招俊乂，列於庶位，以備經幄之講論，以充扈從之顧問。君心正而朝廷正，而百官萬民正，於以迓續皇天之命，於以簡在寧考在天之靈，轉災爲祥，易禍爲福。臣所謂爲慶曆、元祐難者，則易將至矣。臣嘗面睹清光，冒進人君不可欺天，人臣不可欺君之說。陛下溫顏容納，不斥不怒，畀以祠廩。甫及踰年，又起家以半刺寵之。隆天厚地，恩德難酬，寸草報春，寤寐在念。竊見先朝名臣司馬光通判并州日，當仁宗春秋方富，而首抗建儲，大議乃定。其時在朝公卿所難言者，而光言之，仁宗不以位卑言高罪之也。臣才品庸陋，於光無能爲役，然葵藿向陽，心實同之。敢因明詔之下，控竭胸臆，冒進狂言，亦惟恃陛下有仁宗之明，故臣得以效光之直也。干犯天威，罪當萬死，惟陛下赦之。《臞軒集》卷三。又見《宋史》卷四二三《王邁傳》。

〔二〕《宋史》卷四二三《王邁傳》節引此文，中有「隱、刺覆絕，攸、熺尊寵，綱淪法斁，上行下效，京卒外兵，狂悖迭起，此天與寧考之所以怒也」。而今本無此一節，或是收入集內時已有所刪改。

賀元正表 一

春王正月，肇稱獻歲之儀；天子萬年，增衍泰元之策。永膺多福，敷錫庶民。恭惟皇帝陛下道體泰亨〔二〕，德儀震動。太歲在西，民益富于酒漿；休命用申，化愈張于琴瑟。嘉與林林之衆，茂臻堪嗔之祺。臣承惠守藩，馳心戀闕。讀《離騷》賦，既逢湘水之孟陬；奉寬大書，願布楚鄉之農事。《臞軒先生四六》卷二。又見《翰苑新書》後集上卷二〇，《秘笈新書》別集卷一。

〔二〕「恭惟」上，《翰苑新書》有「中賀」二字。

賀元正表 二〔二〕

春王三朝，撫五辰于庶績；天子萬壽，轉一氣于八荒。睿智有臨，陰陽交泰。恭惟皇帝陛下剛健篤實，徽柔懿恭。受命惟七年，光已宣于文武；班瑞于群后，和將在于唐虞。與物爲春，體元以長。臣濫乘一障，甫至三榮。明日達聰，但遙想獸樽之酌；舉首奮翼，無自陪鳧舄之朝。《臞軒先生四六》卷二。

〔一〕《翰苑新書》後集卷二〇所載此文，署「方秋崖」（方岳）撰，未知孰是。

丙子再薦謝太守啓〔二〕

少而好賦，嘗見齒于賢書；壯當封侯，尚何顏于文屋。偶辱明有司之選，重書新進士之名。況弟子之賢于師，既叨首薦；而他人不如同父，又獲聯名。人稱之以爲美談，已當之獨有慚色。伏念某箕裘晚出，門戶早衰，綴文幾至于嘔肝，苦學惟知于嘗膽。十年以前之志，豈信富貴之在天；累戰不利之餘，方知窮達之有命。開門授業，仰屋著書，謂若無所用于一時，亦將垂不朽于千載。屬槐花之近日，陡覺激昂；認楊葉之舊穿，未知中否。賦不工於吐鳳，墨誤點以成蠅，設非以後場而見收，幾乎爲文衡之所棄。荆山之璞獲售，合浦之珠復還。親望因得以少寬，朋舊亦憐其纔遇。靖言僥倖〔三〕，竄有夤緣。茲蓋伏遇某官宗主斯文之盟，作成多士之氣。治平有第一譽，已徹公車；舉送餘四十人，親爲勸駕。致令么麼，再預甄收。某敢不益加駑鈍之鞭，勉赴功名之會。天其或者，道之行歟？雁序聯飛，佇見齊名于雁塔；龍門高遠，未知誰占於龍頭。《臞軒集》卷六。又見《翰苑新書》續集卷四一。

〔二〕卷首原有四庫館臣按云：「按此卷起自丙子再薦至初蒞潭州觀察推官作。」

〔三〕靖：原作「請」，據《翰苑新書》改。

謝省試參詳林員外啓

升堂拜知己之恩，綈袍已敝；入邸辱贈言之寵，華袞非榮。竦觀揮灑之雲煙，深懼取將於雷電。書紳起敬，藏笥爲珍。竊以遇合之難，古今所嘆。必大人君子，喜士素根於天性；故後生晚進，委身願出於門牆。況有如師生名位之絕嚴，鮮能略世俗禮文而相接。必有卓犖不羣之彥，方受特達殊常之知。如某者地寒無媒，天賦不腆。少而有志，恥隨餘子以浮沉；壯不如人，安得名公之印可。曩緣行役，得拜宗師。出名駿之圖，以華其歸；灑飛鸞之筆，以飾其陋。口共心語，願托身爐鞴之間；人欲天從，果定價權衡之下。嘗懷漫刺以晉謁，輒辱閭人之見辭。自蒙恩錫第以來，至束擔言歸之日，念不違函丈而徑去，將歸白庭闈以何辭。甫爾摳衣，便蒙倒屣，畀以名章之獎借，增其行色之光輝。得此於常人不足誇，受知於名世何其幸。昔韓昌黎送牛堪登第之序，至忘師道之尊；蘇東坡謝范公校文之書，或動鄉人之喜。久無此事，今在我公。茲蓋伏遇某官前輩典刑，斯文宗匠。流落人間之述作，特泰山一毫芒之微；提携天下之孤寒，有大厦千萬間之庇。致令么麼，辱在品題。某敢不尊其所聞，勤乎未學？文章末技，粗承交臂之傳；節義大閑，當勵立身之戒。《臞軒集》卷六。又見《臞軒先生四六》

謝陳侍郎立縣學續登科記并書啓

賜袍文陛，躡居桂籍之上游；記美鄉庠，重費荷囊之妙墨。人覽光而驚訝，已拜賜以凌兢。竊以周制既遠於賓賢，唐科莫榮於進士。舊莆陽實維一縣，始隸於刺桐之州；翁承贊爲第四人，時日以探花之使。至我朝而爲郡，以多士而得名。或立鰲頭，或稱龍腹，科固多于居甲，名未見于列丁。必有異能，方叨此選。如某者才疏不韻，學淺無根。少嘗有志於功名，壯乃自憐於蹉跎。賣文爲活，浪傳錚佼之虛聲；作賦逐貧，贏得揶揄之一笑。聚子衿以授業，緩農圃之謀耕。倏驚骨骼之已成，漸覺頭顱之如許。再偕秋計，始綴春官。輩試昕庭，敷陳奏牘，空臆盡言而無隱，轉喉觸諱之不知。雖清朝許罄其愚忠，而時好或譏其過訐。及竦臚傳之聽，果輸鼎甲之先。射楊葉數千人，皆始期於巧中；隔蓬萊三萬里，恨未學於飛行。親望固得以少寬，友論猶爲之不滿。惟是自知量力之審，焉敢有怨勝己之心？及遠道之來歸，荷達尊之獎借。儒墨發揮於妙藻，命卿植立於堅珉，援引前修，激昂晚學。金如山莫償一時之直，宣謂至珍；丹點鐵而費九轉之功，豈非榮遇？茲蓋伏遇某官受天間氣，作地行仙。游戲詞林，執千古文章之印；周旋禁路，極三朝簪紱之榮。身如一葉之輕，名有九鼎之重。滄浪把釣，冷看舉世之浮沉；雲岫岸巾，一付無心於出處。紉蕙蘭而覓句，餐杞菊以怡顏。十三人之會洛陽，孰比潞公之耆壽；九十歲而爲周相，行看衛武之經綸。將天下善類所賴依歸，而鄉曲寒峻先叨齒

錄。某敢不勉所未至〔一〕，聞之斯行？誓堅素節之冰霜，無負高評於月旦。仕惟行義，決不爲溫飽之謀；實必副名，當敬佩丁寧之訓。《臞軒集》卷六。又見《翰苑新書》續集卷四〇。

〔二〕某：原作「其」，據翰林院本及《翰苑新書》改。

謝殿試編排官聶侍郎啓

數父執于慈恩之塔〔一〕，稀若辰星；稱門生于通德之鄉，恍如霄漢。昔登堂不果，恐涉營私；今假道遄歸，將何辭謝？僭飭尺箋，仰呈丈席。恭惟某官日未東即收于巍第，江以西莫著其大名。詩社揮毫，妙思源泉之出地；听庭抗疏，精忠皦日之在天〔二〕。不由介紹而結主知，徑躡清華而登從橐。剿裁國用，鄙夷管、晏之近功；經略中原，隘小孫劉之故畫。詳審乎事機之會，更閱乎理義之多。謂如根本之先強，則于恢拓也可待。蓋知彼而不知己，皆料敵之淺謀；必能發而又能收，乃濟時之遠略。屬北方之警未息，而西州之變復興。人方憂蜀道之難，公往爲雪山之重。至則事權之牽制，加之饑卒之跳梁。身持尺檄以直前，惟知死節；神叱的盧之一躍，遂獲生還。浮言何傷乎日月之明，雅志已抗于煙霞之表。携諸郎于謝墅，會名勝于午橋。耆英之會狄公，方春秋之未艾；中國即相司馬，寧朝暮之少淹。伏念某殖學代耕，賣文爲活。元龍湖海之氣，少也勃然；司馬山川之游，今其倦矣。爲

有阿嬭之養，漫從舉子之勞。兩玷鄉書，一塵春榜。迨奉黃廷之對，空臆盡言；不知書生之疏，轉喉觸諱。痛國論之未一，憫邊釁之方開。惜諸將多陷讒言，乃援子儀之事；議宰相當存大體，恐貽王吉之譏。雖清朝許竭其愚衷，而時論或譏其太訐。發矢將穿于楊葉，及的輒差；乘舟已迫于蓬萊，爲風引去。向非借九鼎之力，當不止三籌之輸。副本既不上于中書，賤刺亦羞通于光範。至謝知己，皆後衆人。俯仰何心，升沉付分。謂今得斗粟之祿，可以無饑；豈不勝布衣之時，難乎一飽。茲迫瓜期之戍，方登荷橐之門。如亮其今日之來，非爲炙手；當賜以片言之誨，庶使書紳。此身已託大治之中，他日冀軫遺簪之念。但不負于素學，是謂報于異知。雖禿千毫，莫殫一感〔三〕。《臞軒集》卷五。又見《臞軒先生四六》卷二，《翰苑新書》續集卷四一，《啓雋類函》卷五五。

〔一〕父：原作「先」，據《翰苑新書》改。

〔二〕忠：原作「思」，據右引改。

〔三〕「感」下，《臞軒先生四六》尚有：「洎有懇悃，莫既敷宣」。

見江西真帥啓

平生漫刺，懶趨金、張、許、史之門牆；遠戍遷車，願識杜、范、歐、韓之人物。雖匪在受察受容之數，實久勞起敬起慕之誠。謀三釜粟之未皇，持一瓣香之爲急。竊以百年榮悴，同歸于盡；萬世

議論，有是與非。想孔光、張禹之諸人，尚有餘臭；讀李膺、杜喬之諸傳，至今耿光。方當淪胥於流俗之中，而有特立於時賢之表。稍具識見，皆知依歸。恭惟某官大明若揭日月而行，細行亦通神明之奧。明體達用，傳心程氏之諸書；開誠布公，尚友孔明於千載。在閨門則怡顏養志，立朝廷則正色責難。鯁論危言，興起南渡積年之弱；忠肝義膽，對越列聖在天之靈。原本闕。《臞軒集》卷六。

通湖南葉帥啓

輟文昌之座以帥藩，稍緩召歸之命；着從事之衫而入幕，得爲末席之賓。以明公一日之去留，卜賤子終身之遇否。仕莫重乎始進，天固使之有依。恭惟某官氣大而養以剛，道高而立於獨。渠渠孝行，每興感於《蓼莪》；皦皦科名，曾收功於藥籠〔一〕。守命義之大節，爲出處之宏圖。鳬舄橫飛，鴛行增重。考容臺三千禮，司蒞甚閑；爲冊府第一官，采芸有味。方在開禧嘉定之際，是爲君子小人之交。一賢峨豸以當前，衆正得輿而交賀。直聲大振，雷轟電擊於姦未去之先；元氣不傷，風恬雨霽於事已定之後。細秘史於金匱石室，導正學於廣廈細旃。履聲上迫於雲霄，斧鑕下臨於閩閩。利源竭矣，誰能寬之一分；仁人恥之，不待去於三宿。此舉盈庭之色動，未幾前席之恩深，爰屈台斗之光，俯照沙星之分。潭府甚淳古，分少陵嶽麓之清；客堂喜空涼，和吏部湘川之句〔二〕。政成而棠陰密，訟簡而鉅筭稀。然當遠郊營壘之相望，豈容明堂梁棟之小用？右諸道之奏最，隱若長城；左一席之久

虛，行膺顯冊。伏念某晚未見道，窮坐爲儒。百戰蟻酣，敢望錐囊之先露；一朝臚唱，濫叨鐺脚之後塵。父氈尚青而復還，母髮已白而待養。若以苟祿仕則僅可，漫不知幙辯者爲何幸。以部封下之舊民，而爲油幢底之新吏。始仕曰筮，或者即初而覘終；事長必忠，焉敢以順而爲正。惟矜其臭味之似，而許以帡幪之歸，庶追官箴，可諧親養。烏公鈇鉞之下，倘見禮於溫生；和相衣鉢之傳，竊有心於范質。瀆尊冒昧，拊己凌兢。《臞軒集》卷六。又見《臞軒先生四六》卷二，《翰苑新書》續集卷一一。

〔二〕藥籠：翰林院本作「藥市」。

〔三〕川：《臞軒先生四六》作「州」。

賀鄒帥給事啓

綠邸藉綸，紅牙易闥。煩公護太子，久焉思羽翼之功；借君重淮陽，示以歸禁闥之漸。湘靈起舞，嶽后前驅。恭惟某官道傳至聖大賢之心，文續先秦古書之脉。虎榜首登，鳳池身到，固地位之宜然；鰲頭寵重，鶴髮恩深，尤人生之鮮儷。付科名於餘事，守節義之大閑。方鼠穴權門，趨者成市，而螭坳直筆，屹然如山。及調更化之絃，時方多事；獨衛出疆之壁，義不辭難。入還班行，進掌封駁。誰不批勅，鮮有如何郟之力爭；因此結知，故每見鄒浩而輒喜。居中未久，丐外即行。國事日

新，比貞觀初年之何若；君子一去，覺貞元朝士之無多。心變闕以常丹，髮憂邊而漸白。惟有甘棠之蔽芾，遠到海頭；最宜叢桂之婆娑，久留春脚。歡聲無地可著，最課爲天簡和。太史夜占，喜長沙之星見；行人朝發，趣衡岳之雲開。寶閣陞大學士之班，輕車奉太夫人之養。衆皆爭先而稱賀，僕知大用之有階。蓋當夷夏消長之交，未決戰和依違之策。《春秋》復讎之義大，乃素學之欲行；英俊在朝則本強，正善類之所屬。有以中書何無寇公爲問者，當以吾國即相司馬而答之。初立本奇，更好黃花之晚節；儻來不計，直垂汗竹之芳名。伏念某讀書不多，合世更寡。比奉槐楓之對，空臆盡言；不知草茅之疏，轉喉觸諱。甘輸三籌而不悔，僅忝一命以進身。冬已及於瓜期，夏方趨於蓮幕。始仕曰筮，或者即初而覘終；事長必忠，安敢以順而爲正。竦聞元帥，來鎮此方，幸以鄰壤之諸生，得爲油幢之末吏。雖素於左右，本無介紹，然見之方冊，不昧平生。況進士題名，既接鳳雛之武；而小人有母，敢希燕喜之榮。儻推老吾老、幼吾幼之心，當無中不中、才不才之間。曲憐臭味，俾託帡幪。待我不以衆人，倘少垂於異眄；因主可以信客，竊自激于懦衷。《臞軒集》卷六。又見《臞軒先生四六》卷二，《翰苑新書》續集卷一一，《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一九八，《啓雋類函》卷六二，《宋四六選》卷一四。

上王侍郎啓

少而抱槩，久瞻魁宿于璇霄；壯也彈冠，行睹德星于珂里。雖素於左右殊無介紹，然見之方冊不

昧平生。敬飾訥詞，僭干嚴分。恭惟某官任重而道之遠，表粹而裏則剛。方在韋布之時，已負搢紳之望。紫府點頭，碧雲章句，號閬苑之謫仙；素王喜色，黃甲科名，協湘川之佳讖。剔蠹芸館，含香錦闥。翠節朱幡，幾沛黍苗之雨；紫薇紅葯，曾依香案之雲。方爲景從以小留，乃厭承明而丐去。十連爲帥，力蘇凋瘵之氓；五嶺皆炎，變作清涼之景。胡然爲衆所忌，正坐其名太高。一壑來歸，六丁莫挽，髮爲憂邊而半白，心思報國以常丹。寇公不入中書，莫答氈裘之問；裴相方遊綠野，其如柱石之衰！佇下綸音，徑司國柄。伏念某弱惟殖學，貧只賣文。固嘗感慨于事功，其奈間關於場屋。大廷對策，妄陳憂國之孤忠；末第書名，何惜避人之三舍。來傍蓮池之漫仕，已驚瓜戍之過期。胡遲其來，蓋恐素宦之無譜；或贊其決，以有達尊之可師。惟願矜憐臭味之同，庶有終始帡幪之托，俾遂親養，得追官箴。楊儀之無材力之可稱，正深凜凜；宓子賤待老成而後決，尤切拳拳。《臞軒集》卷六。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四九，《臞軒先生四六》卷二，《翰苑新書》續集卷二四，《八代四六全書》卷一三，《啓雋類函》卷五四。

上趙漕啓

汝陽真天人，久遯高風于臺表；湖南多賓客，乃容下士于幕中，以拳拳尊敬之年深，而僕僕趨承之日淺。撫躬幸甚，投贄先之。恭惟某官氣蓋諸公，眼高四海。守清獻之節，風流醞籍之猶存；游晦

公之門，師友淵源之甚正。自摘髭而收巍第，即榮足而上華途，一進屬于曲臺，游陞班于列寺。仗正論以主天下之善類，持定論以決國中之大疑。皦皦然特立而獨行，謏謏者旁觀而相忌。把一麾于漳水，即日請行；渺萬頃之恩波，至今遺愛。煮摘徧持于三節，平反最審于五刑。太倉粟紅，以義爲利；園扉草綠，使民不冤。此皆平生學問之設施，是以所至規模之卓偉。況西北之妖氛未洗，而東南乃財賦所須。萬竈雲屯，千艘雷動。咄嗟辦事，已通木牛流馬于淮甸之區；慷慨澄清，直掃封豕長蛇于河洛之表。使盡忠爲國皆執事比，則何至以賊遺君父憂。給餉第一功，論封當先于蕭相；弄印凡累月，熟視無易于趙堯。伏念某地寒無媒，天賦不韻。精神耗于半生之燈火，習氣磨于百戰之文場。叨第僥踰，繆處陳樓之右；量才短閭，慚非溫石之流。父氈方青而獲還，母髮已白而待養。駸駸迫戍，凜凜面墻。居常慕我公于方冊之中，今乃陪屬吏于旌麾之下，惟俯憐于臭味，庶稍逭于譴呵。未識劉士安，已習教條數千里之外；既見趙文子，或陪筦庫七十家之聯。《臞軒集》卷六。

上陳漕啓

伏審庾臺奏最，計傳陞華。昔長沙星聚之年，翹英金甲；今衡岳雲開之旦，增煥繡衣。夤緣三紀之符，鼓舞百城之下。敢裁吉語，敬候前驅。恭惟某官表粹而裏則剛，人今而道則古。出處語默，安行大《易》之中；清任和時，見謂聖人之耦。及直明昌之更化，不緣介紹以立朝。士如羣蟻之慕羶，

皇皇人爵；公若飛鴻之避弋，落落權門。不然胡勇退于中流，而乃甘斜飛于外補。重湖千里，在天一方。發廩賑民，志慮固詳于田里；乘輅察吏，精神鎮壓于山川。歡聲溢于道路之口碑，實政紀于山林之野史。時適轉輸之擇使，重其權乃重其人；上知斂散之有方，易其節不易其地。惟是歲饑人困，川竭谷虛。節以制而弗傷財，乃執事平時之素學；不斂民而足用度，亦前賢此地之遺規。惟人心既久于相孚，雖皇華未至而先喜。福星照耀，非一道之宜私；時雨沾濡，又四方之屬望。伏念某癖惟嗜古，樣不入時。每持直道以事人，安敢大言而忤世。諸大夫之唯而周舍之謬，見者忌之；一齊人之傳而衆楚之咻，嘻其甚矣。方未見先生而親炙，深有疑或者之肆讒。及三薰三沐以來前，荷載笑載言而加拊。既有師門之歸倚，何虞宦路之險巇。寒士之依主人，倘許一瓣香之請；小人之有老母，庶諧三釜粟之謀。《臞軒集》卷六。又見《臞軒先生四六》卷二，《翰苑新書》續集卷一三。

全宋文卷七四四六

王 邁 三

賀陳倉啓

比從郎省，出建庾臺。帝曰湖南九州之民，其生寡遂；公爲江左諸賢之望，宜往周諏。嶽后擁英，簞以前驅，湘靈聞先聲而起舞。恭惟某官道高而立於獨，器厚而養以和。學《易》通神，三畫曾吞於天上；著書擬聖，六丁屢下於人間。雖場屋之文而金石可鐫，自科第之後而燈火不輟。徘徊州縣，綿歷歲時。所至皆清而人推高，在我者大而官無小，及時更化，乃肯立朝。鳴鐸碧流，恍憶爐亭之舊；橫經朱邸，平分講幄之功。著庭凜直筆於秋霜，省眼閱人材於冰鏡。但從平進，立要路之津以何難；惟不苟同〔二〕，辭光範之門而徑去。間有動色而咨惜，誰能爲王而留行。與其員枘方鑿，扞格於中；孰若大纛高牙，從容於外？況在衡湘之地，重當金穀之權。屬弄印者踰時，乃出綸而臨遣。東南之力竭矣，上下焦熬；西北之事紛然，江湖唇齒。爲時一出，寬上隱憂。褰帷皆起廢之方，攬轡卽折衝之

略，必有偉舉，以悚羣觀。富貴浮雲，固萬鍾之不屑；蒼生霖雨，非一道之得私。伏念某學古多拘，與時寡合。比奉昕庭之對，空臆盡言；不知書生之疏，轉喉觸諱。甘輸三籌而不悔，僅竊一命以進身。來傍蓮池，苟營菽水。始仕曰筮，或者即初而覘終；事長必忠，焉敢以順而爲正。才疏而意廣，位卑而言高，不惟同列疾視其旁，甚至上官亦嫌其訐。所幸鄉先生之出使，得稱門弟子以通名。諒蒙軫念於遺簪，必不興疑於投杼，俾諧鍾釜之養，敢昧邱山之恩！中人以下皆惡林宗，正不免耳；國士之遇如有知伯，尚庶幾焉。《臞軒集》卷六。又見《臞軒先生四六》卷一，《翰苑新書》續集卷一四。

〔二〕同：原作「因」，據《臞軒先生四六》、《翰苑新書》改。

賀李倉啓

出綸閭闔，乘傳湖湘。屏風錄良刺史之名，就陞英蕩；安輿奉太夫人之養，增輝輜軒。部民舞手以交驩，屬吏舉杯而相賀。恭惟某官道高而立於獨，器厚而養以冲。《鄉黨》一篇之中，從容踐履；《中庸》千載之學，出入誠明。是場屋之文而金石可鐫，自科第之後而燈火不輟。徘徊州縣，綿歷歲時。所至皆清而人推高，在我者大而官無小。及改絃而更化，乃澤笏以立朝，不緣介紹而結眷知，肯事詭隨而同流俗？屬時有邊陲之警，自許參謀；長揖出光範之門，了無斬色。早奏勳於淝水，旋坐嘯

於衡陽。藹然政聲，得之道路，字民則催科寧拙，拊士則甘苦與同。思溺由溺，思飢由飢，紅粟活萬人之命；曰暘而暘，曰雨而雨，蒼穹感一念之誠。以至延賓客而北海之樽不空，待寮佐則南樓之興不淺。醉墨豪吞於星瀨，新詩清迫於雪車。舞綵袖於興春，遂蔡端明便親之志；鳴木鐸於石鼓，尋朱紫陽講道之盟。豈近世俗吏之能爲，皆平日學力之小試。闔城卧轍，人心直願借留；因地建臺，天意曲爲從欲。惟是年荒民困，川竭谷虛。公將以施一州者而惠九州，人亦以試前日者而信今日。還峴而粟可賤，乃賢相之遺規；用惺而年不饑，亦常平之始事。必遵家法，以寬帝憂。陰德無邊，耆壽合延於鶴髮；清朝有命，宴詩將賀於龍津。伏念某學古多拘，與時寡偶。昔吐危言而對策，以訐見排；今持直道以事人，似狂未醒。才疏而意廣，位卑而言高，達甚於鄰境之諸生，晚乃爲崇臺之屬吏。先世同文靖之第，一榜得人；賤子登元禮之門，通家有舊。倘軫薄雲之誼，冀沾覆露之私。事長必恭，佇俟察父哲兄之教；將母來諗，願推仁人孝子之心。《臞軒集》卷六。又見《臞軒先生四六》卷一，《翰苑新書》續集卷一四，《宋四六選》卷一四。

上趙帥幹啓〔二〕

斂衽槐庭之相種，莫遂望塵；綴員蓮幕之下寮，行將受察。禮莫嚴於事長，書可後於通名？恭惟某官威鳳九苞，瑞麟一角。學傳歆、向而得其髓，文追賀、白而拍其肩。維昔上台，爲國元氣。展咸

池洗日之手，了不言功；格列廟在天之靈，固宜有子。初露厥穎，已雷其聲。乃不汲汲，問津臺閣之登；而肯翩翩，斜飛江湖之上。排紛理劇而目不瞬，飛書走檄而筆不停。夜雪貂裘，慷慨辦太原之檄；春風杯酒，嘯歌發嶽麓之奇。時方多艱，公豈久外？與其以一賢佐方面，致吾帥於羊、杜之間；孰若以重望居專城，使遠人知韓、范之至。旋復登庸之衣鉢，益光勳績於旂常。伏念某以有書癡〔二〕，幾爲儒誤。著鞭不早，每憐髀肉之屢生；捧檄而游，自笑頭顱之可揣。宦海方航於一葦，面牆誰指於三隅？賴有名勝之依歸，出示誨書之一二，併寬鞭策，俾託帡幪。仕大國而並英傑之游，預知幸矣；敬長官如在父兄之側，願進教焉。《臞軒集》卷六。又見《臞軒先生四六》卷一。

〔二〕《臞軒先生四六》于題下有注云：「崇整，忠定之子。」

〔三〕以：右引書作「少」。

上趙帳幹啓

天族柬英，霜臺贊畫。蘭茝衆芳之所在，雅稱浮湘；芙蓉八月之方酣，驩迎入幕。已辦慶箋而未貢，敢圖謙牘之先施。恭惟某官胸吞石渠，舌瀉雲漢。追河間于千載上，得禮樂之盛心；夢太白于三生前，傳文章之正印。日未東即收于上第，斗以南莫載其英聲。不汲汲問津于臺閣之登，乃翩翩斜飛

于江湖之上。平章漕計，清規照映于昭潭；觴詠賓筵，俊語增雄于嶽麓。臺府以之爲重，寮屬賴其有師。畫諾笑談，暫此分木牛之寄；功名追逐，歸歟侍金馬之班。如某其人，何用于世？宦海方航于一葦，面牆誰指于三隅？聞公之來，何啻似鄉人之喜；規我以善，庶不爲吾黨之羞。《臞軒集》卷六。又見《臞軒先生四六》卷一。

上潘帳幹啓

星臺重望，皎然連璧之相輝；雲幕下寮，甚矣獨竿之濫吹。行澡身而受察，預貢牘以通名。恭惟某官寶婺儲精，珠庭挺異。蜚大聲于斗以南之地，聞者驚霆；收巍第於日未東之天，易于拾芥。游戲文章之三昧，呈露政事之一斑。人方慙憑于要津，公獨雍容于賓佐。飛輓之無虛日，畫婉婉者居多；書檄之如飄風，才恢恢而益辦。以霹靂之敏手，佐賢明之主人。氣類胥感，則霜降鐘鳴；聲實相扶，則珠明淵媚。賓筵觴詠，名章發岳麓之奇；漕計平章，清節映湘潭之底。紛薦書其盈篋，推英轂者載塗。書諾笑談，暫此贊木牛之筭；功名追逐，歸歟侍金馬之班。某門地伶俜，性天嵒窳。着鞭不早，每憐髀肉之屢生；捧檄而游，自笑頭顱之可揣。宦海方航于一葦，面牆誰指于三隅？惟憐其臭味之同，而許以帡幪之託。苟逃瘴曠，詎昧依歸？小巫之見大巫，宜周章而失指；先覺之于後覺，願誘掖而來前。《臞軒集》卷六。又見《臞軒先生四六》卷一。

與湘潭監酒右弁啓

爲米五斗而漫來，何裨婉畫；有醞三升之可戀，獲綴英游。賀上滯遲，先施倒置。恭惟某官沉酣方虎之略，糟粕孫吳之書。暫韜厥光，來隱於酒。雖養高此地，不妨弔靈均英魄之獨醒；然右武之時，誰肯持將軍告身而易醉。小而投醪士卒，大則作醴廟堂。行且見之，非爲佞也。某寒酸可笑，艱苦備嘗。來傍蓮池，陋矣斗筲之器；粗營菽水，苟焉鍾釜之謀。幸甚同僚之得賢，先拜高文之有味。自此作乞漿之請，願一中之；何時定飲酎之交，永爲好也。《臞軒集》卷六。

與醴陵劉宰啓

行役三千里，來依幕府之芙蓉；入境第一程，首訪河陽之桃李。先睹爲快，以名自通。恭惟某官籍甚月評，穹其天分。《七略》總百家之緒，世美可尋；千年六一翁之鄉，風流未泯。裹以冠裳而不任，直於翰墨以策勛。神人換鼻而許以正郎，朱吏點頭而畀以上第。游游邛笮，慨然忘蜀道之難；繼董布泉，去又作雪山之重。合即坐三館之上矣，乃廉取百里而宰之。今士夫厭湯鑊之焦熬，相顧瑟縮，明執事施硃刀於肯綮，了無留難。寓撫字之意於琴中，息囂訟之風於棠下。蓋大馮君宜春之遺

愛，今猶思之；而魯仲康中牟之政聲，雅亦稱是。一同幸甚，三異藹然。行膺黃紙之除書，更與青氈而出色。有如某者，見謂斐然。文場曾被於百瘡，僅收末效；宦海方航於一葦，未識前津。幸假道於名區，有指蹤之素宦，願出緒餘以告，用爲畫諾之規。豈無同僚之盡心，不若先入者爲主。仕大國而交英俊，快平昔之襟期；在武城而聞弦歌。動書生之技癢。《臞軒集》卷六。

與湘陰李宰啓

子來幾日，方依幕府之芙蓉；彼美一人，賸種河陽之桃李。未敕墨卿之敬，乃爲籤府所先。恭惟某官閥冠雲霄，胸羅星宿。家豈不置《文選》，恥爭寒士之科名；世皆稱有天才，宛似謫仙之風骨。自初撫仕，總是名藩。勾稽餘閑，詩思蜚敷於滕閣；平反一笑，陰功瀾渺於吳江。憑鐵甕以餉師，向金閨而徹籍。便合在六察之上矣，乃廉取百里而宰之。今士夫厭湯鑊之焦熬，相顧瑟縮；明執事施劓刀之肯綮，了無留難。錦愈濯而愈鮮，琴一彈而一韻，政異雉雛之樂，官清任馬骨之高。政聲滿湘之南，作諸邑樣；名節自天而下，登要路津。某讀書不多，合世更寡。元龍空有湖海之氣，司馬倦作山川之游。仰破屋以哦詩，嘔肝不悔；俯大廷而對策，空臆盡言。儒科僅竊於還丹，世味殆如於嚼蠟。冬已告戍，夏方抵官。胡遲其行，蓋恐面墻於泣事；或贊吾決，謂有大邑以庇身。倘能矜臭味之同，必不吝箴規之誨。公餘交贊，已窺君之一斑；何日盍簪，併授我以三昧。《臞軒集》卷六。

與湘鄉林宰啓

君乘車我戴笠，憶輦轂之相逢；客遺魚中有書，喜湖湘之共仕。入蓮幕方數日許，望華封隔一水間，修敬辜遲，先施倒置。恭惟某官望高胄子，學到儒先。崔嵬雙闕之家聲，不斷書種；呼吸三山之秀氣，發爲文詞。固嘗於科目以策勛，乃恥與孤寒而爭進。取名廉甚，不妨蘭菊之芬芳；公論歸之，合看蓬萊之步武。乃飛雙鳥，來宰一同。今士夫厭湯鑊之焦熬，相顧瑟縮；明執事施硃刀於肯綮，了無留難。錦愈濯而愈鮮，琴一彈而一韻，政異遂雉雛之樂，官清任馬骨之高。期年報政之優，作諸邑樣；一札自天而下，據要路津。伏念某讀書不多，合世更寡。大廷對策，妄陳憂國之孤忠；末第書名，何惜避人之三舍。冬月戍瓜之已及，夏初行李之方安。胡遲其行，蓋恐面墻於泣事；或贊吾決，謂有大邑以庇身。倘矜臭味之同，尚記游從之舊，必有忠告，俾追官箴。想弦歌之聲，忽動書生之技癢；俟騶哄之至，拱聆官譜之緒餘。《臞軒集》卷六。

與寧鄉黃宰啓

居桑梓鄉，相去一牛鳴之地；入芙蓉幕，孰知雙鳬鳥之聲。告至辜遲，先施倒置。恭惟某官識高

胄子，學到儒宗。筆搦虹霓，呼吸鼎山之秀氣；名懸日月，崢嶸壁水之上游。漫以毫芒，見之施設。雲深紫邏，大所居一尉之官；草鞠園扉，少亦活千人之命。蟬蛻七階之選調，鵬騫萬里之脩程。今士夫厭湯鑊之焦熬，相顧瑟縮；明執事施硃刀於肯綮，了無留難。錦濯水而愈鮮，琴含風而有韻。驪聲無地可着，溢爲薦禰之章；最課自天簡知，行有徵黃之寵。有如某者，見謂斐然。仰破屋以哦詩，嘔肝不悔；俯大廷而對策，空臆盡言。收科輸鼎甲之三籌，初仕乏錐囊之一穎。面墻必矣，指蹤誰歟？惟大邑可以庇身，而鄉人喜於見似。願出忠告，俾道官箴。想弦歌之聲，忽動書生之技癢；俟騶哄之至，拱聆縣譜之緒餘。《臞軒集》卷六。

與新攸趙宰啓

湖南多賓客，漫來着從事之衫；汝陽真天人，何尚墨男邦之綬？未辨赫蹏而展慶，遽蒙綠綺之貽音。恭惟某官派接天清，名垂斗燦。去河間東平千載，得其盛心；追太白長吉諸人，與之並駕。游戲文章之三昧，呈露政事之一班。鵬鷖灘頭，早協奇章之瑞識；松槐叢裏，優爲斯立之清游。諸公挽之亨衢，薦墨紛乎盈篋，便合在六察之上矣，乃廉取百里而宰之。今士夫厭湯鑊之焦熬，相顧瑟縮；明執事施硃刀於肯綮，了無留難。簸揚而糠在前，更張而琴有韻。官清如水，不妨馬骨之高；最徹於天，好布鴈行之武。有如某者，見謂斐然，弱惟殖學以代耕，貧止賣文而爲活。忤時對策，分輸黃甲

之三籌；竊祿養親，無補碧油之一畫。所賴臭味之無間，當有教詔以相規。見君子心則夷，預知免矣；況大邑身所庇，竊有望焉。《臞軒集》卷六。

與益陽尤宰啓

佩服家聲，願識梁溪先生之裔；講聞縣譜，熟知連城茂宰之才。彼此因王事之塵勞，往來略世俗之苛禮。將謂相詔以肝膽，胡爲未忘於形骸？一箋先施，百拜後誦。恭惟某官秀無可揀，敏莫能追。宦學典刑，世有甘棠之笏；風流蘊藉，人如濯柳之標。篝燈誦有味書，下筆作驚人語，歷仕皆臚，馳聲甚休。諸公挽之亨達，薦剡紛乎盈篋，便合登六察之上矣，乃廉取百里而宰之。今士夫厭湯鑊之焦熬，相顧瑟縮；明執事施硃刀於肯綮，了無留難。訟息而鉅筭稀，政成而棠陰密。官清如水，不妨馬骨之高；秩滿朝天，好布鴈行之武。有如某者，見謂斐然。仰破屋以哦詩，嘔肝不悔；俯大廷而對策，空臆盡言。來傍蓮池，苟營菽水。惟是平生方介之癖，不學時樣嫵媚之粧。幸大邑可以庇身，而素官宜於問政，必有忠告，俾追官箴。想像弦歌，頗覺癢書生之技；闐聞騶哄，願降見君子之心。

《臞軒集》卷六。

與長沙陳宰啓

入幕依芙蓉，方陪州從事之後；滿縣栽桃李，喜聆鄉先達之來。昔願見而未能，今相值則甚巧。敬憑尺鯉，往白雙鳧。恭惟某官天分穹然，月評籍甚。呼吸三山之秀氣，發爲雄文；婆娑百尺之高樓，俯視餘子。取科名如囊中物，試政事有肘後方。綵筆平反，少亦活千人之命；剡章吹送，多其吐三語之工。趣覲清光，徑陞華秩，便合坐三雍之上矣，乃廉取百里而宰之。今士夫厭湯鑊之焦熬，相顧瑟縮；明執事施硃刀於肯綮，了無留難。行將寓撫字之意於琴中，息囂訟之風於棠下。府邑甚淳古，必有三異之可書；朝廷半老成，非久一同之借重。有如某者，見謂斐然。少嘗慷慨於事功，壯則間關於場屋。大廷對策，妄陳憂國之孤忠；末第書名，何惜避人之三舍。來謀親養，已過戍期。胡遲其行，正恐素宦之無譜；若有所恃，必得大邑以庇身。倘忘年許以締交，則暇日必有忠告。一畫一諾，僕焉方俯仰於人；有社有民，公也當施行所學。《臞軒集》卷六。

與攸縣權宰周簿啓

依芙蓉而泛水，方陪諸從事之游；去枳棘而栽花，知有貴公子之政。辜遲告至，顛倒先施。恭惟某

官敏手莫追，清標特立。傳濂溪之學，源流河漢之深長；生清獻之鄉，氣類霜鐘之感召。方露厥穎於政事，已雷其聲於搢紳。人之爲言，以立身矮屋而稱屈；事當其會，有不善製錦而見傷。方當路弄印而熟籌，謂執事改絃而可理，果能支欹補罅，頓使易聽改觀。簸揚而糠在前，盤錯而器愈利。縣自有譜，想得諸家法者甚詳；時正需材，當真彼周行而後快。有如某者，見謂斐然。仰破屋以哦詩，嘔肝不悔；俯大廷而對策，空臆盡言。分輸黃甲之三籌，無補碧油之一畫。面牆必矣，指蹤茫然。幸已締好於棣華，獨未一瞻於芝宇。闖聞騶哄，願降見君子之心；想像絃歌，頗覺癢書生之技。《臞軒集》卷六。

回湘鄉黃尉七舉啓〔二〕

輦轂相逢，猶記洒慈恩之墨；湖湘始仕，同來着從事之衫。以幕府文書之方殷，爲少公翰墨所先辱。倒置太甚，不敏何言？恭惟某官天分穹窿，學力宏毅。使國人有所式，太學稱爲官樣之文；思天下猶己饑，微時已試活人之手。科舉惟垂於蝸餌，場屋如擲於雉盧。妄男子僥倖成名，一戰而霸；真將軍偃蹇不偶，七縱乃擒。方以格拘，暫焉仙隱。五色棒定優於巡檢，一縣花必預於栽培。鸛鷀雙飛，好報金灘之瑞；孔鸞齊列，行通玉陛之班。某讀書不多，合世更寡。向嘗吐危言而對策，以訐見排；今復持直道以事人，似狂未醒。所喜聯事，而有同盟，必不金玉其音，時出藥石之誨。州縣徒勞耳，俱未免俯仰於人；富貴何有哉，要相期遠大之業。《臞軒集》卷六。

〔二〕題下原有注云：「黃未第時招米舟濟饑，得賞，既第，用此關陞從事郎。」

回劉縣尉啓

蓮池水綠，方爲異鄉異客之游；梅市風清，喜有同年同官之好。未辦赫蹏而展慶，遽蒙綠綺之貽音。恭惟某官天分本高，月評增重。世有甘棠之笏，家法典刑；人如擢柳之標，風流醞藉。自摘髭而收上第，合策足而登華途。胡以格拘，來爲吏隱。五色棒定優於巡檄，一縣花必預於栽培。早晚好音，喜報鸛鷀灘頭之瑞；權輿大用，頓增雲龍閥閱之光。伏念某讀書不多，諧世更寡。忤時對策，方輸黃甲之三籌；竊祿養親，何補碧油之一畫。既素無巧宦之譜，又不爲時樣之粧。正賴同盟，時賜忠告。州縣徒勞耳，俱未免俯仰於人；富貴何有哉，要相期遠大之業。《臞軒集》卷六。又見《臞軒先生四六》卷二，《翰苑新書》續集卷二二，《啓雋類函》卷一〇六。

回縣丞啓〔二〕

命錫芝函，權分穀璧。雁鷺以行進，方驚貳令之威；鯉魚從遠來，忽拜尺書之寵。先施倒置，函謝反遲。恭惟某官續昌黎似經之文，生江淹夢筆之地。負鄉先生之望，私淑者多；奏子大夫之篇，成

功則一。倒蔗既入佳境，寒花賸有晚香。俯爲涉筆之游，來贊鳴絃之化，哦藍田之松而有味，紉楚澤之蘭以自馨。余不負丞丞負余，能使花封之重；己不即人人即己，趣歸柳院之班。如某其人，何庸於世。少徒有志，文場親被於百創；壯不如人，宦海纔航於一葦。謁來蓮幕，密邇槐亭。不徒降識君子之心，且有見似鄉人之喜。州縣徒勞耳，俱未免俯仰於人；富貴何有哉，要相期遠大之業。《臞軒集》卷六。又見《臞軒先生四六》卷二，《翰苑新書》續集卷二一，《啓雋類函》卷一〇六。

〔二〕《臞軒先生四六》作《回丁縣丞》。

與彭簿啓

熊湘水綠，方爲異鄉異客之游；鸞枳風清，喜有同年同官之好。相值甚巧，先施過隆。恭惟某官毓秀孝子之門，蜚英詩人之社。誰不登第，鮮有書黃甲於弱冠之年；等是榮親，爭似舞藍袍於重闈之下。膏粱及身而願學，衣鉢對面以相傳。合便策足於要津，胡爲低頭於矮屋？必以素官，大所居宅。洞庭嶽麓之清奇，正需吟詠；茶竈印床之閑雅，可養經綸。當路必刮目而器之，鋒車不旋踵而至矣。某雖在團所，略識英標，未握臂以論心，久望風而引領。幸甚先登堂而拜名父，繼而又倒屣以接英游。依於之日猶長，益者之友可託。州縣徒勞耳，俱未免俯仰於人；富貴何有哉，要相期遠大之業。《臞軒集》卷六。

與林簿啓

入幕幾日，方嗟混雁鷺之行；有鄉同年，來此栖鳳鸞之翼。九牧之來，仍是其一；四司之契，好有其三。巧哉相逢，愧甚先辱。恭惟某官襟懷皦皦不俗，翰墨字字有香。天山三箭之歌，笑談得雋；燕嶺一枝之桂，陸續相傳。燈火收功之甚優，膏粱祝身而願學。既換鼻則當在正郎之選，何低頭而又居矮屋之中？豈洞庭嶽麓之清奇，正需吟咏；而茶竈印床之閑雅，可養經綸。當路必刮目而器之，鋒車不旋踵而至矣。某雖在集所，略識英標，未握臂以論心，久遡風而引領。比過江西，訪芝蘭之友，知於門下，爲瓜葛之親。此來龜篆之方交，已喜車音之至止。州縣徒勞耳，俱未免俯仰於人；富貴何有哉，要相期遠大之業。《臞軒集》卷六。

謝趙侍郎送自著易說語孟洪範老子書解啓〔二〕

老子杖青藜，方策勳於羣籍；孺子拜黃石，乃受教於一編。幸見人間未見之書，如得天下難得之寶，斯文增氣，後學有師。恭惟某官一代宗工，三朝壽隽。出處名節，朱虛侯衛社稷之忠；游戲文詞，太白老鳴國家之盛。身握陪京之管鑰，秩崇廣內之圖書。每於凝香森戟之間，不廢滴露研朱之

樂。神機一泄，六丁曾下於霧中；人爻已通，三畫併吞於天上。謂羲、文、孔子無二道，合京、費、王弼爲一人。訓《易》而以神明，發千百餘年之關鍵；得意而忘言象，付六十四卦於筌蹄。既精研六籍之原，乃大放羣書之作。于《洪範》則首及君臣之正分，於《中庸》則先明忠恕之同源，渾融一貫於胸中，脫略諸家於紙上。讀《論語》知趙中令，願致太平；談《孟子》異王荊公，恥規近利。造好學力行之地位，下精義入神之工夫。上而續伊洛之正傳，下亦窺柱史之衆妙。夫子言文章性道，又得而聞；元帥閱禮樂詩書，於今親見。著述尤多於丁部，敷陳上達於乙觀。吟六藝之文，披百氏之編，大儒事業；舉三代之隆，建萬世之策，宰相規模。某猥以謏聞，恭承大惠，非桂樹聯芳於二陸，而蓮池誌美於季方。鉅冊高文，方進徹細旃之上；牙籤縹帙，何緣到圭竇之中。方精神昏耗於吏塵，使心目開明於理窟。既獲多聞，而又多見，未識異人，先得異書。心愛《太玄》，莫預弟子侯芭之列；手編文籍，願書門人李漢之名。《臞軒集》卷七。又見《翰苑新書》續集卷四〇。

〔二〕卷首原有四庫館臣按云：「按此卷起自潭州觀察推官，至調浙西安撫司幹官作。」

謝趙漕啓

父生師教之身，僕不輕於所託；德進言揚之選，公何取而見收？既不常親炙於朝夕之間，又不能

借助於左右之譽，惠出非望，始聞猶疑。乃以剪拂之過情，竟謂強毅而有立，玩誦至此，感慨久之。直道而行，寡與世合，中人以上，好與己同。鄭公良臣，尚恨義方有太直之操；曲江賢相，且嫌疑之負過勁之名。如某其人，何足比數？昔嘗吐危言而對策，以訐見排；今復持直道以事人，似狂未醒。斗升之祿，粗奉甘旨；方寸之地，可質神明。位卑而言高，才疏而意廣。圓爲卿方爲皂，豈不知流俗之皆然；直如弦曲如鉤，亦各隨中心之所好。涖官雖久，無志可行。居常咄咄書空，見者往往下石。諸大夫之唯而舍之諤，誰或助之；一齊人之傳而楚之咻，嘻其甚矣。敢謂囊錐之末露，亦蒙銀管之特書。向非大量過人，如王文正之待寇平仲；盛德容物，若婁師德之于狄梁公，則將不免於見尤，何況敢望爲知己！茲蓋伏遇某官名節皦如霜日，氣義薄於雲天。將解佩以還朝，猶焚香而薦士。懸鏡於此，媿妍凡閱幾人；落筆之餘，精神在末一點。此舉庶幾公道，高風可激懦夫。於養痾之際得之，其起廢之功大矣。抱茂宏之羸疾，猶幸耳堅；得淮南之仙丹，頓欣骨換。寒谷暖生於吹律，親庭喜至於加餐。某敢不勉所飭修，加之涵養？所不背師門之訓，惟勵初心；願言開賓閣之時，無忘今日。相期者遠，槩見乎辭。《臞軒集》卷六。

回林監倉啓

宸宸出綸，帥藩司庾。見者謂名卿之子，肯此盤旋？今而後倉氏之官，不爲卑冗，罪遲展慶，倒

置先施。恭惟某官胄子英游，清時偉望。呼吸三山之秀氣，發爲詞源；崔嵬雙闕之家聲，不斷書種。講聞素官之譜，佩服教忠之言。翩然斜飛，來此小試。蓋乘田有職，雖素王猶屑爲之；而治粟名官，以國士亦嘗親此。偶司出納〔二〕，可養經綸。況當疆場之多虞，正倚積貯以爲命。自今紅腐，必無年饑用不足之憂；不日綠綈，趣奉歲入穀幾何之對。有如某者，見謂斐然。仰破屋以哦詩，嘔肝不悔；俯大廷而對策，空臆盡言。決科輸鼎甲之三籌，入幕乏錐囊之一穎。比於江西，訪芳蘭之友；謂於門下，爲瓜葛之親。略相先後以之官，或可牽連而託契。豈惟暇日，共觀鄴侯三萬軸之藏；祇恐匪朝，已預文子七十家之薦。《臞軒集》卷七。又見《臞軒先生四六》卷二，《翰苑新書》續集卷二二。

〔二〕偶司：《臞軒先生四六》作「勿輕」，翰林院本作「用輕」。

投帥辯謗啓

微官幕府，忽罹市虎之讒；大字通衢，至有蒼鷹之戒。自反無慊，旁觀謂何？竊以下僚之事長官也至難，小人之陷君子也常易。慘慘劬勞，燕燕居息，敢謂不均；皓皓易汙，皦皦難全，動而得謗。莫能加之以臧汙之迹，則必誣之以苛刻之名，肆爲譸張，陰結寵眷。諸大夫之唯而周舍之謬，寡與固宜；一齊人之傳而衆楚之咻，相攻太甚。伏念某癖性信古，樣不入時。爲饑所苦而來，稍足亦甘於

隱。員爲卿方爲卑，豈不知流俗之皆然；直如絃曲如鉤，亦各隨中心之所好。謂欲盡忠於所事，何忍相率以爲欺。苟有知未嘗弗言，欲通壅蔽；未見信以爲謗己，自取疏疑。遂令狐媚者旁觀，乃以蠅營而加汙。高明過聽，約束嚴放。然某粵自蒞官，粗思及物。嫉奸吏以浸漁而舞法，時行直舍之笞；憫窮民以衣食而遭刑，量減公庭之杖。倡優下賤，抵憲不赦；書史典謁，請間不行。大則爭於階除，小則筆於簡牘。睚眦之怨交結，膚受之愬果深，有如墻壁之文，甚如市朝之撻。羣儉竊笑，善類驚心，固不止爲一人言，非所以令衆庶見。無羞惡之心非人也，尚何顏而坐曹；如左右曰可則殺之，寧有殞而無辱。仰惟某官以四方霖雨，爲一道福星。雅志平反，喜動慈闈之笑粲；卑躬吐握，許通屬吏之款私。顧此謏儒，待以我輩。書門板以旌孫戊之直諫，是能容之；指棗枝而謂斛律之淫刑，豈得已者？每於議政之暇，誨以有味之言。謂心貴和平，毋若昌黎之好勝；謂吏師法令，宜佩元城之良規。某敬以服膺，力求救過，願以十日所視者，不待浹日而斂之。中人以下皆惡林宗，方立危疑之地；國士之遇既有智伯，冀全終始之知。此情不孚，有去而已。《臞軒集》卷七。

上葛撫屬啓

望紫樞之府，早聆蘭砌之芬芳；入碧油之幢，晚竊蓮池之餘潤。先辦赫蹏而告至，將收縞帶以乞交。恭惟某官天分本高，學力又到。丰標如玉，英精奪婺女之輝；咳唾皆珠，文采對天孫之巧。維時

幕府〔二〕，爲國重臣。安石之薦謝玄，才能是舉；呂相之知夷簡，公輔相期。不應露穎之初，屑辱司征之寄。方禮樂詩書之帥，妙簡乃僚；謂風流蘊藉之賢，宜賓之幕。排紛剗劇而刃不頓，飛書走檄而筆不停，宜臺府之賞音，羨家庭之有譜。筦庫七十家之薦，日即留中；扶搖九萬里之搏，風斯在下。某居今以屈，嗜古而窮。黃甲同年，半是雲霄之隼武；青燈共夜，依然山澤之臞儒。百憂熏心，一貧到骨。葵丘之瓜已熟，雖喜及期；輦路之柳可攀，自慚寡援。所幸締年盟之末，必不靳忠告之言。專枉有期，喜遂一斑之睹；含毫莫斷，願求三昧之傳。《臞軒集》卷七。又見《臞軒先生四六》卷一。

〔二〕幕府：《臞軒先生四六》作「宥所」。

與鄭給事啓

諾仕京畿，爲碧油幢之下吏；主盟寒峻，有青瑣闥之正人。昔薦墨之未乾，今師門之孔邇，倉皇告至，俯伏投誠。竊以貴賤之分固殊，氣味之投亦寡。君乘車，我戴笠，命實不猶；子鼓瑟，王好竽，物難苟合。悠悠古道，汨汨頽波，或已隔面於紫陌之春，誰肯動心於綈袍之舊？焉有如夕郎之貴顯，尚猶記暮子之姓名。同心皆四海之人，獨思眷顧；十年無一枝之信，不責疏狂。吹噓已送於上天，植立且期於異日。歲云暮矣，訝瓜戍之來遲；予日望之，見鄉人而輒問。俯念梁園之後志，曲爲

材館之先容。如許殷勤，實難勝荷。伏念某晚竊一第〔二〕，繼罹百憂，頭顱如許而心自憐，髀肉已消而名未立。豈不汲汲於仕，胡爲遲遲而行？蓋回思捧檄之時，哺烏望絕；況未有應門之嗣，舐犢情鍾。加以聚糧之難，重以負薪之疾。何其久也，止或尼之。駑馬頗困於修程，今方稅駕；去燕來尋於舊壘，好爲捲簾。茲蓋伏遇某官古大臣之盛心，新天子之舊學。黃扉丹地，凜杜公封駁之詞；廣廈細旃，負范相溫淳之氣。結知密勿，跬步登庸，乃力遜於軒墀，真大耐於官職。久負儒者給事中之望，行展魁然真宰輔之才。尊主庇民以存心，用關宗社；薦賢報國必有後，慶衍子孫。某是以不願出於他門，惟亟投於大造。一力成就，三生遭逢。桃李無言，所望先華而後實；松筠有節，誓當老壯以窮堅。《臞軒集》卷七。又見《臞軒先生四六》卷二，《翰苑新書》續集卷四，《啓雋類函》卷八〇。

〔二〕念：原脫，據《臞軒先生四六》補。

全宋文卷七四四七

王 邁 四

謝宣參政啓

承弼地嚴，手握量才之尺度；孤寒路狹，身歸播物之陶鈞。惟大儒爲吾黨所宗，故孺子以是心而至。輒陳梗概，上瀆尊明。竊以周公下白屋之禮衰，鄭國歌《緇衣》之風廢，凡懷才而抱藝，皆無地以托身。攷漢史於元朔、地節之間，曰儒相則孫弘、魏相而已〔一〕。然仲舒不用，而用張湯之酷吏；望之不薦，而薦龔德之樂工。故西都兩百年，非無材能；而執政二三人，莫爲宗主。小不自愛，則甘心田蚡之客；大而無耻，則俛首石顯之門。使善類至於失身，亦當國不能無責。惟我本朝之諸老，有古王佐之盛心。文穆取人材，多夾袋之所蓄；元獻待寒士，至樽酒以相歡。祁公用則所舉必世名流〔二〕，司馬出則其徒有行道志。或薦能於選調，或引類於經筵。蓋祖宗擢台輔於儒科，協心共濟；故人物皆國家之偉器，同氣相求。每三嘆於前芳，幸一逢於今日。恭惟某官學到聖處，氣涵天和。爾雅

文章，瑞麟掣黃金之鑰；倫魁聲望，威鳳儀白玉之聲。通經博古以爲高，尊主庇民而自任。始者鑿坡給札之對，後來瑣闥批敕之詞。鯁論危言，凜凜主張於國是；忠肝義膽，昭昭對越於天心。旋陟政塗，預參宏議。高著眼力，審時觀變之慮深；豎起脊梁，扶顛持危之責重。翊太陽而東出，領衆星而北朝。寧王寶龜，列聖在天而相佑；我家柱石，重臣悉力以維持。方將啓沃上心，緝熙帝學，收召端人正士，恢張美化宏綱，於《小毖》求助之時，爲《車攻》復古之計。此勳既集，無官可酬。罔俾前朝，專美魚頭之參政；將繇亞相，徑躋鴟尾之三公。伏念某殖學代耕，賣文爲活。頃奉昕庭之對，空臆盡言；不知書生之疏，轉喉觸諱。甘輸三籌而不悔，僅竊一命以進身。漫遊蓮池，苟奉菽水。豈無膏沐，耻爲妾婦之容；纔奉旨甘，遽奪阿彌之養。春秋之窀穸已畢，霜露之怵惕猶新。杜曲之田無以給桑麻，河汾之廬不足庇風雨。乃勉趨於京輦，本擬注於銓曹。以闕少員多，需次如河清之俟；而家貧累重，闔門有轍涸之虞。不量力而乞漿，敢希榮於吐哺。雖素於左右，初無介紹；然見之方冊，不昧平生。儻以氣類而相憐，庶乎枯槁之立振。駑才無取，將何裨一代之經綸；駿骨先收，亦足勵四方之寒畯。《臞軒集》卷七。又見《臞軒先生四六》卷二，《翰苑新書》續集卷二，《啓雋類函》卷二三。

〔一〕「孫弘」上原有「公」字，據《翰苑新書》刪。

〔二〕世名流：原作「名世流」，據《臞軒先生四六》乙。

上薛樞密啓

宥密地嚴，手握量才之尺度；孤寒路狹，身歸播物之陶鈞。況當龍興虎嘯之初，輒動蟲鳴螽躍之想，敬陳梗概，上瀆尊明。竊惟右府本兵之權，實分宰相薦賢之責。如天聖之晏元獻，如元祐之范忠宣。維時二聖之臨朝，圖任元樞而共政。晏待寒士，至樽酒以盡歡；范儲人才，如橐艾而理病。琦、仲淹首蒙汲引，軾、汝礪俱入薦聞，後皆爲數世名臣，此可見二公相業。每讀國史而竊嘆，不謂明時之親逢。恭惟某官四海宗工，兩朝元老。魁磊英奇之氣，可塞堪輿；嬉戲怒罵之文，皆入金石。自爲州縣小官之日，已有經理當世之心。不緣介紹以立朝，直以精忠而許國。剴裁邦用，耻爲管、晏淺近之功；恢拓中原，出於王、謝經營之表。每當事機之有肯綮，處以談笑而無留難。先朝決意大用之，近比如公一人耳。高著眼力，察時觀變之慮深；豎起脊梁，扶顛持危之任重。幹斗樞而北運，扶日轂以東升。漢無百參，其於時事以何缺；宋得一薛，庶幾王所之有人。方將啓沃上心，緝熙帝學，收召端人正士，恢張美化宏綱，於《小毖》求助之時，爲《車攻》復古之計。此勳既集，何官可酬？首揆尚虛，佇正面槐之位；修名不朽，留爲汗竹之傳。伏念某殖學代耕，賣文爲活。頃奉昕庭之對，空臆盡言；不知書生之疏，轉喉觸諱。甘輸三籌而不悔，僅竊一命以進身。漫遊蓮池，苟奉菽水。豈無膏沐，耻爲妾婦之容；纔奉旨甘，遽奪阿彌之養。春秋之奄宓已畢，霜露之怵惕猶新，杜曲

之田無以給桑麻，河汾之廬不足庇風雨。乃勉趨於京輦，本擬注於銓曹。以闕少員多，需次如河清之俟；而家貧累重，闔門有轍涸之虞。不量力而乞漿，敢希榮於吐哺。謀之心口而有禱，願以氣類而相憐。倘留夾袋之榮，當露錐囊之穎。自知甚審，將何裨一代之經綸；借勵其餘，亦足勉四方之寒峻。

《臞軒集》卷七。又見《臞軒先生四六》卷二，《翰苑新書》續集卷三。

〔二〕朝：原作「期」，據《臞軒先生四六》改。

謝制置辟制幹不就啓

精舍聚徒，方遠需於瓜戍；制垣有命，將收置於李蹊〔二〕。得此於常人不足多，受知於名世何其幸！敬裁尺楮，往白前茅。伏念某樸不合時，癖嗜嗜古。初入綠水芙蓉之幕，實在芳洲杜若之鄉。不知其他，惟忠所事。慘慘劬勞，燕燕休息，敢嘆不均；皓皓易汙，皦皦難全，幸能免謗。奈遭家之丕造，遽啣恤以來歸。不能誓墓而保宿心，竟復入京而干微祿。繫匏已久，食蘗良甘。黃甲同年，半已乘風雲之會；青燈共夜，依然爲山澤之臞。敢謂元戎，特貽嘉命，將羅而賓之幕，使錐之露於囊。誰爲高明之期，有此特達之眷？茲蓋伏遇某官出處之節皦如日，忠孝之誠通於天。方在妙年，已負遠略。寧皇拔於常調，付以邊城；嗣聖賞其隽功，陞之帥閫。護風霜者十載，凜冰雪之寸心，居無一念

之忘君，入具八珍而將母。屬殘敵釜魚之假息，而強藩檻虎之猶哮。義不顧身，風鶴助謝玄之捷；士皆用命，江淮知萬福之名。猶不忘寸長片善之搜羅，蓋將兆登明選公之事業，致令么麼，亦玷品題。某竊謂人豈不自知，才各有所限，吟詩固不能却賊，作檄亦未必愈頭。弱不勝衣，而豈解驅馳；暗不睹牆，而莫知機變。況自上求下，雖君子之盛心；而以身許人，亦小夫之難事。張文昌所以有節婦之嘆，陳後山所以有薄命之吟。非敢以雙明珠而見還，惟別於一瓣香而致敬。欲望察其由衷之懇，寢其飛辟之書，力賜保全，少寬訶譴。公修程未艾，四方皆願於攀鱗；僕來日猶多，萬里尚期於附驥。《臞軒集》卷七。又見《臞軒先生四六》卷二，《翰苑新書》續集卷三六。

〔二〕置：原作「買」，據《臞軒先生四六》、《翰苑新書》改。

謝鄭給事應詔薦賢能才識啓

鄉校會文，不作華途之夢；禁林薦士，俄飛青剡之章。誰爲之地以使然，殆若自天而下者。感深言淺，施重報輕。伏念某讀書不多，合世又寡，初入綠水芙蓉之幕，實在芳洲杜若之鄉。每持直道以事人，不敢苟祿而爲養。豈無膏沐，耻爲妾婦之容；纔奉旨甘，遽奪阿彌之養。殷憂熏灼，壯志蕭條，居嘗誓墓而出苦辭，竟復入京而干微祿。戍瓜尚遠，食檠良甘，乃開門而授徒，姑賣文而爲活。

青衫素髮，消磨十載之光陰；黃卷短檠，感慨千年之治亂。世道隘甚，人物眇然。父生師教之身，爲士者鮮知自愛；德進言揚之舉，在上者多及其私。遂安分以固窮，忍徇人而失己！敢謂朝廷之法從，猶念山澤之臞儒，飾敝帚以千金，韻啞鐘於六律。謂生涯盃水，假之廉介有守之名；而習氣草茅，加以直亮敢爲之譽。不特借品題之一字，又將期植立於異時。道義合則靡待介紹之求，力量大則實異他人之薦。古之所謂知己，詎不其然；士而苟有烈心，皆思自奮。茲蓋伏遇某官學到聖處，氣涵天和。在韋布之時而有志廟堂，爲場屋之文而可刊金石。自搢芳於巍第，即策足於周行。司馬無求功名，迫而後起；敏中大耐官職，即之若無。新天子學而後臣，先皇帝留以遺我。談經旃厦，陳義格心；載筆螭螭，有文緯國。陞華青瑣，跬步黃扉。豎起脊梁，自任天下之重；高着眼力，博觀人品之精。致使么微，亦叨收錄。某敢不益鞭庸鈍，自勵操修？若何報塞於恩私，惟有堅持於名節。此心歸向，湜輩安敢叛於師門；不日登庸，案公決無書於政府。《臞軒集》卷七。又見《啓雋類函》卷八〇，《南宋文範》卷三〇。

謝京尹舉薦啓

垂登政途，預聞大計；回顧幕府，猶有遺賢。乃函上於薦書，頗見駭於衆聽。謂如某者，獨何人斯？樣既背時，宦又無譜。盡忠所事，妄希一鴈之鳴；直情而行，久犯群狙之怒。才疏而意廣，位卑

而言高，徒恃方寸之無他，不枉尺尋以苟合。直鈎落落，分甘月滿於空船；翠袖怱怱，誰念天寒而倚竹。寧人不顧，耻己自媒。此心常質之神明，一語不謀之妻子。敢謂袁公篋櫝之寶，尚歎未盈；顧如王儉橡樟之材，忍令終棄。不求而獲，始聞爲疑。及觀寵遇之過情，乃謂持論之不懾。伏讀至此，感歎久之。昔嘗以子大夫之對而見褒，茲又以老門生之名而併錄。裴度賢相，猶忌劉蕡之直言；曲江名臣，且嫌挺之之苦勁。今執事屢優容於一介，其德量殆遠過於二公。茲蓋伏遇某官昔大臣之盛心，新天子之良弼。八年京兆，棠陰正濃；一時門人，李蹊幾滿。懸鏡於此，妍醜凡閱幾人；落筆之餘，精神在末一點。不必論非、聃之同傳，姑自喜晏、范之全交。某力尊所聞，自許不叛。敢望先華而後實，惟當老壯以窮堅。三十年讀書，幸已入士林之目；千百人執贄，不忘下白屋之心。《臞軒集》卷七。又見《臞軒先生四六》卷二，《翰苑新書》續集卷三〇，《啓雋類函》卷八四。

賀趙京尹啓

羽儀卿寺，彈壓帝城。人望翕然，知尹京之有趙；上心簡在，果弄印以授堯。輦轂肅清，紳綏交賀。恭惟某官學精六典，名冠兩科。文章太白老之瑰奇，氣節朱虛侯之耿介。早登華貫，屢獻皂囊，肘後有醫國方，舌底出冰人語。不能枉尺，爲清要地而少留；甘請一麾，指瀟灑亭而徑去。自上輔畿之最，入陞台佐之華。振領挈裘，糾正列曹之淑慝；調膈助鼎，習爲宰相之經綸。新天子居然器之，

先寧皇留以遺我。眷皇畿之千里，畀帥閫之十連〔一〕。少尹舊游，回首平分於風月；神京新領，致身已逼於雲霄。行將懾鴈鷺之玩而以威，繩狐鼠之姦而以法，寬一分之民力，散八郡之陽和。簫鼓行春，驪迓碧油之元帥；鈞衡虛左，佇看綠鬢之中書。伏念某淺學得皮，赤窮到骨。初筮征行於湘水，聊爾棲身；至今悵望於衡雲，不堪回首。十二載未書於三考，二千里來效於微官。直道事人，安敢肆幕中之辯；剛腸嫉吏，不能依紙尾之書。幸曾出元樞之門牆，猶未入群憚之陷阱。敢期機會，獲事仁賢，受容受察之方新，一喜一懼之交集。竊傾心於教誨，更借力於提撕。莫爲之先，儻少異衆人等待；當忠於主，其忍效妾婦之容？《臞軒集》卷七。又見《臞軒先生四六》卷二，《翰苑新書》續集卷一五，《秘笈新書》卷七。

〔一〕畀：原作「畏」，據翰林院本、《臞軒先生四六》改。

權教謝京尹啓

隨郡幕府，愧無贊長之謀；共二京庠，冒犯爲師之戒。十載李蹊之猶舊，一朝芹水之復春。士論榮之，德念深矣。惟王畿之學校，近天子之辟雍。爰自邇年，允爲遴選，矧當大比，尤異常時。英俊滿門，皆願卿大夫之勸駕；師儒有闕，詎容妄男子之代庖。如某者位置最卑，迂疏尤甚。十一載未盈

於兩考，二千里來效於微官。碧油幢下之多才，如鱗斯集；白面書生之不武，乃蝨其間。累月於茲，一籌莫畫。燕燕休息，豈不謂之素餐；斷斷無他，正宜束之高閣。獨於朱墨應酬之暇，猶及丹鉛校勘之功。忽蒙金管之特書，俾即黌宮之代匱。豈以遺簪之與墮履，曾出門牆；故由濁渭而入清涇，獨私造化。嘉與吾黨，獲預斯文。兔園活計之久疏，依然入夢；鴉泮好音之見遺，應者同聲。靜言思之，孰主張是？茲蓋伏遇某官經綸道大，康濟功高。七八年尹衆大之都，幾萬戶拜生全之德。拯饑救溺，善推禹稷之盛心；擿伏發姦，不用趙張之小智。虛懷以接寮屬，刮眼而念孤寒。致使么微，屢經題品。某敢不誓堅素履，用答洪知？人之患在好爲師，自知過分；友既信乃可獲上，益務盡心。《臞軒集》卷七。又見《臞軒先生四六》卷二，《翰苑新書》續集卷三六，《啓雋類函》卷八四。

通袁京尹啓

昕庭對策，濫陪玉筍之門生；畿甸效官，復玷紅蓮之幕府。三重翰墨，百拜帥籤。恭惟某官一代宗師，四朝碩德。挺身任重，六鼇背上之擎山；定力鎮浮，萬馬羣中而駐足。自仕京國，至位文昌，華途清要者幾何，輒轍周旋之殆徧。贊籌台佐，異時相業之胚胎；琢玉仙源，一代帝墳之潤色。容與功名之會，更閱理義之多。遠略濟時，振起過江諸賢之弱；精忠許國，對越在天列聖之靈。尹正神京，榮躋版使。東南之力竭矣，帑藏焦熬；西北之事紛然，符移旁午。戚婉貴臣之盤據，豪民巨姓之

根連。得地大而雖可回旋，去天近而尤難展布。今之君子，悠悠畫餅之空談；付以事機，往往蠟鞭之無用。任國重寄，如公幾人？當紛紜瀕洞之衝，每閑暇笑談而辦。輦轂之下必先彈壓，與列郡殊；錢穀之間不至廟堂〔一〕，有地官在。如聞訪落，欲即登庸。若劉沆在天聖初，自尹而入爲相；然張敞爲京兆最，繼後者難其人。屈壯猷旬月之間，積蒼生霖雨之望。世道隘甚，人物眇然。首揆久虛，行看黃麻之宣布；修名不朽，要垂汗竹之芬芳。伏念某殖學代耕，賣文爲活。比奏槐楓之對，空臆盡言；不知草茅之疏，轉喉觸諱。向非借九鼎之力，當不止三籌之輸。副本既不上於中書，賤刺亦羞通於知己。及星沙之贊畫，俄風木之銜憂。年踰四十以無聞，於顏有覲；祿縱三千而弗及，此恨何窮。人憐十載之栖遲，天畀一朝之遭際。低頭入幕，教條必惟命之恭；觸事面牆，宦學賴得師之益〔二〕。寬爲程而督責，大出力以提撕，庶幾遺簪墮履之微，或有大呂黃鍾之重。橫寶在道，敢祈袁相國之知；倒屣出門，自賀王仲宣之遇。《臞軒集》卷七。又見《臞軒先生四六》卷一，《翰苑新書》續集卷一五，《秘笈新書》卷七，《啓雋類函》卷八四。

〔一〕至：原作「知」，據《翰苑新書》改。

〔二〕宦：原作「官」，據右引改。

上陳漕啓

奎閣陞華，日畿將漕。調膈助鼎，久煩左右之分司；輓粟飛芻，最係東南之大計。凝霜持節，喜雪兆祥，竊以京輔之建臺，尤重轉輸之命使。民力已竭，況更年飢用不足之餘；邊事方殷，誰識歲入穀幾何之數。急之則元元告瘁，緩之則往往愆期。必有通儒，方堪計相。恭惟某官風采儲英於婺女，文章分巧於天孫。先正負宇宙之大名，經綸未了；有子習家庭之宦譜，出處尤高。自飛壯縣之雙鳧，入綴明庭之群鷺。不能枉尺直尋以苟合，徑請高牙大纛以有行。出守九華，就馳四牡。雙瞳察吏，精神鎮壓於山川；一飯念民，德意周詳於田里。外民庸而奏課，入台佐以宣勞。挈領狐裘，糾正列曹之淑慝；依光鳳沼，習爲宰相之規模。新天子居然器之，先皇帝留以遺我。屬神皋之擇使，就宰掾以疏榮。得地大雖可回旋，去天近而尤難展布。今之君子，多爲畫餅之空談；付以事機，半是蠟鞭之無用。任吾國之重寄，如執事者幾人。行將轡一攬而清濁自分，鞭不用而公私兼裕。歲計既優於租粟，河潤併及於京師。簫鼓行春，共喜福星之臨照；鈞衡虛左，沛爲霖雨之沾濡。伏念某淺學得皮，赤窮到骨。初筮經行於湘水，正欲娛親；至今悵望於白雲，不堪回首。十二載未書於三考，兩千里來效於微官。直道事人，安敢肆幕中之辯；剛腸嫉吏，不能依紙尾之書。惟臺府本同體之戚休，而寮屬如一家之子弟，教誨之以藥其失，提挈之以玉於成。是所望於尊明，庶少逃於瘝曠。一臺近水，餘波倘及

於蓮池；小草出山，和氣願回於黍律。《臞軒集》卷七。

與史監稅啓

疏渥宸廷，司征畿甸。毗陵地近，不妨時戲於綵衣；韋曲天低，尤便日親於袞繡。潔蠲告積，塵徹賀床。恭惟某官敏莫能追，秀無可揀。名父之子名子之父，椿桂同芳；難兄之弟難弟之兄，芝蘭競秀。耻以膏粱而習貴，力於翰墨以策勛。肯爲筦庫之官，來養經綸之業。惟大農泉布之經費，係中國關市之常征。豪家戚畹之互作梯媒，富吏猾商之相爲囊橐，往往闊疏於巨橐，區區捫撫於細氓。公定不然，方勇除於衆弊；民亦勞止，必能寬之一分。力量大則志可行，名實孚則人自服。多行好事，正在妙年。仁者安仁，立使蒼生之蘇息；相門出相，行看華轍之飛騰。如某其人，見迂於世。謁來入京兆之幕，了不入時樣之粧。援寡力微，滿眼莫爲之道地；才疏氣直，知心惟有於老天。所幸名勝之可依，必出宦譜以忠告。道同氣合，何當陪暇日之游；施早報遲，僅免作隔年之債。《臞軒集》卷七。又

見《臞軒先生四六》卷二，《翰苑新書》續集卷二二。

與黃監酒啓

出綸天陛，董醴日畿。碧油九鼎之重言，辟書甚寵；良醞三升之可戀，官況最清。展慶滯遲，先施倒置。恭惟某官沉酣周孔，糟粕莊騷。毓秀九華，鍾清淑中和之稟；沂源雙井〔二〕，得風流蘊藉之深。妙三昧於文章，露一班於政事。家傳清白，不隨世味之鹹酸；宦業芬芳，賸得名流之膾炙。惟神皋樵酤之利，關大農經賦之須。逢鞠車口流涎，人皆圖於倖得；飲醇耐心自醉，帥獨念於舊交。厥選至榮，其言有味。正可品聖清而賢濁，不妨笑人醉而我醒。名下無虛人，暫樂清時之日月；樽前有此客，行班紫漢之星辰。某之迂疏，世所姍笑。吟詩無用，生涯不直於一杯；逐祿何求，親養已辜於三釜。謁來賓幕，不入時粧。所幸名勝之來，遂托寅恭之末。既見君子則喜，敬在下風；不與執事同心，有如白水。《臞軒集》卷七。又見《臞軒先生四六》卷二，《翰苑新書》續集卷二二。

〔二〕沂：原作「沂」，據《臞軒先生四六》改。

通盧司戶啓

出綍宸庭，影纓天府。玉川《春秋》之學，經世所關；珠曹版籍之司，得儒爲重。辜遲展賀，倒置先施。恭惟某官敏莫能追，秀無可揀。襟懷浩乎湖海，師友萃其家庭。經術精明，早已束三傳於高閣；才名超卓，方將卧百尺之巍樓。宦譜愈出而愈奇，學力隨試而隨效。肯來帝里，少試民曹。未甘俛首於簪裳，必欲策勛於朱墨。賓興充賦，餘子盡避於一頭；鎖換登名〔二〕，神人將易其隆鼻。可大吾府，須看獨班。某之孤寒，世所姍笑。書生強項，不堪受雁鷺之欺；直氣填膺，正恐犯蠹豺之謗。滿眼莫爲之道地，知心惟有於老天。幸甚納交，何以教我？既見君子則喜，敬在下風；不與執事同心，有如皦日。《臞軒集》卷七。又見《臞軒先生四六》卷一。

〔二〕鎖換：翰林院本作「鎖院」。

與黃司法啓

疏榮宸陛，司讞帥藩。喬木世家，久挹清風而起敬；紅蓮幕府，今依綠水以同游。展慶辜遲，先施

倒置。恭惟某官雲霄閥閱，冰雪丰標。汪洋萬頃之波，淵乎似道；呼吸三山之秀，暢而爲文。早以徽聲，騰於膺仕。謨有祖之烈，威得父之清。胡屈英躋，來游賓佐。有一命者皆知及物，素宦可矜；持三尺者尤易活人，陰功所係。必能援經以斷，可以使民無冤。素熟丹書，好下平反之綵筆；行膺剡牘，要須潤色於青氈。如某其人，何庸於世？向嘗吐危言而對策，以訐見排；今復持直道以事人，似狂未醒。所喜聯事，而得偉人，略相先後以之官，庶可夤緣而託契。見似鄉人亦喜，敬在下風，不與執事同心，有如皦日。《臞軒集》卷七。又見《臞軒先生四六》卷一。

回陳司法啓

仰止德星，喜託通家之好；暗投明月，恍驚橫道之珍。陳誼甚高，拜嘉降嘆。惟世祿之家鮮由禮，爲大賢之子難其人。鳳穴而長鷗鴟，蘭畦而生蕭艾。相誇紈袴，皆淪胥富貴之波；細數衣冠，誰克衍詩書之澤。恭惟某官襲芳家慶，傳派古靈。咳唾成文，陣馬風檣之敏快；精神滿腹，冰車雪柱之清高。考德質業於家庭，蜚英騰茂於庠序。姑自象賢而入仕，不過寄徑以進身。師元城看條貫之言，首司法掾；佩純仁輕祿食之訓，忍離親旁。力於翰墨以策勛，束以冠裳而不住。已舉名於鶚版，尚點額於龍門。綵衣侍養之餘，鐵硯磨研之久。黃金榜上，便須炫美於世科；白玉堂中，更要增華於國典。某聞名惟舊，締契方新。每因得豚犬之遲，常見羨麒麟之種。士伯同寮之好，實始自今；太邱有

子之賢，願常過我。《臞軒集》卷七。又見《臞軒先生四六》卷一。

回范仁和啓

帝以名流，宰於畿甸。紫微舊事，許令東閣之代綸；赤縣新除，良便南陔之戲綵。潔蠲吉櫝，喜徹賀床。恭惟某官胸貯石渠，眼空泰華。生四明仙佛之里，萃一門師友之賢。學《易》通神，三畫併吞於天上；著書擬聖，六丁曾下於霧中。不妨遊戲於詞場，更到雕蟲之末技。橫經留鑰，招諸生立而誨之；董醴神皋，笑餘子未知趣耳。淋漓薦墨，慇懃通閨。便合留中，好設雲屏而隔坐；云何補外，要追塵甌之清規。惟是薄俗之鄙談，每以作邑爲難事。縮頭退避，爭言湯鑊之焦熬；好手從容，優試霜硯於肯綮。力量本大，名實又孚，不惟自見撥煩治劇之才，正可力行學道愛人之志。雙鳧之來葉縣，見謂斜飛；五鳳之入翰林，行當首擢。某之無似，世以爲迂。既不及親，何樂一行作吏；早知有命，悔不十年讀書。竭來贅幕府之員，了不入時粧之樣。書生彊項，不堪受雁鷺之欺；直氣填膺，正恐犯蠹豺之謗。信天任理，愒日玩時。於門牆無半面之知，何書翰似同心之素。先施是愧，有味其言。政事文章，公過以歐陽之長而勉我；後先憂樂，我敢持文正之美以期公。行矣納交，喜而欲舞。

與京教啓

正坐橫經，公方見士於芹泮；低頭入幕，僕來依人之蓮池。宦游清濁之雖殊，官期先後之不遠。敬裁鯉素，往白鱸堂。恭惟某官早以文鳴，紛其內美。胸次貯冰壺之瑤璧，筆端垂金薤之琳琅。學《易》通神，三畫曾吞於天上；著書擬聖，六丁屢下於人間。舍選芬芳，科名岌嶸。直上宜徽階之侍，斜飛亦黎閣之遊。惟神京學校之崇，在天子辟雍之側。天下攀鱗附翼之士，多游其間；年來凌清遡紫之班，皆由此選。必得哲匠，以主斯文。肘後良方，不惟授諸生速化之術；心中有印，抑將續正學未墜之傳。多士填然附之，先生自此升矣。夾袋之記人物，簡注方新；臺閣之繼諸公，經綸可展。某辛苦一第，間關十年。讀相牛之經，分甘襁褓；圓得鹿之夢，誤綴簪裳。平生耿耿者猶存，與時落落乎難合。初筮經行於湘水，聊爾棲身；至今悵望於衡雲，不堪回首。京幕戍期之已迫，書生宦譜之未閑。〔二〕。若何免司敗誅，所恃有師儒在。短才有限，豈堪飄風草檄之忙；暇日游從，共和細雨簷花之句。

《臞軒集》卷七。又見《臞軒先生四六》卷一，《翰苑新書》續集卷一九，《秘笈新書》卷九。

〔二〕宦：原作「官」，據《翰苑新書》改。

謝浙西王憲薦舉啓

幕府底寮，甘守雌甲辰之拙；職司薦剡，首膺大戊子之知。士論榮之，德念深矣。惟今當薦舉之路，夫誰無故舊之交？升潛既殊，氣味隨改。一貴一賤而情乃見，望望去之；須姦須媚而位可求，滔滔皆是。在上者徇情而忘義，爲士者屈道以從人。未有方持繡斧之新，而乃重念綈袍之舊，必居名下，方在選中。如某者獨抱古心，熟諳世味，挈來京兆之幕，遠引王公之門。凡同年而同官，多得時而得位。君乘車，我戴笠，命實不猶；子鼓瑟，王好竽，物難苟合。寧人不顧，恥己自媒。此心常質於神明，一語不謀於妻子。敢意雲天之高誼，不忘湖海之奇人。每與丁寧，輒相唯諾。謂正倫附杜曲之族，支派不殊；而謝莊從康樂之遊，歲時已久。此吾意氣所許者，不待干求而予之，故澄清之轡方還，而破白之章已至。在昔文正，雅愛沂公。豈獨以譜系之偶同，私相延譽；蓋觀其器識之遠到，預有相期。公子援故事以舉行，僕自顧菲才之莫稱。茲蓋伏遇某官文得雙巖之正印，學障百川之狂瀾。駐足於萬馬之羣，不移定力；論事如獨鶻之擊，凜有英風。乘軺察吏而山岳搖，懸鏡閱人而涇渭判。謂薦賢所以報國，而行道非以市恩。揚清激濁之風聲，作興一道；登明選公之相業，根本此時。致使妄庸，亦叨收錄。某敢不秉心介石，厲行飲冰。縱未圖即報於隆知，決不敢自叛其素學。升沉有分，安能計遲速於榮途；名節自持，或可附聲光於青史。《臞軒集》卷七。

上鄭樞密啓

擢用儒宗，參持樞筦。地嚴鼇嶺，被三字之恩榮；春近鳳池，跨十年之身到。廷紳歆慕，公袞增華。竊以宥密之司，安危所寄，長貳雖分於四等，綱維同主於五符。或累年濡滯而竟不遷，或久任劇煩而後得拜。未有春入北扉之直，冬陞西府之崇。雖執政猶吾之股肱，廟謨均預；然惟卿爲朕之心腹，聖語尤親。恭惟某官氣質得於天成，出處關於世運。溫純爾雅，追還姚、姒之文章；重厚端凝，不作漢、唐之人物。先皇帝用之而未盡，新天子學焉而後臣。龍邸策勳，光洗咸池之日；螭坳記事，密依香案之雲。翠帷犯風雪以談經，青瑣凜冰霜而封勅。方大制誥之有屬，非老文學其誰爲？乃以一條冰之銜，付之五色雲之手。方當多事，屢驚夜響之鈴條；非比平時，卧看日移於磚影。發德音若時雨，起詔草如流泉。作宋一經，同風三代。久簡知於旒冕，就寵畀於樞機。得君如此其專，報國將何以稱？在昔君子，任至重則愈憂；立人本朝，道不行而爲耻。矧圖回於初政，尤倚仗於近臣。聖德方新，如美玉之未琢；事機多壅，如積水之不流。何嘗罪言，人不敢言；居多避事，誰肯任事？間有舛政，面是之而背違；豈無正人，心忌之而貌敬。化嘉橘之種而成枳，斂祥鸞之翼以爲鴟。此於元氣以有傷，所以外邪之交作。一脛如要，一指如股，難與屈伸；五大在邊，五細在廷，莫權輕重。我既每事之示弱，彼亦謂吾之無人。惟公憂國之忠，寘位本兵之地。昔中書未有寇忠愍，若得爲辭；今吾國

已相司馬公，豈容生事。必欲正本，最患尚同。召不悅周之留，而何害爲周；房能用杜之斷，而未嘗忌杜。相辨如爭，相與如昵，和氣不傷；見惡必遏，見善必揚，至公無我。一正君而國定，四張維而令行。訐謨造命於一堂，精神折衝於千里。機會最易於蹉跌，歲時每畏於因循。今猶曰五府之合謀，有可諉者；設或爲一相之處內，則何以哉！某叨出師門，喜搖心纛。既賀夢符於凝碧，更期名在於汗青。鄭公勸仁義之行，願言加意；王褒慶聖賢之遇，因頌獻規。蓋出於忠，遂忘其僭。《臞軒集》卷七。又見《臞軒先生四六》卷二，《翰苑新書》續集卷三，《宋四六選》卷一一。

回譚巡檢啓〔二〕

制軍者司馬之法，不恭自有常刑；禁暴者連帥之威，爲屬惟知從長。初無絲粟之力，忽辱瓊瑰之投。竊謂博奕無所用心，戲謔反以爲虐。刁逵坐赤族於馬柳，慕容卜大事於蒲神。博銀鎗之營中，未幾召釁；反鍾離之盧子，寧有幾人？於王法在所不容，彼狂卒胡爲冒犯？牧猪奴戲耳，況敢當公庭而咆哮；執鼠輩尸之，蓋斷自元戎之霹靂。爲有公在，何謝我爲。恭惟某官東國大夫之故家，延康學士之遺直。序《春秋》於吳寇始平之際，奏徹九重；讀《左傳》於延安方戰之時，才當八面。乃淹警邏，未展經綸。行膺宸綍之頒，即據殿巖之任。茲小人狃積習之弊，故一旦啓玩侮之謀。已正典刑，立伸威令。權皆由於大府，恩敢受於私門！遇悍卒於微行，莫損裴晉公之遠到；抱遺經而請質，何當

玉川子之辱臨。《臞軒集》卷七。又見《臞軒先生四六》卷二，《翰苑新書》續集卷二三。

〔二〕題下原有注云：「習《春秋》，曾進《列國傳》。因申解賭博軍人咆哮事，爲之從公書擬，蒙帥斷治號令，譚以啓謝。」又注語中「蒙帥」，原作「蒙師」，據《翰苑新書》改。

全宋文卷七四四八

王 邁 五

上留經略啓〔二〕

西洛耆英，嘯傲三台之府；南宗冷宦，依栖數仞之墻。先上日以通名，望下風而起敬。竊以先達之於後進，世族之於素門，勢分固殊，投合亦寡。惟元城之在宋，問業有徒；與了翁之居淮，及門者衆。而況三朝元老之嫡嗣，一代人物之宗師，稍有知識，皆思歸嚮。恭惟某官文章奎壁，德望華嵩。忠孝通於神明，出處關於世運。故國謂有喬木，稱到于今；後人猶愛甘棠，何況其子。方春秋之鼎盛，歷中外以游揚。郎省陞華，風彩耀鳴珂之列；金庭出使，笑談護完璧之歸。持麾把節於湘中，易地建臺於江右。仁心撫字，山林野史之屢書；陰德平反，道路口碑之交誦。開十連之帥閫，屹百粵之長城。惠行而龍戶驩呼，威肅而鯨波恬靜。奈外地去天之遠，而浮雲蔽日之明，一壑來歸，六丁莫挽。蓋韓、呂家傳之清白，素所服膺；而金、張勢焰之薰蒸，耻于炙手。勁草當疾風而不改，寒花於

晚節以尤香。種樹山中，白傅倡風流於九老；植槐庭下，晉公付事業於二郎。傲睨軒裳，追隨觴詠。勝事園林，清時鐘鼓，如許清閑；上天將相，平地神仙，孰爲輕重？此固衣冠之羨慕，其如旒冕之簡懷。欲副巖瞻，行膺枋用。伏念某癖惟嗜古，樣不入時。對策廣廷，徒有空臆盡言之直；校文列陛，乃罹疾聲大呼之讒。比求宗邸之冷官，隨得翹材之化筆。未能適道，敢好爲師？幸大州本父母之邦，而年家忝子弟之列。誘掖之以藥其失，推輓之以玉于成，既有耆德以依歸，庶免生徒之嘲訕。薰和染教，期爲王孫公子之範模；舉滯拔淹，全賴察父哲兄之提挈。《臞軒集》卷八。又見《臞軒先生四六》卷二，《翰苑新書》續集卷二四，《啓雋類函》卷六七，《宋四六選》卷二一。

〔二〕卷首原有四庫館臣按云：「按此卷調南外陸宗教授作。」又「留」原作「鎔」，據《翰苑新書》改。

上陳招討使啓

龍門高峻，屢容寒峻之攀躋；麟序荒涼，復受使華之容察。豈造物憐其困躓，使末路有此遭逢。敬飭墨卿，晉干籤帥。恭惟某官清融冰柱〔二〕，峻埒斗杓。古靈夫子之文孫，學問有本；北山先生之嫡嗣，名節傳家。方當杲日未東之時，已有伊吾以北之志，披肝許國，掉舌籌邊。雪夜貂裘，慷慨辦太原之檄；風聲鶴唳，笑談却淮甸之兵。草木知其威名，讎寇問其年貌。屬者鼯鼯之爲梗，羣然鴻雁

之離居。嗟懦俗之脂韋，仗元戎之鈇鉞。毅然以身任朝廷責，誓不以賊遺君父憂。卯受命辰即行，有崇文之勇決；申上奏寅報可，從充國之便宜。南州嚴保障之雄，西師習號令之素〔二〕。如醫王之治廢疾，半劑而蘇；如國手之救危枵，一着即活。凱奏紛綸而載路，壽祠突兀以連雲。上甚念功，就畀以繡衣之命；時方謀帥，復假之茸纛之權。兵刑之脉絡相通，臺府之風稜益壯，所以寬宵衣之顧慮，豈徒誇畫錦之熒煌？如聞邊頭，交馳露布，知取勝而不知持勝，易納降而不易處降。安保今日饑鷹之來歸，不如曩時猛獸之反噬？金亡可待，韃勢方張。當趣公入覲之期，要佐宋中興之烈。濟時方略，已優南渡之諸賢；蓋世功名，要了北方之大事。伏念某老之將至，銳者已磨。一罹語穽以來，三閱歲筭之久。仕不得志，宜追誓墓之風；貧能驅人，至草間鈞之賦。無力可營於熱屬，抗顏甘就於冷官。若何免越雪之嘲，所恃有蘇天之庇。腐儒無用，宜束高閣以待太平；來事可爲，當磨石崖而頌大業。

《臞軒集》卷八。又見《臞軒先生四六》卷二，《翰苑新書》續集卷一一，《秘笈新書》卷七，《宋四六選》卷一四。

〔一〕冰：原作「水」，據《翰苑新書》改。

〔二〕師：原作「帥」，據右引改。

上西外宗使啓

弭節西臺，正仰長庚之次舍；司文南邸，獲分太乙之光輝。敬飭墨卿，晉干籤帥。恭惟某官清凌沆瀣，和毓鈞倪。學問工夫，窮伊洛、橫渠儒先之秘；出處氣節，有慶曆、元祐君子之風。早從文屋以策勛，旋歷宦途而恬進。春風鳬舄，清閑鳴單父之琴；夜雪貂裘，慷慨辦太原之檄。耻皇皇於人爵，甘落落於權門，徧試民庸，不留朝蹟。舂陵監郡，平分濂溪霽月之華；炎嶺拜州，肯受石門貪泉之汙！實政紀山林之野史，陰功溢道路之口碑，嘉名已錄於御屏，褒詔分司於仙籍。昔遠今近，上方注意以用功；內重外輕，公亦何心於擇地？然而風濤如此，人物眇然。衛社稷則無如朱虛之精忠，尊朝廷則孰過李勉之德量？所謂通國之望，正在同姓之卿。難兄法從之舊氈，好爲出色；宗相登庸之傳鉢，重見調元。伏念某樣不入時，癖惟嗜古。一第十六年之久，歷官餘三考之書。帝城風月之無邊，方來贊諾；宦海波濤之叵測，嘖有繁言。然浸潤之由來，皆疏狂之自取。天子臨軒以策寒畯，從臣簪筆以主文衡，衆皆阿意以曲從，已獨執方而不變。或校短掄長於程尺之下，未免有之；謂大聲疾呼於廷陛之前，亦何至此。一歸蓬華，三易葛裘，肆求宗邸之冷官，隨得翹材之化筆。所謂寒儒活計者此耳，其爲炎官熱屬者笑之。學殖久荒，冒犯爲師之戒；心茅滋塞，殊無事長之能。頃襤被以東歸，擬摳衣而北面。久羈逆旅，莫候前驅，襟期雖企於門墻，名實未孚於左右。惟告戒之以藥其失，而提撕

之以玉于成。敬薰心香，願假鄰燭。近而皇甫，遠而居易，既次第以搜求；北曰石洪，南曰溫生，敢覬覦於羅致。《臞軒集》卷八。又見《臞軒先生四六》卷一。

上宗使啓

斂衽詩壇，久剽古錦囊之譽；橫經宗校，獲依青藜杖之光。敬飭墨卿，晉干籤帥。恭惟某官道探聖蹟，氣涵天和。學問工夫，窮西洛、橫渠儒先之秘，出處氣節，有慶曆、元祐君子之風。鼓琴著書以自娛，焚香讀《騷》而有味。游嬉翰墨，咳唾珠璣，春容正始之典刑，灑落晚唐之標致。以此飾吏，其諸異人。壯縣蜚聲，棠蔭清風之未改；京畿主畫，蓉池綠水之猶香。遄入綴於周行，得預聞於國計。使其少貶，立要路之津以何難；惟不苟同，辭光範之門而徑去。人嘆橫舟於野渡，公惟砥柱於中流。稽閣題輿，問訊籠鵝之沼；豐湖剖竹，嘯歌白鶴之巖。嘉名上錄於御屏，優詔分司於仙籍，清節足以廉貪而起懦，厚德足以雅俗而鎮浮。司舶則冰蘖以自持，領郡則繭絲之不急。豈特武穆文昭之裔，屹巖維城；抑令召父杜母之謠，驪然載路。惟是舉國之望，正在同姓之卿。首揆久虛，已入金甌之柬記；修名不朽，留爲玉牒之芬芳。伏念某樣不入時，癖惟嗜古。一第十六年之久，歷官餘三考之書。帝城風月之無邊，方思贊畫；宦海波濤之叵測，嘖有繁言。然浸潤之由來，皆疏狂之自取。天子臨軒而策寒畯，從臣簪筆以主文衡，衆皆阿意以曲從，己獨執方而不變。或校短掄長於程尺之下，未

免有之；謂大聲疾呼於庭陛之前，亦何至此。一歸蓬華，三易葛裘。肆求宗邸之冷官，隨得翹材之化筆。所謂寒儒活計者此耳，其爲炎官熱屬者笑之。顧才疏無事長之能，而學淺犯爲師之戒。幸偕棣萼，聯南宮進士之名；況在松廳，識東閣郎君之貴。愛以及所不愛，中也養其不中，正有望於儒宗，庶息嘲於士友。收名定價，嘗蒙大戊子之知；噓枯吹生，自賀雌甲辰之遇。《臞軒集》卷八。又見《臞軒先生四六》卷一，《翰苑新書》續集卷一四。

與馮監務啓

堂堂人傑，肯思關市之征；碌碌書生，謬董宗庠之教。均爲聯事，敢不通名！恭惟某官閥閱雲霄，襟懷湖海。韜謀神授，不泥孫、吳之兵書；議論風生，更有孔、桑之心計。來司筦庫，見謂廉平，商咸願於出塗，市自無於二價。所樂不在乎此，其志有大者焉。好度玉關，赴可乘之機會；徑標銅柱，垂不朽之功名。如某其人，亦甚不武，行赴冷官之戍，得交當代之豪。市立之平，書立之師，莫非王事；文爲之經，武爲之緯，倘契襟期。《臞軒集》卷八。

上鄭漕啓

矯首計臺，藹五色慶雲之瑞；抗顏宗校，依一道福星之輝。敬飭墨卿，晉干籤帥。恭惟某官學到聖處，氣涵天和。文獻猶存，籍甚南坊之大鄭；經綸未了，付之東閣之郎君。方在盛年，已負遠略。三仕爲令，錦每製而愈鮮；千里監州，輿一題而增重。入司奏邸，造貳理庭，袖中有醫國方，舌底出冰人語。不爲枉尋直尺而屈，甘請高牙大纛而行。剖竹兩藩，棠蔭婆娑而籠畫；司泉九路，李蹊拍塞以酣春。召以潛郎，迫於熱地，使其道之少貶，顧何官之不爲。去矣莫留，重歌今綺，迨其再入，即復舊氈。芳菲菲兮彌章，道落落乎難合。雖以此起諸賢之愛敬，然亦能來羣兒之中傷。晚節自是而益香，物論翕然而歸重。七閩善地，屬有弄兵之虞；一札起家，來任登車之寄。策勳摘運，將指轉輸，足食而又足兵，易節而不易地。褰帷問俗，出隻手以活民；攬轡澄清，炯雙眸而察吏。甚盛之舉不一，能言之類皆知。惟是國事日新，善類星散。如公德望，宜還簪筆之班；結上眷知，行喜履聲之近。伏念某癖惟嗜古，樣不入時。待問廣廷^(一)，徒有空臆盡言之對；校文列陛，乃罹疾聲大呼之讒。一從沙汰而歸，三閱歲華之久。竭來倚席，寒甚無氈。靜惟外邱之冷官，實隸皇華之末屬。見聞甚淺，易招雪日之嘲；名實未孚，凜有風霜之懼。比因假道，幸甚登門。誤蒙倒屣之迎，宛似摳衣之舊。諒俯憐於氣類，必力賜於提撕。持一瓣香，願定價墻屏之下；有三品筆，覬叨名香案之前^(二)。

《臞軒集》卷八。又見《臞軒先生四六》卷二，《翰苑新書》續集卷一三，《秘笈新書》卷八。

〔二〕待問：《臞軒先生四六》作「射策」。

〔三〕「之前」下，《翰苑新書》尚有「心旌所期，舌筆莫罄」。

與劉舶啓

琛臺作屬，至煩萬人敵之才；朱邸司文，徒抱一卷書之拙。均爲聯事，敢不通名！恭惟某官江左世家，山西將種。龍韜勇略，不求紙上之孫、吳；燕領雄姿，殆類禁中之頗、牧。才當八面，志在四方，乃不卑於小官，尤克勤於細物。清閑筦庫，歌紅槽滴酒之詩；盤礴相卿，賦蒹葭裹鹽之句。暫屈齋壇之重望，來爲寶舶之英寮。視象牙蚌貝之珍，與瓦石等；約龍戶烏檣之至，若符印然。要之所樂不存焉，抑亦有大於此者。國方多事，邊正飛塵，行振旅於玉關，遡標功於銅柱。紀燕然浯溪之石，要與天齊；貢東鞬北女之珍，以充庭實。壯圖未艾，來事可爲。如某其人，見謂不武。亦有清中原之志，所憾才疏；不圖爲冷宦之遊，得交人傑。儻不鄙綠衣之懦，必預聞素略之長。焰焰北方，當快觀於露布；區區南物，何足汙於圖書。《臞軒集》卷八。

與聶監舶啓

射策宸庭，曾作龍門之客；橫經宗校，獲交鳳穴之雛。巧哉其逢，喜而不寐。恭惟某官雲霄閣閱，冰雪丰標。篝燈讀有味書，下筆作驚人語。名父之子名子之父，經訓金籙；難兄之弟難弟之兄，階庭玉樹。絕唱冠江西之社，一鳴空冀北之羣，露厥穎於仕達，雷其聲於當路。收斂凌霄之步，徜徉佐舶之遊。視象牙蚌貝之珍，與瓦石等；約龍戶烏檣之至，若符印然。各出納於有司，克勤勞於細物。琛臺借重，蜚英青剡之章；瑤闕催班，潤色紫荷之橐。有如某者，見謂斐然。妄庸謬竊於時名，迂闊不諧於世用。壯而諾仕，端如鮎魚之上竿；老矣無能，見謂鬪雞之已木。謁來倚席，寒甚無氈。若何免諸生嘲，所恃有契家在。西清學士，悵未親函丈之前；東閣郎君，幸可話襟期之地。《臞軒集》

卷八。

闕題

金科肄業，講明臺閣之憲章；玉牒繙書，習熟祖宗之典故。以此飾吏，其諸異人。恭惟某官方從栖枳以策勛，不憚披荆而遠戍。屈司筦榷，見謂廉平。商願出塗，肯析秋毫而言利；市不貳價，更樂

田宅之寬徵。如聞當路諸公，爭出薦賢好語。毋輕刀筆，一代宗臣嘗爲之；趣覲闕庭，四輩召命將至矣。某平生迂闊，薄宦崎嶇。不能爲桔槔俯仰以隨人，所以如枘鑿方員之寡偶。竭來冷宦，得綴英寮。一闕立平，一卷立師，莫非王事；同氣相求，同聲相應，倘契襟期。《臞軒集》卷八。

與晉江鄭宰啓

茂宰名高，庭有飛鳧之舄；宗庠宦冷，堂無繫馬之階。以判袂之年多，而盍簪之日近，躍然而喜，巧哉其逢。恭惟某官天分穹窿，月評芳美。議禮之家如聚訟，斷以片言；王子之學曰辟雍，藹其芳譽。巍科得隽，大器晚成，宦譜愈出而愈奇，學力隨試而隨效。入仕九年而脫七選，班筭其華；去家三舍而宰一同，栽花最便。琴鳴風而有韻，錦濯水而愈鮮。今士夫厭湯鑊之焦熬，相顧瑟縮；賢令尹試霜鋤於肯綮，了無留難。至使鄉邦，亦師縣譜。西山來爲牧守，愛聽弦歌；東觀正要人材，行鏘劍履。有如某者，見謂斐然。妄庸謬竊於時名，迂闊不諧於世用。壯而諾仕，端如鮎魚之上竿；老矣無能，見謂鬪雞之已木。竭來倚席，寒甚無氈。若何免諸徒嘲，所恃有偉人在。同鄉同仕，行將託契以通家；大邑大官，先喜庇身之有地。《臞軒集》卷八。

與都長侯官簿啓

公侯振振，皆遜滕侯之居長；宦途落落，自笑廣文之冷官。告至未皇，先施甚寵。恭惟某官給露支風之敏手，撐霆裂月之清才。汝陽眉宇天人，仙標拔俗；河間被服儒雅，素履無瑕。翛然類山澤之臞儒，即之無膏粱之氣習。早收科第，傑出宗英。長以貴而得民，望尊《麟趾》；士之高者爲簿，見爲鸞栖。華刺鼎來，修程輒發，茶竈筆牀之清暇，詩盟觴政之夷猶。當路平章，肯遺橫道之寶；留班清切，以待同姓之卿。某之迂疏，世所姍笑。仕不得志，願追誓墓之風；貧能驅人，至草問鈞之賦。謁來倚席，寒甚無氈。惟求密邇於家山，最喜得交於名勝。公如帥屬，使皆知惟長之從；僕可免嘲，不犯好爲師之戒。《臞軒集》卷八。

回學正海陽丞啓

挾策兔園，自是書生之習氣；橫經麟校，獲陪贊府之清游。告至辜遲，先施倒置。恭惟某官學傳歆、向而得其髓，文追賀、白而拍其肩。焚香讀《騷》，不類膏粱之公子；研硃點《易》，宛如山澤之臞儒。摘髭而收巍科，策足而登皇路。五色棒之警邏，威名凜然；三尺法之平反，陰德宏矣。學力隨

試而隨效，宦譜愈出而愈奇。不追趨逐嗜於權門，乃容與徜徉乎雅道。古槐鉅竹，未遑嘯傲於藍田；仙李猗蘭，聊復顏行於朱邸。況有東巖之仙伯，時開北海之芳樽，笑談川泳而雲飛，唱和金春而玉應。行趨瓜戍，徑立筍班。余不負丞，寧久占名於紙尾；天揖同姓，佇看造膝於陛前。如某其人，寡諧於世。學問醯鷄之在甕，仕宦鮎魚之上竿。既不及親，何樂一行作吏；早知有命，悔不十年讀書。備數冷官，得交名勝，安敢犯爲師之戒，姑自賀取友之端。暗中之識曹、劉，慰平生之景仰；胸中之多周、孔，何君子之勞謙。實不稱名，榮祇爲懼。《臞軒集》卷八。

回何丞啓

出綸楓陛，涉筆槐廳。頃仕帝京，早識三何之風味；茲游佛國，重陪二令之吟哦。展賀辜遲，先施倒置。恭惟某官人溫如玉，名重如山。鍾淑氣於五公七相之門，蜚大聲於千英萬俊之藪。策勳場屋，遜郊、祁兄弟之同登；對策殿廬，皆晁、董諸賢之忠告。倒蔗漸逢佳境，寒花賸有晚香。露政事之一斑，發文章之三昧。金灘鸚鵡之舞，方爾呈祥；藍田雁鷺之行，又還奇徑。況今棣萼，正位栢臺，諸公推挽之亨途，薦墨紛綸乎盈篋。已不即人人即己，爭願賞音；余不負丞丞負余，行將召擢。如某迂闊，與時背馳。贊畫京畿，自掇中都官之怒，談經宗校，莫逃貴公子之嘲。所幸知己之來，必有相規之益。既見君子則喜，敬在下風；不與執事同心，有如皦日。《臞軒集》卷八。又見《臞軒先生四

六》卷二，《翰苑新書》續集卷二一，《秘笈新書》卷一〇。

與劉知錄啓

侯藩熱屬，頡頏三語掾之名；宗校冷官，寂寞一卷書之學。喜卿英之聯事，望涓史以馳誠。恭惟某官濯柳風標，芳蘭聲譽。偉哉名父，宜居一夔一高之間；籍甚難兄，肯在三孔三曾之下。自家庭而師友，異世族之膏粱。方露厥穎於仕達，已雷其聲於當路。花城司警，能來鸛鷟之祥；蓮幕畫籌，不效鴈鵠之舞。薦書盈篋，推轂載途。小淹萬里之羽儀，來董六曹之綱紀。治劇理繁而才益辦，滌冤雪枉而獄無留。萱草正長堂上，動平反之義；嘉禾合穎陞前，催清切之班。某之迂疏，人所姍笑。學問醯鷄之在甕，仕宦鮎魚之上竿。既不及親，何樂一行作吏；早知在命，悔不十年讀書。莫能誓墓以爲高，竟至出山而求仕。竭來倚席，寒甚無氈。若何免諸生嘲，所恃有鄉英在。明刑弼教之事，脉絡相關；忠告善道之言，始終有望。《臞軒集》卷八。

賀新南宗啓

鎮領房山，司宗睢邸。伯父心在王室，自宜與四輔以通班；天屬生值聖時，爰以第一人而爲長。

潔蠲吉櫝，登進賀床。恭惟某官學問得聖處之工夫，文章有作者之風骨。淳熙之末，射策耿魁宿之甚寒；嘉定而後，還班屹靈光之獨在。忠勤一節，佐佑兩朝，以經文緯武之長才，任觀化宣風之重寄。古庸巨鎮，价藩揚六纛之威；徽省華階，跬步視三台之秩。聖化方新於調瑟，宗盟尤重於維城，欲信厚之風成，宜訓齊之選遴。時維族老，方堅戀闕之心；常有恩言，亟下建臺之命。地位穹則事權增重，力量大則教令易孚。會見文昭武穆之英，益習淮《易》楚詩之化〔二〕。惟是通國之望，正在同姓之卿。衛社稷則無如朱虛之精忠，尊朝廷則孰過李勉之德量？鈇鉞方欣於南下，袞衣已趣於東歸。天下達尊有三，師言允穆；宗室爲相者九，前軌可尋。罔俾忠定之賢，專美紹熙之世。伏念某癖惟嗜古，樣不入時。對策廣廷，徒有空臆盡言之直；校文列陞，乃罹疾聲大呼之讒。來倚席以何顏，嘆無氈而獨冷。見聞甚淺，易招雪日之嘲；驕貴與居，凜有風霜之懼。所幸耆英之至止，庶幾晚末之有依，教誨之以雅言，提撕之以巨力。一時遭際，幾劫修來。仙李蟠根，固可使倚蘭之蕃茂；小草有志，亦期附叢桂之芬芳。《臞軒集》卷八。又見《臞軒先生四六》卷一，《翰苑新書》續集卷一四，《啓雋類函》卷一四。

〔二〕淮：《臞軒先生四六》作「沛」。

黃侍郎再知泉州啓

渙號宸廷，申符佛國。昔歸無南物，雞碑猶植於虛堂；今起自西山，馬跡已諳於舊路。波神起舞，岳后前驅。況叨材館之知，宜徂賀床之敬〔一〕。竊觀壁記，歷數藩侯。前二百年名世，僅兩三公而止；後五十載何人，稱二千石之良。惟梅溪之王公，與茗州之倪老。時賞洛陽之勝，不忝前修；日凝安靜之香，可無愧色。然皆一至，孰是重來？恭惟某官自許皋、稷忠嘉，不作漢、唐人物。班居豹尾，正在日月獻納之初；諫犯龍鱗，欲扶天地綱常之義。上亦和顏而受，人已側目其旁。鴻冥冥而高飛，犬狺狺而猶吠。裔夷每問潞公之年貌，兒童且識君實之姓名。公是公非，人心秉彝之不泯；一出處，吾國元氣之所關。逃名而名益歸，遯世而世不捨。彼譖人者，尚何面於班行；歸我公兮，久傾心於朝野。夷險一節，首尾八年。幸天日之開明，鼓風雷而出令，即家起廢，領郡仍前。民忻吾父之來，裹糧以迓；士喜吾師之至，動色相誇。蠻賈抃於海堧，餉婦歌於農畝，戶持牛酒，巷擁旌旗。若非心悅誠服之自然，難以利誘刑驅而至此。但觀近事，大異曩時。當焚山竭澤之餘，有剝肉醫瘡之嘆。民亦勞止，天甚愛之，乃會聚於福星，以照臨於下土。東巖攝郡，斷無容孟水之規；南舶建臺，了不受貪泉之污。痼疾雖可以暫起，生意未易以遽回。蓋自軍興，至於事定，用度廣而廩無儲粟，楮幣輕而地乏流錢。吏胥肆弊之無窮，兵卒索哺之尤橫。用平平策，未易以左支而右吾；下急急符，或

議其前寬而後猛。惟中和可以爲政，惟誠實可以感人，是亦不謂之難，抑亦有大於此。世道日隘，時事鼎來。近聞邊頭，屢馳露布。知取勝而不知持勝，易納降而不易處降，安保今日饑鷹之來歸，不如向者猛獸之反噬？金亡可待，韃勢方張。我弱而何以制人，內輕而何以服外？要知國本，全係人才，大厦豈一木之能支，危枰非一着之可活。如將大用，若何罄諸葛之血誠；殆恐不然，反有累龜山之晚節〔二〕。此又其千慮之過，非止爲一州而言。某愚不可移，戇常妄發。中宵憂國，蓋不勝嫠婦之情；指日趨隅，庶盡解門人之惑。望公如歲，以日爲年。《臞軒集》卷八。又見《臞軒先生四六》卷一。

〔二〕宜玃：《臞軒先生四六》作「敢後」。

〔三〕累：右引書作「類」。

上袁建寧兼漕啓

建牙藩邸，疊組計臺。江浙數州，久被齋長先生之道化；甌閩七聚，竦聞皇華使者之風聲。愉企賀榮，敬羞吉楨。恭惟某官出處關乎世運，忠孝貫於神明。濂溪浚其源，象山導其流，會心有印；慈湖作之師，絜齋爲之父，交臂傳燈。早嘗以正論之緒餘，發而爲大廷之奏對，魁躔炳耀，要路橫陳。

乃於前經古史以策勳，期與元聖大賢而合轍。相卿巧宦，爭趨金張許史之門；郎省高潛，自許召杜龔黃之政。亦既中和之奏最，居然諷度以觀風。數百條荒政之疚懷，元元命脉；十五所儒宮之講道，字字精神。谷其腹所以遂天地之生，牖其衷所以示子弟之誨，以辯志片辭而起廢，以諭吏一章而警媮。舊染咸新，宿醒頓解，幽室之中，指迷者燭，此譬最精；萬物皆灰，不燼惟瑜，斯言有味。福星次止，時雨沛然。幸甚丹山碧水之區，得借玉節銅符之重。民厄於兵，復饑於歲，翹首騶麾；士誦其書，願見其人，傾心誘掖。固將以仁心而行仁政，又必以斯道而覺斯民。然清朝聽斷之一公，諸老牽聯而嚮用。有以中書何無寇公爲問者，當以吾國即相司馬而答之。初立本奇，更好黃花之晚節；前猷益大，永垂汗竹之芳名。伏念某讀書不多，諧世又寡。殿廬校藝，疏狂貽怒於要官；宗邸橫經，習懶見嘲於羣弟。捫壯心而猶在，處逆境而甚安。載瞻龍門，嘗有蟻援。間關一第，幸經先太史之品題；骫骳四箴，復辱小申公之印可。曾謂強顏於令席，獲從受察於使車。人憐蹭蹬之何堪，天使遭逢之甚巧。有三品筆，誰無收名定價之思；持一瓣香，敢作噓枯吹生之想。《臞軒集》卷八。

賀徐倉啓

輟班郎省，掌委閩都。公道聿開，方睹鳳閣舍人之樣；遐氓何幸，驛迎輶軒使者之來。敬飭墨卿，晉干籤帥。恭惟某官清凌冰柱，峻埒斗杓。去南州孺子於千年，典刑猶在；得慈湖先生之一派，

傳授最親。更閱理義之多，從容出處之際。久於補外，晚乃立朝。繙帙仙蓬，夜對青藜之杖；橫經王邸，朝吟苜蓿之盤。發揮石室之秘儲，敷歷錦窠之清選。使其道之少貶，則何官之不爲？昌言諤諤而不苟同，直節堂堂而難於進。仕之巧者爭趨金張許史之門，公獨凜然自許召杜龔黃之政。以安定之學淑於千里，故苕溪之最徹於九重。果錫召環，垂登緊地，不屑枉尋而苟合，爰持英蕩以遐征。維時七聚之區，適當多事之日。震疊搖撼者方定，流離蕩析者未歸。白粲價翔，誰與發倉於河內；牢盆禁密，殆幾爲穿於國中。《碩鼠》之貪不除，帶牛之習難革。諒已關於諷度，必可釋於顧憂。然聖朝聽斷之方新，諸老牽聯而嚮用。有以中書何無寇公爲問者，當以吾國即相司馬而答之。磊砢喬松，合作棟梁之用；芬芳汗竹，要垂宇宙之名。伏念某讀書不多，諧世又寡。殿廬校藝，疏狂貽怒於要官；宗邸橫經，習懶見嘲於羣弟。撫壯心而猶在，處逆境而甚安。念昔爲尹幕之遊幸，嘗下宗師之拜；曾謂強顏於冷席，復從受業於崇臺。人憐蹭蹬之何堪，天使遭逢之甚巧。提撕之以巨力，教誨之以雅言，庶乎孤寒，得所憑藉。有三品筆，誰無收名定價之思；持一瓣香，敢作噓枯吹生之想！《臞軒集》卷八。又見《臞軒先生四六》卷一，《翰苑新書》續集卷一四。

上知宗辨學事

記問何足以爲師，況不賢於弟子；市井與言則以利，豈宜浼於先生。事有係於觀瞻，人能言其曲

直。不平甚矣，無辨得乎？竊觀聖賢之門，每謹義利之戒。賜貨殖則謂之不受命，求聚斂則責以非吾徒，原其本心之可誅，貶以一字而若撻。而況學校至重，禮義尤嚴。守道守官，並行不悖；曰教曰養，相須而成。以名分則有師生，以事權則有長貳。雖有學職，豈皆志於簞食豆羹〔一〕；然在家居，亦仰給其俸錢廩粟。統屬固宜歸一，規矩安可不遵？今乃以大族之搢紳，爲宗庠之領袖。羣然進退，不疑其間隙之生；遽爾叫呶，誠出於意料之外。於漏下五六刻，取計司數百緡，凌轢公堂，劫持族類。鷹饑而攫，徒誇利爪之強；羊敗其羣，豈勝羸角之狠。初不甚訝其此舉，退而徐詢其平時。蓋在閨門，素虧孝友。京城太叔之不弟，義莫之行；於陵仲子之避兄，廉烏乎在？此而可忍，靡所不爲。煮豆燃萁，所厚者無不薄矣；操戈入室，此物何爲至我哉？事未發則監謗諱言，迹已暴則飾詞強辨。悖而入、悖而出，吾如彼何；反吾禮、反吾仁，自責而已。伏念某猥以末學，來爲冷官。季考月書，每得寸長而必喜；人稠坐廣，至誇吾學之多才。取之寬其常員，養之加其稍食。以文藝來者輒爲指摘，有朝暮見者罔憚應酬。凡在同盟，未見嘲於雪日；獨此橫逆，乃肆起於風波。前官姑聽其侵權，它屬多容其撓政。顧如么麼，素守剛方，不能委曲以見從，遂致侵陵之太甚。小人之爲不善，固知清論之莫逃；君子可欺其方，深懼讒言之易入。所賴正人之在上，能爲吾道之主盟。伏惟某官當代儒宗，斯文司命。好樂如自其己出，公族化行；直清深畏於人知，懦夫志立。愛而知惡，義以制情，膚受譖愬之不行，皮裏陽秋之自定。即墨不善佞而得毀，未求齊國之封；馬謖既撓法而負恩，宜正街亭之戮。此他時進退百官之大者，自今日訓齊九族而先之。某得以克單厥心，自振其職。泛駕之馬，已

漸失控御之宜；瑞世之麟，當見爲薰陶而出。此非饒舌，蓋以全身。《臞軒集》卷八。

〔二〕簞：原作「簞」，據文意改。

全宋文卷七四四九

王 邁 六

謝真師薦舉啓〔二〕

開藩旬日，方羅幕府之羣英；薦剡一封，首及墻屏之下士。識者以爲公舉，衆人則曰私恩。退自省循，獨有感慨。惟師生以道而合，與賓主之分不同。彥明授業於伊川，本無干祿之意；器之執經於涑水，非爲薦求之階。天爵重則人爵可輕，義榮貴則勢榮可賤，有寧終其身之弗遇，不忍叛所學以苟容。如某之愚，從公也久。孺子可教，初拜南昌之贈言；門人益親，屢造西山而問道。所謂晦斯明室，斯通之席，喜得於學不厭誨不倦之時。昔年盛而氣盈，今霜降而水涸。來倚麟庠之席，獲依燕寢之香，瞬養息存，日省月試。窮理致用之訓，朝以書紳；習靜持敬之方，夕而銘几。苟有立命安身之地，敢爲貪榮希進之圖！及牙纛之莅三神山，歎蓬萊之隔一弱水。忽聞郵置，特賜袞褒，豈察其學業之漸成，亦望其德業之少試。蓋知仲淹之賢則必薦，遑及其他；而爲安定之學者非迂，覬施諸用。此

相期之盛意，不敢望於他人。茲蓋伏遇某官誠立而明通，操約而施普。鴻辭麗藻，續麟筆之正傳；寶匣瑤琴，嗣龍門之遺響。憂國之心愈渴，閱士之眼彌高。方將以此身任當世之經綸，亦必勉其徒以大人之事業。高文行遠而謂某有甚蔚之詞章，直氣蟠空而謂某有不阿之議論。何以當此，竊有請焉。今天下之所少非文，士君子之最難者節。居上位者既喜佞而惡戇，在下寮者多毀方而爲圓。鄭公良臣，不樂義方有太直之行；曲江英宰，且嫌挺之負苦勁之名。所願先生秉鈞軸之權，博取吾黨有氣節之士。某益思植立，愈勵操修。表裏同源，敢不推立言之誠而立德；阿諛深恥，又當移事師之忠以事君。惟能爲人，是報知己。《臞軒集》卷九。

〔二〕卷首原有四庫館臣按云：「按此卷自南外睦宗教授至通判漳州作，後十一篇係代人作，附卷末。」

謝曾參薦舉啓

起亞相於午橋，行將入覲；薦迂儒於寅陛，轉以上聞。趣裝如是其匆匆，推轂胡爲而汲汲，仰窺盛意，俯激愚忠。竊以魏公用則所舉皆正直人，司馬相則其徒行經濟學，或拔才於選調，或引類於經筵。蓋晝錦堂嘯詠之時，每訓才品；而耆英會徜徉之際，常訪人才。況當聖主之勵精，方召大臣於閒散。必也搜羅俊傑，使之馳驚事功。如某者徒有苦心，本無媚骨。青衫素髮，消磨十載之光陰；黃卷

短檠，感慨千年之理亂。但見與世而枘鑿，不爲隨人之桔槔。來吟苜蓿之盤，正在棘槐之里。豈無虬蟬之援，可以攀躋；自顧麋鹿之羣，甘於恬退。寧方爲皂，恥曲而侯，不知何取於高明，乃至垂情於寒畯。豈必求乃予，至有如程子之所規；故敷奏以言，猶愈知仲淹而不薦。品題高而無實以稱，力量大而有請必行。茲蓋伏遇某官忠貫儀鄰，名在彝鼎。盛年勇退，不依偃月之堂；晚節益香，好在靈光之殿。上有意北方之經理，公豈宜西墅之夷猶。江左有管夷吾何憂，得於親見；齊國用樂正子爲政，誠所喜聞。方將錄夾袋以儲才，乃使先錐囊之露穎。某誓堅素守，圖報洪知。焉有文章，得預元祐科名之列；尚存氣節，要賡慶曆《聖德》之詩。《臞軒集》卷九。又見《臞軒先生四六》卷二，《翰苑新書》續集卷三〇，《啓雋類函》卷三一。

賀福帥王侍郎啓

輟班法從，出殿全閩。淑旂綏章以錫諸侯，申重帥垣之命；精金古器以比君子，載頒御府之珍。近比所無，上意可卜。惟七聚舊安於擊壤，而累年釁起於揭竿。屬郡五六城，皆被瘡夷；長樂十二邑，僅逃鋒鏑。震疊撼搖者方妥，流離蕩析者未全。電閃雷轟，見謂驚魂之甫定；風恬雨霽，要令元氣之復還。爰以近臣，付之專閫。觀聖天子臨軒而諏訪，與明執事伏陛而敷陳，田里根本則欲不傷，臺府脉絡則求無壅。言而及此，民其庶幾。恭惟某官一代宗師，四朝壽隽。故家喬木，晉楔帖之猶

存；晚節黃花，魯靈光之獨在。容與功名之會，更閱禮義之多。自入李廷，即躋栢府。剛詞摘伏，斥去熙寧之十鑽；正色輸忠，追還慶曆之三諫。不爲枉尺直尋而屈，竟請高牙大纛而行。至今嫠女之民，昌言召父之政。排抵權門之橫議，講明經界之良規。孟子言大略於滕，誰爲潤色；鼃錯嘗有心於漢，令始施行。此非俗吏之能爲，要皆儒效之已試。綠綈亟召，紫橐陞華。勾稽版籍之盈虛，甄別名流之清濁。裕民足國，鄙夷管、晏之近功；爲官擇人，度越馬、裴之遴選。將駸駸乎大用，復汲汲於此來。推廣王心王言，發爲仁聲仁聞，念民疾苦，如己痒疴。解嬈除苛，遺安靖和平之福；化頑歸厚，示轉移風俗之機。言之出於真誠，讀者至於感激。僉曰潁川去泰甚耳，亦如渤海非求勝之。僕雖至愚，竊有過計。今之爲民賊者，多長惡之不悛，上而苟有仁人，盍知病之所在。欲盡革帶牛之習，當痛懲碩鼠之貪。以致廣寇薄汙、邵之鄰，海盜闖漳、泉之境，淮卒囊弓之已散，閩兵受甲而不勝。彼易得以擣虛，我豈容於缺備？此不可以柔而獨理，又當思先事而預防。江左有管夷吾何憂，幸而親見；齊國使樂正子爲政，嗣此有聞。伏念某樣不入時，癖惟嗜古。一第十七年之久，歷官與四考之書。校藝殿廷，強項掇要官之怒；充員宗邸，低頭受公子之嘲。人共嘆其淹回，天乃錫之機會。昔在丁丑，嘗陪玉筍之門生；今維甲辰，復忝前茅之屬吏。竦聞開府，喜至忘餐。適有采薪之憂，遂稽拂繭之敬。疾方少愈，名始自通。敢比正倫，遙胄僭攀於杜曲；擬同湜輩，終身不叛於韓門。《臞軒集》

卷九。

上何帥啓

征衣西上，銜計臺一顧之恩；別駕南來，受帥闔十連之察。涓剛辰而告吉，飭柔訥以抒誠。伏念某徒有苦心，素無媚骨。校文紹定，固應罹邪黨之讒；奏疏端平，何至取時賢之忌。蓋以上方親政，下無隱情。雲狂因得以盡言，黯黷遂從而妄發。果而邊帥騰章，辨跋扈之名；重以廷臣切齒，惡欺謾之語。友朋解體，嬖倖搖唇。己方持一簣以障河，彼乃推泰山而壓卵。坐以孔門訐爲直之罪，繩以漢法大不敬之刑。小人謂弗免，君子謂必歸，未知死所；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僅畀叢祠。清遊亟返於蓬萊，歸路載披於荆棘。仙凡立隔，榮悴頓殊。失勢一落千丈強，自安蹇步；衝人決起百餘尺，坐看羣飛。誓墓志堅，買山計決。曾謂成命自天而下，循畀贅丞於漳之濱。靜言思之，孰主張是。茲蓋伏遇某官德盛仁熟，誠立明通，更閱義理之多，掀播芬芳之久。正冠峨豸，清風滌羣小之辱臺；隨仗立螭，直筆刊前朝之誣史。庾亮之塵無所汙，曹蜍之沫莫能加。聖化更新，前此緊官之餘幾；公論不泯，巋然一老之獨存。已進登於獻納論思，乃自詭於諮詢諷度。屬時閩嶠，有警潢池，爰輟文石之班，出當英蕩之寄。申嚴威令，轟雷迅電之鋤姦；加意撫摩，膏雨祥雲之潤物。驩騰七聚，最徹九重。爰以禮樂之使華，更任詩書之元帥。治貪墨則嚴三尺，字惇嫠則寬一分。議沮榷鹽，無異毀征茶之詔；稅寬履畝，不啻爭青苗之難。陰功隱德之居多，野史稗官之可考。惟是世途隘甚，人物眇然。

此獨何時，橫濟川之舟於野渡；行且有命，起擎天之柱於明堂。固將登明而選公，寧不憐窮而悼屈。重念某猥以儒素，來入吏塵，名爲分風月於偏州，實似試湯火之劇邑。搜見底囊以供北餽，作無麵餅以餉南軍，押催科之帖而攢眉，視箠楚之瘢而攬涕。所恃惠慈之長，少逭督責之嚴。庶幾孤立危蹤，毋至汙干司敗。何相獎賢好士，居多被薦於朝廷；王祥佐郡無功，安得具謠於邦國。《臞軒集》卷九。

上姚漕啓

綴班東觀，嘗依太乙以分光；半刺南州，復仰福星而受察。滌龜告至，拂繭通誠。伏念某徒有苦心，素無媚骨。校文紹定，固應罹邪黨之讒；奏疏端平，何至取時賢之忌。蓋以上方親政，下無隱情，雲狂因得以盡言，黯黷遂從而妄發。果而邊帥騰章，辨跋扈之名；重以廷臣切齒，惡欺謾之語。友朋解體，嬖倖搖唇。己方持一簣以障河，彼乃推泰山而壓卵。坐以孔門訐爲直之罪，繩以漢法大不敬之刑。小人謂弗免，君子謂必歸，未知死所；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僅畀叢祠。清游亟返於蓬萊，歸路載披於荆棘。仙凡立隔，榮悴頓殊。失勢一落千丈強，自安蹇步；衝人決起百餘尺，坐看羣飛。誓墓志堅，買山計決，曾謂成命自天而下，猶俾贅丞於漳之濱。靜言思之，孰主張是？茲蓋伏遇某官德盛仁熟，誠立明通，續濂溪諸儒之燈，傳延平夫子之印。授徒講道，七十子其速肖哉；對策盡言，二百年無此作矣。自播掄魁之譽，不萌榮進之心，鴻冥冥而高飛，犬狺狺而自吠。及聖化載更於

琴瑟，舊染維新；凡名流悉赴於弓旌，同聲相應。鐔津之龍始躍，朝陽之鳳方鳴。米廩橫經，招館下諸生而受教；蓬山繙帙，領瀛洲學士以登仙。造晉渥於郎闈，仍陞華於樞掾。試數偃月堂之黨，富貴消磨；何如靈光殿之存，風標峭拔。國論賴以訂正，運籌仰其彌縫。方佐鼎以調鼎，將持囊而簪筆。屬時甌嶠，有警潢池。帝顧在廷，孰任臺府相維之寄；公於是地，嘗播邦國不空之謠。爰畀錫盾雕戈，以鎮丹山碧水。申嚴戒令，轟雷迅電之鋤姦；加意拊摩，甘雨祥風之潤物。七聚相慶，一塵不驚，澄清激濁而吏治精，噓枯吹生而民氣樂。惟是世途巖險，善類彫零。此獨何時，橫濟川之舟於野渡；行且大用，進擎天之柱於明堂。固將登明而選公，寧不憐窮而悼屈？重念某猥以儒素，來入吏塵。名爲分風月於偏州，實似試湯火之劇邑。搜見底囊以供北餽，作無麵餅以餉南軍，押催科之帖而攢眉，視箠楚之瘢而攬涕。所恃惠慈之長，少逭督責之嚴，庶幾孤立危蹤，毋至洊煩司敗。世久無綈袍之誼，下念故交；僕敢憑杯酒之歡，上干公法。《臞軒集》卷九。

通漳守鄭左司啓

綴班蓬觀，稔聞尚書曳履之聲；竊稍叢祠，敢作刺史題輿之望。偶叨恩而起閒散，得帥屬以奉教條。敬飭墨卿，晉干籤帥。恭惟某官清凌冰柱，峻埒斗杓。昔在元樞，不作漢、唐之人物；篤生令子，克紹韓、呂之世家。方在盛年，見稱偉器，容與功名之會，更閱理義之多。正色立朝，舌底吐冰

人之語；一麾出守，毫端宣澤物之仁。奈西風之塵一高，而東山之興莫遏，著書平屋，講學專門。卷之而懷，已並復齋之高躅；充然有得，誠如西山之薦章。及聖化新琴瑟之調，宜名勝應弓旌而起。繇郎闡之雋武，參樞掾之宏謨，習明先朝之典章，蕩滌累年之垢玩，形之論建，多所施行。獻可有先見之明，方爲時出；龜山又不合而去，正坐名高。賢者進退之非輕，世道汙隆之所係。比興思於側席，亟有命以起家。眷言清漳之名區，宜有通儒之報政。旌麾至止，襦袴藹然。崇教尚文，振起紫陽之墜緒；蠲租減賦，舉行竹隱之寬條。惟是時事日新，善類星散，朔黨洛黨之論橫起，南軍北軍之變未銷。此獨何時，橫濟川之舟於野渡；行且有詔，起擎天之柱於明堂。某徒有苦心，本無甜舌，戇拙既不容於紹定，疏狂復見斥於端平。耕具釣竿，已分煙霞之痼疾；簞簞泥軾，何心風月之平分。獨幸以邑子而事鄉尊，況復以書生而師素宦，必有訂頑砭愚之教，以爲鍼膏起廢之方。嘉與同寮，欽奉循良之政令；願言暇日，拱聞經濟之緒餘。《臞軒集》卷九。又見《臞軒先生四六》卷一，《翰苑新書》續集卷一五。

通興化范守啓

出綸閭闔，作屏壺山。范老十萬兵於胸中，時方倚重；元結數百輩在天下，民其少甦。仰上日之匪遙，企下風而起敬。恭惟某官清凌冰柱，峻埒斗杓。月旦題評，元方季方之行誼；天庠模楷，大陸小陸之文章。講學徧諸老之參，著書作千載之計。屬權姦之當國，紛競習之移人。一世瀾趨，相與染

曹蜍之沫；二難壁立，斷不汙元規之塵。紉蘭自馨，食檠有味。逮聖化已新調瑟，而衆賢交起彈冠。所挾者高，尤難於進，謂寧得小國寡民以行志，不願爲枉尋直尺以留中。惟莆稱詩書禮樂之邦，久焉弄印；以公爲忠信慈惠之長，宜此分符。旌麾未肅前驅，襦袴已歌來暮。吏狙於政弱而垢玩，民困於軍興之誅求。剜肉醫瘡，甚矣羣生之寡遂；酣歌恒舞，幾於一國之若狂。所望獨立使君之來，以爲一方疲甍之幸。仁必有勇，嚴以濟寬，使鄉無打門索錢之胥，則家有左鱸右粥之樂。然而世道隘甚，人物眇然。此獨何時，橫濟川之舟於野渡；行且有詔，起擎天之柱於明堂。某爲儒而迂，入仕而拙，愚戇既見排於紹定，疏狂復不合於端平。竊祿祠庭，已自分煙霞之疾；贅承鄰郡，初何心風月之分。惟半生於方冊以服膺，乃一旦隸治封而親炙，必有訂頑砭愚之誨，以爲鍼膏起廢之方。嘉與斯民，親沐循良之德化；更祈暇日，拱聞經濟之緒餘。《臞軒集》卷九。又見《臞軒先生四六》卷一、二，《翰苑新書》續集卷一五，《秘笈新書》卷九，《啓雋類函》卷九七。

與龍溪趙宰啓

別駕權輕，况復添蛇之足；大冠寄重，方興馴雉之謠。佩高義之相先，飭柔牋而起敬。恭惟某官五玉明潤，八窗玲瓏。讀書感太乙之精，光青藜杖；琢句奪長庚之魄，滿古錦囊。早斫桂以搴芳，喜紉蘭而爲佩。花封小試，尚餘壺山壽水之春；蓉幕清游，不受石門貪泉之污。鸚飛薦牘，蟬蛻選階，

不能直尋枉尺以留中，自詭墨綬銅章而補外。今之君子，攢眉湯鑊之焦熬；籍甚宗英，入手霜劓之敏決〔一〕。警吏則嚴之三尺，字民則寬之一分。居然茂卓魯之勳，爲一道最；行矣廁嚴徐之列，立要路津。某之迂疏，世所姍笑。故山招隱，方繙《相鶴》之經；漳水贅丞，偶玷誤蠅之筆。幸有宗英之聯事，獲於大邑以庇身。州縣一家，當念貫通之脉絡；雲霄萬里，相期久遠之功名。《臞軒集》卷九。

〔一〕「早斫桂」至「敏決」句：原有注云：「一作『早以文章之一班，施諸政事之三昧。在我者大而官無小，其位雖卑而名高。維今銅章所泣之邦，乃昔綵棒經行之地。寒生冰甌，不妨馬骨之臞；卧治琴堂，喚起鸛灘之夢。』」

代通應經略啓

誦諸葛《出師》之表，久起敬於油幢；爲毛義捧檄之游，行備員於鹺局。士莫重乎始進，天固使之有依。三熏蒙竿牘之恭，百官拜旌旄之下。恭惟某官出處之節皦如日，忠孝之心通乎天。筆下無一點塵埃，富大蘇之風采；胸中有百萬兵甲，負小范之經綸。惟中原久淪汚於兵燹，而殘寇尚陸梁於疆場。士狙於東南之懦習，皆諱戰而喜和；公熟於西北之事情，謂有進而無退。止楚囚之泣而作其氣，焚石勒之幣而挫其鋒。仗大節以臨邊，馳一封而詣闕。忠誠憤發，可質列聖在天之靈；大計堅凝，將

有兩河拓地之喜。未逾旬而來四方之豪傑，不終日而易萬人之衣裝，捷凱載涂，羣兇褫氣。其如功高而人見忌，名大而世莫容。方弘愬協謀，俱授晉公之節制；及魚程反間，遽收郭令之兵權。浩然袖手以來歸，識者拂膺而太息。然公論常如日月，一食何傷；雖雅志已在煙霞，欲留莫可。帝思南嶠之最遠，詔以元戎而啓行。幡然以轟雷閃電之威，斂而爲陽春膏雨之惠。坐閱黃灣之落木，足助吟哦；笑飲石門之貪泉，不移清介。鯨波恬靜，龍戶驩呼。兼理民將略之長，皆平生學力之驗。人望之在執事，遠則張方平之登輔相〔一〕，近則蔣穎叔之任樞機。留衣鉢以相傳，紀旂常而可待。伏念某聞道最晚，賦才甚涼。弓冶承家，期復青氈於再世；草茅對策，濫收黃甲之乙科。教忠方勉於過庭，遭難何堪於陟岵。意造物乘除之有數，使世緣歷涉之稍深。謀養斗升，七稔寒饑之所苦；失身筦庫，一官猥屑而亦甘。不圖初筮之遭逢，乃得大賢而師事。惟是傳癖書癡之素習，拙於笏畫鞭算之良籌。誓當自拔於濁流，不敢取尤於清議。服鹽車垂兩耳，姑強顏陪屬吏於此時；鑄浯石紀萬年，願執筆從先生於異日。《臞軒集》卷九。又見《臞軒先生四六》卷二，《翰苑新書》續集卷一一，《啓雋類函》卷六七。

〔一〕「人望」至「輔相」句：《臞軒先生四六》作「人望之在執事，萬口同辭；天意如欲中興，十行亟召。遠則宋廣平之登輔相」。

代賀贛守聶侍郎啓

帝以近臣，牧於巨屏。昌言諤諤，不能枉尋直尺以留中；晚節堂堂，徑請大纛高牙而補外。善類愛其高舉，衆人謂之左遷。竊謂實身侍從之班，跬步疑丞之地，皇皇患失，比比苟同，焉得受聖主之深知，而能爲大臣之倚重。乃不阿合，惟知納忠。方在先朝，一疏首排於社鼠；及逢新政，丹心慨念於鼎龍。憫士夫少難進易退之風，歎廟堂乏翕受敷施之量。獨立敢言而無懼，帝觀竊忌者居多，謂與其枉道而留，又孰若從吾所好？見幾而作，守千里則澤千里之民；量力可行，寬一分則爲一分之賜。識者交賀，壯哉此行。恭惟某官義氣噓雲，精忠貫日。去國十年而復入，愛君一念之常堅。際會風雲，論思日月。諸大夫之唯而舍之諤，介若無朋；一齊人之傳而楚之咻，確然自信。西風之塵已動，東山之興愈濃，請一壑以來歸，縱六丁而莫挽。惟今漳贛，比漢淮陽；如公直臣，真宋汲黯。開藩閱歲，載路興謠。貪吏聞風，或解印綬而先去；姦民縮手，爭賣刀劍而歸耕。陰功陰德之甚多，野史稗官之可紀。惟是世途隘甚，人物眇然。此獨何時，橫孤舟於野渡；行且入覲，植一柱於明堂。某一自違離，兩更寒暑。昔侍樽俎，聆健論之風生；及伏衡茅，喜直聲之日出。遠莫陪於賀厦，條已見於班春。恨無怒翼以奮飛，姑托便鱗而問訊。夢魂失險，常屢過大江之西；旌節匪遙，當敬迓修門之外。

《臞軒集》卷九。又見《臞軒先生四六》卷一。

代上察院啓

接武筍班，最辱綈袍之眷；陳情栢府，輒明貝錦之讒。物不平則必鳴，道既直則宜見。伏念某雖名族，實屬寒儒。費半生燈火之功，僅收科甲；脫萬死兵戈之下，方出選坑。急爲菽水之謀，遠赴松廳之戍。至則綠林之爲梗，窘於油幕之寡謀。乃命書生，往當勦敵，飛矢亂石如雨之注，弱兵脆卒望風而奔。狼心變詐之不常，虎口咆哮而待噬。重以兩軍之先覆，誰不膽驚；幸而七洞之生降，出於口伐。夫何幕府策勳之日，肆開黠胥納賄之門，以虛爲實實爲虛，故殿反最最反殿。此姑勿論，抑有大冤。適下邑之長官，爲計使之親黨。不善製錦，游蒙帥閫之大訶；力使代庖，兼出庾司之重命。自揣不堪於共二，固辭輒至於再三，兩司迫之使前，一臺爲之不樂。帥既仙去，庾又召還。岌岌孤蹤，皇皇終日，詭計屢從而下石，斐言巧入以如簧。欲加罪則無辭，至踰時而伺隙。有府從事獲譴於漕讞，刑使者適至是邦，既爲之緩頰以解圍，彼得以乘機而轉手。謂取鼎於郤，莫能掩己之瑕疵；必假道於虞，庶可欺人之耳目。名爲憲劾，實出漕謀，求中傷者無自而吹毛，受轉託者姑從而射影。初止爲魚而設網，鴻則見離；不忍殺牛以釁鐘，羊誠何罪。一路士夫皆爲切齒，三尺童子亦知含冤。欲自雪以無由，今幸天之已定。茲蓋伏遇某官章天奎壁，鎮地嵩衡。霜榦堂堂，魏謨有祖之烈；冰壺凜凜，胡威肖父之清。新天子居然器之，先皇帝留以遺我，峻擢烏臺之長，屢輸白簡之忠。持公道如持權衡，

愛善類如愛主璧。諫官明日張膽之氣，竦動周行；宰相登明選公之方，權輿今日。致令么麼，敢累陶鈞。重念某親老倚門，家寒透骨。橫遭誣讟，天高高而莫聞；求欲辯明，世滔滔而安往？質衣而詣京闕，束帶而立門闌。夤緣一日之知，僥倖三生之遇。朝無知己，灰寒未易以復燃；公不垂情，河清豈容於再俟？況簡牘可詳於本末，而告詞曲示於矜憐。倘蒙軫繾綣之知，冀有可湔洗之理。有人民與社稷，固所甘心；安邊境立功名，亦其素願。雖甚不敏，安敢辱知！《臞軒集》卷九。

代節推謝帥還職啓

效官弗謹，莫逃貝錦之讒；薄罰示懲，隨許舊氈之復。方歎宦海風波之汹涌，賴有使天日月之清明。愧見乎顏，感極而涕。伏念某名爲族屬，實則書生。過庭聞詩禮之緒餘，從仕守命義之大戒。坐曹贊畫，深慚不稼而取禾；被檄董輸，敢憚折腰而爲米。適大帥開藩之始，軫細民艱食之憂。既咸蠲斛面以寬民力之一分，又督責關頭以防吏奸之百出。凡編戶皆合詞而鼓躍，在末寮當極力以遵承。其奈此邦，素稱薄俗，凡爲學子，半是假儒。簸而揚前有糝糠，欺公太甚；穀不熟弗如萑稗，久積何堪。則爲出納之有司，可不隄防於始入？以此斂怨，宜其速尤。至於黠胥有鼠雀之求，衆卒爭鷄蟲之得，是則監臨之有罪，方將兢惕以省愆。敢謂仁私，遽加恕宥？初亦察祠家之無對，疑且從輕；終又喜小子之自新，不爲已甚。茲蓋伏遇某官名節霜明而雪白，德量山負而海涵。一飯念民，推赤心而起

廢；萬間庇士，赦小過而舉賢。致使斗筭之微才，不爲天地之棄物。某敢不澡身浴德，息劓補鯨。正己所以正人，已佩書紳之訓；使功不如使過，幸無躍冶之嫌。《臞軒集》卷九。又見《啓雋類函》卷八七。

代上廣帥留郎中啓

委巷食貧，每作梅巖之夢；窮途干祿，漫爲蒲澗之遊。惟莆爲泉壘之附庸，而尉膺星臺之奔走。庶幾似鄉人而見喜，況復援介紹而至前。伏惟某官鶴唳青田，鳳鳴丹穴。經綸敏手，五色石之補天；爾雅清文，萬斛泉之出地。澹然無膏粱之習，即之有璋璧之溫。別駕展軫，歌播海圻而功歸邦國；巨藩剖竹，令修庭戶而人樂湖山。入由農扈以升華，旋陟郎闈而增渥。却要津而懶上，斂怒翼以斜飛。兩節觀風，秋月印錢塘之水；十連作屏，慶雲橫禹穴之山。雖去留出處之甚輕，奈功名迫逐之不赦。惟廣重地，在天一方。起公祥斯道之刑，見上重遠人之意。鼓十四城而下令，肅若風行；用三千屬而無冤，何庸雪洗。乃旆宸綽，就俾闔旄。誰言五嶺之皆炎，我覺二天之獨有。坐閱黃灣之落木，足助吟哦；笑飲石門之貪泉，不移清介。龍戶安堵，鯨海恬波。昔開元有宋廣平，嘗去之而黃閣；至元祐則蔣穎叔，亦由是而紫樞。行將名字之覆甌，端是登庸之傳鉢。伏念某木偶人計拙，冰氏子地寒。五舉省闈，幾成畫虎；一叨仕版，殆甚木鷄。瓜戍之期尚賒，匏繫之謀甚左。漆雕開斯之吾未信，初筮何堪；燭之武老矣無能爲，壯心空在。百指纍纍之待哺，二毛凜凜以逼人。爲饑所苦而來，稍足亦甘。

於隱。知公侯下士，不辭三握髮三吐哺之勞；如鰕生無奇，猶望一垂手一轉足之力。寒谷肯回於暖律，枯楊可冀於生華。雖抱關擊柝且不辭，俾越俎代庖則爲過。所求易與，巢林之鷦不過一枝；安敢負知，伏櫪之驥猶思千里。《臞軒集》卷九。又見《啓雋類函》卷九一。

代見福帥啓

炷瓣香於畫戟之堂，舊曾窺豹；展漫刺於碧油之幕，今復登龍。不辭三百里之行，來喚二十年之夢。然公負韓范歐蘇之人望，孰不歸依；而僕無曹劉沈謝之時名，恐難記省。非當代善類先爲之介，則何物小子敢冒而前？恭惟某官一代倫魁，四朝壽隽。任重道遠，六鼇背上之擎山；孤立無朋，萬馬羣中而駐足。曩巨奸之當軸，紛儉黨以盈庭，時以郎潛，力持國是。對仗而斥宰相，人盡危之；請劍以斷佞臣，事果濟矣。峨豸而登騎省，執筆而立螭坳。讜論危言，振起過江諸賢之弱；忠肝義膽，對越在天列聖之靈。道大莫容，名高見忌，不能枉尺直尋而苟合，乃請高牙巨纛而有行。賑青社之饑如救頭然，息潢池之警靡容目瞬。甚盛之舉不一，能言之類皆知。及西風之塵愈高，而東山之興莫遏。以直道去，人言野渡之橫舟；知晚節難，自賦寒花於老圃。未幾清議之明白，旋躋從橐之光華。新天子居然器之，先皇帝留以遺我。蓋將處之疑丞近地之寄，必先假以詩書元帥之權。四方望霖雨之霑濡，七聚私福星之臨照。衆俊皆已在列，一老行即還朝。僕雖至愚，竊有過計。今之天下，所憂蓋在

於本根；譬之弱人，其病毋求之腠理。賢能雖集而莫爲之宗主，議論雖勝而未見之施行。主少國疑，名爲慶曆、元祐清名之始；上壅下塞，實有宣和、大觀蒙蔽之憂。近觀諸賢，時出硬語，犯逆鱗之龍者有矣，斥守關之虎者誰歟。久焉恐嘉橘之栽亦能成枳，甚者悔芳蘭之佩甘化爲茅。方人物之眇然，如執事者有幾，想近在目睫而有召命，必豎起脊梁以濟時艱〔一〕。《臞軒集》卷九。

〔一〕豎：原作「堅」，據文意改。

代上廣東楊漕啓

三鱣堂前，弱冠預諸生之列；五羊城下，強顏隨屬吏之聯。不自知末路之桑榆，輒私叙恩門之桃李。南北雖分於二地，生成實均於一天。恭惟某官玲瓏八窗，瑰奇九鼎。龜山誠學，續伊洛二程之傳；汝水家聲，出靖恭諸楊之右。負倫魁之偉望，敷撫仕之休聲。迨綴鴈序於端門，恥向權豪而炙手。正席西庠而講道，整襟北面者盈門，時皆爭據於要津，公獨回旋於雋武。把麾出守，遺愛藹於丹荔之鄉；澤笏造朝，衆心期以紫荷之橐。帝惟海嶠，地遠神皋。韶州白葛，交趾丹砂，方物萃止；蒲澗疏鐘，黃灣落木，仙隱依然。爰屈當代之偉人，來將一道之餉事。轡方攬而吏奸影遁，鞭不算而貨源日通。納上霧下潦之俗於清涼，辦輓粟飛芻之功於間暇。右諸道之課奏，行被璽褒；左一相之席

虛，亟膺枋用。伏念某天賦不腆，地寒無媒。方爲雁鷺之謀，頻迫啼號之累，瓜戍未及，匏繫何堪？初既職弟子於韓門，繼又隸編氓於漆壤。眷眷三十年墻屏之舊，渠渠千萬間厦屋之依。今焉效一尉於塵埃，何幸望崇臺之旌榮。必俟官期之至，方執役於弓刀；殆恐我公之歸，邈難親於函丈。投機之會，間不容髮，露穎而脫，輒欲效毛。未知倒屣之餘，猶記遺簪乎否？倘阮眼之青可再，雖潘鬢之白何慚？鷦巢林而求一枝，如許依棲之地；驥伏櫪而志千里，敢辭鞭策之勞！願以餘生，決之一諾。

《臞軒集》卷九。

全宋文卷七四五〇

王 邁 七

代謝俞漕啓

備數恩門之桃李，剡墨未乾；遣哦鄰邑之槐松，檄緘狎至。方將圖報而無所，何又蒙施於不求。愧溢顏間，感纏心曲。竊以丞之爲職，實裨一縣之綱維；官有攝員，蓋出隆臺之指授。一有折肱而去，孰不染指其旁？曾謂八郡之屬而難其人，乃以百僚之末而充其選。如某者學校百戰，權輿一官，收蠶鹽清苦之身，入枳棘卑汙之地。簿書鞅掌，幾絕簡編；燈火青熒，動縻歲月。恐辜父兄師友之訓，敢效稻梁雁鶩之謀！詎意薦鸚書名，過飾斗筭以當鐘呂；乃竟點蠅誤筆，俾越尸祝以代庖厨。惟同溪偪父母之邦，而二令分子男之寄。松榆相望，瓜李其嫌，以使指遣之而姑來，故士民望之而加敬。驚行平立，惟知占紙尾而書；駑力何堪，乃重費厩下之秣。豈以曾在韓門之列，故得收寅狄籠之中。茲蓋伏遇某官道載堪輿，文工經緯。隔弱水三萬而獨步，將徑躋於蓬萊；并楚澤八九而平吞，初

何有於雲夢。必貯之承明之廬而後快，乃畀以英蕩於外而謂何。雖岫雲之出無心，而陽春之來有脚，主盟善類，着眼畸儒。比時之御轡軒，既揚清而激濁；他日之開黃閣，必登明而選公。致使孤身，屢煩大造。某敢不飾所未至，行其所聞，厲素節以飲堅冰，矢丹心而如皎日。可南也或可北也，亦惟鞭策之從；能華之必能實之，終賴陶成之德。《臞軒集》卷九。

代謝陳憲招捕啓

警曹滿戍，曾叨薦墨之榮；贊府缺員，又拜辟書之寵。百尺樓許之攀附，三品筆極其光華，疇不謂逢，凜所以報。竊以在上位者貴舉賢而報國，在下僚者必擇主以託身。曩時鉅公，多入古靈先生之薦稿；近世名士，半出北山夫子之門墻。惟奕代之儒宗，有克家之風烈。屬時多事，兼司一道之兵刑；雅志澄清，坐閱八州之人物。行臺開大幕府，選吏如小朝廷。謂將邑當兵戈之餘，而貳令分民社之寄。鴟鴞之室多毀，鴻雁之居未安。親民固係於長官，振職尤資於邑佐。非智不足以剴繁治劇，非仁不足以醒喝澤枯。曾謂小才，得居是選。伏念某朱愚昧道，白朴持身。韋教一經，努力箕裘之學；孟鄰三徙，厚顏紈袴之嘲。坐踰甲癸之十霜，纔仕東南之一尉。當三考垂書之日，有四郊多壘之憂，心馳驛道之鈴，耳洗江城之柝。風塵正動，惟知瘦却於豺狼；夜睫不交，安得夢飛於鷄鶩。方爲山之虧簣，幸近水之有臺，姓名得上於剡章，榮耀頓生於末路。歲聿云暮，將趨吏部以覓官；道阻且長，

獨念小人之有母。遲遲西上，汲汲南歸。敢圖振念於遺簪，即俾充員於占筆。察父哲兄之念子弟，未必如斯；門生故吏之遇主人，云胡不喜。一力成就，三生結來。茲蓋伏遇某官尊主庇民之盛心，開物成務之多識，方在壯歲，已負遠圖。夜雪貂裘，慷慨辦太原之檄；秋風鐵騎，笑談却沙漠之兵。由其更閱理義之多，所以容與功名之會。方閩有黃巾之爲梗，起公於縑墨以從戎。碧油運整暇之籌，不差尺寸；繡斧兼平反之任，益重威權。貔貅鼓行，狗鼠褫氣，凱捷紛綸而載路，壽祠突兀以連雲。人物今正眇然，事變有大此者。強藩悍鎮，反狀已萌，達官要人，束手無策。賴有閱禮習書之元帥，方成雅歌投壺之隼功。誰爲王言，得借君重。天下安得數結，已交口於南州；軍中惟有一韓，始寒心於西賊。預蓄英豪而待用，胡爲嵬瑣之兼收。某敢不自勉孱庸，力圖報稱。士於知己，雖披荆棘以不辭；余不負丞，已對松槐而有誓。《臞軒集》卷九。又見《臞軒先生四六》卷二，《翰苑新書》續集卷三六。

代上梅州王守啓

受塵莆水，稔聞王別駕有邦國之功；試吏程江，親睹漢刺史播中和之頌。南北雖分於兩地，生成均出於二天。三薰致竿牘之恭，百拜獻旌麾之下。恭惟某官才名江左，學問河汾。塵外清規，望之如神仙；胸中雅志，決不在溫飽。錦心繡口，文追滕閣之英；鐵畫銀鈎，筆肖《蘭亭》之妙。摘髭而收上第，策足而登華途。試劇邑之絃歌，幾見飛鳧之迅；主計臺之畫諾，翊成流馬之功。自分風月之清

輝，盍展星辰之闊步。時惟此土，地處偏方。帝念遠氓，墮瘴雨蠻煙之底；公來出守，覺春風和氣之還。幡蓋一臨，袴襦交賀。凝冰霜於吏膽，滲雨露於民肌。雖渤海賴龔遂而安，然朝廷知文翁也久。凝香安靜，暫爲百花渚之清遊；出綍承明，行踵三槐亭之盛事。伏念某賦分不腆，讀書無成。五舉省闈，暗投明月；一般燈火，半上青雲。自憐髀肉之復生，衆笑頭顱之如許。試花城之一尉，僥倖終更；糾蓮幙之六曹，過逾始望。適以繫囚之殞斃，坐於前政之稽留。水中之蟹何辜，反移其怒；蕉間之鹿俄失，雖悔何追。毀出求全，災生無妄。瘴來似墨，但憂老病之交攻；言巧如簧，不料抵排之至此。坐是妻僵而子仆，淒然日暮以途窮。往來見庾嶺之梅，老淚欲滴；夢寐遶故園之菊，歸心如飛。豈期佐下邑之子男，乃獲事故邦之父母。寒谷肯回於暖律，枯楊或冀於生華。鷦巢林而栖一枝，喜有依投之地；驥伏櫪而志千里，敢辭鞭策之勞！

《臞軒集》卷九。

代通舶使啓

翠節光華，竦望宗英於霄漢；青衫藍縷，分甘倉氏之塵埃。幾年引脰以仰高，一旦澡身而受察。敬憑子墨，往白帥籤。恭惟某官紉芳蘭而自馨，挺靈芝之獨秀。追河間於千載後，得禮樂之盛心；夢太白於三生前，傳文章之正印。既收巍弟，不輟燈火。雖在素官，全以布韋。爲藍田哦竹之游，清哉官況；試河陽栽花之手，籍甚風流。此雖緒餘，獨不俊偉。繼嘗馮軾，無端溪硯之歸；纔一擁幡，

覺寶水甘棠之滿。得地小而亦可行志，去天遠而隨即疇庸。眷海舶之一司，關水衡之大計。惟帝遴選，煩公一來。廉平而吏民安焉，鯨波不動；忠信而蠻貊行矣，琛貢交通。合浦之珠既去復還，石門之泉不易其介。大而國用贏虛之制，即此權輿；次而版曹出納之權，歸其掌握。行有召命，以重此臺。伏念某聞道未深，涉世尚淺。讀書發憤，期收再世之青氈；射策決科，濫竊一名於黃甲。方習趨庭之訓，遽罹陟謁之憂。謀養斗升，七稔饑寒之所苦；強顏筦庫，一官猥屑而亦甘。惟不武之書生，殊未嫻於吏事，祇恐斗筭之器，難逃冰鏡之前。念先父曾忝交承，夙有通家之好；則賤子雖無介紹，此爲藉手之階。倘以臭味之略同，庶幾眄睐之稍異。服鹽車而垂兩耳，願殫駑力之勞；得廣厦之有萬間，可遂歡顏之託。《臞軒集》卷九。又見《臞軒先生四六》卷一，《翰苑新書》續集卷一二。

賀泉守李監承啓

詔從琛節，就領銅符。上念大邦，疇可代西清之後；公當遴選，依然頌南國之春。福星不易其舍，躔躔膏雨若私於潤澤。敬裁吉語，上徹賀床。竊以九重親攬於政權，一相兼總乎衆職。咨爾群牧，必觀御屏上之姓名；至如巨藩，參考夾袋中之人物。載惟佛國，尤簡帝心。比當焚山竭澤之餘，而有剗肉醫瘡之歎〔一〕。幸而天下真儒之報政，繼以國子先生之于蕃。召前杜後之歌謠，播於道路；蕭規曹隨之事業，均此權輿。恭惟某官氣質涵乎天和，出處關於世運，早負倫魁之譽，謫，遒司帝學之範模。

要路在前，不屑入公孫之館；斜飛補外，肯來題仲舉之輿。及爲陽司業教治之州，大振周濂溪淵源之學，亦既奏最，復此達台。視象牙蚌貝之珍，與瓦礫等；約龍戶烏檣之至，若符券然。風標凜冰雪以自持，心事質鬼神而無愧。果徹燥旒之聽〔三〕，即凝燕寢之香。回觀半刺之舊游，恍如昨日；細考清源之前比，創見此除。方元戎之命始頒，而通國之人若失。暨以名流而接武，藹然和氣之如初。龔、黃以父母而臨民，其心則一；馬、范如兄弟之議政，特姓不同。教條初孚，仁聲交暢。峴來而穀自賤，稱物惟平；惺用而年不飢，活人必衆。行書循吏上上之考，不忝後尹熙熙之稱，惟是公道開明，諸賢嚮用。使元結得數輩，民物其殆庶幾；生孝晟爲萬人，社稷又將有託。某受知最厚，愛助尤深。謂居上固戒於不寬，而徒善亦難於爲政。屬邑之縱胥吏，大姓之侵細民，軍卒橫而紀律不明，保障弛而備禦不素。去城五里，白晝敢攫金而去之；並海數家，半夜有負舟而走者。此非可以柔而獨理，又必當克愛而用威。非敢勸高明爲一切之謀，蓋深恐衆庶玩習寬之政。必按貪斯可言義，必除暴所以爲仁。豺狼去而良畜始蕃，稂莠芟而嘉禾乃殖。敢憑宏量，僭獻愚忠。惟善人受盡言，諒辱誼襟之容納；集衆思廣忠，益願爲相業之栽培。《臞軒先生四六》卷一。又見《啓雋類函》卷九五。

〔二〕歎：原作「歡」，據宋刻《四家四六》本改。

〔三〕徹：原作「微」，據右引改。

通莆守陳寺丞啓

丹詔翔鸞，朱幡擁鹿。北山先生之子，肯此來游；西都循吏之風，于今復見。復裁吉楨，往候前驅。恭惟某官峻埒斗杓，清凌冰柱。風流醞藉，源源家慶之圖；行義文章，藉藉古靈之裔。一翁二季，百代幾人。趾美世科，何啻摘髭之易；丹傳名節，得於交臂之間。自爲小官，已負遠略，游邊甚勇，辯幙居多。事長以忠，如子美佐西川之帥；料兵至熟，如柳渾知北狄之情。凡驛奏而囊馳，若燭視而龜卜，遂膺迅召，入綴周行。人盡貪功，倒受焦頭之賞；公惟難進，耻爲炙手之容。不私謝於翹材，甘卷懷於梓里。娛親甚樂，共爲一壑之游，券志最榮，豈在三牲之奉？惟時訪落，有詔起家。莆爲吾閩斗大之川，鄰于太丘星聚之里。朝發暮至，便省侍於庭闈；目見耳聞，況熟諳于風俗。必能寬賦斂以蘇民瘼，肅威令而戢吏偷。化士習爲禮義廉耻之歸，敕寮屬以仁廉公勤之訓。強豪是拔，無愧任棠之規；親故雖多，不枉蘇章之法。此人望之所屬，亦執事之優爲。惟是國事日新，善類星散。大申公既不可屈，久積巖瞻；小范老合即召還，上膺柄用。伏念某晚竊一第，中更百罹。不及榮親，漫爾一行作吏；早知有命，悔不十年讀書。雖嘗受知於賢士夫，獨未從游於名父子。方此需葵丘之戍，乃獲爲滕壤之氓。惟是樣不入時，宦又無譜，所恃以氣類而進，庶幾蒙特達之知。竹馬前迎，同在稚耄驪呼之列；鈴齋多暇，願聞家庭經濟之方。《臞軒先生四六》卷一。

代謝陳憲舉薦啓

一官棲仇覽之鸞，居慚尸素；飛剡薦禰衡之鶚，誤辱雌黃。得此於常人不足誇，見知於名世何其幸。一陶厚矣，百拜矍然。竊謂薦賢者固舉其所知，觀人者當於其所主。必有持天下之正，然後決終身之依。古風不歸，頽俗滋甚。苞苴鬻舉，則狗苟蠅營□□□□；□□□□，則狐挾虎威而冒求。當其互舉本志，寬一分而受一分之賜，亦衆共期。靡待旬浹之間，即播循良之最。惟是世途隘甚，人物眇然。此獨何時，橫孤舟於野渡；行且有詔，立一柱於明堂。伏念某樣不入時，動而忤世。昔爲熱屬，入芙蓉幕以不容；今效冷官，對苜蓿盤而何味。竦然開府，喜遂受塵。顧鞅掌于官箴，尚皋遲于庭拜。陽春有脚，不徒喜觀政之新；夜雪平腰，亟欲展事親之敬。《臞軒先生四六》卷一。

賀泉守劉倉部啓

疏渥綠綈，分符紫帽。昔自莆出牧，嘆忠惠後之無人；今闔郡馭聲，喜文肅公之有子。教條未布，風采已新。恭惟某官胚胎前光，負抱至美。維時先正，宜在一夔一尚之間；篤生英賢，不居三孔三曾之下。公爲之長，人美于門。當巨□之□權，致邪朋之炙手。清標凜若，耻金張許史之趨；補外

久焉，藹召杜龔黃之譽。暨當衆正路開之日，猶守萬仞壁立之風，一丘來歸，六丁莫挽。帝惟晉水，號七聚之奧區；詔以郎星，爲千里之保障。靖惟此郡，大異前時。琴瑟必至於更絃，旗幟方爲之改色。惟是世途孔隘，國事多艱。此獨何時，橫孤舟於野渡；如有用我，進一柱於明堂。某少也奇孤，仕而蹉跎。既不容於紹定，復見忌於端平，罷官而歸，稅駕于此。聞旄麾之泣止，戒徒御而少留。山鬼揶揄，室人交謫。機會相值，方將倚劉公爲長城；氣味一同，諒必見王粲而倒屣。《臞軒先生四六》卷一。

通臨安顏倅啓

楊柳江頭，早跂雲霄之華閱；芙蓉幕下，晚依風月之清光。公如喜見於鄉人，僕敢自附於邑子！裁書寄雁，指日登龍。恭惟某官峻埒斗標，清凌冰柱。有祖餘烈，宛然棠笏之猶新；讀父一經，應是籛金之不羨。早已結水蒼而綴朝列，必欲書淡墨而續世科。衆作蟬鳴，威鳳乃儀於玉籥；文場蝸餌，巨鱗肯上於銀鈎？主司避出於一頭，神人爲換其隆鼻。直上宜薇階之侍，斜飛亦蓬島之遊。尚於京輦以監州，見謂台流之借徑。屏星漫爾，不妨題別駕之輿；台斗燦然，重見曳尚書之履。發揮遠業，振起家聲。伏念某地寒無媒，天賦不腆。萬言壹杯水，少而空費於精神；十步九太行，壯也纔收於科第。偶圓得鹿之夢，免讀相牛之經。平生耿耿者猶存，與時落落乎難合。初筮經行于湘水，聊爾棲

身；至今悵望於衡雲，不堪回首。京幕戍期之已迫，書生宦譜之未閑。賴有偉人，曲從鄉誼，箴規之以藥其失，提挈之以玉于成。仕大國從英俊之游，此心則喜；事長官如父兄之側，惟命之恭。《臞軒先生四六》卷一。又見《翰苑新書》續集卷一六。

通何倅啓

槐庭相種，平分霽月於軟紅；蓮幕陳人，行挹清冰於瑤碧。裁書寄雁，指日登龍。恭惟某官千英萬俊之才名，累相重侯之閥閱。束以簪裳而不住，力於翰墨以策勳。衆作蟬鳴，威鳳乃儀於玉籥；文場蝸餌，巨鱗肯上於銀鈎？主司避出於一頭，神人爲換其隆鼻^{（一）}。盍即布雲霄之武，乃肯浣州縣之塵。笑談鳴偃室之絃，霜凝牛刃；慷慨辨太原之檄，雪滿貂裘。人皆慙慙於要津，公獨夷猶而緩步。星屏一駕，日甸增輝。題別駕之輿，即蜚聲於紫禁；寶甘棠之笏，行出色於青氈。伏念某地寒無媒，天賦不腆。偶圓得鹿之夢，獲脫相牛之經。平生耿耿者猶存，與時落落乎難合。初筮經行於湘水，聊爾棲身；至今悵望於衡雲，不堪回首。京幕戍期之已迫，書生宦譜之未閑。賴昭代之偉人，必垂情於同類。箴規之以藥其失，提挈之以玉于成。仕大國從英俊之游，此心則喜；事長官如父兄之側，惟命之恭。《臞軒先生四六》卷一。又見《翰苑新書》續集卷一六。

〔一〕換：《翰苑新書》作「掩」。

通陳倅啓

半刺位窮，素負題輿之望；廣文官冷，曾無繫馬之階。僕因邑子以通名，公見鄉人而必喜。共惟某官喬木參天之閥閱，靈芝瑞世之才名。文惠家慶圖，乃士夫之共慕；夷簡宰相器，爲伯父之見期。萃師友於家庭，對聖賢於方冊。學之優乃出而仕，人之美有甚於門。凡所設施，孰不奇偉？有劇縣譜，江淮之草木知名；真上幕賓，閩粵之山川入句。薦書載路，夙駕入京。相君握手以願留，執事掉頭而不顧。爰眷刺桐之郡，舊爲桑梓之鄉。佩文監州，容與篁簾之樂；過家上冢，輝煌畫錦之榮。壺公改色以驩迎，海圻興謠而載美。以長才而展驥足，以厚德而鎮麟宗。報政未及于期年，奏最已優於一道。行吟紫帽，見稱別駕之風流；入覲丹墀，佇接文昌之步武。有如某者，見謂斐然。對策廣廷，徒有空臆盡言之直；校文列陞，乃罹大聲疾呼之讒。漫尋宗邸之文盟，姑便家山之問信。謁來倚席，寒甚無氈。幸先世之夤緣，託年家之契好，必蒙刮目，毋有遐心。祇恐衮衮台閣之登，不容攀附；所謂渠渠厦屋之庇，正賴帡幪。《臞軒先生四六》卷一。又見《翰苑新書》續集卷一六。

與陳通判啓

有陳蕃之望以題輿，公爲先達；無王祥之才而別駕，僕忝後塵。敬飭赫蹠，晉于棐几。恭惟某官道探聖蹟，氣涵天和。盛年早擢于巍科，夷步不趨于巧宦。在我者大而官無小，其位雖卑而道則高。橫槊籌邊，人誦阮瑀、陳琳之檄；鳴琴宰縣，民興魯恭、卓茂之謠。頃當□之匪人，至以儒而爲戲。多士赴五侯之第，炙手爭馳；一賢卧百尺之樓，掉頭不顧。通閨籍幾于二紀，了邑債復至十年。及逢聖化之更新，當並時賢而彙進，猶甘補外，廉取治中。雖清漳之名區，乃紫陽之舊治。一城風月，煩大手筆之平分；千里耄倪，賴半刺史之共理。惟是世途隘甚，人物眇然。魯靈光之獨存，方膺重望；漢承明之趣入，行展壯猷。某徒有苦心，素無媚骨，戇直既不容于紹定，疏狂復見斥于端平。方繙《相鶴》之經，不妨招隱；偶玷誤蠅之筆，俾贅爲丞。以年則敢躡長者之先，以位則宜從大夫之後。當避席以謝不敏，或捫衣以請未聞。願言毋玉其音，庸篤斷金之義。既見君子則喜，敬在下風；不與執事同心，有如皦日。《臞軒先生四六》卷一。

與張倅啓

帝以碩望，貳于名藩。歛霄漢之武而分風月之光，自謀則拙；借山陰之彥而爲嶽麓之重，此地何榮？令肅先庚，驪騰旁午。某官文章有作者風骨，學問下聖處工夫。眉山一門之弟兄，相爲師友；曲江千載之閥閱，有此雲仍。奮身耻自于膏粱，唾手巍收于科第。在我者大而官無小，所至皆清而人惟高。日旬爲丞，對槐松而有味；錦江出宰，栽桃李以成陰。飛鳧舄于日邊，儷鴛行于花底。使其小貶，立要路之津以何難；惟不苟同，辭光範之門而勇去。屬有事于疆場，肯分刺于邊城。萬福立大威名，長淮所恃以無恐。柬之當爲公輔，司馬豈得以再淹？惟公于取名也甚廉，而上將詳試而後召。眷星沙爲大會府，開雲幕如小朝廷。珥筆風成，寮屬遲留而莫措；題輿望重，笑談關決于其間。大而經營軍賦之籌，小而控制峒蠻之略，衆將觀政，州賴提綱。惟是國事日新，善類星散，暫爲吾府數旬之屈，即有自天異渥之頒。張姓而復其召，久膺柬注；魏公之相有譜，行繼登庸。伏念某讀書不多，合世更寡，爲有阿嬭之養，漫從舉子之游。空臆盡言，寫孤憤于彤墀之下，轉喉觸諱，輸三籌于鼎甲之前。冬已迫于瓜期，夏方趨於蓮幕。及交龜篆而未久，竦聆騶哄之鼎來，儻矜臭味之同，當賜併幪之芘。庶逃瘴曠，詎昧歸依？事長必恭，敢不若察父哲兄之在側；進身有望，或可稱門生故吏于異時。因賀及私，不寒而戰。《臞軒先生四六》卷一。

與黃倅啓

帝以名流，貳于巨屏。壽星之地，輝聯牛斗之墟；明月之池，源出蛟龍之井。宜屈半刺，來分清光。某官參謀，展也雪山之重；花城出宰，藹然棠陰之留。再入修門，已迫要路。相君拍手，欲留鳬舄以居中；執事掉頭，願展驥足而補外。惟蒸湘爲大都會，開幕府如小朝廷。珥筆風成，寮屬合毫而不斷；題輿望重，發揮游刃而有餘。大而經營軍賦之謀，小而控制峒蠻之略，衆將觀政，州賴提綱。惟是國事日新，善類星散，暫爲吾府數旬之屈，即有自天異渥之頒。尚書中書之除，行矣御屏之隔坐；周公魯公之拜，歸歟袞繡之交輝。某讀書不多，合世更寡。昔登奉常第，曾出西清學士之門；今着從事衫，復識東閣郎君之貴。惟是書生方介之癖，不學時樣嫵媚之粧。全恃厦屋之帡幪，俾苟庭闈之祿養。未諧參拜，已如門生舊吏之受知；儻賜庇存，是亦孝子仁人之錫類。《臞軒先生四六》卷一。

全宋文卷七四五一

王 邁 八

與潭州施教授啓

正坐橫經，公方有味于芹泮；低頭入幕，僕來依人之蓮池。與其偕雁鷺于簿書之塵，孰若從魚鳶于名教之樂？固知清濁不等，所喜臭味則同。某官早以文鳴，紛其內美。詞壇馳騁，見稱一釣之連鰲；舍選芬芳，端是三年之走馬。亦既振鐸於信水，便合闊步于道山。相君褰袂以願留，執事掉頭而不住。復挈絳帳，來幸青衿。登執事之堂而訪遺書，沉酣今古；酌醺醖之酒而發孤唱，彈壓山川。風斤一運而無棄才，丹砂九轉而蘇廢疾。誰不願荐，居然青剡之鼎來；人亦有言，貯以玉堂而後快。如某者弱惟殖學，貧亦賣文。詞場曾披于百瘡，僅收末效；宦海方航于一第，未識前津。雖平生之書癖難醫，恐從此爲吏氛所蝕。有師儒可以親炙，庶么麼得所依歸。想從容教載之餘，皆畫諾笑談之助。書生習懶，豈堪飄風草檄之忙；暇日從游，共和細雨簷花之句。《臞軒先生四六》卷一。又見《翰苑

新書》續集卷一九，《宋四六選》卷二二。

〔二〕之：原作「掉」，據《翰苑新書》改。

通趙憲啓

衣直指之繡以建台，矧是宗盟之長；著從事之衫而入幕，最爲吏屬之卑。幾年引脰以仰高，一旦澡身而受察。倉皇告至，俯偃通名。某官稟氣也剛，觀道於獨。追河間於千載後，得禮樂之盛心；夢太白於三生前，傳文章之正印。既收科第，不輟燈火；雖處公族，全似布韋。謾以緒餘，見之施設。固嘗馮軾，甘棠參韓木之千尋，纔一擁轡，歸橐無端溪之隻石。在我者大而地無小，每官皆清而人推高。司邸泉南，遺愛渺洛陽之水；剖符湖右，驪聲開衡嶽之雲。方人物之眇然，如執事者有幾。歷仕三紀而無朝蹟，知榮進之心輕；連拜數州而駕使輶，況祥刑之寄重。與其枉尺直尋其道屈，孰若高牙大纛其志行？持論於三尺外而不苛，得情於五覆中而不喜。園扉晝掩，貫索夜沉。漢廷尉活人者千，今視之而倍蓰；唐宗室爲相者九，將去此以登庸。伏念某殖學代耕，賣文爲活。大廷對策，妄陳憂國之孤忠；末第書名，何惜避人之三舍。冬已迫於瓜戍，夏方依於蓮池。惟知直道以事人，不敢苟祿而養母。昔居鄰壤，猶懷高山仰止之思；今跂使華，敢作明河可親之想。如聞雅量，偏喜吾儕。儻稍賜

以寬容，庶苟逃於瘞曠。筦庫七十家之薦，雅知趙文子之憐才；厦屋千萬間之依，竊喜杜少陵之有託。《臞軒先生四六》卷一。又見《翰苑新書》續集卷一三，《啓雋類函》卷九一。

通浙西林憲啓

鄰封暮子，久聞中興御史之家；京幕底僚，今拜皇華使臣之節。敬憑子墨，僭扛帥籤。恭惟某官師友萃在家庭，學問發爲名節。維時先正，嘗事阜陵。讜論危言，振起過江諸賢之懦；忠肝義膽，對越在天列聖之靈。當時未究於經綸，有子能光於閥閱。兩宰劇邑，輔京稱製錦之長；一牧雄藩，淮甸借長城之重。入讞疑於棘寺，旋晉直於蘭闈。當陛前奏事之時，出舌底冰人之語。使其少貶，立登要路之清華；惟不苟同，恐墜故家之文獻。乃持星節，近在日畿。司庾則有青社賑貸之勞，祥刑則有京兆平反之福。功德如是，祥祉如是，喜蘭砌之科名；錢穀幾何，刑獄幾何，習槐庭之相業。民爭卧轍，詔使因台，久已陞奎閣之華，近復正月卿之位。四年去國，寒花有老圖之香；一旦還朝，巨棟堪明堂之用。伏念某少惟殖學，貧只賣文。大對彤墀，甘避人之三舍；初游湘幕，乏贊長於一籌。憂患侵尋，英華銷歇。揣分自宜於誓墓，爲貧所迫而入京。碧油幢下之多才，如鱗斯集；白面書生之不武，乃蝨其間。惟台府本同體之戚休，而僚屬如一家之子弟，教誨之以藥其失，提撕之以玉于成。是所望於鄉尊，庶苟逃於吏責。一台近水，餘波儻及於蓮池；小草出山，他日願歸於藥籠。《臞軒先生四

賀曾憲啓

疏渥綠綈，宣威繡斧。清白史君之德政，方播湘城；皇華使者之風聲，復行閩部。敬裁吉牘，晉溷賀床。恭惟某官粹學本於家庭，大名垂於宇宙。堂堂先正，餘慶曆、元祐之典刑；籍籍二難，有玉局、宛丘之標致。春秋方富，名字已香。曩者重湖之濱，窘於潢池之警。孤城危甚，習書走檄之載途；半刺屹然，緩帶輕裘而弭變。亦既十萬家之蒙福，居然二千石之即真。笳鼓申威，嶽后波神之震疊；袴襦詠德，稗官野史之流傳。惟時七聚之區，正簡五刑之寄，乃煩名勝，來此平反。適惡子之譸張，偪偷兒之嘯聚。周諏所至，雷轟電擊於令下之初；奏凱而旋，風恬雨霽於事定之後。況南國之棠陰維舊，而西山之葺纛方新。士民素習於教條，台府相爲於脉絡。馬、范之善政如兄弟^(一)，特姓不同；于、張以陰德遺子孫，于今復見。夜壘頓清於刁斗，晝庭可卧於桁楊。僕雖至愚，竊有過計。今之所謂民賊，多長惡而不悛；上而苟有仁人，盍知病之所在。必欲革帶牛之習，當先懲碩鼠之貪。至如白粲之價浸穹，牢盆之罔太密。此實召戎之本，諒關憂國之懷。讞獄暇時，訪南豐道山之墨刻；還班有日，復西清法從之青氈。伏念某樣不入時，癖惟嗜古。殿廬校藝，疏狂貽怒於要官；宗邸橫經，習懶見嘲於群弟。方企崇台而受察^(二)，慚無寸援以爲容^(三)。疇昔先君曾出龍飛之榜，中間賤子獲

陪雁序之遊。儻以臭味而垂憐，庶幾飲啄之無恐。有三品筆，誰無收名定價之思；持一瓣香，敢作噓枯吹生之想。《臞軒先生四六》卷一。又見《翰苑新書》續集卷一三，《啓雋類函》卷八九，《宋四六選》卷一四。

〔一〕善政：原作「議政」，據《翰苑新書》改。

〔二〕企：原作「全」，據右引改。

〔三〕慚：原作「漸」，據右引改。

賀王提舉啓

輟班郎省，司庾輔畿。太平宰相之家聲，青氈猶舊；皇華使臣之風采，翠節一新。嶽后前驅，江靈起舞。竊謂將指於三輔，莫重常平之一司。粵自比年，亶爲遴選。東南之力竭矣，帑藏焦熬；西北之事紛然，符移旁午。況當水潦饑饉之後，居多溝壑流離之憂。觀風而得偉人，未春而有和氣。恭惟某官章天奎壁，鎮地嵩衡。八龍競躍於雲津，俱稱相種；一鳳獨儀於天學，見謂人豪。垂陞舍選以策勳，力遜孤寒而斂步，游戲文章之三昧，呈露政事之一班。赤縣字民，河潤均京師之福；屏星監郡，海康奏邦國之功。入綴周行，不趨捷徑。朱輔出守，追還樂職之驩謠；白鹿崇儒，喚起爐亭之舊夢。無何奏最，有詔召歸。雞舌之香方熏〔一〕，豹尾之班在邇。人皆爲之愆慙，公獨付之笑談。一節請行，

六丁莫挽。維先文定於此祥刑平反，一語之仁全活萬人之命。功德如是，祥祉如是，是隔賢聲〔二〕；刑獄幾何，錢穀幾何，素閑相業。世道隘甚，人物眇然。四牡載馳，少駕輕車於熟路；三槐無恙，歸留一柱於明堂。伏念某家地單貧，性天矇眊。二載身依於綠水，一朝望斷於白雲。壯氣索然，見謂如雞之已木；親榮已矣，何心有鹿之在蕉。需次忍貧，賣文爲活。幕府戍期之已及，書生宦譜之未閑。惟台府本同體之戚休，而僚屬如一家之子弟，教誨之以藥其失，提挈之以玉于成。是所望於尊明，庶少逃於瘵曠。一臺近水，餘波儻及於蓮池；小草出山，和氣願回於黍律。《臞軒先生四六》卷一。又見《翰苑新書》續集卷一四。

〔二〕雞：原作「維」，據《翰苑新書》改。

〔三〕是隔：《翰苑新書》作「雖隔」。

通司馬提舉啓

兒童走卒，能言文正之家聲；京幕底僚，獲拜皇華之使節。澡躬受察，泚筆通名。恭惟某官文章奎壁之經天，德量嵩衡之鎮地。惟時溫國，實相泰陵。歲月秉鈞，勝房、杜三十年之事業；后皇報德，貽雲仍千百葉之芬芳。宜有偉人，克承前列。中原間氣之稟，□俊高明；涑水一編之書，從容踐

履。松到天而不屈，蘭無人而亦香。晚方入綴於周行，見謂即階於大用。使其少貶，立登要路之清華；惟不苟同，恐墜故家之文獻。乃持庾節，近在日畿。適值木饑水毀之餘，素無貫朽粟腐之積。減租蠲賦，上若堯、湯之用心；拯溺救飢，公如禹、稷之由己。至於溫顏以待僚屬，出手以援孤寒，宛有先正之遺風，可爲善類之生氣。初元急助，左輔久虛。故笏之在魏謩，宜揚祖烈；中國即相司馬，行副民瞻。伏念某淺學得皮，一貧到骨。文闡鏖戰，被體百創；昕陞策名，避人三舍。初入星沙之幕，遽罹風木之悲，意氣蕭條，英華銷歇。揣分自甘於誓墓，爲飢所苦而入京。碧油幢下之多才，如鱗斯集；白面書生之不武，乃蝨其間。惟臺府本同體之戚休，而僚屬如一家之子弟。教誨之以藥其失，提挈之以玉于成，是所望於大賢，庶苟逃於司敗。一臺近水，餘波儼及於蓮池；小草出山，和氣願回於黍律。《臞軒先生四六》卷一。

通倉使啓

諸仕神皋，早識儒宗之名節；司文宗校，晚依膚使之光華。敬飭赫蹏，仰塵英蕩。恭惟某官出處關于世運，忠孝通于神明。學問淵源，續伊洛諸公之正派；文章深峻，得水心夫子之單傳。功名自許於盛年〔一〕，器識可占其遠業。夜雪草太原之檄〔二〕，慷慨已籌；春風鳴單父之琴，從容縣譜。緣此奏最，居然留中。司匭清朝，橫經朱邸。四方民隱，敷陳露鼓之前；群籍法言，講貫皋比之上。剛腸

介石，硬語盤空，勇排九虎之威，遑恤群狙之怒。權門落落，耻如桔槔之從人；義氣堂堂，自覺江湖之入夢。籍甚玉山之政，過於浙水之清。野史紀功，御屏錄最。及閩嶠有潢池之警，命健軼爲原隰之行。烈日嚴霜，威凝吏膽；醴泉甘露，澤滲民肌。昔僚屬舉員，求者挾城狐之勢；而常平椿額，久焉恣碩鼠之貪。自後六轡之爰諷，最於二事以留念。賓墀諭意，斷不受帝城之書；屬縣勸儲，銳欲行青社之法。人皆如此，國其庶幾。惟是時事日新，善類星散。名義頹而莫爲振起，議論勝而罕見施行。向焉誇嘉橘之栽，今多成枳；甚者悔芳蘭之佩，甘化爲茅。此爲元氣之受傷，縱有上醫而不使。天如祚宋，公亟還朝。萬丈喬松，入作棟梁之用；千年汗竹，永垂宇宙之名。伏念某少亦激昂，老而困蹟。比忝京畿之贊畫，偶叨殿陛之校文。但憑己見去留，輒忤要官風旨。大事從長，不能委其規矩準繩；他人有心，驅而納之罟獲陷阱。吹蠶引咎，食蘖忍窮。使其有田之可耕，便當誓墓而不出。竭來倚席，寒甚無氈。每與名勝談人物之宗，皆謂執事喜耿介之士。昨嘗晉拜，即之甚溫。問脚色而頗詳，憐頭銜之未換。豈以辱交於小既，故不見鄙於大方。氣類相求，敢比庭蘭之子弟；品題有望，倘陪玉筍之門生。詞短意長〔三〕，形留神往。《臞軒先生四六》卷一。

〔二〕許：原作「詩」，據宋刻本改。

〔三〕草：原作「莫」，據文意改。

〔三〕短：原無，據宋刻本補。

與葉教授應輔啓 同年

正坐橫經，公方見士於芹泮；低頭入幕，僕來依人之蓮池。均是一第十年偃蹇不遇之人，又非四海九州科第偶同之比。何幸聯事，而得論心。恭惟某官文爛昭回，氣融沆瀣。口銜清議，風六館之諸生；心貫遺經，束五傳於高閣。人誦金薤琳琅之作，家有玉杯蕃露之書。固嘗一鈞以連鰲，見謂三年之走馬。及丹墀之射策，出素學以輸忠。菑川以淵源稱，人擬爲在庭之首；劉蕡以《春秋》對，時忌其空臆之言。既而以師儒之尊，屈而司筦庫之職。豈日有三升醞之可戀，不屑居卑；雖筆扛百斛鼎而有餘，亦甘小用。歸至翹材之館下，駭觀棄寶於道傍。惟神京學校之崇，在天子辟雍之側。天下攀鱗附翼之士，多游其間；年來凌清遡紫之班，皆由此選。必得哲匠，以幸生徒。興起斯文，授韓、歐單傳之印；發明粹學，續周、程已遠之燈。多士填然附之，先生自此升矣。惟是世途隘甚，人物眇然。嚮焉紛嘉橘之栽，今多成枳；甚者悔芳蘭之佩，甘化爲茅。正賴偉人，力扶世道。袞袞臺閣之上，即展經綸；班班方冊之間，好看名節。伏念某朱愚自信，白樸無華。少也勃乎，負元龍湖海之氣；今其老矣，倦司馬山川之遊。頃年綠水之徘徊，一旦白雲之悽愴。三釜絕望，百憂熏心。使其有田之可耕，粗足以飽；亦當誓墓而不出，了無所求〔二〕。爲貧所驅，幸戍之及。官既無譜，樣不入時，若何免司敗誅，所恃有師儒在。短才有限，豈堪飄風草檄之忙；暇日從游，共和細雨簷花之句。此心所

嚮，與筆俱馳。《臞軒先生四六》卷一。又見《啓雋類函》卷一〇七。

〔二〕了：原作「子」，據宋刻本改。

與長沙陳教授啓

頌綽宸庭，橫經侯泮。師儒重寄，豈宜妄男子之代庖；衿佩同詞，所願行秘書之趣駕。擊節爲學，校賀，馳書以姓名聞。恭惟某官瑞應德星之躔，氣鍾縉雲之秀。摘髭巍第，早已快冲天之一飛；掉臂詞場，又不妨賦日之五色。每篝燈於精舍，暗合轍於聖賢。士如衆蟻之慕羶，皇皇人爵；公若飛鴻之避弋，落落權門。不然胡以蓬萊道山之英，而乃甘於芹藻半水之樂。惟長沙爲大都會，在諸老有舊典刑。遠而濂溪、安定之燈，煌煌不絕；近則考亭、南軒之印，遞遞相傳。必得大賢，庶還舊觀。丹砂九轉而蘇廢疾，風斤一運而無棄材。此執事之優爲，不旬日而頓效。但明光制草，正有需大手筆之來；恐中道鋒車，寧不誤諸父兄之喜。有如某者，見謂斐然。讀相牛之經，分甘襍襖；圓得鹿之夢，偶綴簪纓。來依蓮池，苟營菽水。比誤蒙於州檄，俾暫攝於儒宮。方將有親炙之榮，敢僭叙交承之好。折梅逢驛使之便，謾送好音；采藻從多士之游，願分清味。《臞軒先生四六》卷一。又見《啓雋類函》卷一〇七。

與李教授父子啓

叨名黃甲，獲偕名父子以同升；備數碧油，復有賢師儒而親炙。盟好出於稠疊，官期不相後先，巧哉其逢，喜甚欲舞。共惟某官襟懷湖海，師友家庭。如蜀三蘇，交臂授文章之印；如吳一范，傳心有名節之燈。舍選芬芳，科名岌嶸。上駟領渥洼之種，並轡驅馳；威鳳引丹穴之雛，同聲唱和。六館指爲佳話，一榜賀得其人。維時新政之清明，妙柬一門之名勝。關西夫子，方橫帝學之經；東閣郎君，復振京庠之鋒。師無異道，文有齊盟。不惟授諸生以場屋速化之方，抑將起俗學於節義久頹之後。靈丹九轉而無廢疾，風斤一運而無棄長。發揮班、馬之史才，匪伊可俟；涵養呂、韓之相業，遠大相期。如某其人，何庸於世。自一第之入手，積百憂之熏心。既不及親，何樂一行作吏；早知有命，悔不十年讀書。遲爲蓮幕之游，已覺瓜期之過。如聞哲匠，來董泮宮〔一〕。衆方慙慙其行，謂有樞趨之便，固知涇渭清濁之異，所喜草木臭味之同。於同年亦有情乎，願追騏驥，恐先生自此升矣，不顧蟾蜍。《臞軒先生四六》卷一。又見《啓雋類函》卷一〇七。

〔一〕泮：原作：「半」，據文意改。

回鄉交陳教授啓

鄉國有善士，久矣定交；瀟湘逢故人，喜而欲舞。謂必相孚於忘言之表，胡爲從事於不情之恭？豈枝癆之使然，抑勞謙之太甚。共惟某人筆下無一點俗，胸中有萬卷書。飽司馬山川之游，見稱名勝；負元龍湖海之氣，藐視公侯。孺子皆已成名，皇天豈無老眼。少安毋躁，大器晚成。諒當燕居磅礴之時，搏扶搖可坐致耳。某拙於初筮，巧矣相逢，方將遣豚犬以就師，更欲持魯魚而質惑。不敢延於特榻，姑自附於寶鄰。陳平夫豈長貧，未爲弗遇；王衍不言阿堵，只可清談。《臞軒先生四六》卷一。又見《啓雋類函》卷一〇七。

與葉帥參啓

天府參謀，久屈槐庭之英胄；冰鄉晚出，獲陪蓉沼之清游。謂已入覲於昕庭，不敢僭干於記府。豈圖宿留，猶及樞趨。共惟某官文章奎璧之經天，德望華嵩之鎮地。維時英宰，爲國盡臣。故笏猶存，見者謂甘棠之舊；世家好在，依然有喬木之陰。宣生聞孫，克肖前列。自徘徊於州縣，幾綿歷於歲時。晚綴周行，有光相閥。使其少貶，立要路之津以何難；惟不苟同，辭光範之門而徑去。松到天

而不屈，蘭無人而亦芳。故雖負四十年之才名，又嘗任二千石之委寄，甘贊碧油幢之畫諾，小施素宦譜之緒餘。人謂清時，閑明堂之一柱；公全晚節，愛老圃之寒花。然君相亦甚愛賢，使老成未輕去國。朝而解印，暮即賜環。伏念某家地卑平，性天矇瞶。嘗吐危言而對策，以訐見排；及持直道以事人，似狂未醒。二載身依於綠水，一朝望斷於白雲。壯氣索然，見謂如鷄之已木；親榮已矣，何必有鹿之在蕉。需次忍貧，賣文爲活。幕府戍期之已及，書生宦業之未開。若何免司敗誅，所恃有偉人在。惟教載之以藥其失，而提撕之以玉于成。仕大國從英俊之游，此心則喜；事長官如父兄之側，惟命之恭。《臞軒先生四六》卷一。

與交代趙帥幹啓

廣寒斫桂，曾隨雁序之飛；幕府泛蓮，復接鴛鸞之武。榮幸有同於倚玉〔一〕，如盟敢叙於斷金。恭惟某官仙種非凡，天才有韻。名父之子名子之父，歆、向親傳；難兄之弟難弟之兄，毛、原並秀。束以簪裳而不住，力於翰墨以策勳。奏賦明光宮，龍化桃花之浪；迎婚丞相府，鸞鳴桂樹之秋。謂宜即據於德華，胡乃久淹於婉畫。樽前有此客，如獲連城之珍；幕府既得公，何啻九鼎之重。排紛剗劇而刃不頓，飛書走檄而筆不停。寧積歲月以爲功，耻與寒畯而爭進。最書將上，宦業有光。當路賞音，交奏公車之牘；要途闊步，行分隔座之屏。伏念某殖學代耕，賣文爲活。自一第之入手，積百憂

之熏心。既不及親，何樂一行作吏；早知有命，悔不十年讀書。疇昔登光範之門，冒昧擬帥垣之幕。自愧頑金之躍冶，亦玷陶鈞；許隨玉潤之芳規，遂成攀附。惟是宦既無譜，樣不入時。所賴告新之必忠，庶幾仍舊而不改。九霄騰踏，未知肯顧于蟾蜍；十駕驅馳，亦欲勉追於騏驥。心旌所嚮，筆舌莫殫。《臞軒先生四六》卷一。

〔二〕同：原脫，據原校補。

回韓帥機啓

陞華奎閣，贊畫日畿。歌《韓奕》之詩，夙仰椒房之英胄；識荊州之面，獲陪蓮沼之清游。展賀皋遲，先施倒置。共惟某官人清如玉，德重於山。閥閱芬芳，冠向孟高曹之族；才名卓犖，追絳淮淙溟之章。鈎章棘句之無塵，精筆妙墨之有韻，乃拘嫌而勇退，不徼寵以疾趨。崇班已峻於木天，疏榮三命；盛美交馳於輦地，增重十連。坐攄婉婉之謀，不出潭潭之府。名寔孚則人自服，力量大則志可行。世祿之家固異常人，行膺內擢；聖君所行便是故事，何問例爲。某之孤寒，世所姍笑。書生強項，不堪受雁鷺之欺；直氣填胸，正恐犯蜂豺之謗。滿眼莫爲之道地，知心惟有於老天。樣不入時，動而忤物。所幸偉人之可倚，時出官譜以見規。均于大戊子以之官，崇卑則異；如以雌甲辰而軫念，

攀附良多。《臞軒先生四六》卷一。

通黃簽判啓

疏榮帝闕，贊畫侯藩。秋水之依芙蓉，公爲熱屬；朝日之照苜蓿，僕號冷官。以判袂之年多，乃盍簪之期近，喜而不寐，巧哉其逢。共惟某官學問下聖處之工夫，文章有作者之風骨。蜚英壁海，早稱江夏之無雙；覓句湖山，見謂陽春之寡和。日方東已收於巍第，斗以南莫載其盛名。振鐸芹宮，道大遂鳶飛之樂；鳴絃花縣，官清任馬骨之高。宦譜愈出而愈奇，學力隨試而隨效。挺挺特立，不阿珠履於侯門；翩翩斜飛，漫作紗籠之人物。溫陵名爲佛國，風物甲於閩陬；況以西山先生之賢，加以東巖公子之懿。樽前有此客，宜川泳而雲飛；名下無虛人，信鐘鳴而霜降。氣類得之感召，畫諾付之笑談。當肯繁而刃無留，遇盤錯而器愈利。行吟紫帽，不妨養溫、石之高；入覲赤墀，行門布嚴、徐之武。有如某者，見謂斐然。對策廣庭，徒有空臆盡言之直；校文列陞，乃罹疾聲大呼之讒。肆求宗邸之冷官，隨得翹材之化筆。竭來倚席，寒甚無氈。若何免諸生嘲，所恃有故人在。才品有限，敢當飄風草檄之長；公暇相遇，共和細雨簷花之句。《臞軒先生四六》卷一。

全宋文卷七四五二

王 邁 九

回徐司理啓

疏榮宸宸，司讞帥藩。品刑一卷書，行展平生之素學；長沙十萬戶，將蒙陰德之平反。未皇展慶於赫蹏，先拜貽音於綠綺。共惟某官少負麟兒之譽，清涵雁蕩之奇。讀習典墳，倚相之書可寶；模倣《盤誥》；昌黎之文滿家。早唾掌于千佛之經，旋蜚聲於五色之棒。儒雅之飾吏事〔一〕，纔露一斑；資格之累人才，尚淹三語。潭府不古，鉅筭至繁，民黠而抵憲如歸〔二〕，吏饕而視文爲戲。端藉敏手，一洗群冤。參軍之杖凜然，望而股栗；孺子之榻下矣，行以言揚〔三〕。某也不才，學而後仕。昔嘗吐危言而對策，以訐見排；今復持直道以事人，似狂未醒。所喜聯事，而有英僚，必出忠告之規，俾追官箴之戾。一命皆思及物，相與勉之；同僚敢不盡心，幸毋疏我。《臞軒先生四六》卷一。

〔一〕飾：原作「節」，據文意改。

〔二〕點：原作「點」，據文意改。

〔三〕揚：原作「楊」，據原校改。

與交代李察推啓

數江西人物之英，公爲先達；備湖南賓客之數，僕在後塵。戎將迫於及瓜，榮何深於御李？某官筆補造化，才妙天仙。崔嵬喬木之家，芳猷可挹；璀璨甘棠之笏，舊眷惟新。人之美甚於門，聲之欲稱其實。贊寮大府，見稱三語之工；司讞圜扉，曾活萬人之命。合詣赤霄而徑上，甘爲綠水之遐征。畫諾笑談，一士增油幢之重；婆娑觴詠，千詩發嶽麓之奇。群焉交口於公車，識者刮目於要路。歸裝趣辦，肯爲紅蓮幕之小留；溫詔飛來，行踵白玉堂之舊事。伏念某少而殖學，貧則賣文。讀相牛之經，分甘襪襴；圓得鹿之夢，誤綴簪纓。父氈方青而獲還，母髮已白而待養。若以苟祿任則僅可，漫不知幕下者謂何。所賴告新之必忠，庶幾仍舊而無改。託雲仍自今日始，篤風誼爲忘年交。冒焉一來，恃此無恐。爭先睹鳳，心馳客路之三千；由後續貂，力企前規之萬一。《臞軒先生四六》卷一。又見

與趙簽判啓

詔以宗英，長于藩幕。湖南多賓客，誰爲領袖之賢；汝陽真天人，亶稱紗籠之選。先聲甚偉，吾黨有依。某官德望端莊，器識宏遠。追河間於千載後，得禮樂之盛心；夢太白於三生前，傳文章之正印。少也巍收於科第，澹然無異於布韋。所至皆清而人推高，在我者大而官無小。耻向平津而少駐，甘爲綠水之遐征。翠竹蒼梧，喚起幕府三十年之夢；木蘭秋菊，要歌《離騷》二十三之章。況軍國之務方殷，而九閣之文如積。衆方含毫而莫斷，公定凝刃而不留。非惟使寮屬知溫、石之高，且將致吾師於羊、杜之上。潭府甚淳古，暫煩婉畫之長；朝廷半老成，即聽召歸之寵。有如某者，見謂斐然。文場曾謂於百瘡，僅收末效；宦海方航於一葦，未識前津。廩乎來日之猶長，幸甚元寮之易事。訂金不吝，全璧可期。異姓視同姓之班，固瞠乎其在後；小巫見大巫則怯，願誘之而來前。《臞軒先生四六》卷一。

與王合同堊啓

先世賞後登科

影纓大府，發軔亨衢。千佛翹英，見謂采花之子；八仙名職，未爲摧茗之游。一箋先施，百拜後誦。某官精儲寶婺，學富青箱，師友萃於家庭，襟期渺乎湖海。藹奇響於斗以南之地，屬耳皆驚；收巍科於日未東之天，摘髭其易。壽母動歡顏於捧檄，鄰翁不量分而答兒。不妨浮湘而來，暫主摘山之

事。未露厥穎，已雷其聲。預七十家筦庫之薦揚，行推英轂；問百萬億蒼生之蘇息，徑上蓬山。如某其人，何庸於世。向嘗吐危言而對策，以訐見排；今復持直道以事人，似狂未醒。所喜有年家之好，肯來同從事之勞。時乎相規，恃以無恐。平生習懶，豈堪飄風草檄之忙；暇日過從，細和驟雨飛檠之句。《臞軒先生四六》卷一。

賀鄭丞相啓

庭揚大號，枋用真儒。親援編書而爲帝師，素孚人望；不出都門而登相位，復振家聲。樞軸尊嚴，朝野闡澤。言念執事位簽書之日，嘗效狂夫獻一得之愚。謂今猶五府之協謀，有可諉者；設或爲一相而居內，則何以哉？得君如此其專，報國盍思所稱。自顧瞽言之太訐，曲蒙淵量之優容。及夫冰山見日以消融，斗柄當天而炳煥〔一〕。猶以淺末而料弘深之見，正恐濡忍而無夬決之謀。乃舒徐容與以俟之，其光明俊偉者多矣〔二〕，此而不賀，厥又何需〔三〕。向也望之以直而去朝廷，汲黯以戇而離禁闕〔四〕；今起忠良于散地，聘耆舊于遐陬。向也元載以苞苴之富而肥家，林甫以溪壑之慾而典選；今斥貪夫而弗齒，洗舊染以維新。向也扶權貴以劾倫魁，何止文昌之覓舉，因駟僉以營薦剡〔五〕，殆類洪都之鬻官；今痛懲已往之奸，申飭方來之禁。如醫王之治廢疾〔六〕，半劑而甦；如國手之救危枰，一着即活。共惟某官道包萬類〔七〕，忠冠三精。方其游太學表率諸生之時，已有坐廟堂進退百官之望。

甘盤舊學，何心霖雨之期；南陽故人，親際風雲之會。由方寸恬淡，一介弗取；故定力堅凝，萬變莫搖。有洗日之功而上不疑，有回天之論而世不駭。大耐官職，門遲賀客之寂如；貴極人臣，山澤臞儒之自若。凡端平大政之施設，有慶曆諸老之典型。朝絕壬人，蠻夷率服；邊無債帥，淮蔡底平。時賢方動色以相誇，不肖尚私憂而過計〔八〕。蓋善始固可喜〔九〕，而謹終爲尤艱。元祐甫九年，事體轉而爲紹聖；嘉定未數載，識者慮其如宣和。伏惟深思君子小人消長之機，密察中國外夷興衰之會，必隄防密則邪慝不能害正，必根本壯則精神自可折衝。惟幾惟康，其難其謹。緝績美意，常如貞觀初治之年；恢拓舊疆，斯濟建武中天之業。某猥以拙直，最辱知憐。身縻選調以固窮，書比衆人之獨後。向來狷介，不屑依偃月之堂〔一〇〕；老去頌歌，或可入齊天之石。《臞軒先生四六》卷二。又見《翰苑新書》續集卷一。

〔一〕斗柄：原作「耳柄」，據《翰苑新書》改。

〔二〕偉：原作「俊」，據右引改。

〔三〕需：原作「濡」，據右引改。

〔四〕闕：原作「闕」，據右引改。

〔五〕駟：原作「驛」，據右引改。

〔六〕治：原脫，據右引補。

〔七〕某官：原脫，據右引補。

〔八〕尚：原作「相」，據右引改。

〔九〕固：原作「爲」，據右引改。

〔一〇〕屑：原作「肖」，據右引改。

賀宣參政啓

申命真儒，顓參大政。公輔間于兩社，德因服而益彰；天子必有四鄰，官惟人而後備。制書誕布，歡頌交馳。恭惟某官忠結主知〔一〕，道先民覺。泰山喬嶽無運動之迹，人蒙潤而不知；祥風和氣以長養爲心，物有生而自遂。與其參夙夜宥密之寄，不若策旦夕承弼之功。臣哉孰重于鄰哉，賢者固識其大者。今海內之事勢，若火未然；公主上之信臣，知風之自。夷情外狡，民力中乾，即戎七年而無休息之期，拓地千里而無堅凝之術。使能定未保其能應，則所憂將重于所欣。實賴同心同德之臣，亟合群策群力之助〔二〕。收草茅之公議而用之邦國，推槐棘之和氣而達諸閭閻。非常之功待非常之人，無窮之基有無窮之聞。某崎嶇巢幕，冒昧掃門。山甫舉之莫助之，故妄陳于千慮；原憲貧也非病也〔三〕，詎敢冀于一陶？《臞軒集》卷二。又見《翰苑新書》續集卷二。

〔一〕某官：原無，據《翰苑新書》補。

〔三〕助：原作「切」，據右引改。

〔三〕「原憲」下原衍一「十」字，據右引刪。

上鄭僉書啓

掃軌杜門，三復白圭而省咎；問鈞無路，載瞻紫府以陳情。依憑知己之私，開寫由衷之懇。伏念某少粗有志，壯不如人，身窮幾誤于儒冠，才短僅如于僧髮〔二〕。着從事之衫于湘水，空悵雲飛；索儒林之米于京城，頓驚日近。皇皇救過，斷斷無奇。自從制闥之爲僚，未免入宮而見妬。所幸龍門在望，鸚板叨名。九州四海之同年，獨思垂盼；一頌六箴之奏藁，最荷賞音。亦嘗立危疑之衝，乃陰賜調護之力。託身有所，滿意無虞。當臨軒策士之初，偶備數校文之末。明天子在上，固爲下之宜忠；卿大夫出言，每悅人之讚己〔三〕。獨執草茅之見，或相矛盾其間。喜蕢之執，惡郤之諛，收迪之誤，黜邊之鑿。大事從長，不能委其規矩準繩；他人有心，驅而納諸罟獲陷阱。指韓愈以爲傲，目朱游以爲狂。乃入風聞，遽遭沙汰。一賢見妬，初非衆口之鑠金；奇禍橫生，正坐匹夫之懷璧。下失升斗之祿，上負廟堂之知。滿船載月以空歸，歌缶仰天而太息。雖含沙之蜮見射，或有招之；然近器之鼠且投，嘻其甚矣。天寒日暮，雪虐風饕。平生故人，誰念其窮；執政大臣，獨惜其去。親灑淋漓之妙墨，極言冤枉之幽情〔三〕。聲同相應，氣同相求，升沈何間；達觀所舉，窮觀所主，遠大胥期。自銜恩紀以來，不覺光陰之度。安貧食蘗，引咎吹簞，寧忍以父生師教之身，自棄於主聖臣賢之世。何其

久也，必有以也，恐下石之未休；將欲張之，必固翕之，望旋鈞之有力。茲蓋伏遇某官學問自誠而入，氣質得聖之和。忠貫三精，出應風雲之嘉會；身登四近，儼然山澤之臞儒。刮眼以別人才，折腰以見下吏。夾袋所錄，皆將裨相業之經綸；遺簪雖微，詎忍爲旁人之收拾。某老之將至，持此安歸？固知富貴之在天，亦欲尺寸之及物。孤寒寡援，宜其往愬於師門〔四〕；狷介不容，或者得覘於世道。非特如公之雅量，無以發僕之狂言。極力生成，倘動察父哲兄之念；立身名節，誓堅孤臣孽子之心。

《臞軒先生四六》卷二。又見《翰苑新書》續集卷三。

〔一〕如：原作「知」，據《翰苑新書》改。

〔二〕每：原作「海」，據右引改。

〔三〕幽：原作「由」，據右引改。

〔四〕宜其：原作「其宣」，據右引乙改。

賀林直院啓

楓陛疏榮，槐廳進直。絲綸獨掌，更無他學士之除；簪紱一新，咸賀老先生之遇。繼有是詔，居然即真。切以詞命之出于禁林，輕重實關於國體。矧當多事，屢驚夜響之鈴繚；豈比平時，卧看日移於磚影〔一〕。慰撫河北〔二〕，則大手筆可同於德裕〔三〕；調發關西，則凡號令宜付之遜能。起詔草若湧

泉，惟陸相始當于機務；發德音如時雨，必韋公乃福于生人。求如在昔之前修，庶可當上之遴選。舉世所望，非公其誰？恭惟某官學力與天相融，聲名無地可著。筆有活法，珠走於盤而不出于盤；派接古文，冰生于水而尤寒於水。凡名山大川之偉觀，與浮屠老子之靚居，皆藻飾以雄詞，盡膾炙於衆口。帝謂琳瑯散落，至煩雷電之取將；孰如琬琰編摩，要與日星而爭耀。乃攷天旨，寵昇冰銜。吏部二百年之文，已歸中禁；瀛洲十八士之選，皆避一頭。比者演西鄙之恩言，下中原之捷布。晚略駢儷，表裏詩書。孤鳳凰倏爾一鳴，頓驚衆聽；飛龍馬爲之增氣，矧在班行。佇看正閣老之名，旋即陟台司之位。某李蹊晚出，蓮幕遠游。自聞渙號之頒，實倍等倫之喜。乘槎無便，遙瞻仙嶺之浮鼈；賀厦有心，願附玉堂之喜鵲。《臞軒先生四六》卷二。又見《翰苑新書》續集卷四，《秘笈新書》卷三，《啓雋類函》卷三六。

〔一〕日：原作「且」，據《翰苑新書》改。

〔二〕河：原作「何」，據右引改。

〔三〕同：原作「無」，據右引改。

賀黃左史啓

擢自諫坡，升于史掖。嬰龍鱗而論事，方仰高風；立螭頭以記言，要煩直筆。官由人重，國以儒

榮。某官學洞本根，文刊枝葉。心齋穩坐，澹無辱以無榮；道闕獨躋，歛有張而有弛。早逢聖問，幾冠賢科，人皆健其不凡，公獨以爲細事。然古人之得時遇主，亦惟其節義之素高；賢者之憂國愛君，夫豈以聲名而爲悅。試觀十七年之宦業，不出五十卷之本心。早上青蒲，以光白簡。然與其叩墀折檻，以雪一時之憤，又不若操觚秉牘，以留萬古之芳〔一〕。爰渙德音，俾顯書法。地漸近則國之關係甚重，官更高則人之僉望必深。亟恢廣濟之圖，上副簡求之意。某念年一第，連月冷曹。恍惚征魂，不到鱣堂之精邃；支離病骨，徒諳螢案之淒涼。所欣知己之顯榮，或可對人而誦說。上《聖主賢臣》之頌，已知相得之歡；占小往大來之爻，亦有彙征之望。《臞軒先生四六》卷二。又見《翰苑新書》續集卷四，《啓雋類函》卷三五。

〔一〕秉牘以：原作「近則國」，據《翰苑新書》改。

通王總領啓

疏恩萬里，移餉六師。時急轉輸，既已實關中之粟；茲嚴守衛，又將豐塞下之儲。欣傳榮戟之來〔一〕，敢後緘滕之敬！洪惟某官成都石筍，東序河圖。被天孫雲錦之裳，文成五色；植太乙青藜之杖，學富群經。身徑上於青雲，心皦如於白日〔二〕。方游臣之僭畔，見烈士之忠誠。涅白不緇，雖赴

公山之召；佯狂以去，未夷箕子之明。此一息之從違〔三〕，實三巴之向背。倘當時之乏此，則今日之維何？及觀于足兵足食之間，尤可驗守道守官之際。義如可赴，馳峻版之輕車；事不可從，屹中流之砥柱。惟孟子有塞乎天地之氣，所以浩然；信汲黯可謂乎社稷之臣，惟以直耳。夷攷生平之節操，已知他日之勲名。常操天下之贏貲，特其寄徑；均節邦中之財屋，正爾知津。寧候席溫，即觀綸召。某舊慚白屋，嘗共丹梯。望諸公台省之登，一何遠矣；知此事江湖之落，諒亦慨然。敢以貧身，累於恩造。王人序諸侯之上，孰不歸依；同年雖四海之人，少希甄異。其惟忠款，罔既敷宣。《臞軒先生四六》卷二。又見《翰苑新書》續集卷一二。

〔一〕榮：原作「啓」，據《翰苑新書》改。

〔二〕於：原脫，據右引補。

〔三〕從：原作「後」，據右引改。

賀川秦茶馬魏戶部啓

顯陟台郎，總提廐政。文昌六部，地官見謂之劇曹；武騎萬營，天府復專於隆委。祿因德詔，材與事宜〔一〕。某官心平而氣和，人今而學古。公侯子孫之必復，固有世臣；名義鬼神之難欺，實由家學。琮璧不雕而自貴，鸞和隨動而有聲。屹立夔人之藩籬，何翅晉陽之保障。儉以足用，節而愛人，

迄轉上聞，首膺表選。握蘭依烏之位，內陪從於太微；摘茗市駿之司，外分節於少府。職任昔分而今合，事權滋重以不輕。一洗空萬古之凡，會旋雲錦；六經濟三尺之法，歸近天顏。輕破睡正濃之歌，行試思無邪之學。某苦慚駑骨，復飲蟆頤。王良後造父先，亦有馳驅之志；汲黯戇寬饒猛，恐非采掇之材。《臞軒先生四六》卷二。又見《翰苑新書》續集卷一二，《啓雋類函》卷七二。

〔二〕材：原脫，據《翰苑新書》補。

賀李運使啓

起家將漕，揭節濟湘。舊令尹之雙鳧，甫去十五年之近；部刺史之四牡，今察二千石而來。民距躍以爭迎，公馳驅其何憚。某官篤誠而明允，簡要而清通，言行擇君子之中庸，德業得賢人之久大。十年出幕，孰居行營司馬之前；萬里封侯，乃在諸妄校尉之後。勇樸望郎之被，出寒膚使之帷。爰縱綠波青草之間，盡覽赤甲白鹽之勝。金掌甫升於卿月，玉鈴又屬之將星。與其食武昌之魚，又看種柳；不若□永嘉之屐〔一〕，少待戍瓜。有懷清絕之大招，復武《皇華》之小雅。暮捲西山之雨，曉行湘水之春。洞庭無波，聊□木牛之運〔二〕；牂牁爲郡，歡知竹馬之迎。有功見知，不遠伊邇。某強顏佐郡，樞指終更。非有海沂之功，可歌別駕；豈謂瀟湘之地，又逢故人。偶聞報之不先，慚奏記之已

晚。儻憐秋水長天之共，且善助之；庶安清風明月之分，會且歸矣。《臞軒先生四六》卷二。又見《秘笈新書》卷七，《宋四六選》卷一四。

〔一〕「不若」下據文句當闕一字，今補。

〔二〕「聊」下據文句當闕一字，今補。

賀曾守除江西漕啓

陞班奎閣，持節霜臺。壺矯耄倪，方卧清白史君之轍；鬱孤泉石，驩迎皇華使者之車。召命鼎來，上意可卜。某官家有相譜，學爲儒宗。大筆如簪，挹紫帽扶輿之氣，片心止水，貯金甌沆瀣之清。凡所植立設施，見謂光明俊偉。惟莆千里，私我二天。禹、稷飢溺之思，歷三年如一日；召、杜父母之政，合萬口無異詞。試舉其凡，可放而數。廉足以律貪而起懦〔一〕，敏足以剗劇而理繁。聽斷公則大姓不得以腴細民，保障嚴則宅盜不足以闖吾圉。出緡於帑，代輸十萬戶之租；峙粟於倉，永遺千百年之利。以至增益學廩，表章貢闈，每加惠于章縫，可貽芳于簡牘。士勒碑而載美，民肖像以立祠。僉願借寇恂之一年，無階而可；又安得元結之數輩，吐氣者多。炷南豐之香而祝長年，爇浮屠之燈而無虛夕。歸裝何有，人知鶴料之蕭條；福果不差，天遣麟兒之抱送。好語流傳於樂職，芳名登錄

于御屏。就畀大藩，遄放英蕩。二州爭祈公於治境，俱繫人心；一道得鮮于爲福星，可覘天意。蓋巨鎮莫如於江右，而弄兵未解於潢池。帝念民勞，欲復佩犢帶牛之俗；公持使指，立申斷蛟剽兇之威。兵興之重寄有歸，台府之大權增重。先聲震疊，夙駕馳驅。授馘獻俘，談笑了一方之事；策勳飲至，從容歸四近之班。某倚席宗庠，托身德宇。屬有采薪之疾，致稽拂繭之恭。然受助不後于小人，諒知遇必原其細過。簷花細雨，謾爲苜蓿之愁吟；檄草飛風，空羨芙蓉之妙選。《臞軒先生四六》卷二。又見《翰苑新書》續集卷一三。

〔二〕律：原作「立」，據《翰苑新書》改。

上趙都運崇龢啓

先世同曲江之集，桂籍猶香；末僚依近水之臺，蓮池有潤。行澡躬而受察，先泚筆以通名。共惟某官尊主庇民之盛心〔一〕，通今博古之正學。德容冲粹，翔鳳儀白玉之聲；文律森嚴，瑞麟掣黃金之鑰。二紀斜飛於州縣，一朝入對於班聯。總籍仙源，益茂帝宗之枝葉〔二〕；贊籌台佐，養成相業之規模。盤礴乎雉監稼卿，讎正乎芸籤縹帙。多閱理義，大有庭明。屬主計於京畿，旋陞華于桀閣〔三〕。東南之力竭矣，上下焦熬；西北之事紛然，符移旁午。仰十五州之歲計〔四〕，瞻數百萬之軍儲。緩之

則往往乏興〔五〕，急之則元元告瘁。今士夫清談之弊，胥溺波流，明執事體國之忠，可與天對。每當事機之有肯綮，處以談笑而無留難。鞭不算而足國裕民，轡一攬而澄清激濁。京師大計之先定，境土再復之可期。給餉第一功，行封莫先于蕭相；弄印凡幾月，熟視無易于趙堯。況登先忠定于初元，自我寧宗之故事。伏念某性天不穎，家地最寒。少而熊膽之苦嘗，壯也羊腸之飽歷。文闡鏖戰，被體百創，听陞策名，避人三舍。初入星沙之幕，遽罹風木之憂。既不及親，何樂一行作吏；早知有命，悔不十年讀書。行將贊劃於帥垣，自愧未閑於宦譜。狷介成癖，鰥曠莫逃。念台府本同體之戚休，而僚屬如一家之子弟。況叔敖之後今且困，誰實念之；而山公既在汝不孤，賴有此耳。諒在高誼，必爲動心。庇覆之以喬雲甘露之光，獎借之以大呂黃鍾之重。苟垂金鑄，庶可玉成。事長必恭，如在察父哲兄之側；進身有望，或叨門人小子之榮。詞短意長，形留神往。《臞軒先生四六》卷二。又見《翰苑新書》續集卷一三，《秘笈新書》卷七。

〔一〕某官：原脫，據《翰苑新書》補。

〔二〕枝：原作「扶」，據右引改。

〔三〕閣：原脫，據原校及《翰苑新書》補。

〔四〕仰：原無，據右引補。

〔五〕緩：原作「綬」，據《翰苑新書》改。

回趙提舶啓

奏課分符，乘輅司舶。候風入貢，固嘗聚蠻越之珍；酌水獻箴，要當試夷、齊之飲。聞君廉甚，職此宜哉！某官蔚若宗英，濟之世美。再試絃歌之政，所去見思；一陶襦袴之功，不嚴而治。惟時嶺外，交貨浪中。然商賈莫至舟車，漢非得已；若犀珠賄及僕隸，唐已病之。今大夫不務富其家，則行旅必願出於市。得人如此，通國稱之。某雖縻於茲，行引而去。露螢不暖，安得照十二乘之車；檣燕語留，旋復答咫尺書之便。《臞軒先生四六》卷二。又見《宋四六選》卷二三。

賀戶侍袁京尹啓 一

申命地官，正名法從〔二〕。審國家之大計，獨任剴裁；因都會之奧區，增嚴彈壓。甫渙先皇之雨露，亟開聖代之風雲，兩禁驩榮，三輔燕喜。某官神機而傑識，風裁以威儀。不動如山，法古大臣之魁壘；至明似鏡，燭今天下之隱幽。推京兆之無雙，總扈農之至劇。不移尹正，竟貳民曹，莫窺泛應之奇，爰被真除之寵。竊觀前代，間得真才，將大用以成格天之功，必歷試而觀醫國之手。惟撥煩暇豫，有無不治之規模；則康濟恢洪，皆可與權之事業。是以經綸宰相，不于章句書生。故元和之崔，

由戶侍而登；天聖之劉，自開封以拜。然特一器，匪兼二難。惟公萃省府以並爲，其事蓋古今之罕儷。問三司則使副之職兼舉，言十國則豪強之風自衰〔二〕。光前絕後之勳，緩笑微吟之日，渡江能幾，明弼可占。賢君方需於賢臣，聖主留遺於聖子。攀鱗附翼，儼爲天綽之儲；作用濟川，佇副巖瞻之祝。某微蹤並塞，頻歲驅輶。芻與牧以奚勞，匠負丞而有擢。俯慙吏鞅，曷造廷紳。良由託萬間而鎮凌雨之搖，吹六律以鼓潛陽之動。自傳命綍，如擢心旌。知公望之皆歸，卜疇庸而預喜。崧岳之涵萬象，或免伶俜；泰階之正六符，終依造化。《臞軒先生四六》卷二。又見《翰苑新書》續集卷一五，《啓雋類函》卷八四，《秘笈新書》卷七。

〔一〕從：原作「後」，據《翰苑新書》改。

〔二〕言：原作「三」，據右引改。

賀戶侍袁京尹啓 二

民曹奏最，卿貳爲真。經賦獨裁，裕三司之大計；神京仍領，寧十國之奧區。廟朝一倚於論思，省府兩優於煩劇。師言交暢，天寵又新。某官以巖廊之材，恢山岳之望。抽關啓鑰，會融千古之經綸。挈領提綱，神妙百爲之操縱。用明以恕，濟正於權。通禮樂之淵微，贊謀謨之宥密。範圍群玉，

犀利五兵，推京兆之無雙，總扈農而有要。不移尹正，就亞司徒。欲酬甚偉之功，姑拜真除之渥。蓋縱橫泛應事機者難爲智，而雍容坐鎮雅俗者易爲賢。夫孰無堂上之書，鮮或中經首之會。惟批郤導窾之際，游刃發硎〔一〕；則臨機制變之秋，決河注海。所以斷大疑立大務，必非取常士用常謀。仰窺責實之規模，預卜濟時之勳業。周流罔滯，安靜不移，內如千仞之轉圜，外若百雉之安堵。一洗清談廢事之弊，盡革叔世好名之風。聽履上星辰，不能以寸；濟旱作霖雨，惟乃之休。某樗櫟無庸，節麾久寄。猥玷匠丞之權〔二〕，又升計指之將。良由託萬間而庇旁風，鳴六律以緼寒谷，其如技竭，不勝務殷。雖故步之可尋，豈後艱之必濟。瞻雲霄望河漢，倘終覆露之私；貫歲月傲冰霜，誓守堅凝之操。〔三〕。《臞軒先生四六》卷二。又見《翰苑新書》續集卷一五，《啓雋類函》卷八四。

〔一〕刃：原作「及」，據《翰苑新書》改。

〔二〕丞：原脫，據右引補。

〔三〕操：原作「摻」，據《翰苑新書》、《啓雋類函》改。

賀建寧守王侍郎啓

禁廬厭直，帝綈疏榮。待對松階，泣寧廟藏書之府；剖符竹使，在阜陵潛邸之邦。單車一來，千

里齊慶。某官西州人物〔二〕，前輩風流。決雲漢之章，最宜爲誥；擺雷硯之筆，得所以言。入而論思，出則藩翰。丹山碧水，本全閩第一之州；韎韐褫衣，分徒列連營之伍。屬汀邵之煽變，創招捕以東司。繼命庶官，成驟重驟輕之勢；肆胎奇禍，於一嚔一笑之微。至煩水西澣之兵，入戡火城中之難。收拾餘燼，歸爲長雄。增竈取贏，幾千人矣；籌沙唱飽，其屢空乎。鄔既富於黃金，權遂傾於皂蓋，以至不掉，殆將倒懸。惠然肯來，有豹尾雞翹之彥；齊之以禮，讐狼貪羊狠之驕。不踰晷刻之間，遽復承平之舊。淮陽菲薄長孺，已藹治聲；朝廷深知弱翁，即趨巖召。某密逃空谷〔三〕，背縛衡門。有事西疇，方耦受廛之父老；不知東騎，莫隨騎竹之兒童。得之所聞，喜而不寐。幸麻影裏，願觀仁政之濃；桃李光中，庶養病身之佚。《臞軒先生四六》卷二。又見《翰苑新書》續集卷一五。

〔二〕某官：原脫，據《翰苑新書》補。

〔三〕密：原作「蜜」，據右引改。

全宋文卷七四五三

王 邁 一〇

賀太守謝刑部啓

伏審陞華寶宇，移鎮玉山。碧草綠波，殊鬱憩棠之父老；朱幡皂蓋，已歌騎竹之兒童。安得一語，借寇君於帝前；正恐兩州，爭杜公于境上。去思之極，喜躍伊何。恭惟書府斗牛〔一〕，相門星鳳。夢池塘之春草，家自有於詩聲；鄙階砌之芝蘭〔二〕，世共推於儒傑。思昔先正，時維巨公。使吾君爲堯、舜之君，今猶被於宗社；以所學皆周、孔之學，端復存其子孫。獨先生自取之廉，有識者見謂之屈。屢乞一麾而去，遄飛五袴之謠。方茲蹈德而詠仁〔三〕，奈何奪此以與彼。雖未覺雲霄之迴，已頓驚分野之殊。恐開藩之未間，不俟駕而歸覲。前有召父，後有杜母，賴拊摩凋瘵之餘；坐而堯言，進而舜趨，竚獻納熙恬之盛。某猥誤袞褒之辱，每虞錦製之傷。鳴鳳凰於高岡，式徯九苞之瑞世；搏鯤鵬於溟海〔四〕，莫隨六翮之培風。《臞軒先生四六》卷二。又見《翰苑新書》續集卷一五，《啓雋類函》卷九五。

〔一〕恭惟：原脫，據《翰苑新書》補。

〔二〕芝：原脫，據原校補。

〔三〕詠：原作「脉」，據《翰苑新書》改。

〔四〕搏：原作「徒」，據右引改。

與薛都總啓

爲紅蓮幕之游，陪諸從事；望細柳營之邃，有真將軍。文武雖曰殊途，彼此皆爲王事。行將之戍，敢不通名！某官聲名燭于冰天，忠義貫于霜日。家傳弢略，不求紙上之孫、吳；神授智謀，自有胸中之方虎。八面才何施不可，萬人敵所向無前。中外薦更，勞庸懋著。董衛兵之戍，長車驅蜀道以不辭；剖宣化之符，清節比鄂湖而相應。便合齋壇而大拜，乃煩專鉞於遐陬。方今邊正飛塵，虜猶假息。三箭而天山定，行揚家世之風〔二〕；一舉而朔庭空，會見國仇之雪。茂宣皇略，徑涉殿巖。如某其人，見謂不武。雖有清中原之志，其奈才疏；不圖爲宦海之游，獲交人傑。帳下願預聞於露布，坐間幸無厭於綠衣。氣概苟同，形迹可略。聞雞聲而起舞，又焉用腐儒爲；銘麟閣而贊功，庶幾從執事後。《臞軒先生四六》卷二。又見《翰苑新書》續集卷二三，《秘笈新書》卷九，《啓雋類函》卷一〇九。

〔二〕揚：原作「楊」，據《翰苑新書》改。

通曾大參啓

鴻臚賜第，曾私一氣之鈞；麟校司文，復邇三台之府。敬憑卿墨，僭瀆帥籤。竊以鄉莫重於達尊，士要親於前輩。魏公居畫錦之日，問業有徒；迂叟處獨樂之時，及門者衆。而況德師一代，位冠百僚。如東魯之有泰山〔二〕，咸瞻峻極；如泗洲之有大聖，共仰威光。曾謂奇窮，得此遭遇〔二〕。恭惟某官名垂宇宙〔三〕，勳在鼎彝。大廷爲舉首之奏篇，輸忠懇切；寧廟得力行之一說，享國靈長〔四〕。昔宣靖有位而文無稱，及南豐有文而位不顯。惟耳孫之間出，視鼻祖以增光。方在盛年，徧儀華貫。入則參國鈞之重，出而揚宣幕之威。雖愬帥鄧顏帥陳，賴元臣之往視；然范公西杜公北，宜君子之永嘆。其道不同，難相爲謀，見幾而作，不俟終日。等軒裳於物外，卷兵甲於胸中。維時新君，眷懷舊弼。十連借重，曉行湘水之春；一壑來歸，暮捲西山之雨。雅意午橋之行樂，何必寅陛之押班。閑擎天之柱於匠林，橫濟川之舟於野渡，自謀則善，人望謂何？方國事之日新〔五〕，而善類之星散。名節頽而莫爲之振起，議論勝而罕見之施行〔六〕。向焉誇嘉橘之栽，未幾成枳；甚者悔芳蘭之佩，甘化爲茅。惟元氣之受傷，致外邪之交作。天欲平乎天下，相復出於相門，柄用有期，巖瞻正切。南渡諸賢出處之節，孰盛明公；西墅十年著述之書，併歸國史。伏念某癖惟嗜古，樣不入時。對策廣廷，徒有空臆盡言之直；校文列陞，乃罹疾聲大呼之讒。比求宗邸之冷官〔七〕，隨得翹林之化筆。未能適道，

敢好爲師？幸大州本父母之邦，而年家忝子弟之列。告戒之以藥其失，提撕之以玉于成。既有儒宗以依歸，可免生徒之嘲謗。函丈前之教誨，倘許樞趨；夾袋內之姓名，冀叨收錄。《臞軒先生四六》卷二。又見《翰苑新書》續集卷二四，《啓雋類函》卷二五。

〔一〕有：原脫，據原校及《翰苑新書》補。

〔二〕窮：原作「遇」，據《翰苑新書》改。

〔三〕恭惟某官：原脫，據右引補。

〔四〕靈：原作「黨」，據右引改。

〔五〕方：原作「妨」，據右引改。

〔六〕見：原脫，據右引補。

〔七〕官：原作「宮」，據右引改。

通留舍人啓

挾冊兔園，蚤誦詞場之製；橫經麟序，晚依相閥之華。半生企峻於雲霄，不日挹清於冰玉。語心自賀，玃贅爲容〔一〕。敬惟某官學冠天人〔二〕，名垂宇宙。以尊主庇民爲己任〔三〕，以通經博古爲儒宗。文人才士，各有偏長，鮮兼十體之美；大科異等，已爲難事，況出三台之門。方在青春，徧儀華

貫。鑾坡揮翰，非他學士之可言；螭陛濡毫，有古良史之遺直。片語不合，勇去莫留，行吟康樂之池塘，選勝鬱孤之臺榭。大節固足起庸夫之懦，高名亦能來群兒之讒。壯歲風雲，如豪鷹俊鶻之直上；中年泉石，與曉猿夜鶴以相從。逃名而名自歸，遁世而世莫捨。雖欲全韓魏公之節，自愛晚香；然未及范景仁之言，求閑太蚤。切窺大賢之出處，以卜世道之汙隆。深刻堅珉，揭諸葛《出師》之一表；短章大韻，有杜陵戀闕之丹心。今日幸公道之漸開，諸賢多即家而起用，離而復合，否者將通。相復出於相門，繫時人望；天欲平乎天下，以我公歸。伏念某樣不入時，癖惟嗜古。學類醯鷄之在甕，仕如鮎魚之上竿。帝城風月之無邊，方思贊畫；宦海波濤之叵測，噴有煩言。不能追誓墓之風〔四〕，聊復草問鈞之賦。竭來倚席，寒甚無氈。所幸鴻儒之可師，一洗鯁生之陋習。聆函丈前之教誨，以淑諸生；備夾袋內之姓名，敢期他日。《臞軒先生四六》卷二。又見《翰苑新書》續集卷二四，《啓雋類函》卷八一。

〔一〕 玃：原脫，據《翰苑新書》補。

〔二〕 某官，原脫，據右引補。

〔三〕 以：原脫，據右引補。

〔四〕 誓：原脫，據右引補。

回謝太博啓

叨闕寄於湘州〔二〕，方承嘉惠；問卿材於楚國，知有英賢。息肩行李之初，眯目簿書之裏，鼎來芳翰，彩綯駢珠，趵然谷音，折我屐齒。某官韶鄰玉鑑〔二〕，氣軼金莖。雲錦織裳，不用人間之刀尺；昭華截琯，自調天上之聲音。大名高唱於句臚，小却合盛之鑒省。橋園壁水，方惠然而肯來；舟近蓬山，乃薄之而不即。少息風鵬之翼，以深霧豹之文。挹浮丘拍洪厓，當挽遠于逸駕；入駘盪出馭娑，亟歸近于清光。某官居今傍於黽龜，日課半親于雁鷺。賸嘉風騷之彥，暫留游釣之鄉。美人隔水秋娟娟，儻破少陵之願；客子入門月皎皎，尚傾山谷之懷。《臞軒先生四六》卷二。又見《翰苑新書》續集卷二四。

〔二〕州：《翰苑新書》作「川」。

〔三〕某官：原脫，據右引補。下文所缺疑亦此二字。

謝張學諭啓〔二〕

吟墻竹之公事，自分龔承〔二〕；聞泮水之好音〔三〕，還成技癢。亟裁四六，就謝萬分。某官氣韻

淑均〔四〕，風猷膚敏。尋西塞桃花之鰈，豈其河鯉之逢；思東吳蓴菜之鱸〔五〕，行矣溟鯤之化。無厭俗情之傲贅，即觀鄉賦之拔尤。某聊爾治中，奚勞賀上？膺何如昔，已無可取之楷模；籍也抱能，尚可相從於閭里。《臞軒先生四六》卷二。又見《啓雋類函》卷一〇七。

〔二〕此文《翰苑新書》續集卷二五作李梅亭（李劉）文，未知孰是。

〔三〕龔承：《翰苑新書》作「丞龔」，當是。「丞龔」典出《漢書·黃霸傳》。

〔三〕泮水：《翰苑新書》作「泮林」。

〔四〕「某官」二字原缺，右引作「恭惟某官」，此處缺字當是「某官」二字，據補。

〔五〕菜：原作「萊」，據右引改。

見丞相啓 代人

齒風塵之下吏〔一〕，夙感大恩，拜雲漢之上台，輒裁小牘。戴德有丘山之重，修辭無月露之工。斐然搖豪，滂若流汗。伏念某妄庸晚進，艱苦早孤。念昔先人，固嘗拜龍虎之榜；不腆後嗣，何敢吐蝸蚓之科。然徒用外家之恩，幸得塵下士之列。項踵實歸於陶鑄，肺肝嘗切于鏤銘，甘辭曹掾之優，聊適步兵之隱。經禮三百，亦嘗偕計吏之行；進士五千，獨未中太常之第。猶蒙藏疾，獲遂養疴，浸尋二考之書，獲落再命之計。然念長伯樂之廐，苟不自鳴；縱或抱和氏之珍，誰其見賞？敢伸九頓首

之請，并祈一轉手之仁。共惟某官直大以方〔二〕，清和而任。時則有若伊陟，實繼阿衡之覺先；公其惟時成周，足邁伯禽之拜後。積十六載更弦之化，收七十城憑軾之功。營東幽西，煩整頓乾坤之手；燕南越北，知扶持宗社之心。方將恢萬里之基，益廣開衆正之路。有如門下桃李之數，或堪籠中參朮之儲。是能容之〔三〕，非敢望也。尚念某難留冰幕，盍返糟丘。一氣之轉〔四〕，洪鈞倘拜成終之賜；萬間之庇，寒士敢忘報國之心！《臞軒先生四六》卷二。又見《翰苑新書》續集卷二八。

〔二〕風：原脫，據原校補。《翰苑新書》作「塵埃」。

〔三〕某官：原脫，據《翰苑新書》補。

〔三〕容：原作「客」，據右引改。

〔四〕一：原作「之」，據右引改。

賀史相轉光祿進封魯國公啓〔二〕

孚號大廷，疏榮顯渥。刺經作制，勒成顓臾之書；胙土苴茅，奄有龜蒙之境。仍稽故典，峻陟文階。金章式煥於民瞻，采地倍增於邑入。命冊一下，歡聲四馳。某官道冒古初，功存社稷。洪鈞轉一氣，乾坤日就於清夷；庶績撫五辰，星宿亦爲之明潤。自贊解弦之化，益隆調鼎之勳。年穀順成，和氣旁行於農畝；遠人咸慕，夕烽不到於邊城。坐令薄海內外之人，如在先朝全盛之世。爰輟秉鈞之

暇，定爲畫一之規。合古便今，可通行於萬世；舉綱提要，以明示於黎元。爰涓選於良辰，庸徹聞於黼宸，肆覃茂賞，載答顯庸。登進厥民以在庭，俾聞播告；永弼乃后於彝憲，勿替欽承。嗣膺維師尚父之尊，有光先正保衡之烈。某心馳恩地，跡滯侯藩。靈丹就而鷄犬俱仙，敢萌榮望；大厦成而燕雀交賀，空激忤悰。頌詠彌勤，科條莫既。《臞軒先生四六》卷二。又見《翰苑新書》續集卷一。

〔二〕《翰苑新書》載此文，署「王格齋」（王子俊）撰，未知孰是。

賀王宗正啓

東觀策勳，西垣振武。金枝光裏，寢高九棘之班；紅藥香中，獨妙五花之誥。朝廷盛選，儒者至榮。恭惟某官學根六經，文起八代。富貴倘來之物，於我浮雲；神明對越之心，有如皦日。萬事水流而不競，孤標山立以難移。天不虛生，世寧多見？方領群仙於天上，忽瞻一佛於人間。對薇閣之黃昏，挹銀河之清淺。言足以動武夫感泣之志，行足以平公子信厚之風。聲舉軒昂〔二〕，諸公辟易。度玉墀而升金掌，人謂回翔；首龍榜而到鳳池，上方嚮用。亟躋近輔，丕建太平。某辱軫心期，忻傳手筆。驚人好向，曾聞柳絮之飛花；滿地清陰，上想掖梧之依蔭。《臞軒先生四六》卷二。

〔二〕舉：疑當作「譽」。

謝陳提刑舉狀啓

經年夜雨，誰憐泮芹之清；一日春風，忽破庾梅之白。郵筒飛墜，奏牘光搖，競看大使之文書，乃睹小夫之姓氏。不爽釘金之記，竟叨褒袞之榮，品題十六字以甚嚴，銘刻千萬言而不足。竊謂先朝立薦舉之法，是乃累聖開功名之途。不謂昔年網羅英物之公，轉爲後來周旋人情之具。求而得也，不求則不得也，倖途既開；賢者與之，不賢者亦與之，濫竽寧免？柳下惠之陋卑官，臧文仲不能引；絳老人之困泥塗，晉趙武弗及知。養成一世奔競之風，遂致四維操履之玷。故臨難無竭節之守，而居官多曠位之愆。在承平猶以爲非，況艱難烏乎曰可？自匪孤風之卓立，夫豈頽波之陽回？激揚之間，趨嚮所決。若某老心固動而德弗進；年齒寢宿而意不揚。雖聞先生長者之言，粗知古道；然滯經生學士之業，猶汨虛文。頓懷繡組之慚，欲求耕獵之實。偶投足於塵埃之地，莫安心於禮義之容。衿佩競趨於城隅，絲竹不聞於堂上。鄉鄰之鬪，猶纓冠而往救；門外之寇，敢據席以偷安？當同舟遇風之時，出位不顧；奮執戈衛社之勇，非學而能。義有當然，功非所計。在泮水獻馘，幸依魯僖之賢；息潢池弄兵，盡在龔公之化。曾非一分，若有寸長。寡其過而未能，無所學之可取。胡得之於物論，併舉以爲己榮。伏遇某官崖略甚高，戶庭無壅。登車有天下之志，允藉澄清；推轂追古人之風，不由請謁。元使君當路，萬物吐氣；烏大夫秉鉞，多士拔尤。致使妄庸，亦蒙收錄。某敢不益加砥礪，無負陶

鎔。拜官公朝，謝恩私門，敬奉羊侯之所戒；遇非衆人，待以國士，當圖豫子之未能。感激無窮，敷宣曷既。《臞軒先生四六》卷二。又見《啓雋類函》卷九二。

通史督相啓

牙纛行邊，已近臨淮之壘；橐鞬請事，遄趨相國之門。於穆嚴瞻，有如江水。恭惟某官忠貫金石，勳勒鼎彝。世推八行之儒，豈但資兼於文武；家傳三相之印，皆能身佩於安危。慨茲不道之外戎，敢爾荐爲於蛇豕。獬豸孔熾，我是用急；吾君正切於顧憂；匈奴不滅，何以家爲；諸將盡煩於指授。乃約束江神而東下，將鎮安淮甸以北征。謹傳豹尾之車，增我龍蟠之氣。以牙璋開大幕府，想父老之聚觀；俾金陵爲小朝廷，聞敵人之聳動。在此一舉，聿寧八荒。某曩緣迴隔於邊頭，今幸相望於江面。輔贊彌縫藏諸用，惟恐衮衣之歸；發蹤指示著其功，願決籌帷之勝。敢忘軍禮，恪稟廟謨。

《翰苑新書》續集卷一〇。

回車判官啓

秋菊有佳色，何意爲州；春山多勝遊，方幸從事。無若羹蓴之夢，已告熟瓜之期。伏惟某官駕千

秋而有聲，囊數螢而自照。觀所到處，不騷國則詩鄉；翩其歸來，繇辟雍而冊府。獨念雌堂之老守，失茲辯幕之奇人。某生而草茅，久矣荆棘。大丈夫有芒角，政坐此愚；文章士妙語言，願以爲頌。猶及半面，共論此心。《翰苑新書》續集卷一八。

回黃知縣啓

齊飛五鳳，趣駕雙鳧。相傳紫橐之家，直聽履而上耳；不鄙青山之縣，欲彈琴而治之。覺松竹之自矜，與草萊而相賀。恭惟某官家聲江夏，人傑洪都。左圖右史之往來，無虛名下；南浦西山之朝暮，盡在胸中。故嘗出其緒餘，所至爲之特立。謂且破拘攣之格，便當趨禁近之班。繭絲乎保障乎，方軫垂旒之念；野馬也塵埃也，亦煩製錦之材。然而四轄六院之除，多在一同五月之最。民望攸屬，公行勿遲。某自塵一科，不啻十稔。拙於涉世，曾掌故之幾何；放以還山，煩惠文之彈去。今既久淹於耕雨，亦無復煩於問天。但得縣公如漢吏之循，則與里老共滕氓之幸。看山無笏，或容野服而迎；種樹有書，倘遂巖棲之託。其非公事，寧敢私陳？《翰苑新書》續集卷二〇。

回趙主簿啓

麟鬣分夜雪之燈，未寒草夢；魚素遞春風之訊，適近枳棲。跂重論疇昔之心，喜不隔同年之面。恭惟某官聲光如斗，氣韻欲仙。小奚佩古錦囊，吟盡風檣之騷句；太乙然青藜杖，讀殘寶苑之秘書。久已騰淡墨之暉，何至試勾朱之最。雲深曉殿，盍隨鵷鷺之行；花動春城，式快鸞鳳之翥。竚頒瑤札，儀我銀潢。某拙則未除，資亦不改。弓韜一尉，樗櫟之材何堪；硯老半生，蠶鹽之味故在。抵掌豈甘於俗吏，折腰猶迂於世情。群然鴈呌之狴，中以蜂蠆之毒。官事未易了此，無已太康；吾道其果非耶，奚爲敢愠？延覲金蘭之好，惠垂玉薤之規。野梅吹江路之香，尚須佳話；山雨話爐亭之舊，重挹清芬。《翰苑新書》續集卷二一。

回趙仙尉啓

野叟何人，忽臨繡水；大夫賢者，適在錦鄉。天所以惠幸其無能，君於是盤旋而未出。伏惟某官粹然趙玉，宛其國珍。本文章家，自有乃翁之科目；爲神仙吏，已先諸子之計偕。梅隱甚高，瓜期近只。某寂無世念，忽奉恩除。老子從牛背上來，未知爲政；素書自魚腹中至，曾靡贈言。以誦不規，

則非所望。《翰苑新書》續集卷二一。

賀監司正啓

日月初躔，星紀復回於赤奮；地天交泰，雲墟益播於青陽。時惟六轡之華，茂輯百嘉之慶。恭惟某官德潛剛克，道配陽休。繡斧旂旂，暫勸楚鄉之農事；瑤車玉軼，還逢湘水之孟陬。仁風轉蕙以汎蘭，善類拔茅而連茹。某三年黔佐，萬斛緇塵。破崖岸而爲文丞，詎復敢喧於櫪馬；瞻原隰之有華使，尚祈出送於土牛。《翰苑新書》續集卷二六。

賀史丞相賜玉帶啓

御手錫鞶，公躬環玉。立大勳辭上賞，無官可酬；分聖佩畀元臣，疏寵尤厚。寶英旁燭，鼎鉉交光。恭惟某官經理乾坤，計安宗社。麗正於黃道，萬世之功告成；大賚於玄圭，千古之勛永合。稽累朝之典故，優元老之恩榮。產自闡河之間，琢成崑崗之片，光浮九陛，貴稱十圍。萃川精虹氣之祥，非山黑水蒼之比。彼裴相眎師淮蔡，僅賜通天；唯越王佐命阜陵，用酬補袞。推萬釘之寶璐，映再世之貂蟬，眷出非常，賜由親解。相太廟之饗則密輝瓊鬯，贊天安之冊則相焜瑤編。目擊而道已存，心

小而容有悸。垂如隊垂如厲，日朝朱履之旁；俾爾壽俾爾昌，身邁黃河之永。某方嚴備禦，莫賦頌歌。不同典瑞之班，儀分采繅；更想立朝之束，朋賀泰階。《翰苑新書》續集卷三七。

賀胡經略被召啓

抵乘漢驛，趣覲堯天。八桂攀轅，難駐松階之彥；九重側席，倚輸荷橐之忠。旌二十四郡之外庸，去十有三年而再駕，想慕風采，流傳恩光。於赫聖皇，勵精初政，任用舊德，典刑新朝。冰天炎海之蜿蜒，仰勤夢寐；宣室未央之縹緲，倚重論思。恭惟某官百年故家，四世耆德。雖至公大義，澤淵深以流長；然真才實能，器魁壘而用博。福州部以各再，儀省曹之至三。儼逢多事之秋，久裕名卿之饒，談笑勵士，從容實邊。上方圖寇恂之功，公自詭鄭權之牧。棠初合蔭，棣亦鄰輝。徭長蠻君，歲謹梯航之貢；圉人太僕，日傳駟駿之來。波濤肅靜以無塵，雨露便蕃而候對。邦之司直，王曰還歸。雖穎濱之位偶先於文忠，而翰苑之賢實自於元憲。席前半夜，綸矢大昕。睹笏思人，喜魏謩之有風烈；釐圭錫祉，歌召穆之敏戎公。同是似之褒嘉，占爰立之兆朕。某竊懷先契，敬順下風。有如葑菲之姿，早冒節麾之選，訖無五技，持報萬分。既承匠以叨升漕之榮，復旋踵而被爲郎之渥，僥逾已甚，吹借有階。忻朝奕奕之韓，預赫巖巖之尹。鯤鵬直上，無叢霄峻絕之疑；燕雀卑棲，有大廈併幪之託。《翰苑新書》續集卷三七。

謝陳侍郎寫娛親堂扁及作記啓

小堂揭扁，已勤法從之特書；大筆紀文，尤動阿彌之喜色。春頓生於萱草，榮併及於棣華。莫稱所蒙，亦祇以愧。竊以事親之道，養志爲難。束髮讀書，早繫倚門之望；裹糧應舉，誰無捧檄之思。使偶愜於所期，亦安敢以爲足。所謂欲報罔極之德，正在既喜且懼之年。伏念某少讀父書，長遵母訓。夜半起和於熊膽，清苦備嘗；壯年徧歷於羊腸，欽崎可笑。謬叨末第，粗副親懷。雞黍致餐，竊慕茅容之樸；車軒迎養，將諧潘岳之歡。少答烏慈，敢言燕喜。曾謂儒宗之過聽，洊貽詞藻以寵褒。既善其起家顯親於此時，又望其致君澤民於異日。締觀所賜，不惟蓬華之華；有味其言，將爲桑梓之勸。某官清時壽俊，前輩典刑。勇退中流，爲洛下耆英之冠；喜拔後進，司汝南月旦之評。致使妄庸，屢蒙獎借。某敢不敬遵教旨，益勵操脩？有達尊三，莫稱品題之寵；惟大戒二，願遵命義之閑。

《翰苑新書》續集卷四〇。

回馬探花啓

錫第彤墀，陞華鼎甲。馬名千里，軒昂御榻之前；鰲戴三山，縹緲仙蓬之上。輔畿得雋，士族稱

榮。恭惟某官筆鼓風雷，胸吞雲夢。居鄉必擇，宛然一鶴之清風；得姓最華，藉甚雄虹之加頌。日未東而薦書屢上，冀以北而聲價推高。迺於再駕以成功，坐使羣英之褫氣。屬當初政，尤重臨軒。《中庸》《大學》之書，方垂咨問；聖賢實理之用，獨善敷陳。發西洛之正傳，繹考亭之大義，識微見遠，憂治危明。僉謂劉蕡空臆之言，出於董子潛心之業。龍津一躍，三十喜骨骼之成；鵬翼高騫，九萬搏扶搖而上。翌日報泥金之帖，雙親傾藥玉之杯，一經教子以有功，羣兒祝身而願學。榜花姓字，已開浮石之加祥；汗竹功名，更看伏波之大節。某竦觀偉對，深嘆忠言，未皇展慶於赫蹏，乃辱迂臨於油幕。繡段之遺侈矣，瓊琚之報慊然。當年之射鵰頭，笑我班隨於龍尾；一舉而登虎榜，期公身到於鳳池。《翰苑新書》續集卷四一。又見《秘笈新書》卷一一。

全宋文卷七四五四

王 邁 二

真西山集後序

端平元年五月

先生壯年游蓬山，直鰲嶺，立螭坳，每上一諫疏，草一制誥，朝大夫與都人士爭相傳寫。出而駕使輶，暨開大藩府，凡囊封驛奏之達於上，若庭諭壁戒之布於下者，鉅梓一出，深山長谷窮閭委巷之氓、烏蠻象郡風帆浪舶之賈，競售之如獲至寶。中間勇退閑居，執經問難於「共極」之堂，徵銘乞誌於「學易」之齋，有來自岷蜀萬里者，於是先生之文流布人間，知味者皆得而染指矣。某壯歲從游，今髮種種，得所爲文最多，嘗口誦心惟，而躍然有得曰：窮理以致用者先生之學也，修辭以立誠者先生之文也。其陳仁義以告君也，直而婉，正大而不迂，一片赤誠，對越無愧，其所謂「上帝臨女，無貳爾心」者歟？其代王言以戒百官也，戒休董威，意在言外，或舉一以勵衆，或嘉始以責終，其所謂「無有師保，如臨父母」者歟？其頒教條於所治也，本其風俗，諭以理道，歷歷皆肺腑中語，其所謂

「心誠求之，若保赤子」者歟？至於訓教子弟，私淑其徒，辨析理義之精微，條列學問知行之次第，參之周、程先儒之書，又幾於集儒先之大成者也。先生言語文字，足以感發人心，皆其誠之不可掩者。某分教睢邸〔二〕，乃哀所蓄數巨帙，與寓客莊君元成編類而是正之，刊二十餘卷惠同志。或難之曰：「昔人有削稿之義，流俗有近名之嫌，子之表章斯文，得無以名爲先生累乎？」某曰：不然，昔涑水司馬公自叙其文，以爲中藏之志、造膝之言不自叙之，他人安得知之？不以近名爲諱也。先生腳踏實地如涑水公，而斯集又出於門人弟子之編次，四方人士之所願得，於先生乎何累？難者辭塞，乃綴其語爲甲集後序。端平之元夏五月，門人仙游王某書。《臞軒集》卷五。

〔二〕睢邸：原作「眡邸」，據後《政經序》改。「眡邸」指南外睦宗院，北宋時置於應天府（今商丘），在睢水之濱，故曰「眡邸」。南宋移于泉州。王邁曾爲南外睦宗院教授。

清漳文會錄序

端平三年十二月

禮有來學而無往教，教而至於往，道之輕甚矣。拾經生之陳言，綴史氏之腐說，聞者望望而去，則其取輕也固宜。今吾友德載之講本朝典故也，紬繹乎瑤編寶帙之文，采摭乎稗官野史之紀，參之以元夫鉅人崇論閎議，而以己見斷之。所至舉比一設，朋簪翕隨，所謂不即人而人自即之者，孰得以議

吾道之輕哉？漳爲諸老講學之地，風教所漸，傑父輩出。德載毋謂邾小而易之，解頤之譽、折角之嘲，二者必有一於此。丙申臘月序。《臞軒集》卷五。

跋陳君保作詰藏趙忠定公帖

一 嘉定十年十二月

右，趙忠定《與興國判官林井伯君帖》，凡二十七紙，今藏於其婿陳君保作詰家。某與君保仲兄袁州教授爲丁丑同年，因謁而得寓目焉。如爲其先君子求墓表於陳正獻公，則以泉壤不朽之榮爲無物可諭之感，至孝也。如帥蜀日，謂三邊幸無事，然心念所及，不敢不竭，是非毀譽色色有之，獨念上恩至厚，當思補報，不復敢爲身謀，至忠也。如帥福州日，遇旱則曰寧以一身受此衆苦，遇火則曰誠無顏面可見百姓，至仁也。至於崇儒重道之盛心，班班見於行玉字金間，尤可敬仰。招致晦翁，累書及之，必欲得正獻一諾而後屈晦翁一來，其拳拳於晦翁若此。艾軒卒，以書弔興國，則以情如骨肉，義兼師友，至有邦國殄瘁之嘆，其拳拳於艾軒又如此。興國時尚韋布，公與之交如敵己，速其至三山，則有何惜不見過之訝，有一好文字欲得同觀之約。前輩所謂公之求士急於士之求公者，蓋於此見之。嗚呼！章縫未遇時，望王公如天人，惟恐其不見招，招必往，而興國君能爲公不可致之客，亦今世絕無而僅有者矣。丁丑臘，臞軒王某敬跋。《臞軒集》卷一〇。

跋陳君保作詰藏趙忠定公帖 二 寶慶二年十月

溫叔擬進指揮，令至都堂分析。溫叔既擬進，又奏曰：恐狂生愈肆怪悖，若罪之則適成其名，不如天覆海涵，置之不問。上然之。文公得免。或謂溫叔諫止，忠定愆患之力居多，則知二公同心協力，責難於君，歷兩朝如一日也。慶元黨籍固多君子，亦有粗能自立於一時，後來失友落節，如黃子由輩者多矣。時惟忠定公與文公血誠至公，忠貫日月，修名姱節，如玉無瑕。覽其遺墨，想其典刑，千載之下，凜凜如生。當時蠅營狗苟，如曹蜍、李志輩，使人欲唾其面，則吾曹盍知所擇矣。君保弟兄深善余言，遂丹書以爲跋。寶慶丙戌十月，臞軒王某敬書〔一〕。《臞軒集》卷一〇。

〔一〕「君保弟兄」以下原脫，據翰林院本補。

政經序 淳祐二年正月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心經》一書行於世，至徹禁中。端平乙未夏五公薨後兩月，從臣洪公舜俞咨夔在經筵，上出公《心經》曰：「真某此書，朕乙夜覽而嘉之。卿宜爲之序。」洪公退，嘗與邁言，

至相顧隕涕。既而洪公亦告瘁，不知是書嘗序與否也。今所謂《政經》者，乃先生再守溫陵日所著。邁時分教睢邸，鄉友趙時棣宗華爲法曹，朝夕相與親炙琴瑟書冊之側，遂得此經，寔在四方門人之先，而四方門人亦未盡見之。宗華令大庾，鋟梓縣齋，以一帙見畀，且俾序于帙端。邁竊謂天下之書多矣，然有之無所補，無之靡所闕者，亦多。先生所著之書，鑿鑿桑麻穀粟之不可闕者也。惟《心經》所以爲開天理迪民彝之大本，惟《政經》所以爲續天命救民窮之實用。《心經》可以接伊洛之正傳，衍朱、張之遺學。《政經》則自體以達用，舉而措之事業，小則爲程純公晉城縣譜，次則爲富文忠公青州郡譜，大則爲韓忠獻公、司馬文正公嘉祐、元祐之相譜。嗚呼！國步斯頻，民亦勞止，有民社者當於《心》、《政》二經佩服而力行之，則民瘼庶其有瘳乎，國脉庶其有永乎！淳祐二年月正元日，門人王邁序。《莆陽文獻》卷九。又見乾隆《仙游縣志》卷四八，《甯宋樓藏書志》卷四〇。

滄州塵缶編序

西山真先生文忠公不喜作詩，嘗語門人曰：「予每不滿《班史·古今人物表》，且有感程正公且作第一等人之言。頃詮次聖賢，別爲一表，以傳道者爲第一，德行次之，節義又次之，而後及於講明學術之儒先，建列論議之公卿，植立功業之將相，曰循吏，曰逸民，皆品列臚分之。若文藝則在數等之下，詩又其下矣。」僕有請曰：「若然，則刪後信無詩乎？」先生曰：「有之，寬閑寂寞之濱，寄興

冲澹，惟有陶靖節；流離顛沛之際，一飯不忘君，惟有杜少陵。其餘則有之不爲補，亡之不爲缺。」先生雖不喜作詩，而其言則深於詩矣。今滄洲程公以道德文章之緒餘，發而爲大篇短章，無慮千百題。方濯纓庠滄浪，偃蓋庠仙谷，覽峨眉象耳之勝，吸錦江瀘水之清，落筆成章，神閑韻遠，置之《經曲阿》、《游桃源》及雜詩中，所謂何其聲之似我君者。旋罹兵禍，脫身豺虎中，冒瞿唐、灩澦而東下也，念家懷土，雪涕行塗，前有《思治行》，後有《感懷成都》十絕，可與《北征》同工異曲。他如「大地衆生愁暍死，清風一壑可能專」等句，疊見層書，極其惻怛，謂非從「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熱」得乎？使吾師文忠公見此帙，必喜陶、杜之後有人矣。抑僕所訝者，年來評詩，往往北面晚唐，恍惚形似，爭相位置。共觀其自謂得意者其格卑，而猥者其氣餒，榮者其意纖，以壯澀爲平淡，以淺俳爲閑雅，以要褻婉弱爲得幽深之趣。公則不然，其勢雄健如靈鼇之擘泰華，其步驟迅捷如峻坂之走銅丸。時乎綺麗如晴空彩霞，奇譎百態；時乎蕭散如孤雲野鶴，不受羈絆。蓋其學饜經飫史，含《莊》咀《騷》，采掇菁華，材料飽足，故能兼陶、杜之體而有之。長袖善舞，理固應爾。詩乎詩乎，晚唐云乎哉！僕非能詩，僭爲後序。先之以詩說〔一〕，人必不以爲非；終之以臆說，常有謂其嗜好背時，老獨不改，且笑且罵者，公亦能爲之解紛否？臞軒王邁敬書。《滄州塵缶編》卷首。

〔一〕詩說：似當作「師說」，即前節所叙其師真德秀之語也。

跋陳少陽先生遺書

愛君憂國，憤世嫉邪，爲臣子者誰無此心？而發於忠言讜論，不顧忌諱者未多見也。忠言讜論，不顧忌諱者間亦有之；而至再三，殺身成仁者間亦有之；又至於從容不迫，言詞不亂，形之字畫，遒勁不改常度者，蓋絕無而僅有也。予嘗獲觀修撰陳公就逮時別家人一書，語應天府追吏曰：「容我吃飯乎？」許之，又曰：「容我作家書乎？」許之。於是飯畢書數百字，分布家事，井井有條，尤拳拳於老兒及遺腹之子，曰：「不可使老兒失所，先人無後。」真草相間，八法備具，於此見大忠大孝，死猶不死，禍福略不可奪。不知潘氏所藏是此書否？余復觀建炎第三奏稿，字體與前書而加小，爲之撫卷涕洟。《宋陳少陽先生盡忠錄》卷七。又見《宋陳少陽先生文集》卷一〇。

丁丑廷對策

嘉定十年

臣對：臣聞治道無窮，本之聖經則愈求而愈有；聖學不息，施之聖治則愈久而愈新。蓋聖經非小用，皆所以示萬世帝王出治之規；聖學非具文，必有以得隆古帝王求治之實。終身求治，於學無得，是之謂不知本。究心於學，而不及見之設施，是之謂不知用。必其學日進於一日，而其治日新於一

日，然後可以無負於聖經也矣。臣恭惟皇帝陛下圖維政治之久，更閱義理之多，日御經筵，講學不輟，咨訪儒臣，切問有加。茲復延見四方韋布之士，賜之清問，俾之窮聖經之奧，明人道之務，竟其條貫以爲對。臣誠不佞，竊謂陛下前此凡五策士矣，皆未嘗援經以爲問。今茲之策，其諸有見於治道之真不可以無所本歟！以陛下聖學高明，而猶屈己延問如此其切，臣有以窺陛下平日之學，不徒求之章句，必欲見之政治，今日之問，不徒責之以空言，必欲因言以求用矣。臣一介淺學，生長明時，固嘗涉聖經之涯涘，而未究其淵源，何足以稱塞聖問？然嘗聞其略矣，請先以歷代帝王之所以學者爲陛下誦言之，而後條陳聖策之所及者，可乎？臣聞五帝有心學，三王有家學，漢、唐之君有諸儒講說之學。循漢、唐講說之名，而得帝王心傳、家傳之實者，其惟祖宗盛時乎！夫有五帝之學則有五帝之治，有三王之學則有三王之治。學止於諸儒之講說，故其治亦止於漢、唐。而祖宗之治所以高跨帝王，俯視秦、漢者，以其有經筵講說之勤，而兼有得於心學、家學之懿也。昔者文籍未生，典謨未作，所學者何書？廣成君疇之徒無所規尋其聲光，所與從學者何人？但見夫危微精一，文字不立，都俞吁咈，訓說不形，信乎爲五帝之心學也。商之高宗自監于先王成憲之外無餘學，周之成王自率由舊章之外無餘學。彼其故家文獻，有所謂聖謨之彰、方冊之布者，皆其平日之所服習而力行，信乎其爲三王之家學也。更漢歷唐，好學之君先後相望，講學之臣代不乏人。然而心學無本，家學無傳，則亦徒自弊於言語文字而已矣。故刺經以作王制，非不知學也，而黃老清淨之習得以汨之，故文帝之治知富而不知教。詔諸儒論五經同異，非不知學也，而雜霸刑名之術有以錮之，故宣帝之治見刑而不見

德。以銳情經術之君而躬行仁義之不終，以《無逸》爲圖之世而改爲山水以自逸，則雖石渠、白虎之開，宏文、集賢之置，祇見其地之爲文具耳。雖廣厦細旃之講，前師後儒之延，但見其官之爲具員耳。學無得於心傳、家傳之妙，而僅止於講說之美觀，此其治所以止於漢、唐歟。恭惟祖宗列聖相承，以正心誠意爲學之本原，以尊守家法爲學之綱領，以儒臣講讀爲朋友切磋之益，以宮庭隱奧爲暗室不欺之地，故觀《舜典》而歎後世刑網之密，講《泰》卦而知君臣相通之情，得九經之旨於《記》之《中庸》，悟九族之親於《詩》之《角弓》。所以貽謀燕翼者此學，而所以纂承紹述者亦此學；所以爲百聖繼絕統者此學，而所以爲生靈開太平者亦此學。是以宏模懿範，醴政美化，輝奕帝王之上，有非漢、唐中主之所敢望者，豈非祖宗之學得之於心傳、家傳之妙，而不止於漢、唐講說之故事歟？今陛下之學，祖宗之學也，而陛下之治猶有愧於祖宗之治，是誠天下之所共疑。此臣未敢以今日聖學之新爲陛下喜，而必以他日聖治之新爲陛下望也。臣謹昧死上愚對。臣伏讀聖策曰：「朕以寡昧，獲承祖宗之緒，宵衣旰食，臨政願治，二紀于茲。固嘗延進多士，冀聞讜言，未嘗不虛己以聽，志勤道遠，每懷惕若。」臣有以見陛下思致理之惟艱，而知求言之有益也。臣聞人主之德與天同運，不可無剛健不息之誠；人主之治與日俱新，不可無奮發必爲之志。陛下願治之心不爲不切，而竟未有以副陛下之願者，意者新天下之機在陛下未知所以運乎？有復夏配天之志，則雖一成之旅，可以新一夏於紀綱既亂之餘；有內修外攘之心，則雖十乘之戎，可以新一周於《小雅》盡廢之後。烏有堂堂天下，而不思所以作而新之者乎？乃者恭聞經筵講讀，聖意有悟於仁明英武之旨，而曰武乃斷決之謂。陛下之

所謂斷決，即臣之所謂作新者也。而臣之至愚極陋，猶必以日新之治爲陛下勉者，非欲陛下一切更張以激天下之多事，非欲陛下專意慧察以搖天下之大本也，亦惟願陛下先明朝廷之意向，先定士大夫之議論而已矣。蓋朝廷之意向不明，不足以新天下之精神；士大夫之議論不一，不足以新天下之耳目，此臣之所甚憂也。朝廷之意向，天下之所趨也，今朝廷之意不達於士夫，士夫之意不白於天下。使其意果在於堅定歟，則當以謝安、王導鎮撫江左之意明示天下，使之爲安靜之謀。使其意專在於振作歟，則當以勾踐、種、蠡奮發復讎之意明示天下，使之爲興復之計。夫何狃於畏事者，不量時勢之逆順，而有懲創太過之心；喜於生事者，不揣根本之強弱，而有輕舉直前之快。無心於國，固安於廢放而不屑爲，一有志焉，又茫然不知上意之所向，而無以爲用力之地。此意向不明，臣知其不足以作新天下也。士大夫之議論，國是之所從出也。今上之揆謀獻策，則謂莫若謹守格法與天下相安於尺度之中；下之游談聚議，則謂莫若削破繩墨，與天下相從於邊幅之外。尚儒術者緩不及事，主吏議者輕而寡謀。持刑者曰吾知有國憲爾，雖微損忠厚之意，庸何傷？征利者曰吾知有國計爾，雖小戾仁義之說，夫何恤？一遺敵之幣，或曰予之便，或曰拒之便。一流民之歸，或曰受之是，或曰却之是。其始紛紛，殆類築室道旁之譁；其終悠悠，誰當發言盈庭之咎？故人心之既協者，或惑以異議而搖動；物議之未允者，不參以正理而改圖。此議論不一，臣知其不足以作新天下也。意向既不明白，議論又不純一，陛下雖屢求讜言，臣未見其言之有益於治。雖每有志勤道遠之嘆，則但見其玩歲愒日而已矣。臣願陛下以日新求學之心而施之治者，亦必日日新又日新，如陛下之學焉，則天下之治可以符聖意之

所期矣。臣伏讀聖策曰：「間者日御經幄，延訪儒臣，相與講論切磋，朝夕靡怠，益信夫六經之道窮之而益深，測之而益遠。子大夫以儒術策名，咸造在庭，其有以推明大義，使朕措之天下國家，不亦休乎？」臣有以見陛下欲按經以求治，且俾臣等各援經以爲對也。臣聞治之不可以不新，其來尚矣。六經之書，帝王出治之本也，而求其大要，亦不能外作新之一說。夫「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則《詩》之所謂新也；「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則《易》之所謂新也。《康誥》曰「作新民」，《書》亦以新爲言矣。湯之《盤銘》曰「苟日新」，《記》亦以新爲言矣。《周官》布政於正月，一年之新也。《春秋》繫事於元年，一國之新也。陛下日與儒臣切磋講論，亦嘗及此否乎？人主之學與經生學士異。求訓詁之隱微，泥文辭之同異，此經生學士之學也；求之聖經之已言，質之古人之已行，舉而措之天下之事業，此人主之學也。臣伏草茅之中，竊聞陛下莅政之次年，姦臣擅朝，陰勸陛下臨朝淵默，法天不言者十有三年，一旦天開聖衷，翻然改圖，又十年矣。比日以來，天日開明，睿號渙發，每於經筵間得之。如論治道有體，則有用賢委任之言；論諫官言事，則有明目達聰之訓；論用人，則知君子小人之當辨；論用兵，則知師從中覆之非宜。堯言之大，布在天下，不一而足，是聖學之新蓋月異而歲不同矣，而聖治之日新，未能如聖學之日新。故臣願陛下自今以始，或於講讀之暇，或於延對之頃，俾儒臣於經學之中紬繹古人作新天下之大義，朝思而夕惟之。其理甚明，何窮之深，其效甚近，何測之遠，則以此作新一意，措之天下國家，如運之掌。臣之所以推明者，外此亦無餘義矣。臣伏讀聖策：「昔者六經之書，作於天縱之聖，皆所以統天地之心而垂萬世之法也。名雖有六，義實同歸。」

今觀《經解》所謂入其國而可知者，其教亦有不同耶？豈因其才而教亦異耶，抑教之固有序耶？後世儒者益之以《周官》，亦古義耶？」臣有以見陛下欲求六經理義之指歸，而考訂《經解》、《周官》之同異也。臣聞夫子之作六經，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易》以發三才之蘊，幽而明之；《詩》以達上下之情，宣而導之。《禮》不止以升降揖遜之文紀之也，教民之中者在焉；《樂》不止以鏗鏘節奏之末爲之也，教民之和者在焉；《書》以述盛世之事而繫之以秦、魯者，不絕後世之爲帝王也；《春秋》以紀衰世之變而終之以獲麟者，猶冀世變之可以或變返也。夫子之道不行於當世，而憫當世之大壞極弊，急欲扶持而安全之，其心至拳拳也。故每至其邦，必聞其政焉；每見其人，必觀其教焉。見其潔靜精微疏通知遠，則知其爲《易》《書》之教也。見其廣博易良敦厚溫柔，則知其爲《詩》《樂》之教也。見其屬辭比事，則知其爲《春秋》之教也。夫子之教，如春風時雨之於物，隨其限量，各使之足其所欲焉。故其道之大，雖天下莫之能容，而人心秉彝之不泯，當時之人已有日用而不自知者矣。其後漢儒得《周官》一書，從而附之，使禮樂之文爲制度，萬世而下，與先王建立民極之意相爲流通而無間斷。此其憂世之心，雖夫子不得而絕之也。後之人主苟得而用之，則夫子之願畢矣。臣觀祖宗盛時，六經之學光明盛大，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也。中興以後尤切，崇高道德性命之書，家傳而人誦之。曩者權臣用事，排斥正人，鄙薄正學，黨以消節義之氣，僞以汙修潔之儒，教道不立，人心不正，天下之學士蓋切齒之矣。爰自更化以來，首以崇教尊經爲先務，而聖策所及又發明而鋪張之，天下方凜凜然有回心嚮道之望矣。臣願陛下日明此教，以迪人心，以化天下，則夫子作六經之本

心亦如是而已矣。臣伏讀聖策曰：「朕觀漢廷之間，率俾以經對，蓋人道之務在是也。方今之務多矣。」臣有以見陛下嘉尚漢儒之知經，而欲責臣等以世務之通達也。臣聞經學之在天下，本無時而泯滅，特在後之人用之如何耳。漢之君臣相與講究六經之義多矣，得之而善用者，自董仲舒援《春秋》對策之外，臣未見其人也。晁錯之刑名、孫弘之變詐，在廷之策援經考古，非不深切著明，而人非正人，學非正學，陋乎無以議爲也。陛下慨念方今之事，必求聖經所載有關於人道之務者以策臣，臣請即聖問所及而條陳之。《書》有「惟時惟幾，敕天之命」之言，《詩》有「敬天之威，毋敢戲豫」之戒，《易》言體天行健，必本之夕惕之誠，《記》言國有休祥，必歸之至誠之感，《周官》重馮相保章之職，《春秋》嚴日食地震之書。陛下觀之此，則知敬天之務矣。《書》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之訓，《詩》有「民亦勞止，汔可小康」之譏，《易》言厚下深戒剥牀而及膚，《記》言子民必欲時使而薄斂，《周官》有委積救荒之政，《春秋》懲城築不時之非。陛下觀之，此則知愛民之務矣。利口之風必移於三紀之餘，民德之壹必基於有二之服，曰防淫則有政矣，曰奇袤則有禁矣。此經之言風俗不可以不厚者然也，陛下知之乎？有車服之庸，不可無明試之功；有官爵之予，不可無論辨之素。風之自正而入變，由仁人之不遇；世之自泰而入否，由君子之道消。此經之言人才不可以不擇者然也，陛下知之乎？胄子之教所以見虞廷之太和，魚麗之備所以見周室之文物。觀司徒大胥之典，則知世之所以盛；觀六羽楹桷之書，則知世之所以衰。陛下儻欲禮樂之興，觀之經足矣。明王慎德，四夷咸賓，常德既修，武事可立。觀《萃》卦之象，則知戎器當備於不虞；觀紀侯之傳，則知復讎實切於大義。陛

下儻欲疆圉之固，觀之此足矣。雖然，此其大略也，惟陛下既以經爲問，臣不得不以經對。若夫聖策所及六條，臣當以實利害言之。臣伏讀聖策曰：「朕嚴恭寅畏，將以格天意也，而災沴未免於間作。」陛下之言及此，天意將格於陛下之一言矣。陛下自即位至今，災異之變凡幾見矣，鬱攸煽災，都城爲甚，星緯失次，占史屢書，旱蝗相仍，日月薄蝕。今歲之春，沙霧塞天，四陽之月，坤載震動。天之警告陛下者，乃所以仁愛陛下也。陛下雖憂勤畏天，而未能弭天變者，政事之設施未能皆當於天心也。宮闈之中，橫賜時及於罔功，非天命有德矣。輦轂之下，犴獄且至於失入，非天討有罪矣。東南之民力已竭，而未有一分之寬，豈惟天惠民之意乎？中原之民望方切，而未慰簞壺之望，豈福夏禍夷之道乎？而最可議者，陛下有憂勤之實，羣臣多容悅之諛。遇旱蝗則曰蝗不爲災，睹星變則曰應在他分，蘇湖小熟盛稱有年，閩廣饑荒掩諱不奏。以四方水旱盜賊之變，屢警君心者何人，以陰陽不和咎在臣等者何人？陛下往歲大享明堂，熙事告成，羣臣作贊美之詩，陛下深念旱傷之餘，却而不受，陛下之謙德如此，在廷之臣其有慚色否乎？臣願陛下益堅嚴恭寅畏之誠，勿信讒諂面諛之說，行此誠意而日新之，則天變弭矣。臣伏讀聖策曰：「惠養調恤所以厚民生也，而愁歎猶見其未蘇。」陛下之念及此，民心將感於陛下之一念矣。陛下自即位至今，民生多艱，閱之熟矣。淮民死兵，浙民死歲，湖廣之民死盜。以京畿而言，則一間湫隘而數家居之，一夫經營而數口仰之，皇皇乎一飽之無期。以外郡而言，樂歲之禾場甫築，而巨室并之，凶年之四壁赤立，而橫斂困之，凜凜乎朝夕之不相保。民之所以不忍叛貳者，以陛下之仁心仁聞素有以結之也。陛下有堯、舜之仁而民不被其澤者，陛

下之吏不肖，不足以廣宣德意也。內藏坊場之錢，積十餘年經赦不與原免，民之怨憤無愬者，十室而三四焉。此在京之民可念也。兩浙和買之絹，昔數五端，今增而爲十，民之逃亡求避者，十室而五六焉。此兩浙之民可念也。淮甸丁錢之擾，民不安於土著矣。廣右和糴之擾，民不足於積倉矣。一變鹽鈔，行二八、三七之令，海瀕無巨商矣。一行新楮，有估籍未還之家，通都無富室矣。往往官吏知盈車受俸之可樂，而不知野有餓莩之可哀；知一家向隅之可憂，而不知一路向隅之可念。陛下往歲一遇大旱，嘗有內宴却而不御，曰：「百姓不得飯，吾何有於酒？」陛下仁言入人如此，不知若官吏者亦聞之否乎？臣願陛下亟取民之蝨賊者痛懲而力去之，使之不得久其惡。行此仁政而日新之，則民瘼蘇矣。臣伏讀聖策曰：「躬行以帥下，而民風之未醇。」臣謂陛下之儉德有素而民未化者，陛下未知所以新天下之民俗也。蓋風俗之淳漓，原於法制之修廢。今天下之風俗侈矣，宮室高華，僭侈無度，昔嘗禁矣，今僭擬之習，連薨而相望也。銷金翠羽，蠹耗不貲，昔又嘗戢之矣，今銷毀之家列肆而爭利也。士夫一飲之費，至糜十金之產，不惟素官爲之，而初仕亦效其尤矣。婦女飾簪之微，至當十萬之直，不惟巨室爲之，而中產亦強倣之矣。後宮朝有服飾，夕行之於民間矣；上方昨有製造，明布之於京師矣。臣恐此風駸駸不已，則倡優后飾之侈，必蹈後元之風，而過朝自易車服，將無如絳、商之習於法者。臣願陛下明詔有司，申法制以爲之禁，則舊染汙俗咸與惟新，不獨見於仲康之時矣。臣伏讀聖策曰：「簡拔以用材，而吏治之未振。」臣謂陛下之作成有道，而吏未得人者，陛下未知所以新天下之人才也。蓋人才之賢否關於心術之邪正，今士大夫心術之壞，胚胎於進身之苟賤，養成於居官之

苟容，敗露於臨難之苟免。積是三壞，心術之正無幾矣。方爲小吏，無心遠器，以賄爲締交之媒，以貨爲生死之地。一齒朝紳，顧惜愈重。人知其邪正也，不敢言於眷寵方隆之初，而必言於勢位已去之後。政知其得失也，不敢辯於意旨未露之先，而必言於趨舍已判之餘。向者西蜀之變，抗義而死者，尚見於閭巷之細夫、閨門之女子，而搢紳大夫能守死而不變者，百僅一二焉。是何甘爲臭穢之生，而不願爲芬芳之死如此也？比日以來，諾諾者盈庭而諤諤者卷舌，容容者接武而皎皎者遁形。臣恐此風滋蔓日極，將有如賈誼所謂主上有患則立而觀之者，而求其如今尹子文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難者，曾幾何人？臣願陛下明詔大臣，於用人之際，必察其心術之微以爲用舍，則新美天下之士，周宣王不得專美於前矣。聖策曰：「舉偏補弊而闕政尚多，何敢言禮樂之興？」臣伏讀至此，竊見陛下之有志於遠者大者，而爲萬世計也。臣聞自古禮樂之興，必基於百年積德之素，而廟堂道揆之任，乃制作之攸屬也。以陛下求治之久，禮樂可興而未興者，簿書期會之細務有以弊之也。今論道經邦之地，當存朝廷之大體可也，夫何郡國應有細務，必皆取朝廷施行？中書坐堂涉筆而書者此事也，啓印而行者亦此事也。文書填委，相府有甚於他司矣，朝廷應有除擢，不問部闕與夫堂除，悉關白於廟堂而後敢與。光範之門，今日所見賓客者差除也，明日所入格狀者亦差除也。衣冠如市，相府尤甚於銓曹矣。究心於小則大者必遺，計功於近則遠圖或緩。終日經理百務，力且不給，何暇及於定民志之禮，移民風之樂，以爲此迂闊之事矣。昔王吉謂漢之公卿遭遇其時，不知明禮樂定王制，以建萬世之策，而溺於俗吏之細務。房玄齡日閱訟牒，以煩碎自累，一旦乃浹背於禮樂之間，此後之爲人臣者所當戒也。今陛

下必欲興禮樂，則自今以始，必清中書之務，亟圖其遠者、大者，王道一盛，禮樂其有不興乎？此亦作新天下之大務也。聖策曰：「選將練兵，而武事未立，何以成疆圉之固？」臣伏讀至此，若有以激愚忠之欲言者，敢詳以對。臣謂文治有餘而武功不競，內治未舉而外圉莫安，莫今日爲甚。選將練兵，苟切於陛下之焦勞，則天下之事可爲矣。陛下其亦知今日無可用之將乎？臣聞有擇將之道，有任將之道。以今日擇將言之，陛下嘗詔大臣各舉將才以聞矣，然介胄之士非無過人之才，而伏於營壘符籍之中，罕與搢紳接，故知其才者實難。加之軍將之間轉相忌刻，又多方以困辱之，使其才不足以自見。豈營壘符籍之中，果無人哉？昔者祖宗盛時，求之於偏校之中，可以得岳飛；求之於敢勇之中，可以得韓世忠。臣願陛下布擢卒爲將之令於軍中，則將才出矣。以今之任將言之，講解以來，向之立功闔外者無端而置之於閒散，若曰天下可常無事，焉用此曹爲也？比者羽檄一馳，倉皇四顧，乃下一紙以示其有收用之漸，臣恐不足以盡得其心也。昔唐郭子儀之爲將也，以魚朝恩之譖，既奪之兵柄矣，及光弼敗河朔，則又召之；程元振忌言一入，既罷其節度矣，及回紇入寇，則又召之。無事則麾之而去，有事則招之而來，子儀赤心爲國，初不較其或用或舍也。今之爲將者，烏得人人如子儀哉？臣願陛下委之以誠，畀之以權，用之則勿疑，疑之則勿用，則任將得其道矣。陛下亦知今無可仗之兵乎？臣聞兵數不可以不多，兵心尤不可以不固。以今之兵數言之則不多矣，大軍折閱，武定歸農，摧鋒、飛虎半殲於敵，驍騎健將去而爲盜，禁衛之卒不盈十萬，九江、池陽駐劄之額僅萬三千有奇。臣恐緩急之際，首尾寡援，必至於兩軍以馬少爲辭，不復出塞，六軍皆驅市人而戰，不能受甲矣。以今

之兵心言之，則不固矣。向者所募之卒放歸田里，而怨氣未消，後來軍功之濫，多方沮抑，而銳氣日鑠。加之主帥非人，苦於掊剋，數雜惡之物而配之，名曰乾利；乘工造之時而勒之，名曰陪陌。房廊貼陌之錢、八廂常例之目，日增月益而未已。臣恐兵貧既甚，變生不虞，必至於涇原戍卒以糲食而召亂，關內禁兵以乏糧而叫呼矣。臣願陛下明敕邊郡，下招募土兵之令，而厚爲之賞，以足其數。戒飭主帥，無襲掊剋之弊，而嚴爲之罰，以結其心。如是，則將既得人，兵又可用，而猶以武事未立，守圉未固爲憂，臣未之信也，亦在陛下作新兵將而用之耳。臣伏讀聖策曰：「伊欲嘉祥降於上，德澤流於下，教化行而習俗美，法度修而衆職舉，納天下於中和而措外內於無患，庶幾治古之盛，無愧載籍之傳，果何道以臻此？」臣謂陛下始之所以策臣者及於聖經之可用，終之所以策臣者及於時政之實用。臣惟願陛下日新之治，常如日新之學，則德澤既及於民，何患休祥之不降於天？惟新之命，臣知其未艾也。職守既修於士大夫，風俗自美於天下，陶然日新之政，臣知其有期也。陛下新之一日，則有一日之功，新之一歲，則有一歲之效。中和之教一成，內外之患自弭，古治之盛，豈止庶幾載籍之傳？何但無愧，抑猶未也。以言其在內之事勢，則紀綱雖張，有弛之萌；公論雖伸，有屈之漸；人心暫合而易離，倖門已窒而復啓。以言其在外之事勢，則竊生事之戒，以蓋其畏事之愆；假安靜之名，以便其苟安之計。雨且至矣，而徹桑之備未修；火且然矣，而積薪之寢未悟。以巍巍之中國，常若過於有所畏；以悠悠之歲月，常若安於不敢爲。則微臣之憂，蓋未歇也。陛下所以策臣者至矣，而猶丁寧申訓之曰：「子大夫明先聖之學，按經考古，必有至當之論，其爲朕推求其本，科別其條，使悉見

之於行事，而不徒馳驚乎空言。熟之究之，詳著于篇，朕將親覽。」臣之底蘊亦粗罄於前矣，至此伏而思之，以爲求言於多事之時，不可與平居無事之時同，則獻言於不諱之朝，亦當竭其忠赤而無隱。臣聞外裔之盛衰，本無關於中國之大勢，而吾國之政事，不可無遠大之圖維。蓋善醫疾者不憂風寒之爲患，而惟憂元氣之不充；善醫國者不憂疆場之多虞，而惟憂朝廷之有弊。臣請借漢以爲諭。漢自宣帝以前，匈奴之患無日無之，今年入雲中，明年入上郡，而漢日以治；至中世而後，某年單于來朝，某年斬某單于告郊廟，而漢治日以不振。夫外裔之強，無損於漢之治；外裔之弱，無救於漢之衰。蓋盛衰之勢，在漢而不在外也明矣。漢之盛時，賞罰必明，號令必信，政事出於中書而無中制之患，集議達於博士而無偏信之失，所以治其國中之事者至矣。匈奴雖強，豈非瘡癰之疾哉！及其末也，舛政逆令，間見層出，天子養安而一身痛癢之不知，大臣養尊而社稷休戚之不恤，百官庶府委靡於下，宦官女子睥睨於旁。是其中國之事蓋日非矣，匈奴雖弱，何有於漢哉！今敵勢就衰，假息於汴，中原豪傑並起而亡之，人孰不以此爲中國賀？而臣區區之過計，惟願陛下與二三大臣日治其政事，日訓其人民，監漢之所以得而戒其所以失。鄰國之強弱，不足以易其勇怯之心，惟先治其在我者，一旦事機之至，則明中國之大義，定天下之大計，指日可俟矣。此非臣之臆說也。昔韓琦進言於仁宗曰：「元昊狂僭，必爲邊患，選將訓兵，修甲營城，此外憂也。紀綱不立，忠佞不分，賞罰不明，號令不信，浮費靡節，頒賜不常，務宴逸之近遊，縱宮庭之奢侈，受女謁之干請，容近昵之僥倖，此內憂也。」臣觀仁宗之時，西戎小醜，特邊鄙之事耳，而琦之所憂在於朝廷之上、宮闈之間，忠臣遠慮，一至於

此。伏惟陛下反觀內省，吾之紀綱果立歟，忠佞果分歟，賞罰號令果已明信歟，浮費頒賜果已裁節歟，女謁近習果已深防而力杜之歟？萬一朝廷政事未能無過差，宮闈隄防未能無罅漏，陛下固不可不早爲之慮也。臣來自遠方，不識忌諱，惟恃以直言取士，不以直言棄之，有本朝之家法在。廷試在即，使遠方之士得盡其言，亦是美事，有陛下之聖言在。是以空臆而竟言之，惟陛下裁擇。臣昧死。臣謹對。《臞軒集》卷一。

〔二〕福夏禍夷：翰林院本作「福善禍淫」。

全宋文卷七四五五

王 邁 一二

乙未館職策 端平二年

問：楮幣至是術窮矣，其將何以救之歟？非楮之不便民用也，其法貴少而今多焉故也。物視輕重爲相權，使黃金滿天下多於土，而楮之難得甚於金，則金土易價矣。然則，天下非物之貴也。楮之多也，國之貧也。憂世者謂將深惟國之貧，反從其源治之，而顧不然，上下日夜所講切，乃專在秤提，何見之陋也。夫國貧則取諸民，民竭無可取，則惟痛自節耳。今議者乃猥謂內有某事某事例當舉，外有某事某事勢當備。加費且不贍，而節何從施，若是則束手坐待顛沛乎？《王制》言國無三年蓄者，謂非其國。孟子謂三征盡用，則父子離。無三年蓄者，所餘少也；三征盡用者，無復餘也。今國家罄一歲所入，曾不支旬月，而又日不輟造十數萬楮幣，乃僅得濟，是不止無餘矣，其可爲岌岌寒心，蓋又甚於《王制》、孟子所云矣。而搢紳先生方且雍雍然峨峨

然交誦致知格物之微言，深贊佳兵闢土之偉畫。此愚心所竊怪而絕不喻者也。仲尼言爲政在兵食信，至不得已而去，則兵與食猶在所舍，而用顧不可節乎？紹興、隆興間世未知用楮也，其時國計初不見匱缺，民生亦無所苦。自楮幣行於今未七十年，而調度狼狽，禁令頻數，遂至此極。且今天下非小於紹興、隆興之天下也。賦取則固倍之矣，而若是焉者，獨可不討求其故哉！按支費必有目，其創而增於前，孰最重？蠹壞必有源，其積而至於今，孰最深？廣廢因何論而興，積壞至何事而見？今修復用何策是，欲搏約自何道始？子大夫負經濟之學有聞矣，幸悉心科別其條，會而析諸理以對，覬於世有補焉。其勿習爲書生迂談，而使區區者慨然重歎也。

愚不佞，束髮讀書，有志斯世。嘉定對策，空臆盡言，先皇不棄狂愚，賜以科第。試吏中都，適忤權貴，廢放久之。有憂治世危明主之言，而無路以自達；有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之志，而無位以自行者也。詎謂冰山一傾，復見天日，猥承明詔，待問玉堂之廬。安意執事大人枚舉當世之務，俾之科別其條，罄盡底蘊，而明問所及，止於楮幣一事。豈以當今大務，顧無切此者歟？抑以公卿大夫集議於廷，互有同異，而必欲折衷於一得之愚也哉？愚不敏，敢不以所聞對？蓋聞有富國之形，有壽國之脉。形者何？消息盈虛之係於國計者是也。脉者何？理亂安危之關於國體者是也。謀國而曰理財，理財而必濟之以楮，此後世權宜之策，而志士仁人於權宜之中，又不得不深爲根本慮也。財在天地間，即有此數，費用必有目，而其費有重而有輕；蠹財必有源，而其蠹有深而有淺。費輕而蠹淺者，有司會計之所及，費重而蠹深者有司稽察之所不行。會計所及者其常也，稽察所不行者其變也。常者可以

消息盈虛言，變則關於理亂安危之大者矣。執事憫今日楮幣之窮，謂既無《王制》三年之蓄，且又甚於孟子所謂三者並用之征，以至咨嗟歎息而言之。其於國計本末源流之所在，得於端居深念間也熟矣。且《王制》論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非成周盛時乎？孟子論布粟力役三征之目，非戰國末造乎？古者不汲汲於生財而國以裕，後世舉三征而並用之而國以貧，是必有故也。國猶人之一身也，傷生之事不一，而好色者其傷多；耗財之事不一，而好兵者其耗大。兵也者，其戕民之斤斧而毒國之烏菀也。故成周盛時，隸於司徒者衆，征於司馬者寡，兵未嘗多籍也；伐荆以魯，追貊以韓，兵未嘗遠調也；定徐方則遄歸，征太原則遽止，兵未嘗窮黷也。嘗以地理考之，中國之地最狹，吳越楚蜀皆蠻也，秦爲戎而淮南爲舒也，河北真定中山之境屬於鮮虞肥鼓之國，揚拒泉皋陸渾伊雒之戎薄於洛陽。王城之區於斯時也，不廣地，不加兵，君有餘財而民無橫征，民有餘力而兵無重困。上制用量入以爲出，下供役先公而後私，是以耕必有食，食必有蓄。至一年三年之積，至於三十年之久，八政修而食貨足，九府立而泉布通，天不能災，地不能匱者，蓋愛惜民命，禁戢兵端，所以培植其基本者厚也。戰國則不然，爲君闢土曰戰必克，殺人盈野，狡焉而爭。孟子目之以民賊，律之以上刑者，紛紛也。三征之說用其二，則民有殍，用其三則父子離。時君非不知此，而苦於兵戈之相尋，則亦忍於賦斂無藝。梁惠王以土地而糜爛百姓，則雖移河內，何救於饑色餓莩之民？齊宣王求快其朝秦、楚之欲，不計其有後災，則雖欲制民之產，何補於仰事俯育之計？故疆七百里之失，不足惜也，而薄稅斂，勸耕耨，則不可少緩其事；有司三十三人之斃，不足憤也，而府庫充於上，老弱病於下，則不得不爲之寒心。故

自其喜功利者觀之，軻之言若甚悶悶，而按脉視證、藥時君之膏肓者，雖倉、扁不能易也。執事謂今罄一歲所入，僅足以支旬月，且日不輟造十數萬楮。亦嘗考論其故乎？夫楮幣之創，倣於成都之錢引。方承平時，錢引止於一百五十萬緡，爲數蓋甚寡也。嘗觀西事之興，泛印之數，視承平已二十倍。其後屯戍未休，饋食不繼，復增至六千餘萬緡。大觀末愈出愈多，一楮僅百金直，則兵端興而用度廣，用度廣而楮幣輕，理勢之所必至也。我高宗南渡之初，蓋天造草昧之日也，張澄議置交子務於行在，而不之行；其中也，既行而復輟；其末也，始創印造之局。高宗胡爲而重於楮之造也？逮我孝宗之隆興，而復行楮幣於天下；行之未幾，乃用陳良佑之請，出內帑之藏以收回其數；收之未幾，又以曾懷之說復從而出之，然其爲數二千萬而止耳〔一〕。孝宗又胡爲而靳於楮之出也？沿流至於今日，數日以夥，用日以輕，變之欲其通而行者愈滯，令之欲其信而聽者終疑。於是物價翔騰，閭閻憔悴〔二〕，膏液枯涸，稱貸無從，而農病矣。關禁苛急，取息無贏，大邑通都，白晝閉肆，而商病矣。四方游士充賦上京，思得白鏹，如拾至寶，士病於道途矣。百工技巧，轉移執事，困於賤直，莫贍其生，工病於庸役矣。舉天下四民俱受病。向也設楮以便民，今反以病民；向也倚楮以佐國，今反以蠹國；向也權出於上，今反受制於下；向也以實權虛，今恃虛併失其實。謀國者亦知楮之所以大壞極弊之由乎？方開禧之開邊以誤國也，增造之數至於一億四千萬，比之前時凡數倍矣。紹定之養姦以耗國，增而至於二億九千萬，方之開禧抑又倍焉。謀臣議士，不就其費重而蠹深者治之，今日更一令，明日易一法，正使孔、桑復出，績用茫然。何者？不揣其本而齊其末也。且古今天下之財，蠹耗於

兵，不獨今日爲然，其所由來尚矣。請以漢、唐明之。漢初以家人子起田中爲兵，猶不失寓兵於農之舊；衛士材官之更戍，往來道間，衣裝自給，猶未取費於縣官。其後財匱於兵，武帝實始之。胡越勁騎屯於諸宮列殿，謂之八校，京師自是有養兵之漸。荆、楚勇士習射於酒泉、張掖，謂之五校，邊郡自是有養兵之所。自其興馬邑之師，窘於賫送也，則入錢補官有令矣。自其發巴蜀之卒，以通西南夷也，則算商車有額矣。自其取河南之地以至朔方郡也，則武功之置爵有差矣。自封狼、居胥賞賜亡度，於是有五銖之鑄。自渾邪來降，供億不貲，於是有白金之造，鹿皮之幣與告緡而並行，鹽鐵之官與平準而並置。厥後揚雄議捐府庫之財以填廬山之壑，忍百萬之師以摧饑虎之喙者，蓋三十年從事干戈，故雖承貫朽粟腐之餘，山林亦不足以供野燒也。唐初府兵番上入衛，衣糧自備，而官未有費也。至玄宗變爲彍騎，而長從宿衛官始資給之，而費昉於此矣。初，諸道出兵給於度支，費猶未廣也；至德宗優恤士卒，一夫出戍，盡廩其家，費於是乎廣矣。自安史變起，無以給士，而始度僧尼。自兩京未平，民物彫耗，而始籍富商右族。自吐蕃內迫，淮甸分屯，而始行率戶之斂。自大盜羣起，財用益殫，而始行定稅之令。自朱滔、王武俊合從以叛，用度不給，而借商之禁嚴矣。自吳元濟、王承宗連衡拒命，軍費一竭，而鹽鐵之數增矣。南北置供軍之院，餽餉不繼，而挾銅有議矣。禁卒有脫巾之變，彷徨無策，而相臣餐錢亦減矣。鹽之榷既繁，而商人以絹代鹽，疋加百斤，以備將士之衣。酒之利既涸，而淮南、河北變爲榷麴，以贍軍卒之食。元和中李吉甫造爲國計簿，以三分勞筋苦骨之人，養七分坐待衣食之輩。蓋三百年間恃兵立國，故空國之力以奉之，已張之弓不可得而弛也。我國家得

天下以仁，取民以義，固國以保障而不倚辦於繭絲，藏富於田野而不求贏於府庫，任人不以聚斂之吏，任法不以深刻之文。獨有養兵之費，自初立國，謂爲百年之利，而不計其後之窮，蓋雖聖哲不能保其往也。我高宗之定鼎商邱也，未嘗不懷感於餘腥之舟，而動心於姑蔑之旗也。披荆以立府寺，綿蕞以起朝儀，姑含垢忍恥以俟天之定也。愛南北之生靈，養一隅之事力，某日簡劉光世軍，某日汰張俊軍。諸將之濫上戰功者精覈之，曰吾爲財力耗竭慮也；諸軍之合亂三衙節制者釐正之，曰吾爲軍政復舊設也。至於一日語大臣曰：「漢文不言兵而天下富庶。若邊事稍息，則國用自饒。」高宗之謹兵惜費如此，宜乎重於造楮，而且欲官中常有百萬緡留之以爲秤提之本也。及孝宗之嗣大寶也，又未嘗不念橋山弓劍之藏，而悵長安室宅之遠也。市駿骨以來人才，揖怒蛙以厲士氣，亦惟斂威韜銳，以需機會之至也。神運規恢之謨，心念國體之重，勞軍則曰毋淫役以病民，毋誅求以剥下也；誓師則曰軍屯有暴露之嘆，人民有轉輸之苦也。蹲甲之射^三，士精其能，超距之技，人百其勇。一成將帥，則條畫兵政者十一士；一核冗濫，則繳還告身者二萬千百六餘。至輔臣奏對，以府庫所藏甚富，江上之積亦多，上諭以毫髮不敢妄用，所以緩急有備。孝宗之謹兵惜費如此，宜乎斬於出楮，因而餉臣之有請，且遲回謹重於二十萬楮之予也。自權姦柄國，前韓後史，垂四十年，氛祲蔽日。韓開兵釁，實生厲階，凶于而家，自貽伊慼，不必深論。前日之相，舞小數以弄大權，專欲以犯衆怒，莫大於天而不之畏也，莫尊於君而不之畏也。不畏士夫之議論，不畏小民之怨詈，而其心之所深畏者，外寇之陸梁、悍卒之偃蹇耳。狼子野心，姦計叵測，蜂屯蟻聚，扶携來歸，待以赤心，撫以恩信，輦安邊之財

以給之，惟恐不贍，航東南之粟以餉之，惟恐失期。甚者高爵峻秩，寵華其身，金珠玉帛，悅媚其妻。棄如泥沙，不甚愛惜。聞其帖然恭順，則喜見顏色；或拒之而不吾與，則恐恐然食不下咽也。故當金人垂亡之時，竟爲苟且偷安之歲月。江淮巨鎮，委之肺腑之親；襄漢上流，畀之膏粱之子。殿巖重寄，庸夫尸之；總餉要權，濁吏領之。紀律不設，疲弱不除，主帥挾威，公肆掊克，悉力市寵，與賄生死。朝廷竭天下之財力以養兵，祇爲主帥刻剝之資，權門厚積之助，至於今日，則軍民俱貧，公私交困，黽勉支撐而不可得也。總今日之數，較之嘉定己卯間，增至二十八萬八千有奇。是歲中之費，兵居其六五。誠如是，則兵之可恃以爲用者當何如？而今之兵則惰矣。在內郡者未作技藝安坐而食，官府利其私役，而被堅執銳之事不閑也。在外郡者多方運販，爲商無征，主帥利其回易，而投石超距之勇不勵也。今之兵則驕矣。淮右之兵入弭閩寇，淹留歲月，僅奏膚公，已如驕兒悍婦之不可制，所至屯駐，人甚苦之。向使各州簡閱之皆精，何至借遠兵以爲重？廣中之兵頻年出戍，枕戈原野，論賞稍薄，懷怨望心，跋扈飛揚，近事可慮。向使主帥制馭之有素，何至召釁而生姦？而最不可者，喜功生事之人，開邊拓地之圖未已也。言其銳於進取，輕而寡謀，取盩弧以先登，馳的盧以深入，謂中原即日可定，謂涪石即日可鑄，露布星馳，凱歌日至，笑儒生爲不武，輕周行爲無人。朝廷方偉其功，於是酬以厚賞，捐巨貲、出告命以優犒之，爲費不知其幾百萬也。所得之地，非人不守，所守之人，非粟不飽。曠野彌望，無糧可因，如得石田，將安所用？朝廷不忍棄其功，於是又不計糗糧以餉給之，率費百楮而致一石，爲費又不知其幾千萬也。夫何能發而不能收，能取而不能守？窮師

逐遠，不備不虞，突如其來，望風先遁，甲鎡鏐之精堅，弧弓鏃矢之犀利，輜重貯儲之浩穰，凡數千年之所蓄積〔四〕，一舉而擲之，爲費又不知其幾萬萬也。尋聞之朝，乃諱其實，失萬言千，失千言百。方幸而勝，則其身受不貲之賞；不幸而敗，則朝廷爲之任方來之憂。勝而誇功以邀其上，則予之以數千萬固不敢靳；敗而告急以赴愬其上，則予之以數千萬亦不敢愛。爲國者亦何便於此哉？論至於此，則執事所謂支費增於前者孰最重，愚則曰兵之費爲重。蠹弊積於今日者孰最深，愚則曰兵之蠹最深。廣費興於開禧之初，積壞見於寶紹之後，是將無一策以救之歟？曰：欲重楮自節費始，欲節費自省兵始。軍實核而不濫，邊釁窒而不開，謹之重之，皆以高、孝兩朝爲法，此救楮幣之第一義也。議者類曰：「金人將亡，版圖當復，天與機會，其可不乘此獨何時而諱兵乎？」愚曰不然。昔劉、石倡亂，晉人未始置中原於度外，而諸國亦不敢以中原爲己有。迨夫虎狼併吞，兵戈雲擾，民心思舊，日遠而亡，而江東名義始失據矣。始也，三輔遺民以見晉官軍爲喜，其後全燕父老反以復見太原王爲幸。始也，冉閔臨江願以中原歸晉爲請，其後魏人尋釁，反以河南是我地爲辭。今日事體適與此類。我雖指三京爲吾之故疆，彼乃指之以爲亡金之故巢，如之何而以爲版圖可復，機會可乘也？況夫進取之兵與保守不同，兵之多寡，費之繁簡，亦隨以異。用兵於進取，則十倍之力始可制其一；用兵於保守，則一倍之力亦可敵其十。愚之所慮者，邊臣以退守之兵爲進取之舉，逞於一快，以至再誤耳。誠能戒諭邊臣，謹守吾圉，不可以前日一衄爲恥，而必有願一灑之心；不可以勝負爲兵家之常，而當念社稷關係之重。收斂經略河洛之規模，就爲葺理荆襄淮蜀之家計，念念持重而不輕發，事事靠實而不

虛張。老弱者汰之以壯其威，虛冗者核之以養其力，稍俟威力之充裕，旋爲恢拓之遠圖。此區區之愚，蓋以輕舉妄動之費爲可惜，而未嘗以兵爲諱也。因兵費之一事，以次及於浮費之可省，愚又不能已於言焉。蓋築臺九層，非一朝之役也；障流大川，非一簣之功也。今日而言省費，固非一節目一條例而止也。後宮居處，不施丹雘之華，秀邸賜第，姑仍相府之舊，此高、孝二朝盛德事也。今修內有司，日興土木之工；內藏宣索，多溢常比之數。閹童持片紙，名曰內批；帑吏按憑由，名曰應奉。宰臣無所施其均節，版曹無所致其勾稽。仙經藏室，金璧交輝，何異乎國計已窮而造金真玉仙之觀？榮邸輪奐，擬費鉅萬，何異乎軍興多事而營禁中百尺之樓？其他嬪御之橫恩，緇黃之厚施，予以馭幸，此爲何名？繼自今能如祖宗時，節浮費自宮掖始，奉宸出寶玩之珠，親王減月給之俸，以佐國用，以濟時艱。至尊以身率先之，掖庭戚畹儀刑之，宰輔公卿百執事胥然胥效之。必如文宗御三浣之衣以令臣下，明德衣疏粗之袍以倡六宮，令尹子文毀其家以紓國之難，大歷朝臣以職田三分之一供軍饗之需。斷自朝廷，立爲定式，月計搏節幾何而著之籍，明置收楮一庫於外廷，以入所省之數。內而百官，各宜體國，減俸有差，別爲籍以稽之，以入於主帑之司。每季計其所入之楮，分而兩之，一以留藏，一以鑿毀。至於外之爲郡守、爲監司，曰添給、曰將迎、曰特送者，一切省罷。俸及百千者裁其十之四，大吏之有例冊者首去之，以率其屬。小吏正俸之不滿百十者免減之，以養其廉。況在權臣當國時，政以賄成，官以賂得。陸贄所謂幣帛不已必至金璧，杜牧所謂折券交貸由卿市公者，更化以來無焉，則爲州郡監司者自能舉所積之緡，以收其楮之溢。每季必計官吏之減俸若干，省罷諸色浮費自

能收楮者若干，各上之計臺，計臺上之朝廷，朝廷專置一局，會計其數，以此定殿最，以此行賞罰，則令如流水，財若邱山，楮之貴當如黃金矣。竊聞廷臣有請，欲行括田於諸州，榷鹽於閩郡，令之未出，巷議籍籍，設果行之，其擾可知。頃嘉泰間以一換二之法行，天下議其不信，科敷抑配之禁密，天下苦其不仁。假秤提之名，開告訐之路，天下憤其不義。方是時也，括田、榷鹽二議可行，則當時之宰掾刻薄者行之矣。今薄海內外顛顛然有蘇枯醒暍之望，尚未有以慰滿之也。當清明之朝，正宜力行好事，奈何取前日之所不屑行者行之，以重失人心乎！使括田而果行也，有產存而業去，有產重而租輕，豪右之族正於隱瞞，中等之戶例受抑配。或數人而共爲一户，若盡科之，則貧者立見流離。或一家而析爲數小戶，若不科之，則富者得以苟免，貧富既有不均之患，詞訟必無可已之時。此括田之必失人心也。使榷鹽而果行也，汀、邵之民不耕者衆。斥鹵之息，所藉爲生，往歲官吏征利太急，與之立敵，旋即不靖。一二年來弛其禁，賣刀買犢，舊觀未還，此端一開，怨讟四啓，虐焰復煽，誰能撲之？矧今王人啣命而出，民未諭指，已生憂疑，國計雖貧，亦豈計此與民爭利，如作俑何？此榷鹽之必失人心也。無已，則有一焉。元載當國，四方以賂求官，而朝廷爲污濁之朝廷；李逢吉用事，八關十六子交通財賄，而天下爲藏利之天下。有爲臺諫都司而公受苞苴，有爲雄藩大鎮而明肆席卷，有爲制閫總餉而擁貲自肥。自更化以來，或貶竄他邦，或鏤削爵秩，或得祠已罷，或尚道簡書，而亦有淪沒不存者。昔權勢盛行，氣焰薰炙，今囊珠窖玉，富可埒國，其人雖得罪於清議，其家初無損於毫毛。當此國貧民困之極，縱未可遽行乾、淳估籍之典，獨不可略倣國初取財藩鎮之術而行之乎？國初

諸節度所蓄甚富，太祖慮其多財而爲變也，一夕脫略邊幅於樽俎之間，厥明可得各家十萬緡之獻。先儒稱之，以爲得英雄御人之術。今天下數十大家以富强號於其鄉者，夫人能言之，莫若出數千萬之楮，配於數十家，以易其銅錙銀帛。彼其所積非取之國，即取之民，國今貧矣，民今困矣，使出所積，誰敢不從？此而不行，乃欲以苛斂橫征施之編戶，是所謂溺一人之祝而不惜億兆人之詛，念一家之怨而不思一路之向隅，其可乎？只恐怙帝鄉之休庇，恃戚里之夤緣，牽制依違，動有掣肘。此在朝廷執法之臣，當力言之，廟堂當力主之。其始姑以魏絳請輸積聚之美意風勸之，俟其不從，則繩以法。至於曩者權門厮役嬖妾之家，金帛山積，有擁二三千萬貲者，何憚而不籍之官？臺臣嘗言權貴之奪民田，有至數千萬畝或綿亘數百里者，何疑而不沒之官？比之唐人籍至胡椒鍾乳者，其法豈不爲恕？此又因廷臣括田、榷鹽之論而發也。若夫慢令之姦吏，不可以不懲；僞造之姦民，不可以不戢；流行之地，不可以不廣。此皆權楮之節目所當加之意者。去歲二稅之輸，許用全楮，暴官汙吏巧於沮格，夏租已償，始布其令於通衢，秋苗未輸，又展其限於嗣歲。朝廷受虧豁之實，編戶有拜賜之名，羸美之利必有所歸，貪者利歸於己，懦者利歸於胥，欺國罔民，莫此爲甚。今莫若明敕州縣，凡有此類指揮，故作隱匿，許民越訴，責罰必行，此懲奸吏之說也。去歲取還舊楮，所入反多於所出，繼頒新楮，僞者與真而攙行。昔楮局黠吏能爲之，今大室或效尤矣；昔都郡姦徒能爲之，今遐氓亦抵禁矣。昔取紙於蜀，獨可辨認，今新局造楮，真贗莫辨矣。一有敗露，納賄求免，不曰字畫之不盡摹，則曰貫縑之不盡類，法當重戮，僅從末減。似此姑息，何以戢姦？今莫若舉行典憲，示之象魏，犯者

必誅，告者必賞。此戢姦民之說也。廣東諸郡商賈貿易，多有用楮，官民出入，乃不流通。廣之科斂，最爲民害，納丁贖罪，率索見緡，仕於其邦，去天既遠，瘠民肥己，滿載而歸。今莫若行下三十州，民間一色輸納，並用中半，丁錢科罰之類，得純用楮，庶幾流行一廣，厥直自增。此廣行用之說也。凡此者上不至於損國體，不下至於拂人情，亦略足以效一得之愚矣。抑執事發策，無取於開邊拓地之言，忠於謀國，誰曰不然，而致知格物正心誠意之言，乃以迂目之，此又愚之所未諭也。人主一心，萬理之會、萬化之原所從出也。文帝、太宗惟不能制一忍心也，是以尺布有謠，而終累仁孝之德；推刃喋血，而竟貽閨門之慙。明皇、晉惠惟不能降一慾心也，是以《霓裳》一曲旋啓漁陽之變，「夕陽」一語竟招劉、石之來。作於其心，害於其事，前代覆轍何可勝數？其在今日，事有關於綱常之大、風教之本者，見遠識微之士昔嘗苦口而今不言，前嘗撻鱗而後輒止，豈以君德已修、君心已格，而無所用其規切乎？愚謂心之神明最不可欺，一念少邪，衆慝交入。殫民力於宮室，此心之侈實爲之；戕民命於戰爭，此心之忿實爲之。善乎李沆之論曰：「人主當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於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祠禱之事作。」此蓋切於人主之身，而爲格心之正論也。《大學》一書生財之道以財發身之仁，以義爲利之義，必懇懇言之，曾謂正心誠意之無與於財乎？今天下之所尊敬者，以爲從事於正心誠意之學，亦既擢用略盡矣，愚猶有隱憂焉。君子之類易服，小人之心難知，姬公治周，效以期年，孔子變魯，期以期月。今陽剛煥采，陰氣銷鑠，近二期矣，朝綱雖振而有弛之漸，公道雖開而有窒之萌。執政大臣雖至公無我，而委曲調護於事之所難行，宛轉推輓於己之所私

薦。烏臺騎省雖直言無忌，而言不見聽，非惟不能決去，甚至顧惜退縮。朝陽不見其再鳴，故廟堂舉措豈不大異於前？而此際蹉跌，則入於彼，不可以不畏也。臺諫風采豈不遠過於昔，而丈夫所爲，要不止此，不可以自滿也。閩、蜀二老同時入覲，文、富並拜，公論望之，而今則未盡然也。荆襄二帥被劾不行，臺省並奏，善類期之，而今則寂乎無聞也。於是往來君子小人之間，如楊畏輩得以相與竊議。曰：儒術行則天下富，今術行矣，而市井蕭條，氣象荒落，富之效何在？有德進則朝廷尊，今德進矣，而外敵鴟張，叛卒蜂起，尊之勢何如？蓋君子之類雖進，而其道未行，小人之迹雖屏，而其心難使之屈服也。昔者呂公著薦二范爲諫官，章子厚面奏，以執政舉人爲臺諫非祖宗法，是小人而能爲君子之言，今安知無爲訾者乎？司馬光改雇役而復差役，蔡京爲尹，極意奉行，能令公喜，是小人而能迎君子之意，今安知無若人乎？范純仁以國用不足，又欲復青苗法，是君子而未免效小人之尤，今其事駸駸見矣。譬之奕棋，局面雖改，而其間一二着數，未免猶似前日。此小人所以不爲心服，而君子亦不能以自恕也。愚願大臣以主張公道爲心，臺諫以維持正論爲責，羣工百執事以憂勤清忠爲念，同舟而期於共濟，推車而主於必行，使朝廷有九鼎之重，國勢有泰山之安。此蓋天下所望，而爲君子之宗主者也。不然，國有大事，君子或不勝其任，而長國家、務財用，小人得以乘間而售其說。此其爲患，豈特國用不足一事而已哉！《詩》曰：「心之憂矣，不皇暇寐。」愚不勝惓惓。《臞軒集》卷一。又

見《宋史》卷四二三《王邁傳》。

〔一〕 二千萬：原作「二十萬」，據《宋史》卷四二三《王邁傳》改。

〔二〕 閭閻：原作「閭閭」，據翰林院本乙。

〔三〕 蹲甲之射：翰林院本作「鐵簾之師」。

〔四〕 千：疑當作「十」。

全宋文卷七四五六

王 邁 一三

高帝論 一

人惟有所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惟能忍於其小也，而後可以成其大。古之人有行之者，高帝是也。何謂有所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天下之大，非利於小者所可圖也。匹夫匹婦之爭，止於簞食豆羹而已也。於此而有人焉，不惟不爭之，而且遜諸鄰而不受，則一鄉之人莫不畏服之矣。爲一鄉之所畏服，則一鄉之事彼固可得而辦之也。推而上之，其不取者愈大，則其所辦者愈遠。無他，人以其所不爲，信其能有爲也。項羽以蓋世之氣，直欲摧岳岱而傾河海，然觀其心度之所安，大抵知有楚而不知有天下。故其貪戀故國之榮，不啻如畫錦之快，是其志已可悲也，宜其天下不得而有也。高祖微時，貪財好色之心本錮其中，及至入秦之日，至玉帛子女曾不以動其痼疾，是何貪於前而廉於後也？其心今日之所欲，固甚於前日之所愛者也。前日之所愛者溺焉，今而能果敢決裂，以求自出焉。此其所挾

持者甚大，氣量甚高，志趣甚遠。秦關百二之險，帝固得而隘之矣。楚衆百萬之強，帝固得而弱之矣。范增之徒，方且刮目於其旁，其敢以平昔在山東者而藐之哉！劉、項成敗，吾不決於垓下之圍，固已決於項羽眷戀歸楚之日、高帝入關無所取之時矣。何謂忍於其小而後能成其大？天下之大，非有以容之，則天下皆吾敵也。少年豪傑之徒拔劍而起，挺身而鬪，此不足以言勇也。天下有大勇者，有上人之志而能甘心以下人，有集事之謀而未嘗與事爭勢，忍小忿而成大謀，屈一時而伸於後日。此則勇者之所畏也。方天下發難之初，秦兵常勝逐北，羽獨破秦軍，虜王離，走章邯，降欣、翳，兵鋒所加，至必糜潰。及聞高帝先入關，則瞋目裂眦，忿如驕鷹猛虎之不可犯，是故每與漢戰有勝無負。吁，亦壯矣！而高帝則惟恐其戰之不力，而勝之不亟也。鴻門之役，鋒刃蹈前而不之忿也；彭城之敗，睢水不流而不之駭也。失衆於滎陽，跳身於鴻門，中弩於廣武，生死患難迫其前，而其心則休休如也。置太公於高俎而不以爲辱，棄二子於後車而不以爲憾，南鄭之遷屈節從之，鴻溝之約強顏受之，寧爲之摧挫困躓而不願較其是非曲直也。寬之使不吾疾，狃之使不吾慮，豢之以飽其慾，驕之以昏其智，示其弱而殺其怒，待其間而乘其斃，然後全其鋒而破之於垓下，雍容談笑，遂置羽於死地。前日之摧挫困辱者，於是乎一洒之矣。嗟夫！唯天下之至廉者爲能貪，惟天下之至怯者爲能勇。帝居項氏於貪而自處於廉，故彼之貪反爲我所利；帝居項氏於勇自處於怯，故彼之勇反爲我所敗。藏貪於廉，藏勇於怯，帝之術神矣，其事偉矣。《臞軒集》卷三。

高帝論 二

子房，高帝之蒼龜也。帝以聰明精敏，照臨臣下，蕭、曹、婁、酈不足以望清光，然猶時出一謀一畫以爲助，帝皆開獎容納之。至於臨大事、決大疑、處大緩急，未嘗不以質之子房。甚矣，子房之大有造於漢也。自今觀之，南陽之捷，帝意欲西，良乃力陳危道之諫，遂得以敗秦拔宛。設無良言，則秦攻其前，宛制其後，能無失機之悔耶？武關方入，帝欲擊秦，良乃設爲益幟之計，於是大破秦師。設無良言，則以我之寡犯敵之衆，能無覆師之懼耶？既敗秦兵，西入咸陽，即欲止宮休舍。樊噲之諫不從，遂以問良，良則曰：「願聽噲言。」是以灞上之師遽還，否則蠱於聲色，沮撓軍氣，禍孰甚耶？衆口盈庭，請都雒邑，帝乃唯唯從之，婁敬之言未入，遂以問良，良則曰：「敬言是也。」是以關中之都遂定，否則形勝一失，進退無據，危孰甚耶？楚兵方張，力非其敵，關東之地孰與守之，使帝不以問良，則遣三大將之計無所聞，將恐咽喉之地，先爲敵據，天下安知爲我有耶？刻印苴茅，封六國後，事已垂成，誰敢言者，使帝不以問良，則八不可之說無所聞，恐賢士解體，勅敵並興，安保其不長亂耶？韓信跋扈難制，守地於齊，假王之請，驕色可掬，帝之怒極矣，使良不悟於躡足之頃，則信不軌之謀立談而泄，況肯終身爲帝用耶？封賞方行，人懷怨望，沙上聚首，良可寒心，帝之慮深矣。使良不出先封雍齒之言，則此曹機械日深，或有倒戈震主之事，何以制之耶？凡此數端，皆

切於成敗存亡之大計者，子房能爲帝言羣臣之所難言，知羣臣之所不知，故曰子房者，高帝之蒼龜也。天下已定之後，帝溺於愛，欲立如意。劉氏之業昔以艱難辛苦而得之者，幾嘗試於一擲。叔孫通儒者，嘵嘵於口舌間，而周昌且欲以死守之。子房是時若無預於此，呂后使人以高枕而卧之言責之，彼豈苟卧者哉？端居深念，慨然有得，四皓朝來而儲貳暮定矣。蓋子房從帝於患難中，窺見帝之肺腑爲甚精熟，是以察其機而投之。商山之老，帝所願致而不可得，一旦以太子故盥沐來前，帝知人心有屬矣，羽翼之成，蓋有所警而動也。是則四皓者，高帝之良藥，惟子房知其受病之處，投之一劑，而帝之宿恙即解，其功顧不偉歟？伊川嘗曰：「高祖幾曾用張良，良用高祖耳。」吁，有旨哉！《臞軒集》卷三。

高帝論 三

自古英雄之君出而得志天下，固其神機廟謨，弛張闔闢，有非淺智末議所可窺測。然至於摧敗困衄倉皇窘迫之際，智窮而無所施，力憊而無所用，而卒能宏濟艱難以成大功者，此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秦失其鹿，高皇帝披荊棘，冒霜露，以與羣雄共逐之，而驍暴強鷙與漢角立者，楚其勍敵也。羽奮百戰百勝之威，西向以爭天下，先鋒所加，飄忽震蕩，如暴風凌雨。高帝無尺土之階，獨以一身橫當乎其衝，徘徊反側不能以自定，宜若不得遂其志，而卒之破羽垓下。成功若是之果者，人孰不以

爲帝之智略足以辦此，而奔走前後諸臣預有力焉。余謂不然，帝之於天下，最無心於得之者，無心於得而竟得之，天蓋有心於相漢也。初，帝起自沛中，蕭、曹皆文吏自愛，欲稱兵倡亂，恐事不就，秦族其家，獨以帝爲人望所屬，故共推戴之以爲兵首。此非帝有心於利天下也。秦兵方強，諸將莫利先入關，懷王與諸將謀遣長者扶義而西，於是帝不得辭。此又見帝初無心於入關也。自時厥後，與項羽相持於崎嶇戎馬間，爭頃刻之命者屢矣。鴻門之圍、彭城、廣武之圍，其備甚疏，其力甚窘，而皆能脫一生於萬死之中，此非天有以相之，漢之爲漢未可知也。方其入關之初，羽以百萬之師叱咤長驅，目中已無關中矣。項伯羽之季父，以張良之故爲帝緩頰於羽，羽至陸梁，且降心忍氣，與帝周旋於盃酒間。及亞父之謀一發，項莊之劍已跳躑而不可禁。吁，亦危矣！伯獨以身翼蔽於前，未幾樊噲得以攘臂而入，一怒之餘，羽氣已索，帝得脫身於項氏垂涎之口，羽之君臣始彷徨四顧，吾屬爲虜之言始不知其所從出。人謂鴻門之圍，項伯實脫之，吾謂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天之奪項氏之鑑，而喪其魄也久矣。彭城一役，帝方哆然高會，不虞楚兵之躡其後。及一覆於睢水之上，三匝之圍未解，而大風冥晦，帝僅得免。此固天之相帝昭昭者，不必深論。至如滎陽一戰，羽聽增言，兵圍愈急。是時漢之援兵未至，楚全而漢孤，事勢緩急，不問可知。紀信在軍中時碌碌無聞，非有智謀勇略出諸臣之右者，一旦乃能奮不顧身，稱降誑楚，帝既突騎而歸，而信之肝腦已膏於楚人之斧鉞矣。信之此舉，誰實使之，或者天心眷眷於赤帝之子，則必假手於草莽之臣。不然，漢事去矣。信之一死，劉氏四百年社稷於此乎決，是豈可以易言哉！遲遲踰年，而有廣武之役，羽張其撫劍疾視之威，帝非不知力非其

敵，而乃致辭問罪，從容暇豫如平時。今觀其責羽之辭，義氣激烈，天如不聞則已，如其聞之，寧不爲之感動乎？想夫伏弩潛發之時，天地鬼神已森列於漢王之左右，是則帝之所不能爲者人也，所能爲者天也。生死臨乎其前，帝不爲之少懾者，亦恃其有此爾。楚雖強，其如天何哉！垓下之敗，羽始有此天亡我之言，何知之晚也。他日帝告呂后，亦以布衣取天下歸之天命，帝可謂自知之審矣。《臞軒集》卷三。

高帝論 四

楚漢興亡之事，既歸之天，及觀高帝平日駕馭韓信與信所以自取亡者，亦卒以天斷之，何也？前乎爲帝之勍敵者，羽其一也；後乎爲帝之所忌者，信其一也。高帝終日惴惴然不得休息者，蓋其忌信之心尤甚於畏楚也。然竊怪高帝之疑信心迹凡幾形露，信獨不自疑者，天奪其鑑也。帝知信之英特，其志甚大，非甘心處人下者，故當其請兵自將之日，帝已長慮却顧，毅然舉兵畀之，且知信於是時雖得兵，未可以有爲也。及帝敗兵於成皋，自稱使者入信軍中，至其卧内奪其印綬，麾令諸將而易置之，疑信之迹已形露矣。且軍中自當堅守，不聞天子詔，周亞夫尚能言之，信獨不之悟乎？越明年，而信有平齊之捷，乃執其功以要主，假王之請，德色可掬，愈有以重帝之疑也。帝雖疑之，不即舉兵以攻之者，強楚未平，無信不可。又恐信挈齊以歸楚，合謀以并漢，則彼全而我孤。是故棄千里之齊

以畀之，使之自戰其地，自兼其衆，又自王其國。爲信者盍思夫兩雄不可以並立，必求其終焉之計而後可以無恐，乃入於籠絡之中而不自知。王齊之席未煖，而又引兵爲帝擊楚，武涉之說如水投石，且念帝解衣推食之恩，竟不忍叛。吁，信誠不忍於負帝矣，豈知帝之忍於信耶？及帝既會諸將於固陵，與信期而不至，帝之心皇皇如也。用張留侯分封之說，信乃肯來，共成滅楚之功。楚既滅則帝可以無求於信矣，於是襲奪信軍，徙之於一隅之楚。是時疑信之心，雖庸人孺子皆知之，信猶不少悟也。雲夢之遊，帝以市井之計，施之君臣之間，信至此方知帝心之有他矣。欲發兵自度無罪，欲謁上恐見擒，方且斬鍾離昧以求媚於帝，且昧爲楚亡將，漢初捕之甚急，信欲匿而終發之，是自暴其罪也，而可乎？方信在齊之日，誠知帝不可以久處，據千里之齊，納交於楚，且攻且守，以爲後圖，則鼎足之勢成，天下又生一敵國矣。成敗之勢，雖高帝不能保其往也。信不出此，初謂漢王親信我，不奪我齊；既奪之齊，又謂我無罪；既見擒，始知漢王畏惡其能。以信之料敵制勝如彼其明審，而獨拙於身謀，顛倒於高帝機械中，卒爲漢嚮，此豈非天奪其鑑乎？觀其告帝之言曰：「陛下乃天授，非人力也。」信知帝謂天授則然矣，亦知天奪其鑑至此乎？嗟夫！項羽以拔山之力，及其敗也則以爲天亡；韓信以蓋世之豪，及其見擒也則以其主爲天授。曹操以暴武雄鷙之姿，垂歿之際，則以天命自解。此三人極其力之所爲，何向不濟，而竟止於今日所觀者，是知天之不可以人力勝者蓋如此。《臞軒集》卷三。

高帝論 五

甚矣，利交之不可保也。盜入主人之室，主不能制，有出廝役之徒，奮臂而力馳之，主賴以免。一旦執其功以徼主，予之千金不足以飽其欲也。於是日夜不肖之心生，主悟其變，則必拘之有司而殺之。嗚呼！始以其有利於我也，故賞之以爲恩；終以其不利於我也，故殺之以爲仇。既以利合，必以利睽，人心之可畏蓋如此。君臣以道合者也。湯武之於伊呂、成王之於周公，其事不可得而見矣。末世君臣之始交也，上以利示其下，下以利徼其上，上下各狃於利，自謂其赤心相保，永矢不叛，天地鬼神實臨之。一旦利盡隙開，事或非望，則養虎養鷹，終日勞人主之機，而爲臣者亦自懼其兔死狗烹之禍，於是乎岌岌不相保矣，亦孰料世變之降，高帝君臣之交，曾市井要約之不若乎！且楚漢紛爭之初，彭越首以人傑起兵，未肯以身輕屬乎人也。及漢兵敗於梁，北奔于睢水，帝使人以將軍印綬賜越，越乃肯來，彼固有所邀於帝矣。英布負九江之險，身雖楚臣，而附楚之心則未堅也。及漢興兵不利於彭城，而後隨何緩頰於布，彼乃仗劍來歸。帝於一見之頃，以王者之禮待之，正所以餌之也。韓信以一世人豪，雖在窮阨無聊之中，而猶不輕托身，必擇主而後就。崎嶇自楚來，未知帝所以處之者何如，一拜登壇具禮之賜，信之血軀固不得不以許帝也。夫以信之善戰，自負其能，謂天下莫已敵，譬猶神龍虓虎不可羈紲制，而豢養得方，其三子之身未有所屬也。使之從漢則無楚，從楚則無漢，兩

無所從則可與楚漢分天下而立。高祖將以得志於天下，不得此三子爲用，則項氏終不可得滅，是故予三子之賞不得不優，封三子之地不得不厚。天下已定之後，越反於梁，信反於楚，布告變於淮南，勢利窮而機械生，間隙開而疑忌至，是故誅夷斬艾之禍，有不得而免。然則，由前日而觀帝之厚於三子者，非帝之褒也，利誘之也。由今日而觀帝之薄於三子者，非帝之忍也，利奪之也。故君子於賜越印綬之日，已知其有菹醢之變；於供帳飲食之時，已知其有發兵坑孺子之事；於擇日拜將之日，已知其有鍾室之禍。方三子之未爲帝用也，帝不得不極其富貴。既極其富貴矣，三子不得不反。既反矣，帝不得不誅。事變之來何有既極，勢利之拘，雖高帝之智不能保其往也。然則，君臣之間必欲情實相孚，恩義交結，哀榮壽考，終始無間，可不於其初而謹之？《臞軒集》卷三。又見《南宋文範》卷五七。

高帝論 六

國於天地，必有與立，三綱五常是也。堯、舜之所以帝，湯、武之所以王，不能外是以立國矣。余嘗怪高帝之造漢也，規模經畫莫不盡其精神心術而爲之，獨於綱常之大者，曾不留一毫之念。立國無本，不知所以垂裕後昆之道，豈其資稟雖高，不濟以學，氣質之偏，終不能以自克歟？且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嫡庶、昭穆，人道之大綱也，帝於斯數者，莫不有遺恨焉，其故可得而論也。古人以君臣之典，秩之於天，曰職曰位，皆以天名之，其義精矣。古之君臣，純乎以誠相與者，求其無愧

於天也。帝以羣臣戮力以取天下，而既得之後，疑臣下之心，終始不置。韓、彭、英、盧反狀未萌，帝先露其機以激之，此猶可諉曰駕馭英雄不可以無術也。蕭相國在諸臣間最爲謹厚者，與帝相從於急難之中，何負於帝？迨至末年，韓、彭、英、盧之血肉已盡，而相國亦不免於囚，此何爲者乎？蓋帝於君臣之間，終日以智術相籠，以巧詐相遇，一念之誠不加焉，古人天秩有典之義，掃地無餘。是君臣之綱失矣。經曰：「故雖天子必有尊也，必有親也。」帝得天下於羣盜之手，慷慨自負，及置酒未央之日，此正以天下悅其親之時也。觀其告語上皇，德色驕氣浮於眉宇，曾不思前日彭城之役，乃翁幾不免楚人之鼎鑊，天不祚漢，曷至今日？方且挾所就之業與父兄較短長，若閭巷之子驟致千金之產，則施施然驕其妻妾焉。帝王以天下養，不如是之薄也。擁篲迎門之際，家令之言背道傷教，不過以媚帝爾，不惟不鄙之，而且心善之，彼知自天子至庶人同乎一本者，爲何等義理耶？是父子之綱失矣。舜爲天子，不念井廩之怨，此固聖人盛德事。然人倫天顯之念，誰獨無之？帝既定大業，苴茅胙土，幾徧天下，顧乃啣微時羹釜之讎，其兄之子纖賞不及。且英雄困躓之中，庸人孺子因得而易之，帝之心度如此。崆峒之野，曾謂一飯之忿尚得以芥蒂於其間乎？以一人之私忿，滅萬世之義，是兄弟之綱失矣。立繼以嫡不以庶，古之道也，恩不能以奪乎義，夫人之所知也。帝至晚年，溺閨闈之愛，建儲之議一發，殆將以艱難辛苦所得之天下嘗試而輕擲之。在廷諸臣多方開說，如以水投石之難入。及用留侯計，致四皓以劫其從，太子乃得不廢。方且引孟歌舞，悲鳴躑躅，不能自禁。且帝最爲易曉者，一旦溺於所愛，謬戾如此，是夫婦之綱、嫡庶之分俱失之矣。古者定世系，莫昭穆，故曰繫之以

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周道然也。帝以項伯有鴻門之功，婁敬有關中之說，既裂地以侯之，猶謂未足，而又賜之以姓焉。先王建國，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則有之矣，未聞變異姓爲同姓也。淆亂其宗支，顛倒其昭穆，則其置宗正以叙九族者，殆爲何事乎？是世系昭穆之別，又失之矣。夫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義，與夫嫡庶之分、昭穆之別，此其道非有難知難行者也。以高帝之明，猶蔽於此，蓋其平日無學，以救其氣質之偏而磨其聲色之好，加之朝無格非之臣，正救其失而彌縫其不逮，遂使王道之純全，君子竟絕望於帝。厥後如文帝之兄弟、武帝之父子，絕滅恩義，淪斃禮法，尤可憫笑。哀、平末祚，公卿大臣駢首就戮，舅后外姓肆爲異圖，皆高帝貽謀不善，無以示子孫之訓，故應有此，豈不重可嘆哉！因是而觀，我朝祖宗之立國，張三綱以爲綱，建五常以爲常，其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嫡庶、昭穆之間，可得端拜而論矣。《臞軒集》卷三。

高帝論 七

或曰：高帝誠有心爲萬世子孫計也，當時亦有王佐之才，可以共此乎？曰：有之。在朝廷則張留侯，在山林則四皓其人也。留侯、四皓可與有爲而不爲者，獨何歟？曰：此則高帝之失也。且留侯本心蓋欲爲韓報仇者，初無意於臣漢也。方其辭漢歸韓之初，爲韓之心一飯不置。及至韓，則其君已斃於項王之手，於不得已，又間行而歸漢矣，而此時此心終未能惔然於韓也。其後從帝於緩急之中，一

謀一畫必雍容暇豫爲帝言之。帝負知人之名，熟識其人於進退間矣，是故折節以下之而不敢慢，赤心以信之而不敢疑，委曲以從之而不敢逆。帝平日之待諸臣，無有不用籠絡之術，獨於留侯，猶有古君臣質實誠信之風，而爲留侯者亦德其有知己之恩，且知天下之心屬漢已久，帝之勢可以平天下也。於是悉心竭力爲帝成就之，而平昔爲韓之心，至是始泮然冰釋矣。是知留侯本心，雅不爲高帝臣也。韓、彭、英、盧於帝有鷹犬之功，疑隙一開，駢首受戮。蕭相國雖以功名自終，而械繫之辱竟不能免。留侯知其然也，赤松之興一動於中，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脫去軒冕，如棄敝屣，鴻飛鳳舉，矰繳不及。其胸中抱負固有遠者大者，帝竟不能盡用之也。且帝之論三傑，於二子則名之，於子房則字之，此可以見輕重矣。而酈侯之相國，乃舉平陽侯以自代，而不及留侯焉。故留侯竟不果相，是何帝於天下未定則有留侯，而天下已定則獨不知有留侯耶？使其翻然遠舉之日，帝能待之以父師之禮，留之以萬世之計，如成王之於周公，以公其以予億萬年敬天之休者告之，留侯未必不以遠者大者爲帝究竟設施也。惜乎，帝知留侯於始，而不知留侯於終也。若夫四皓之於留侯，又有間矣。先儒謂四皓救天下拯人羣之心本與高祖同，帝已定天下，則四皓可以去。此言得之矣。竊謂四皓之才要是帝王之佐，秦不能用，故寧終其身於商山之芝，不肯北面淆函之地。帝願屈之而不能致者，彼蓋度帝不過以秦、漢人物待之爾，是以不屑於命駕也。晚年以太子之故，聞留侯之言，翔而後集，是其心何嘗一日不在蒼生哉！帝於是時誠能以欲爲萬世計者端拜問之，願在下風，而又托之以六尺之孤，寄之以社稷之重，吾知堯、舜君臣之事，彼可優游談笑而辦之矣。奈何其儲位方定，而白駒之足倏然長往，有不

可得而繫歟。嗟夫！留侯之去，帝可以留而不能留；四皓之來，帝可以屈而不能屈。高帝之功名事業，於是乎終矣，君子於是乎絕望於漢矣，豈天未欲斯民見三代之治耶？《臞軒集》卷三。

全宋文卷七四五七

王 邁 一四

文帝論 一

文帝仁柔之主，非有武之剛銳、宣之嚴毅也。及參稽帝之行事，見其居重馭輕，總攬大權，雖武、宣之君不能過，而後知人君如帝，正所謂仁而有勇、寬而有制者也。方其乘諸呂既誅之後，自代入繼，習見南北兩軍之權，能爲社稷之輕重，故於天下未定、羣臣反側未安之始，即拜宋昌爲衛將軍以領之。及天下已定，人心已安，又恐此曹之恃恩怙寵，漸不可長也，於是不二年間即罷昌之兵柄。一呼吸指麾之頃，兩軍權自天子出也。故小而信近之臣，稟命惟謹，不敢竊弄威柄於冥冥之中；大而元功宿將，奉身寅畏，凜凜乎如履淵冰之上。百司庶府不敢慢令於其內，諸藩侯王不敢抗衡於其外。吁，何其壯也！且七國之變，不遽發於文帝之時者，人謂吳、楚包藏叛心已非一日之故，惟賴文帝優游而涵容之，故其謀無因而發，景帝用晁錯削地之策，始激其變。竊以爲不然。以文帝之時觀之，蓋

未嘗無間隙可激諸侯之反者。淮南王長首犯不軌，死於蜀道，當時有「尺布斗粟」之謠。此有可乘之隙一也，而七國不反。濟北王興居與平、勃之徒共平諸呂，以封爵不如意而謀作亂，卒起平之。此有可乘之隙二也，而七國不反。帝太子與吳王濞太子爭博，以棋局殺之，吳王怨望，失藩臣禮。此有可乘之隙三也，而七國不反。有此三間之可乘，而七國終莫爲變者，非不欲爲也，文帝收兵權於上，七國退聽於下，雖欲爲亂而不可得也。嗟夫！文帝天下之仁君，而能果於用天下之權，此其所以不可企及歟。昔者，聖人作《易》，至《巽》之卦而教人以用巽之道，其象曰：「垂巽以申命。」至《繫辭》又以「巽以行權」言之。夫巽者，柔順之謂也。聖人懼夫柔者之易玩而順者之易狎也，故於出命之際，先庚三日以令之，猶以爲未足，必後庚三日以申之，庶幾可以警天下之耳目，而巽之權得以行焉。仁之至，義之盡也。古之人有得《巽》之義而能用天下者，文帝其當之矣。《臞軒集》卷四。

文帝論 二

甚矣，私心之未易克也。太上無私，其次則有私而能克。人之德性本是高明，一爲私慾所蔽，則意念顛倒，舉止輕浮。外無威儀足以臨人，中無操守足以行善，發於其心，害於其事，姦言始得以亂吾政，利口始得以覆吾邦，凡此者皆私慾之爲害也。是以人君能格物致知，正心誠意，就道親賢，問之辨之，以明所未明；篤志勵行，精之一之，以守所難守。私心邪念，一切屏除，天理昭融，內明外

映，杲日中天，羣陰自伏。此二帝三王所以中天地而立極也。漢之文帝，其亦勇於克其私者歟，何其見善之明而用心之剛也。方六飛之幸渭橋，有犯清道之蹕者，帝怒，必欲寘之極憲。一怒之餘，人命係焉，私欲害正，莫此爲甚。及一聞廷尉持平之言，則釋然而悟，犯者得免於死。至於朝東宮之日，宦者趙談得以驂乘，人主舉動，萬物所瞻，一溺於愛，悖道至此。及一聞袁盎之諫，隨即下談，略無留難之色。此二者猶可諉曰仁厚帝之天性，故其釋犯蹕之怒爲甚易，而刑餘驂乘，大有損人主之威，故改之亦無甚難也。鄧通近宦之最昵者也，鉅萬之賜、銅山之寵，其所以貴幸通者，出於內廷之右矣。一旦立朝，少有怠慢，丞相嘉至府出片紙以檄之如召嬰兒，帝不敢庇之也。雖欲遣使召通，而又恐丞相之威未伸，必紆徐以待之。度通已困辱，然後遣使謝丞相而召之，初未嘗寘忿怒於其間也。其後新垣平之詐一蠱其心，立廟之舉非所以爲訓也，未幾而姦狀自白，則孥戮之刑曾不少貸。自五帝之祀領之以官，未嘗躬往，蓋絕口不言鬼神之事者終其身，非勇於克其私者疇能爾哉？夫帝能敢于肉刑之除而不能免犯蹕之怒，能安於服御之減而不能無驂乘之非，能正元舅之刑而不能杜嬖倖之侮，能除宗廟之秘祀而不能不爲神仙之惑，是皆私心有以撓之也。使是數者而不能自克焉，則怒者不息是枉法也，非者不格是啓寵也，侮者不懲是長惡也，惑者不悟是迷復也，又何足爲文帝哉？惟於其所爲私而能克之，則已往之愆渙然冰釋，自新之善昭映方來。至此則大舜聞善若決之時，成湯改過不吝之日，夫子所謂「觀過斯知仁」，文帝其當之矣。《臞軒集》卷四。

文帝論 三

天下之事最不可以有心爲之，有心於用其剛，則剛者狎之招也；有心於用其察，則察者欺之本也。是故惟天下之至柔者爲能剛，惟天下之至寬者爲能察。觀文帝之事則可見矣。文帝以仁柔帥下，當時稱爲寬大，宜若臣下可得而狎之，而實則凜然不可犯。武帝號爲英明之主，持法又嚴於文帝，宜若可以杜左右之欺，而實則易於狎侮。是豈可以無辨哉？薄昭文帝之母弟，一旦以殺使者之故，文帝以義制恩，寘昭于法，太后雖存，不可得而庇之。武帝之立，受制母后，曾不得一舉手。及后崩，帝始得以有爲。是后戚得專政於武帝之時，而文帝則無之也。絳侯親握天子璽而授之文帝，功不細也。告變之書，帝一聞而生忌，使廷折簡以召之，極其困辱，僅免於死。而武帝初年，武安侯爲丞相，擅人主生殺之權，帝莫能禁，如所謂「君除吏盡，吾亦欲除吏」等語，君弱臣強，於勢甚舛。是功臣得擅權於武帝之時，而文帝又無之也。魏尚守雲中，首虜差六級，似未爲過，而幕府以聞，乃下吏奪之爵。而武帝時，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閱四年之久，從事於宛，及其歸也，不過得駿馬數百蹄而止，而兩侯三卿同日並拜，得二千石者百餘人。是以邊境之事得售欺於武帝之時，而文帝亦無之也。文帝入宮，夜拜宋昌爲衛尉，領南北軍，不二年即停罷之，操縱予奪不以兵權輕假人。而武帝初遣李陵援貳師軍，陵不受詔，又遣路博德迎李陵，而博德亦耻爲陵後距。是兵將之令不行於武帝之時，而文帝又

無之也。張武帝藩邸之舊臣也，受賂金錢，事覺以賞愧之，故由代來官，不過郎中令而止。武帝時田蚡受韓安國五百金，即召爲北地都尉，受王恢千金，諷太后使不誅，事竟不發。是贓汙之吏，得容隱於武帝之時，文帝又無之也。新垣平之詐，既與之立廟，此固文帝一時之惑，及其姦狀既覺，不旋踵而誅之，斷在不赦。而武帝信李少君丹砂可化之言，聽粵人祠鬼有效之說，及方士候神無效驗，而公孫卿猶得以爲解，終身不悟。是姦倖之徒得肆意於武帝之時，文帝又無之也。疊是六者而論之，文帝豈真仁柔，武帝豈果嚴毅哉？《臞軒集》卷四。

文帝論 四

賈誼天下之奇才也，得君如孝文，而以不用死，人孰不悲誼之不遇？然則，文帝果棄才之主耶，吾有以知其故矣。帝方即位，召田叔問以天下長者，叔曰：「臣何以知之？」上曰：「以公長者，宜知之。」於是叔以孟舒應詔。夫一舒之用不足道也，而帝心所向則可知矣。一時大臣，自絳侯外，張釋之、直不疑、馮唐諸公，皆心知其爲長者，皆用之，此帝之所見也。誼一見帝，相得驩甚，一歲之中自博士而陞中大夫，帝之愛誼者不薄矣。誼之血氣方剛，世故未熟，挾其有餘之才，睨視漢廷諸臣，欲出其上。帝心雖愛誼，而不敢決誼之用舍也。一旦有請於帝，首以改正朔、易服色、紛更制度爲言，帝于是得誼之爲人矣。吁，亦孰知帝愛天下之重，有甚於愛誼者乎？漢興，至此甫二十年，

高、惠之仁漸於人者尚淺也，流離之民僅及息肩，正猶痼疾初奮，勺飲圭黍方入口腹，而或者遽欲搖撼之，故恙幾不復作乎？此固帝之所畏也。又況重以紛亂諸事之譖出於帝平日親信者之口，雖欲使誼一日安其身於朝廷，不可也，何也？帝愛天下之重，固有甚于愛誼也。雖然，長沙告行之後，帝豈忽然忘情於誼哉！度之帝意，毋亦謂少年圭角未除，曾不知老成之爲定，慮屈者伸之基，栽培封殖以大誼之所受，是帝之心也。宣室召還之日，其霜降水涸之時乎。誼於是時閱天下之理義，頗多於疇昔矣。誼方自喜其前日之摧折，乃所以爲今日之發生，而帝亦未敢以故態待誼，必欲其少年英銳之姿斂，而爲元老之事業，而後帝之願畢矣。《治安》一策，欲帝立制度爲萬世計，其論非不切至也，奈何以三表五餌之說參錯乎其間，使一時君相得見其疏。故制度之說雖可，終不見用，豈不重可惜歟？大抵帝之本心，惟謹守高皇帝之規模，涵養天下民命而已。利口如嗇夫之徒，必痛懲而勇絕之，誠恐此風一長，有以激天下之多事，則誼之不及究其設施者，君子固不可得以病文帝。余嘗因是而論漢高、文帝所用相臣，皆重厚之流，雖文雅不足，而於天下事變練熟已深，故不至輕舉而妄動。自申屠嘉爲相之前，類皆持重鎮靜，無智名勇功表表在人耳目者，天下陰受其和平之福。申屠丞相薨，明年晁錯用事，一轉臂間如癰疽速潰而不可救。朝無老成，使新進之士得以變亂舊章，騷動政令，此豈天下之福哉！故曰誼之不見用於文帝，雖誼之不幸，實漢家社稷之幸也。《臞軒集》卷四。

文帝論 五

余嘗觀賈誼《弔屈原賦》，因以究觀誼之終始，而後知文帝未爲不知誼，而誼誠不能以自知也。且誼之見知於帝，以吳公一言也。吳公之薦誼，亦惟稱其能通諸家之書，爲經生學士之事也。公以經生學士薦之，帝以博士處之，豈不爲量能授職哉？既官之博士矣，而又陞之中大夫，帝非不知中大夫爲有政事之官，而顧使誼書生爲之者，蓋欲以此試誼之施爲也。紛更常度，慢易故老，少年習氣，色已呈露，於是決知誼之才可以言文學，而不可以論政事矣，未幾而出傅長沙焉。漢家制度，以明經學士爲侯王師傅，不特誼一人也，董仲舒、王吉、貢禹諸人皆以文學居此位，此正漢人中外迭補之法。而誼獨不屑於其職，弔湘之作，悲鳴躑躅，殆不能以自禁，多見其不知量也。夫道之窮通，有命存焉，無故之變，聖賢有所不能免，要在吾所以處之者如何耳。人必有大患難而後有大植立，而有道之士履坎險如夷塗，遭變故如無事，存神於我，而榮辱得喪所過者化如太虛之一塵。孔孟之處世變，用此道也。《柏舟》仁人不遇之詩也，而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何嘗怨其爲不遇？《北門》大夫不得志之詩也，而曰「天實爲之，謂之何哉」，何嘗恨其不得志？「考槃在澗，碩人之寬」，賢者不自知其澗；「隰桑在阿，其葉有讎」，君子不自知其阿。必如是而後可以爲窮理盡性之學。又況誼今日之遇，未爲不盡其才者，獨少容忍而靜俟之，憂喜欣戚橫於肝鬲，悻悻見面如小丈夫，曾是謂之知

道乎？其後宣室召還之日，又不過出爲梁傅而已。甚矣，文帝審於知誼，而誼獨不能以自知也。雖然，誼誠奇才也，而迄不爲漢大臣元老，吾於此深有感先王用人之制也。先王之制，限人以四十而仕者，蓋欲其磨礪世故之深，漸漬禮義之久，而後用之，以責其成也。使誼獲生於先王之世，限之以四十而仕之制，誼未必不爲成德之人。吾又嘆夫後世誘天下以爵祿之具，其斷喪人才者豈少哉？《臞軒集》卷四。

文帝論 六

昔者聖人執皇極之道以御天下，寧與天下從事於廣大樂易之中，毋寧驅天下日就於隘狹蹙迫之域；寧使精神心術運量酬酢猶有所遺，而不敢盡，毋寧使文理密察，光芒必露，一窮而不可繼。是以愛天下爲甚重，慮風俗爲甚深，非淺識末議可得窺測也。余觀賈誼言文帝時每事有不滿人意，剝簾器剝吏奪金等事，未嘗不嘆其時禁網失之太疏，是必有所見矣。及觀《酷吏傳》，見景帝時所用郅都、甯成之徒，行法獨先嚴酷，時以蒼鷹乳虎目之。此風一長，其後如義縱，以鷹擊毛鷙爲治；王溫舒以窮治奸猾爲能，而吏民益輕犯法。南陽齊楚燕趙之郊，盜賊蠭起，攻城邑，取庫兵，殺二千石者，跳梁而不可禁。至遣御史中丞以督之，而猶莫之遏也。又遣繡衣直指興兵捕，而羣盜竄亡山澤，無術以處之。於是始作沈命之法，盜賊若發，發而不捕，二千石以下者皆以死坐。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不

敢發，府亦不敢言，上下相匿以避文法。而後知天下之事，正不容過於用其察也。有郅都、甯成之徒，其勢必有義縱、王溫舒之吏治。有義縱、王溫舒之吏治，其勢必有南陽齊楚燕趙之盜。既有南陽齊楚燕趙之盜，其勢必有繡衣直指之使。有繡衣直指之使，其勢必有沈命之法。有沈命之法，其勢必有上下相匿，以避文法之弊。束之欲其急，而犯者愈縱；撲之欲其滅，而趨者愈炎。隄防日密而罅漏日生，檢梃日嚴而姦軌日勝。反而思之，文帝初年雖有巧詐暴戾之習，而帝法不加察，刑不必嚴者，蓋以君子長者處其身，而待天下亦以君子長者之道。彼雖薄而吾待之以厚，彼雖詐而吾示之以誠，養天下安靜和平之福而壽，風俗之脉於無所終窮之地，其爲慮豈不深遠歟？景之忌刻、武之剛烈、宣之聰察，皆不足以進此。故曰天下之事，要其終而後見仁人君子之心。《臞軒集》卷四。又見《南宋文範》卷五七。

景帝論

論東都之明、章，不可不論西都之文、景。蓋明之忌刻似景，而章之長厚似文。參前證從，則景帝之失浮於明帝，而肅宗之善過於文皇也遠，要不可以無辨。西漢自高帝創業，嘉與宇內從事於廣大樂易之域，寬仁一念，爲漢家社稷之根本。文帝繼之，仁增而愈高，澤浚而愈深。爲景帝者不過守高祖立國之意，益從而培植之，則漢家之元氣日充，民心之戴漢愈固。夫何刑名之習先入其心，任用酷

吏郅都、甯成之徒，以毒天下，至使公卿大臣駢頸就戮，高、文累世之澤，殆幾斬焉。河汾氏不以之預七制之列者，蓋惜之也。若夫明帝之察慧，咎不在帝而在光武，光武矯先漢之枉，凡事必過用其聰明。方明帝爲東海王時，正在童丱之中，而能知墾田之弊，光武即期之以察慧，至以庶代嫡，而不以爲過，不知人之一心先入爲主，雖終其身湔洗不盡。明帝既以慧察見喜於光武，異時設施，君子得以覘其終。是則帝之刻薄，光武有以遺之。非如景帝之忌刻，出於天姿之固然，非其父祖之過。故曰景帝之失浮於明帝者，以此。章帝承明帝苛政之後，亦難乎其爲繼矣。而章帝則能代虐以寬，除苛解嬈，如楚王英之獄、淮陽之囚，知其無辜，必爲之洗濯其舊染，而更除其禁錮。輕徭薄賦，與天下休息，而又能容受直言。朱暉之面折廷諍，則溫辭以慰勞之；崔駰之爲人告訐，不特恕其罪，又從而寵褒之。蓋其性姿本自慈祥，凡所設施，有厚無薄，一時風俗駸駸近古。是以明帝苛政之失，未遽形見，蓋有章帝以蓋前人之愆也。若文帝承高惠之餘，故家遺俗，一本寬仁，帝蓋習聞而稔見之，故能謹守家法，罔敢失墜。非如章帝親承前世之苛政，能反而爲今日之愷悌也。是以爲文帝之寬仁易，章帝之長者難，故曰章帝之善過於文皇遠矣。嗚呼，以文帝之寬仁，不幸而有景；以明帝之慧察，乃幸而有章。讀史者試思之。《臞軒集》卷四。

武帝論 一

昔者嘗疑漢文、武之事矣。文帝之詔三十有六，而爲民下者不啻大半，而遣謁者問所不便安，僅見後元十二年一詔而止。至如武帝之詔，無愒然無意於民者，遣謁者行天下，存問致賜，則元狩元年也；遣博士六人分行天下，存問鰥寡廢疾，則元狩六年也；遣博士等循行告諭，人之重困具舉以聞，則元鼎二年也；遣直指使者繡衣持斧，分捕盜賊，則天漢二年也。且遣使以宣人主之德於天下，此人主盛德事也。今武帝所遣問勞之使多於後元，謂無意於民不可也，而治效反與文帝相反，獨何歟？蓋嘗讀《郭橐駝傳》而得其說也。橐駝古之善種植者也，或移徙木植，無有不活，他人雖窺伺倣慕，莫能加焉。或問其故，則曰：「吾非能使木之壽且滋也，惟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耳。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其蒔也若子，其置也若棄，則其天全而其性得矣。不善植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疏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故不我若也。」然則，文帝之於民，善植木者之順其天也。德化行而民知禮義，農桑勸而民知力田，恭儉尚而民知樸厚之從，肉刑除而民知有生之樂。所以培固根本而全生民之天者至矣，又安在其遣使之紛紛者乎？武帝則反是矣。殘民命於開邊，括民財於平準，法嚴令密，輒陷民於無辜。至於遣使之際，陽爲撫摩，陰實煩撓，今日使以命來，曰：「官命恤爾饑，憫爾貧。」明日又以命來曰：「爾有利官爲爾興之，爾有害官爲爾除之。」車轍紛

紘，冠蓋駢聚，民困於道路之將迎，苦於朝夕之號召且不得暇，又何暇蕃其生而全其性耶？此所謂爪其膚而搖其本，非惟無益而又害之者也。因是以觀文帝一時治效，自其外視之，類不甚快人意，禮樂則不興，外裔則不服，符瑞則不至。然二十三年之治邦本，民心牢不可動。謂武帝之禮樂未興歟，則百度修舉，郊廟告成矣；外裔未服歟，則南粵之首垂北闕矣；符瑞未至歟，則天馬芝房歲不絕書矣。然而根本既戕，雖強何恃？是所謂宋人之苗，方喜其勃然而興，不知其槁之無日也。故觀橐駝之植木，而後知文帝之得；觀宋人之揠苗，而後知武帝之失。《臞軒集》卷四。

武帝論 一

漢自高皇帝脫略邊幅，嘉與天下之士周旋於功名之會，天下已定，始思爲休兵息民計，而一時大臣皆相從於智名勇功之域，而不敢激天下之多事。文帝執繩墨以用人才，故廟堂大臣、邊閫將帥皆高惠時重厚舊臣爲之，而利口如嗇夫者必黜，紛更如年少者必疏，刻薄如家令者必斥。至於晚而從容言論，猶慨然於絳侯、東陽侯之長者，蓋其不敢用少年輕進之人，以息功利之爭，以壽風俗之脉，高、文立國本意然也。武帝今日所得之才，奈何其不然歟？帝負英特之姿，思夫一日非才不足集事，是以多其塗而誘其進，大其門而不限其來。曩時抱奇矜節，困於芻牧賈販奴隸醜虜之微者，皆得洗濯磨礪，以赴功名不可失之機會。君子安得不嘉其振作之雋功，而健其招徠之銳氣哉？然徐攷而極論之，

人才之多，非武帝之福也。彼其好尚之意偏，容養之量狹，一見天下之多才，爲之囂然欲作而不能以自定，方且與之角逐於事變紛來之中，而高、文所以集天下安靜和平之福者，至是無餘脉矣。平日周旋左右，雅與帝合者內則寬、宏之相，外則衛、霍之將也，否則趙、張、桑、孔其人也，又否則皋、朔、朱、嚴其人也。皆喜生事者也，皆巧持論者也，皆突梯脂韋甘以妾婦爲苟悅者也。帝有所爲，此曹揣其意旨，有一能一藝可以自效者，皆乘其機而急投之。帝方竊自賀，以爲蓋世功名，此曹可以立辦，不知反爲之蠱其慾以鳩其心，障其明而錮其習，則帝之肺腑皆非己有，而所得之多賴以爲己助者，至是皆爲己累矣。然則，武帝亦何樂於人才之盛哉？雖然，帝誠有志於功名者也，所得之人非不多，莫克自愛，顧激而爲一切之好，是則可恨也。輪臺之詔，帝至是而年七十有五矣，而能盡知昔日強悖之事，深自悔咎，一切更改于斯時也。嗜慾之機息，清明之慮生，且環視在廷諸臣，無一深沉雅量之士，可託孺子之天下，乃舉而屬之木強之霍光。且光之沉審詳密，出入殿門，郎吏察之不失尺寸，帝知顧託之重，不敢輕以付人，惟光足以勝其任也。是以一旦拔之常調之中，毅然以大事寄之，一動足以鎮浮，片言足以靖亂。觀其輔少主、定天下之日，首述文、景之事，以培植其本根，窒武帝興利之言，而惠澤復流，有以祈天永命，則光之力居多焉。夫以帝之晚年，力衰意怠，而猶能見及此，輪臺一詔發之也。《臞軒集》卷四。

武帝論 三

天下有尊德重道至賢之君，而後能用守節仗義正直不屈之臣。其好賢樂善之不出於誠心，而區區禮文徒足以緣飾於其外者，雖有社稷之臣，不可得而用也。武帝之待臣下，鮮克由禮，獨於汲黯奏事，或時不冠則避之帷中，使人可其請。此帝盛德事也。然黯之進言，未嘗一聽，畫策未嘗一用，弘、湯之阿諛順旨，皆躡進而驟用之，至謂黯爲甚戇，謂黯爲不學，謂黯爲妄發，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淮陽之遷，以召許之，而十年不得調，則前日之不冠不見者，徒爲如是之深文厚貌也。且淮南王謀叛，獨憚黯而不敢發，是其節義忠信足以取信於蠻貊，而帝獨不之知乎？昔者司馬遷以黯爲鄭當時之流匹，故作《汲黯傳》，而班固作公孫弘等贊又曰：「質直則汲黯、卜式。」以余觀之，鄭當時雖有推轂薦士之能，然在朝常趨和承意，不敢甚斥臧否，視黯之正直不阿，烏能無愧？卜式以財利得幸，立朝大節寂然無聞。而遷、固乃以黯與二子者並稱，是黯之生不見知於武帝，而死又受誣於遷、固也。雖然，自今觀之，武帝所用功利之臣、諛佞之士，權勢氣焰，雖在一時赫奕如許，而身沒之後，與野馬塵埃漂蕩滅息，而黯之剛聲勁節，凜然與秋霜烈日爭嚴。至使千載之下，讀其傳者想見其人，起敬起畏之不暇，則雖生爲武帝之不用，死受遷、固之見誣，亦何傷於黯哉？《臞軒集》卷四。

武帝論 四

異端爲吾道之蝨賊尚矣。入春秋、戰國以來，諸子百家各以其唇門舌戶簧鼓於時，人心爲之淪溺，聖道爲之荆榛。蓋至漢興之初，其習猶熾，未易撲滅。武帝之時，起絕學於久廢，收經籍於散亡。所舉賢良或治申、韓、蘇、張之言者請罷之，則建元元年衛綰之奏也；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請絕之，則元光元年仲舒之策也。二子之闢異端，言甚切至，異時史筆亦以表章六經罷黜百家爲帝之褒。是二子當時之言，帝亦施行之矣。以史攷之，殆不其然。帝之於經術，喜其名而陰諱其實，於異端則用其實而陽諱其名。綰之請罷者未嘗罷也，舒之請絕者亦非果絕也。張湯、趙禹非法家者流乎？主父偃、嚴助、朱買臣非縱橫家者流乎？文成、五利非陰陽家者流乎？帝之一心，攻者甚衆，百家之習皆流入其中，茫如捕風，無所依據，不過假竊儒術之名，以瞽聾世俗之耳目。雖然，衛綰之奏亦豈真知申、韓、蘇、張之果不可用哉？綰帝之弄臣也，平日從容帝側，逆探帝之心術，實開其端而陽諱其名，故設爲此奏以逢迎之爾。綰不足責也，而仲舒之請亦莫之用，何耶？竊謂仲舒雖號醇儒，而闡縱陰陽之術，亦自陷溺其中而莫之覺。習俗移人，豪傑不免，何怪乎帝聽其言而不能絕也？秦、漢而下，以儒自名，不能不爲異端所污者亦多矣。荀卿學孔氏也，而是桀、跖；賈誼明王道也，而習申、韓；黃、老何人，而史遷以之先六經百家；《七略》何書，而劉向父子以之俎豆於吾儒之列。此

皆不足深惜者，而醇儒如仲舒，猶不免議。信矣，必純乎爲孔孟之學，而後可以言正人心。《臞軒集》卷四。

武帝論 五

竊嘗觀武帝之臣，皆其平日親信昵狎者，獨惟霍光、汲黯以嚴見憚。帝嘗稱霍光可以屬社稷，亦以汲黯爲社稷之臣。及其晚年，託光以孺子之天下，使之得建大功，立大名，同漢不朽，而黯竟老於淮南之一守，社稷事業後世無聞焉。夫二人之節義則同，而成就則異，其故何也？蓋嘗思之，辦天下之功名者在乎有大臣之節，居大臣之功名者在乎有大臣之量。剛毅正直凜然不可犯者，其節也；含宏光大淵乎不可窺者，其量也。坤臣道也，六二臣之正位也，聖人以直方大言之。夫臣道以直方爲上，必欲以大居之，而後直不至於抗，方不至於偏。此坤之所以盡臣道，而居大臣之位者所宜法也。昔者周公以忠於王家之心，可以對越天地而無愧，近則冲君之不見知，遠則有四國流言之變。他人處之，鮮有不爲之拂於心而衡於慮，而赤舄几几，德音不瑕，周公何嘗致忿怒於其間？異時植璧秉珪之書一出，精契神交於不言之表，故能德澤及萬民，勲業蓋萬世者，以其大也。然則，霍光之能立功名者，固其節足以辦之，亦其量有以居之。汲黯無尺寸之權於漢者，豈其節有餘而量不足歟？且光之沉靜朴厚，人莫見其涯涘，郎官拒印則喜而加秩，燕蓋流言則謝而不辨，其容受之量過人甚遠，宜其有以居

莫大之功業也。黯之爲人，面折不能容人之過，合己者善待之，不合者不能忍，是其淺中之失，已無以爲功業之地矣。觀其見丞相不拜，見衛將軍不拜，因其所自負甚高，蔑視王公而不爲傲也。然至於耻居弘、湯之下，遽發積薪之言，出守淮南，愠見顏色，則多見其量之不宏也。乘田委吏，聖人安之，黯未爲不得君者，何至欲行其志如此其遽哉！吁，大臣之果不可無量也如此。《臞軒集》卷四。

全宋文卷七四五八

王 邁 一五

胡文定張宣公二先生祠堂記

道德性命之學，自孟氏後，傳者失其宗。國朝周夫子始唱于道之濂溪，程、張諸儒廣其傳爲關洛學。潭於道猶洙魯而近，獨未有疏導濂溪一派以澤湘人者。崇寧間，胡文定以提湖南學事道出湘鄉，遷縣學於東南隅。淳熙間張宣公帥桂林，迂道訪文定舊迹，進諸生而教之。於是師友淵源，泓涵演迤，得視關洛。嘉定己卯，邑宰林侯得中實來，知所先務，顧瞻芹藻爲舊甘棠，慨然嘆曰：「《禮》言祭有道德者于瞽宗，謂國學也；《傳》言祭鄉先生於社，謂鄉學也。惟二先生既蒙謚於朝，瞽宗祠典必以次舉。而是邑典刑模範，近接耳目，若不以義起禮，立祠學宮，是忘二先生所以私淑者。」方與學職共籌之，會邑士蕭君佐以其事白於計使趙公汝諧，公忻然出帑金捐材木，愆憑其決。庚辰秋，祠堂成。明年林侯貽書，囑某爲識。某竊惟文定之於伊川先生，蓋聞而知之者；宣公之於五峰先生，

蓋見而知之者。其學以忠孝爲本，而敬以行之，筆之於書，授之於徒。語小辨析義利，毫釐必謹；語大功用宏闊，人紀賴以扶植。當其時，不惟學士大夫得所矜式，而閭巷小民亦相戒不爲不義。至今經行之地，遺迹未陳。詩書之澤，困乎漣水，不足言其深也；教學之功，萃乎鳳山，不足言其高也。且自崇、觀以來，公卿達官，追趨逐嗜，不知其幾，至今人猶羞稱之。惟文定公在仕版四十年，實歷不盈六考；宣公蚤被阜陵知遇，駸駸大用，竟以排權貴去國。一時祿秩，視德弗稱，百世之下，清風凜然。士之藏修息游於斯者，盍知所擇矣。侯三山人，擢壬戌進士第，雅志好修。學之大成殿與從祀兩廡，悉更新之，外植門觀，尤壯偉。是祠之建，其《詩》所謂「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者歟？《臞軒集》卷五。

昌化軍修軍學記

儋去京師萬里，聖宋承平時，蒙被文教，得與郡國俱立學。學在州東南隅，南渡初遷之城西。紹興辛未，太守陳侯適復於舊址，參政上虞李公嘗記之。又四十年，葉侯元璘從邦人之欲，即蘇文忠故居斥大之爲新學，樞密莆陽鄭公復記之。是時試于有司，纔三四百人耳。既逾三紀，士風日衍，屬永嘉潘侯來領郡，簿書細故不暇省，首以疇昔所得諸老先生之緒言進諸生而教之。先之以孝悌之義，申之以禮樂詩書，餘力則及於課試之文，視其業之精進者時加賞異。州民以家無絃誦聲爲恥，黎洞亦遣子

來學，每季考不下二千人。侯樂其教之成，顧屋老若壓，慨然更新之。御書有閣，三賢有祠，外儀門，內講堂，旁直舍齋序，下至廩庖帑福，百圯俱舉，增光前規。經始於戊子之春，越六月告成。糜緡錢若干，命郡從事陶君高董其役。學職鄭振龍、許震以書述顛末，求某爲記。某復之曰：韓昌黎不以十室之邑鄙潮人，而爲之立師儒之職；柳河東不以九夷之居陋柳人，而爲之新先聖之祠，厚之至也。今潘侯以鄒、魯待儋人，而人亦以鄒、魯待其身，意度休美，追二公而躡其蹤。潮、柳經二公品題，文物得與中州齒。儋雖海外郡，泉石草木一蒙文忠公藻黼，所謂「我本儋耳民，寄身西蜀州」之句，邦人至今誇詡之，風流醞藉，多所沾丐。大觀、宣和間已有登名春官，官至二千石，如符確、趙荆者。霜鐘氣類，隨感輒應，自今藏修息游之士，誦公之文章，可以當制誥而潤皇猷，慕公之名節，可以重朝廷而垂來世，豈非侯所以期望爾儋人之意歟？侯名子順，儒雅好修，一以惠養爲政。郡舊有歲發銀綱，官以半強覈之吏，吏轉以病民，侯悉以官錢輸送，聞之諸臺，永爲定式。力行好事類此，而修學之役尤關雅道之大者，是以喜而爲之書。仍系以詩曰：曲江九齡，日南公輔，天之生才，豈限鄒、魯？昔蘇長公，戴道而南。至今奎宿，猶照於儋。儋之學宮，惟以舊宅，誰其新之，潘侯之力。新學之遷，垂四十年。昔四百士，今焉二千。斯文之脉，如地出泉，愈浚愈有，儋人勉旃。書田有秋，爰耕爰播；藝圃有芳，爰采爰芣。龍躍雲從，鶴鳴子和。我歌此詩，爲儋人賀。《臞軒集》卷五。

又見《宋元學案補遺》卷八一。

潭州善化縣尉司新廨記

官無小，苟以家事視官事者，皆可書。善化特長沙一寬鄉耳，紹聖中始析而爲縣，因鄉以名之。于是省長沙、湘潭二丞爲之令，省長沙東尉爲之簿，至于尉則獨無所省于彼，而不得不爲之官。夫以始立之邑、創置之官，則其力必不暇致美于一廨。今廬陵湯君克誠秋視篆而冬惟築，非以家事視官事者，其孰能之？廨舊在定居門外，浮屠逼于旁，神祠殿于後，于陰陽勿協。且厥壤卑濕，屋老棟橈，居者爲之不寧。君始至，僦屋以居，亟請于州，丐遷于閱圃中之隙地。大帥文昌葉公可之。建屋三十楹，糜金錢五十萬，郡邑無絲粟助，編戶無分毫擾，皆君出力爲之。獨有樸士唐世英者嘗德于君，推吾儕猶有闔廬以辟寒暑之心，以木之堪爲宋棟榱橰者四十株樂輸之，以相其用。廨之成實嘉定辛巳三月之朔也。凡廨葺舊非難，舍舊而圖新爲難。世之窮官顯宦月俸盈車，尚間有視官宇如傳舍，勿支勿補，謂無預吾事者。尉俸入幾何，雖苦節猶不足于用。又其職比他曹其事尤夥，警椎剽，捕竊攘，察訟繫，長吏文檄無虛日，居官者懼不給命，不免于戾，而何堪此役。今君費己以寧人，勞今以佚後，其心皦皦與流俗不同，于此可得其槩。而世率謂官小者不足以行志，自君視之，其然豈其然乎？余于此抑重有感也，好善惡不善，天下人情本不相遠。苟一毫不安于心，不改爲之不止，可欲之善最于此乎見之。今少公之廨，地則更淤洳而爲剛燥矣，室則更偪隘而爲高明矣。湯君又能夙夜振職，凡政之

不便於民者，悉稟于長而更新之。後來者觀室則念君之恩勤，一日必葺；觀政則尋君之矩矱，一利害必究心，庶無負于君今日之所以遺後人者。不然，其室日新，其政日陋，玩愒書滿，翩然而去，寧不愧見于壁門之記云。《臞軒集》卷五。

宜南亭後記

赤湖留君肯翁之先世，以「宜南」名其堂，大丞相魏國公爲之記。堂久而圯，遺址尚存，記亦無恙。肯翁懼墜先志，更而亭之，且作歌詩，與宗人及賓客相酬和。一日，以前記并詩卷授其姪玉汝示僕曰：「前記舊日堂中之觀耳，今所謂亭者風景不殊，而規模頓異。子其爲我申誌之。」僕不克辭，乃言曰：《書》著肯堂之訓，《易》垂克家之文，重繼志也。留君先世創敞斯堂，棟宇宏麗，雄視一方。歲月浸遠，屋老且蠹，視昔弗類。君任幹蠱之責，不求大于前人，而必以有餘不盡之意遺子孫。入窺其所藏，則簞中之金雖貧，而架上之牙籤森如也。出視其所陳，則盤中之苜蓿雖高，而砌下之芝蘭藹如也。以今之亭方昔之堂，雖不爲侈，而故家文獻則日新，詩書禮義之澤則日衍也。茲非善于繼志，而又望後來者之繼其志歟？吾知其後必有高大門閭而增廣斯亭者。且南爲溫厚之氣主仁，爲文明之方主禮。君子以仁禮存心，行之于己，風之于閨門族黨之間，而達其道于天下，仁之始也。爲父者慈其子，爲兄者友其弟，禮之先也。子之以潔白者養其親盡誠，弟之念天顯者事其兄盡敬。小充之則

化一鄉爲通達，大充之則薰一國爲善良。又大充之，則可使天下被堯、舜之澤，而比屋陶曾、閔之風也。《詩》曰「宜其家人」，又曰「宜兄」「宜弟」，記禮者釋之，以爲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也。宜南命名言外之旨，或者其在茲乎。《臞軒集》卷五。

清芬堂記

惠安謝桂卿娶赤湖鄭氏，其冰翁于其所居敞一堂，制度甚古，下植桂一本甚蕃，上書「清芬」二字爲扁甚澤。蓋取鄧公肅《巖桂詩》「清芬一日來天外，世上龍涎不敢香」之句。鄭君知桂卿與僕厚善，囑之求文爲記。僕語之曰：子不觀夫堂下之桂乎，桂秋而花，秋之爲氣清，花發而黃，黃之爲色正。非松非竹，而柯貫四時；非蘭非茝，而香聞數里。吾嘗比德于君子焉。清者君子立身之本也，芬者君子揚名之效也。芬生於清，身驗於名。采薇餓夫，高風萬古，胡椒八百斛，聞者掩鼻而過之。自立于世者，宜知所輕重矣。鄭君寺丞之後，塚木拱矣，其祖父以清白遺子孫，是以其子孫愿而文，其族緒衍以大，清之功用于乎驗。鄭君學世其家，有子爲後來之秀，繼自今必能力學攻文，重班、馬之香，摘李、杜之焰，而爲一身之芬。必能取巍科，躋膺仕，采秘閣之芸，握粉省之蘭，而爲一家之芬。又必能仗節義，報國家，垂名畫龍之旂，勒勳函牛之鼎，而爲千萬世之芬。種德有後，子姑俟之。《臞軒集》卷五。

仰斗堂記

寺正孫侯守潮之期年，重建思韓堂以復陳文惠之舊觀，而竭虔妥靈，意有未竟，復營一區，名曰「仰斗」，繪文公之像而祠之。馳書京幕，囑某以記。某竊惟文公以剛方正直之道不行於時，而盛大光明於百世之下。潮其所治之邦也。始公以諫佛骨去國，出秦關，過商洛，經繞雷之境，涉樂昌之瀕，記驛堠之送迎，感瀧吏之酬答，間關萬狀，甫抵於潮。突未及黔，首崇教事，亟聘趙子爲衿佩師，自出餐錢以優廩餼。崇孝悌之行，興禮讓之風，眎翁于蜀，方充于閩，力勞而功倍之。霜鐘感召，氣類相求，四百年間，魁人韻士間見層出，溯源揆本，實公玉成。潮人尸而祝之，社而稷之，禮視經祠，罔敢少墜，韓木葱鬱爲公甘棠，韓山峇嶢爲公泰華。異時杖屨經行之跡，埋沒于烟嵐荒草之墟，必表章而出之。殘碑斷碣，片言隻字流落人間者，雖庸儒亦知指爲至寶。而有民社于茲土者，顧以簿書期會爲急，至于景行前哲，尊尚雅道，或以悠悠示之。今孫侯爲邦，知所先後，新泮水之輪奐，敞四齋之高閼，於仰斗之旁爲之翼室，以名勝墨，加龕于壁間，與斗争光，相扶不朽。非以崇化勵俗爲心，其孰能之？嗟夫！維斗在天，實司七政，其在人也，位輔弼，職樞機。公以直諫取忌于時，不克致身此位。然位也者，雖非公所得而致，道也者，乃公之所獨任。大曆、貞元間，文士相望如繁星之麗天，獨以身任道，表表其間，如衆星之有斗，以彼較此，所得孰多？當時與公齊名，柳河東一人耳。

序其文者，亦以五星在天譬之，其文同，其不得位同，其道何如哉？使公少誦所學以伸其身，上相台衡可坐而致。浮雲富貴，君子羞稱之。然則，公之所存與後人之所仰公者，果在道不在位矣。潮人德公之深，孫侯慕公之切，竊意堂成之日，侯齋明盛服，帥諸生而拜之，公其亦御風而來下乎？侯名叔謹，臨漳人，名父之子，博雅好修，力行好事，有惠教于潮人，與某爲丁丑同年。既識其顛末，而復系之以詩曰：天有斗兮運帝車，世有公兮握道樞。異端孳彗兮吾道分，公以《原道》一書開其愚。羣邪熒惑乎君心兮，公以《佛骨》一表觚其誣。維潮壤地褊小兮，蓋斗絕乎一隅。公揭斗柄以照臨之兮，隋和簸弄乎月珠。至今文物鼎盛兮，與中都上國而齊驅。有美人兮公之徒，爲此堂兮置生芻。公其騎鯨而來游兮，去之四百年其如初。《臞軒集》卷五。

朝陽齋記

湘鄉少公黃君遇卿至官之三年，出己俸治所居廨廳事之東爲齋，面挹鳳山，以「朝陽」名之。貽書於僕，謂耆老相傳，嘗有鳳鳴其山，因以取義，且徵一言以申廣之。按《詩》言「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說詩者曰：高岡顯地，梧桐嘉木，鳳凰之所棲集，而日出扶桑杲杲而上，又其中心之所傾向，引喙而鳴，有不容遏止之者。士君子秉清忠耿亮之操，平居則愛君憂國，如藿向陽，立人本朝，翔而後集，則直言極諫，表表然以風采厲一世，皆此類也。君蚤游帝學，有志

事功。既第來尉茲邑，不敢鄙夷其官，夙夜振職，行好事如耆欲，爭人命如救頭然。僕在幕府時，見邑民有周氏者，誣其從叔以大辟。又有蕭氏家二幼子，游水而溺，或訐其後父棄殺之。二獄一時併發，君被檄往，灼見情僞，義形于色，曰：「吾爲囚求其生得之矣。」於是抗章臺府，力辯二獄之冤，訐者以危言相恐，君不爲動，後得實皆如君言。囚拜於庭，感泣而去。嗚呼！聖賢所謂君子之仕以行其義者，非君之謂歟？充君平反之心，他日辯是非曲直於軒陛之前，其有立也孰禦？則其以朝陽名齋，實君志也。抑僕聞之，鳳鳴於有道之國。當漢時黃霸爲潁川有異最，鳳嘗一鳴。及唐陽城爲道州，韓愈氏送何堅歸于道，賀其邦君之賢，亦以將見鳳而聞其鳴許之。今毋自欺齋真先生出帥湖南，以仁廉公勤勉屬吏，以孝友睦姻訓士民，而爲之僚屬如黃君者，又賢而有守如此，鳳當爲集而鳴焉。僕於君同年同官同道，而所見亦同，故喜而爲之記。《臞軒集》卷五。

泉守真公申請宗子給俸記

國家駐蹕江左，以西、南二宗舊在睢、雒者寓于福、于泉，計其籍之衆寡而廩之，所以衍皇支壽國脉也。置司之初，隸于南邸僅三百四十有九人。嗣是若木之枝，日以蕃楛。按舊籍，至慶元已四倍，今日又七倍之。方生齒尚稀，而有僧牒之頒，部使者有緡錢之助，費出於州者無幾。迨仰食益衆，供億之數宜加於有司者，顧從而損之，於是州之所出歲凡十四萬緡矣。方承平時號爲福州，通融

相濟，未覺其乏。二三十年來，公田多隱占而常賦缺，商舶困誅求而課息虧。異時使家移鄰邦之財以補不足者，又第腴減，而計口需俸，方日來而無窮，研桑復生，未易爲計。郡縣始以一切從事，有預借，有重催，甚至罰平民之金，籍富室之產，以應期會。紹定壬辰冬，有詔建安真公起家，臨舊治千里，稚耄裹糗郊迎，如赤子之見慈母。公甫視事，亟訪閭閻疾苦，苗耨髮櫛之。明年春，吏白宗子俸頻未支，雖殫諸帑，猶不贍。公爲之憮然曰：「吾誠不忍坐視公族之罄罄待哺也，而重斂以瘠吾民，吾滋不忍焉。」亟馳驛以聞，歲丐僧牒百通濟茲費。玉音俞之，僅予其半，公申言郡不可爲之狀，會上親政，戶庭無壅。仲冬己未，除公帥閩，庚申有旨悉如初奏，德施霈然，財似天雨，合邸內外，驩呼如雷，設道家醮以報上恩，視天聖中澶州佛老會故事。屬前茅將啓，行知宗正事彥侯招羣公子而告之曰：「千羞百體，一時之賜也，而不可常。長衾大枕，一室之樂也，而不可廣。常其賜，廣其樂，孰若今日之懿乎？圖有以侈《行葦》之仁，紀《甘棠》之愛，盍立石于邸，庸詔百世？」以某在博士，職宜書。某竊謂時方多事，軍國百費毛舉，四方郡牧上計簿貢賦，以佐大農用度，廩廩焉懼不給於命。今公以郡計之不充，民生之不易，反徼惠于上，而報可至再，曾無留難。公何以得此於朝廷哉？惟我祖宗以仁立國，培固宗城，愛養邦本，無所不用其極。而親親仁民之道，公昔在經筵嘗爲上懇切言之，上知公心久矣，故至是而言易入。始公之未得請也，朝夕焚香默禱，寢食爲之不怡，暨命再下，喜見顏色。先是，屬籍齒長而未益俸，若嫠獨無所歸者，今皆使之遂生生之樂。然則，上從公請，愛枝葉以庇本根，其仁如天矣。繼自今相生相養於此仁之中，要當體上之仁所以愛我者，而厚自

愛焉，毋作非，毋悖德，毋狎宵人，其行己必慕間、平之行義，其事上必效旦、奭之忠敬，庶幾無負聖天子、賢方伯之德意。不然，一飲一食，寧不媿於戴履云？《臞軒集》卷五。

晉江軍儲倉記

晉江於泉爲壯縣，紹定初盜起潭，飛礫七聚騷動，永春、德化俱受兵。晉江在二邑東南隅，於是嚴保障，警斥堠，募兵卒，以備禦之，用度鉅而帑藏竭，故有以傷錦去者。仙遊鄭侯鼎新實來，時盜方平，而邑已凋弊，侯乃糾覈版籍之缺逸，檢柅吏胥之隱謾，搏裁費用之浮冗，期月間僅僅有序。會永嘉方公備以宮僚司庾事，目擊民瘼，怒焉如擣，噓歔霈潤，用補燒痕。有寧化李君順甫請于臺，欲帥屬邑各立倉峙糧，榜以軍儲，爲不虞備。公下其議于四十八縣，縣皆縮朒未之應，侯獨稟承惟謹。當縣計赤立，百費毛舉，主積勺累，得米若干，列爲庾庾，別以仁義禮智信之號，宇于廳事之西偏，出納則委丞佐。值米翔貴，減值以糴椿其鏹，俟秋成復糴如初。數雖不夥，而意度休美，能始善以勸來者，是爲可書。蓋自邠之積、申之峙不見於後世，縣鄙州里，蕩然無備，轉輸千里，率十餘鍾致一石者有之。近日桴鼓鳴，官驅疲民，輓餉于道，頽肩雷腹，纍纍相望。盜得以甘言厚幣誘之，爲舟中之敵。然則，是倉之建，先寒而索裘，未雨而徹桑，非爲政者深長計歟？然事功之難成，非病於下言而上不行，則苦於上作而下不應。而原其上下交相扞格之故，正坐於《周官》之以公滅私，《大學》

之以義爲利者，未嘗加明辨篤行之功爾。今是役也，一尉言之，方公行之，不曰謀不自己出而以下僚出位言之爲忌也。部使者作之，鄭侯應之，不曰衆皆遲於稟命，我不可先衆人而犯其難也。非明於公私義利之分者，其孰能之？侯久游西山先生之門，先生嘗效朱文公之法，立社倉于潭，規畫燦然，垂惠無極。侯宰百里，厥施未宏，推而廣之，良多善政。縣廨有問政堂，大書《魯語》言政二十二章於其間。余一日登斯堂，指其末章，所謂因民所利而利之者以語侯曰：「軍儲有倉，庶幾此意，其亦五美中之一歟？」侯曰：「子知余心，宜爲余識其事。」遂條顛末以申告後人，增廣而輯續之，俾勿壞。侯繇太學登癸未進士第，不七年脫選調，蓋所至有聲云。《臞軒集》卷五。

息庵記

大丞相正簡公之弟泉卿，吉德君子也，晚作壽藏于府居之東，附庸一庵，名之以「息」，崇清侍郎爲書扁。以其婿洪思義于余爲中表，求文識之。余三以固陋辭，不可，乃申繹其義曰：知息之說者，其知道之所存乎。東方既明，憧憧而起，朝名市利，野耕道販。及暮而歸，百動皆止。此一日之息也。春律肇始，世故一新，夏暑秋潦，動勦萬狀。及冬而休，優游卒歲。此一年之息也。少而稚騃，求欲無厭，壯怙血氣，與物爲敵。及老而安，復命歸靜。此一身之息也。雖天地亦然，迅雷疾電，俄頃交作，飄焉歛焉，觀不容瞬，大雨且霽，悉斂于無。狂濤巨浪，經由百川，澎湃而來，若號

若怒，及赴諸海，寂然方平。凡此者皆天地之大息也。惟有道者能知之，不以吾有限之身與彼之無窮者相剽相擊，相靡相刃，而不止也。是故御神氣以游太和，調天均以禦外物，神動而天隨，體充而宇固。方其酬世接物，不將不迎，則雖不息猶息也。及乎觀性之元，求我之始，復與造物磅礴爲一，則雖息猶不息也。今葉某生長相門，壯歲就舉，覓官輒不利，乃頓悟而浩歎曰：「是皆伐我之樸素而溷我之清明者也。蕉鹿存亡，塞馬得失，何足離跂攘臂于其間哉？」于是弭節此庵，以娛暮日，而以息名之，非真有見於道者，其孰能貫生死于一途、等千古于一瞬乎？人皆知公以息爲息，而不知公以不息爲息。若謂公之名庵，止於莊叟失我息我之義，是舟之刻雖存，而劍已不可索矣。謂余不信，以問玄冥參寥之徒。《臞軒集》卷五。

盤隱記

溫陵陳君磊於所居石城山之後，斥地爲堂，名以「盤隱」。又即山之腰而亭之，以今崇清先生大書「石城山」三字榜其上。斯堂斯亭之左右前後，奇觀不一，爲清玉峽，爲清雲軒，爲山齋，爲雲谷，爲學稼，爲雙清，爲環翠，爲海關，取名之義，或以物，或以意，或以水石，而以山者居多。其地四面皆山，葱翠欲滴，有騰而薄太虛者，有俛而瞰重淵者，有藏貯草木如釘餽者，有吐吞煙霞如饋餉者。水如鏡，石如玉，花卉異品，呈巧獻狀，怪松如蟠虬，修竹如琅玕。醯醢堆架，芙蓉出水，深

紅淺白如妃嬪之粧。繞砌芳蘭萬本，異香襲人，如佳子弟。雪天梅花盛開，清標雅韻，又如羣仙綽約，聯縞裳而朝蕊宮也。陳君以瀟洒出塵之姿，徜徉容與於其間，自目曰盤隱主人。王子一日見而訝之曰：「君真隱者也，抑身隱而心未果於隱耶？抑口隱而心未必甘於隱耶？君族於泉爲品，丁舊家登巍第躋貴宦者代不乏人，矧今移萼通籍於金閨，葭莩疏華於翠節，閥望峇嶢如許，君又春秋方富，敏於才而豐於學，功名富貴來迫，君不相舍，君焉得而隱？僕敢有問。」陳君笑而不答，王子抵掌而言曰：「大丈夫之所謂隱者，我知之矣。磻溪一絲風，南陽一犁雨，一旦投綸釋耒，而興姬復漢，如取如携，此士之始於隱者也。坐綠野而友化人，游洛園而傲造物，回視貂蟬之貴、鐘鼎之榮，如太虛之一雲者，此士之終於隱者也。盤隱乎，盤隱乎，今日非君之磻溪、南陽乎，他日非君之綠野、洛園乎？君毋誑我，後三年，石城山靈能移文以及君矣。」言甫既，陳君未有以對，適有客闖門曰：「王子之言然。」於是泚筆而爲之記。《臞軒集》卷五。

進士題名記

清漳乙未進士題名郡判，先立石之三日，謁某曰：「是舉也，子嘗與南宮校藝，今丞茲郡，宜一言識之。」余謝之曰：「余贅丞也，言之得無贅乎？」諸君請愈堅，乃諗于衆曰：士之致遠於當世者，器識以先之，文藝末事耳；士之所爲不朽於來世者，名節以基之，科第假途耳。漳先達繇進士位公卿侯

伯，如晴霄之星，余獨於器識名節中得二人焉：元豐之吳公可權與紹興之高公彥先是也。吳爲張天覺莫逆交，張當國，或慫慂見之，吳義形於色曰：「吾遇張公於放逐中，相與言忠義事，今可呈身求進乎？」高對策忤君相，上書陳十漸，廩廩乎古之遺直，嘗語其徒曰：「富貴有時或來，名節虧則一身之事去矣。」吁，壯矣哉！自國初至今，此州科目得士二百五十餘人，獨二公所立光明俊偉，一言一動可爲千載矜式。則今已第之羣英與方來之魁人韻士，盍知所興起矣。某始受教於西山真先生，得「讀好書作好人」六字，併以此與諸君勉之。《臞軒集》卷五。

仙遊縣傅氏金石山福神道院記

金石山福神道院，仙遊傅氏所造也，經始於建炎之庚戌，績成於紹興之丁巳，中間拓地增屋者不一。淳祐癸卯而後，嗣孫蒔囑甥王邁爲文以識之。金石山者？何以少師公得名也。曷名乎福神道院？公之子夔漕作堂祀先而寓名乎福神也。初，少師公未冠，試廣文館爲第一，從古靈先生襄遊。時墻屏問道千餘人，先生獨曰「傅元通金石人也」，以女妻之。熙寧王、呂銳於變法，道路以目，先生屢爲神宗言新法撓民非便，不聽則具疏爭之。公所親告公曰：「時相得君方專，上方舉國聽之，先生力詆其非，必犯九關虎豹之怒，子於翁婿間宜諫止之。不然，禍將及子。」公正色曰：「吾師之道正道也，彼相之說邪說也。以正道關邪說，吾徒當相與張而大之，矧可諷之小貶其道乎？」告者語塞，公且爲

潤色諫疏，以明稱王、呂之罪，遂爲所惡。暨鄒道鄉以諫官言事得貶，章子厚使人極之。於其所往，平生故人望望去之，公義形于色曰：「不負楊臨賀者何人哉？」竟厚贐鄒公之行，坐是免所居官。踰年鄒得生還，公亦被召。曾布牢籠之以助己，公守師說不爲之動，布力擠之，於是有亳州之命矣。自是黨論日熾，端人莊士之子孫俱罹禁錮之禍。公以徽廟舊學僅免竄逐，竟抱杞天之憂，薨于亳，葬於常之宜興，朝廷賜善權山廣教寺以資冥福。夔漕以公故浮沉州縣二十餘年，不敢背教忠之訓，以求合於權門也。嘗仕括蒼，乘桴而還，遇風濤汹涌，衆舟俱覆，顧瞻對岸有北方正神之幟植乎其前，若有物扶之以濟於險。既歸仙遊，每食必下淚曰：「吾親松楸在三千里外，雖蒙恩奉香火有所，然爲子若孫不能時展烝嘗之敬，寧不見誚於馬鬣夏畦之鬼？」乃捐俸割地，創堂於邑之北山，奉少師祠，以福神名之。括蒼有羽士梅洞霄，於六飛未南渡之前嘗言錢塘有天子氣，既而言驗，携與偕來，是爲開山之祖。鑄鐘累月不就，陳夫人投金釵於爐而鐘成，叩之無聲，梅揮劍擊之，聲始大震，至今一釵一劍之痕隱隱浮於蹲熊盤龍之上。故斯堂雖爲祠先，而亦爲四方水旱禳禱之地，此記之不容已也。嗟夫！生天地間，非親何愛，非君何尊。師也者教之孝以事其親，忠以事其君，昭昭乎在三之義，人極之所立、人類之所以蕃者，其不在茲乎？惟少師公事師盡道，事君盡言，不以時之燥濕而爲趨背，不以身之升沉而爲戚欣，蓋不忍於叛師而忘君也，故未嘗染劉興之賦而污元規之塵。惟夔漕公事生以禮，事亡如存，一飲食不忘南陔之蘭，一跬步必顧太行之雲。故揭名妥靈於斯堂也，恍乎音容之若見，愾乎聲咳之有聞。夫是之謂忠臣孝子，萃於傅氏之門，雖附益之以道家之說，若祭之鄰於非鬼，語之涉

於怪神，然因親以寓名，君子亦可觀過以知仁矣。夫忠孝之後必大，二公往矣，出乎其系者露穎於童科，充賦於國賓，策勳蘭省而對策于天子之庭者，代不乏人。繼自今豐末以培其本，疏流以浚其源，使錫類之孝、體國之忠，明可以刑善於鄉國，幽可以對越於乾坤，是又二公洋洋之靈所期望於百世之子孫。邁傳之所自出，故大書特書之，使來者有考於斯文。少師公諱某，字元通。夔漕公諱謙受，字冲亨。道院之址載於傅氏之質劑，歲自輸租於官，住堂聽自擇，有司不與焉。東偏舊有嶽殿，今撤而新之，迺傳知琳所董云。《臞軒集》卷五。又見乾隆《仙游縣志》卷一三。

李龍眠海會圖記

開禧二年四月

南閭浮提，有大善知識，現居士宰官婦女身，在家修菩薩梵行。有一初學與其子游，以是因緣得至其舍。一日，出示五百大阿羅漢海會妙相一軸，於是合掌恭敬，歎未曾見，如人入閭，忽睹光明，心大歡喜，莫可喻說。宛轉諦觀，神通變化，皆得自在。小大長短，老幼妍醜，各有所別。足踏滄海，如履坦途，蛟、蜃、龜、鯢、魚、鱉、蛙、蛤，俛首聽命，如乘安車。天龍八部，夜叉羅殺，諸惡鬼衆，前後導從，如役僕厮。寶花繽紛，天樂競集，金橋架空，琪樹蔽日。或闖而窺，或倚而立，瓶鉢杖拂，各有所執，凌雲御風，升降莫測。或解衣渡水，或濯足坐石，或挽或負，狀邈迭出。以種種形，成於一色，於一色中，衆妙畢具，如幻三昧，隨刹現形，千變萬化，不離一性。如是我聞，釋

迦文佛，既成道已，乃於耆闍崛山集阿羅漢。有學無學，菩薩摩訶薩，次第授記，陳如號曰「普明」，五百阿羅漢，亦同一號，名曰「普明」。既受佛記，即得如來方便法，而《金剛經》云：「實無有法，名阿羅漢。」則是諸大阿羅漢，有法無法，有相無相，皆不可知，不可測。飄流大海，一切衆生，天龍八部，諸鬼神衆，若有若無，若隱若顯，亦不可知，不可測。如夢中語，如水中塵，如暗中影，如空中花，謂之有相可乎，謂之有法可乎？是又不可知，不可測。然則斯圖之作，滄海浩渺，神通變化，奇形異狀，曲極其妙，求諸法耶？求諸相耶？是又愚所不可知，不可測。夫佛於賢劫中，在大梵天，未出母胎，居摩尼殿，集天釋梵八部之衆，演暢摩訶衍法，度無量無邊衆生。其殿百寶裝嚴，衆妙殊特，匪因緣而有，匪自然而成，則是殿是佛，是法是相，謂之有乎？謂之無乎？如此則知海之爲海，羅漢之爲羅漢，蛟、蜃、龜、蛇、魚、鱉、蛙、蛤，天龍八部，夜叉羅刹，似耶否耶？有耶無耶？匪大圓覺，合凡聖於一理，混物我於一心，是否兩忘，色空俱滅。則法且無有，何況於相；相且無有，何況於畫；畫且無有，何況於記。雖然，是理也，爲發大乘者說，爲發最上乘說。若夫即心是佛，因佛見性，善男子、善女子，有能於一切法一切相而生敬心，則聚沙爲塔，畫地成佛，皆是道場。何況圖畫裝嚴，盡形供養，當知是人成就第一，希有功德，所得福德，亦復如是，不可思議，不可稱量。於往昔時，有大居士號曰龍眠，得畫三昧，始好畫馬，念念勿忘。有大比丘，見而語之，由此一念，當墮馬腹，於是居士矍然懺悔，乃於一切諸佛諸大菩薩而致意焉。端嚴妙麗，隨念現形，皆得三昧。是羅漢者，居士之所作也。以居士之一念，畫此羅漢，以大善知識之一念，得此羅漢，當知

是畫爲第一希有。畫者，得者，匪於過去無量阿僧祇劫承佛受記，未易畫此，亦未易得此。至於有法無法，有相無相，如魚飲水，冷暖自知。是記也，蓋爲畫設。開禧二年百六日，初學王邁謹記。《程史》卷六。又見《古今圖書集成》藝術典卷七九〇。

重修興化軍學記

毗陵張侯之治莆也，下車之明日，令於學曰：「莆壤墜褊小，賦入薄，不敵江浙一大戶。而家習詩書，多出魁人韻士，爲中州冠。吾聞泮宮養士多而廩稍少，突不黔者累月。吾將爲爾士續食焉。」主計以其經費闕若干來告，籍既上，於是捐金錢二十萬濟其乏。已而曰：「是苟紓目前耳，如來者之不可繼何？」會吏白有廢刹曰崇福，歲租餘三百斛，例以供浮費。於是又割其田相學庾。閱三朔蒞學，見諸生有聲於列者，曰：「先生辱貺衿佩厚矣。亦知十三齋旁風上雨之不可居乎？盍諸往下闕。」

《永樂大典》卷二一九八四引《莆陽志》。又見《四庫輯本別集拾遺》第四三六頁。

循陽重建蘇陳二公祠堂記

循之興寧令陳湯以書告邁曰：「湯之高大父諫議公以崇寧二年貶是邦，閱一百四十五寒暑矣。先

是，元符初樂城蘇少公亦貶於此。二公去後，邦人慕其遺風餘韻，尸而祀之，於淨明寺則有台隱堂，白雲橋則有蘇陳堂。今亡矣，獨有可蔬之園，巋然爲魯靈光也。扃鑰乏守，薌燎蕭條，圯垣敗壁，樵蘇無禁。湯始至拜祠下，心戚汗下以慚，方有意爲酢假綏旅之事，顧力有所未逮。會縉雲潛侯起以貳車攝郡將，撤而新之。棟宇高聳，跂翼翬飛，勢面愷明，砥平席衍。又置一兵以司其闌，撥去官之田若干畝以相蒸嘗。無何，雪川沈侯以忠敏之孫來牧茲土，嘉潛侯爲此崇重名節之舉，又從而張大之。役成，不可無記，敢有請。」予按國史、家乘而有考焉。元祐間，呂公大防、劉公摯倡爲調停之說，蘇公上疏力爭之。紹聖初元，李清臣代言發策，欲復用熙豐之黨，公力詆之，以故貶于雷，徙于循。陳公受知裕陵，自外僚爲臺察。泰陵初政，被遇尤深，以諸賢不相安，力求補外。紹聖、元符間，既入復斥，執素論不少渝。徽廟初，自南床擢鑾坡，上疏排曾布者十，詆章惇者六，斥蔡京者無慮數四，於是群小俱愠，籍元祐君子爲姦黨，目元符上書人爲邪等，盡擯之于嶺海萬里之外。公在循與樂城相望，才十年間爾。自當時觀之，曰姦曰邪，皆犯天下大不韙之名，孝子順孫不可得而改也。今爲子孫者，反以爲先世附名於籍爲不朽之榮，回視當時之爲相爲公爲侯者，直比之以鴟鴞之嚇腐鼠，穢土之長朝菌。不寧惟是，檜當國，嘗陷李、趙所用之諸賢，名之以逆矣；侂得志，嘗嫉朱、張從學之門人，名之以僞矣。敲擊摧撼，快所大欲於一時，其後天定勝人，忠賢進用，正學彰明，如日在天。象賢之苗裔、受經之生徒，翕然以其先世先師之故，得以自附於天下之善類。是區區者誰實使之，可觀良心秉彝之正，不隨世變而泯沒矣。雖爲遷臣逐客所寓之州，一公未有德政以濟民，如桐鄉之

朱；又非捍災禦患，如睢陽之張、許，而循人至今思之。見陳令尹之來，則相告以喜曰：「是陳公之四世孫也。」夫陳令之汲汲於揭虔妥靈者，猶曰以孫祀祖云耳。彼二侯者獨無所爲而爲之，壽忠義之一脉，扶人極於方來，法宜得書，焉得而不書？又繫以歌詩，俾刻于麗牲之石，歲時歌以祀之。歌曰：

荷翦爲屋兮，胡繩爲門；滌以滄浪兮，墁以白雲。中有擎天之二柱兮，屹雪幹而霜根。惟蘇公之在元祐兮，當清明之初政。奈棟國之不力兮，欲參用乎邪正。公食不下咽兮，憂心抱疚。白柰方悲兮，成紹述之異證。斷蛇不殊兮，投報之深阱。使金柅可繫兮，則不爲章、蔡之紹聖。惟陳公之在建中兮，方前車之是懲。何椒蘭之不芳兮，聚茱萸以爲朋。公鐵作脊梁兮，語冷如冰。瑤華猶再廢兮，矧螻蟻之微生。狷犬縱噬兮，餘黨碑之峻嶒。使碩果不食兮，則不爲京、布之崇寧。於戲！二公之魂猶生兮，如神龍之出。若曹起穢以自臭兮，紛鬼蜮其何在。穹冠褒衣兮，合兩美於一堂。鹿伏于後兮，猿嘯于旁。伐靈鼉兮傳巴舞，迎公之來兮峨眉之巔、鯉水之澣。折瓊芳兮薦椒醕，送君之歸兮鈞天之庭、朱陵之府。否泰禪代兮，往古來今。莫治匪陽兮，莫亂匪陰。罄山之高兮，龍潭之深。我思二公兮，實獲我心。

嘉靖《惠州府志》卷一六，天一閣藏明代地方志

選刊本。

全宋文卷七四五九

王 邁 一六

天基節獻聖德一頌六箴 有序

臣邁言：恭惟皇帝陛下天姿英睿，聖學光明，仰紹列聖燕翼之謀，躬受寧皇寶龜之遺，不自神聖，恪守謙恭。翠幄親儒，有日月就將之功；端闈養性，無聲色遊畋之嗜。是以祀帝於郊而天祖下格，饗祖於廟而百靈降歆。猗歟休哉！中興之景運有開，而丕大之偉績可俟也。臣伏睹天基聖節近在王春，朝野多娛，和薰萬宇，慈闈加膳，喜氣排冬，寅陛需班，驩聲動地。臣疏賤一介，生長明時，來自遐方，仕於京幕。官品卑下，大闕穹隆，莫從一奉漢宮萬年之觴，竊欲自附唐臣千秋之錄，以表野芹獻主之義，以寫寸草報春之心。蓋不止鋪張洪休，藻繪景鑠而已也。臣聞三極肇判，人類泯棼，天作君師，以教以治，義農黃唐而後，系姚更姒，承殷接姬，帝統王綱，迭相修舉，崇天普地，賴以平成。降嬴迄劉，僅足以撐拄宇宙，支持歲月。比方古先，厥德弗類。末祚陵夷，帝用嗇於眷顧。有

唐崛起，積累蔑然，祖武孫謀，眎漢尤劣。延及五季，乍仆乍興。維時三靈，儲休闕祉，以俟有道，於是我藝祖皇帝實生焉。聰明神武，超軼百王，叱咤指麾，掃清八極，神戈載戢，天宇聿新，五緯宣明，八政順序，垂二百載。陽九乘之，國步間關，王途堙阨，駐蹕江左，已及百年。敵勢就衰，人心思漢。於是天復以聰明神武之德，從而錫皇帝陛下焉。蓋以其數推之，藝祖皇帝造國號爲大宋，改元爲建隆，實在孟春之端五。陛下渚虹星電之瑞，允同其時。夫彼一時也而聖人造，此一時也而聖人生。皇天勸相我國家，三百年間，啓聖之期若合符節，要非一朝一夕之故。藝祖皇帝在天之靈，所以期望於陛下者，爲何如哉？記禮者曰：有大德者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昔者藝祖皇帝所以得此於天者，亦惟曰聿脩厥德，終始如一而已。然臣觀藝祖皇帝脩德之要，其目則有六焉，曰：愛民以仁也，事親以孝也，臨政以勤也，律身以儉也，聽言以公也，制事以斷也。此六者是其得天下之根本也。神墨靈式，施於後王，世世傳承，其永享國。陛下於羣臣百工稱觴上壽之時，盍亦思夫藝祖皇帝肇有區夏之日，不先不後，神比天同，則謹脩六德，以對越神天，以中興帝業，可不日新而又日新乎？論道經邦之弼臣，獻納論思之法從，經筵鴻碩，臺閣名流，豈無忠嘉，上資啓沃，何庸小吏躐貢狂言？臣實不佞，每自惟念，忠臣畎畝猶知愛君，臣既食陛下升斗之祿，非在畎畝之比。而古之箴規告上，自效愚忠，雖工瞽不擇焉。臣用敢預齋夙戒，澡雪精神，撰成《天基聖德》一頌六箴。跼蹐屏營，俯伏百拜，以投進於闕下，庶幾涓埃或可爲海嶽之助。臣不任拳拳。

天基聖德之頌

天生聖人，爲民物主。維時孟春，日在端五。藝祖皇帝，肇造區宇。國號載新，天罍斯補。子聖孫神，飀綿慶譜。甲子五閱，乃眷南顧。皇帝之生，實符藝祖。昔星聚奎，今虹飲渚。日協時同，重規疊矩。節紀天基，和薰率普。玉殿稱觥，登降拜俯。微臣作頌，爵抃鰲舞。繼獻六箴，願繩祖武。

愛民以仁之箴

仁首五常，元包四德。爲天地心，立生民極。猗歟藝祖，以仁基國。鞘戟橐弧，兼愛南北。蠲賦輕刑，與民休息。列聖纘休，祖訓是式。一絲一縷，爲民愛惜。螻蟻不踐，況用民力。與物皆春，配天其澤。三百餘年，期過周歷。皇帝之仁，天資隱惻。固圉安邊，藏鋒斂鎬。當饋念忙，賑饑救溺。恩厚德崇，日培月植。壽國萬年，仁其命脉。

事親以孝之箴

孝先百行，德適明神。天子孝德，異於庶人。猗歟藝祖，立愛惟親。嚴事昭憲，惟恭惟寅。飲食藥餌，必劬其身。列聖趾美，有親有尊。一飯微減，憂懼晨昏。乘輿將歸，留戀宮門。事戒從令，義不奪恩。繇上儀下，美化厚倫。皇帝之孝，胚臍性真。日奉三朝，膳視八珍。粵嗣任音，早正虞嬪。

養志爲大，阜俗康民。儀刑四海，孝其本根。

臨政以勤之箴

夏姒勤邦，寸陰必惜；周文即功，日昃不食。於皇藝祖，肇基王迹。風雪夜艾，寢不安席。幸大
臣第，載謀載畫。列聖思治，焦勞如一。平旦視朝，至夕猶惕。勤政有論，百王準的；危竿有踰（二），
萬世藥石。觴戒孟銘，几書杖刻。逮我皇帝，惜時愛日。初登寶位，首監《無逸》，不事遊畋，不惑
聲色。靡不有初，終其鮮克。皇帝懋哉，自强不息。

律身以儉之箴

堯處茅茨，德化斯美；舜造漆器，諫者不已。於皇藝祖，節儉恭履。內殿有簾，純用蒲葦，帟幕
無文，不尚鬪綺。列聖監成，嗇於奉己。檻去青氈，寢用絕被，弊幄不更，澣衣不耻。嬪御無華，珠
璣不視。剗僞返淳，措世於理。逮我皇帝，崇樸惡侈。稼穡艱難，具知田里，服御膳羞，過自涼菲。
奢從儉難，儉入奢易。皇帝念哉，謹終如始。

聽言以公之箴

公聽並觀，是非昭晰，以私滅公，忠邪莫別。藝祖初興，求言如渴。奏疏來上，始怒而裂，補稿

復前，天顏乃悅。大哉聖心，昭揭日月。列聖似之，戶庭宏闊。內降封還，私謁自絕，叩環大呼，不嫌太訐。明明皇帝，大度恢豁，養智以恬，韜明不伐。直諫宜容，邇言宜察。公道一開，下情斯達。成遠儉人，湯戒女謁。公私之分，治亂之決。

制事以斷之箴

制事非難，其難在斷。正固屹然，何事不幹？藝祖初興，深慮長算，懾伏強藩，削平僭叛。志意堅凝，羣疑冰渙，果哉聖謨，天授神贊。列聖似之，有剛無懦。干法者誅，辭難者竄，威令惟行，誰敢狎玩？明明皇帝，淵衷獨見，修我政刑，強我屏翰。政無多門，令無反汗，何憂殘鄰，何畏外患！果斷興唐，優遊衰漢。疑斷之間，興衰之判。《臞軒集》卷一〇。

〔二〕踰：似當作「諭」。

存心以公之箴

厚姻婭，近小人，尹氏所以不平於秉均；開誠心，布公道，武侯所以獨優於王佐。故曰本心日月，利欲食之；大道康莊，偏見窒之。聽言偏則枉直而惠奸，喜怒偏則賞僭而刑濫。惟公生明，偏則

生暗。《臞軒集》卷一〇。又見《莆陽文獻》卷七，《宋元學案補遺》卷八一。

律己以廉箴

惟士之廉，猶女之潔。苟一毫之點污，爲終身之玷缺。毋謂暗室，昭昭四知。汝不自愛，心之神明其可欺？黃金五六駝，胡椒八百斛，生不足以爲榮，千載之後有餘戮。彼美君子，一鶴一琴，望之凜然，清風古今。《莆陽文獻》卷七。

撫民以仁箴

古者於民，饑溺猶己，心誠求之，若保赤子。於乎，入室笑語，飲醲嚙肥，出行鞭朴，曾痛癢之不知。人心不仁，一至於斯！淑問之澤，百世猶祀；酷吏之後，今其餘幾，誰甘小人而不爲君子？《莆陽文獻》卷七。

蒞事以勤箴

爾服之華，爾饌之豐，凡縷絲而顆粟，皆民力乎爾供。居焉而曠厥官，食焉而怠若事，稍有人心，胡不自愧？昔者君子，靡素其餐，汗流浹背，日不辭難，警枕計功，夜不遑安。誰爲我師，一范一韓。《莆陽文獻》卷七。

吉祥九齋銘

履 齋

培爾德基，修爾禮防。素履潔如，無替於常。優哉游哉，視以考祥。

謙 齋

名譽之來，有道所忌。守謙之一，有益之四。不然，何六爻無凶辭，不曰吉則曰利也？

賁 齋

莫歸匪山，有玉斯貴；莫泓匪淵，有珠斯媚。人而不學，其何身之能賁？

頤 齋

內外交養，動靜以時。歸而求之，無舍爾之靈龜。

兌 齋

二水交潤而樂生焉。相得則樂，惟人亦然。吁，盍相與浚其泉源而達之川乎！

益 齋

石有火擊之則明，礦有金淘之則精。其求益於而躬，毋替斯銘。

井 齋

毋羸爾瓶，毋短爾綆。掘九仞而棄之，吁，其可忍也歟！

晉 齋

一塵足以掩鏡之明，一翳足以損目之睛。去過之不勇，何咎德之不明！

鼎 齋

衣之將敝，必求更之；德之不新，而乃安之。吁，盍亦先所重而後所輕乎！《臞軒集》卷一〇。

殖軒銘

殖乎德，其久也斯獲；殖乎學，其成也罔覺。惟孝惟友，曰義與仁，爲吾殖之本根，培之溉之，務滋於厥身；身忿外慾，吝容驕色，爲吾殖之蝨賊，夷之薙之，毋害我稼穡。行有餘力，乃藝文園。惰農自安，胡取禾三百廛？晝斯宵斯，真積力久，厥報維何，自今以始歲其有。《臞軒集》卷一〇。又見

《宋元學案補遺》卷八一。

筆 銘

在平世則策功龜圖，在亂世則效勞麟史。今聖明時，維君子使。毋曲以枉民生，毋諂以事權貴。書諫紙則犯而不欺，釐史冊則直而不諱。設不遇時，卷而懷之。南山可移，茂林之草不可爲。《臞軒集》卷一〇。

端硯銘

硯則必端之求，友則不端之取。甚至於外無潤身之容，中無介石之守，見此石君亦顏之厚。《臞軒集》卷一〇。又見《宋元學案補遺》卷八一。

鏡 銘

胸中正眸子瞭然，則其覽汝也貌悅神閑。胸中不正眸子眊焉，則其覽汝也顏如渥丹。是則汝爲吾之畏友，豈但正吾之衣冠？《臞軒集》卷一〇。又見《宋元學案補遺》卷八一。

几 銘

發憤忘食，勞且不息。嚮晦見汝，我心以懌。嗚呼！使其夢見周公，則將矢辭以責曰：我昔待旦，恩施四事。子何人斯，怡然熟寐。其何辭以對？《臞軒集》卷一〇。

莆陽方梅叔墓誌銘

嘉熙三年九月

莆品丁之家，方爲著姓。端人紳士，層見疊出，有位公卿立修名姱節於朝者，有任牧伯連帥揚仁風義槩於方外者，餘挾一能一藝，多奮拔於鄉於學，於天子之庭，故莆人有一「無方不成榜」之謠。獨梅叔君懷瑾握瑜，足跡半湖海，而天無老眼，命壓人頭，偃蹇不得志，賁恨下泉。唐人所謂「直教桂子落墳上，生得一枝魂始消」者，非君之謂歟？君少受知於叔祖少卿公銓，仕衡陽日，君以弟子爲賓客，自書札外未嘗毫髮預他事。少卿去衡，君以衡人士多執經授業於其門者，不忍捨其師去，相率哀金買宅一區以家之。余庚辰辛巳入潭幕，於衡爲近，一時臺府，如俞公徵、趙公善踐、孫公得輿、李公東，皆持節與梅叔交，爭館粲之。余每欲沿檄游石鼓，與君瀾泉煮茗，相叩擊，不能得。君亦欲至潭訪余，而諸公之在衡者恐其爲有力者奪去，竟不與行。壬午春，余以憂歸，聲問不相接者十有八

年。己亥夏，有以衰經造吾門，視其刺不知爲何來，使介者詰之，知其爲梅叔之子也。亟出迎之，坐定，且泣且言曰：「斐不夭，先君家衡三十六年，壬辰歸故里，葺先廬爲終焉計。不幸戊戌之閏月下世矣。葬且有日，斐哀先志不就，大懼歲月久且沉泯，無取證於來世，求夫子之文刻墓石以傳，則先君爲不朽矣。」於是系其譜而銘之。方氏自光之固始來，十有四代。祖金紫公庭範，宰長樂，治產於莆，遂爲莆人。君大父有爲、父冲卿，潛德弗耀，母林氏。君生而岐嶷，家貧無書，借於鄰族，一目數行俱下，終身不遺忘。長爲諸公要人客，所爲文操筆立就。世有業進士不習爲外學，至日之爲屠龍無用之技，亦有專攻詩詞駢儷而不屑作原夫輩語，以是爲童子雕蟲，壯夫耻之者，惟梅叔兼其所長。故自少至老，挾耿耿者以游四方，而歲得子弟束修，及青雲貴人餽遺以自肥其遯。家衡日，買姬妾數十人，吹笙鼓琴，歌舞以娛賓客，感時撫物，念家懷土，酒酣作樂府付歌者，清婉可愛。暨返故居，出所貯蓄，市田園以供粢盛，得視中人之產且過之。每語子斐曰：「吾辭家出游，時無半菽之疇，無卓錫之地。今有田若干、屋若干，非有俸祿以置之，田吾筆耕之田，屋吾書中之屋也。雖然，吾豈爲吾身及汝曹溫飽計哉？吾少讀書，有志當世，謂得百里爲之宰，必求如卓密令、魯中牟；得千里爲之牧，必求如田仁會、元結輩。今無能以尺寸及物，豈吾志不如古人，吾才不及今人耶？是有命焉。吾固安之矣，力學成吾志，汝曹勉之。」斐誦其言以告，余爲愀然嘆曰：「士所植立係其志，所逢合係其時。今竊科進身有貪婪苟賤者，官日大，流毒於民日深，橐金與屋數世不肖子孫用不盡。乃使志士仁人以濟人利物爲心，不得施設萬一分。使之賣文爲活，僅得數畝田數椽屋，以庥壽其後嗣，則自詭以

爲詩書之末效。至於身不得行其志，且以望其子若孫焉。吁，是可悲也已！君諱應龍，以字行於世，晚以梅窗居士自命，享年六十七。娶吳，繼趙，先卒。男一人，即吾友棐也，爲吾族乙未特魁之姪婿。孫四：曰炳，曰煥，曰煒，曰燁。女二：長適營道宰商景春，次適進士陳伯順，早世。棐以己亥九月六日壬申領諸孫奉君柩葬於興化縣廣業里牛岡之竹峰。昔君在衡日謁術者，得卦兆有「牛岡尋吉穴，歸葬竹峰前」之句，今所葬之地之名與兆協，豈天閼神藏以厚吉人，他日將有興者歟？銘曰：

族望兮堂堂，聲名兮泱泱，走四方兮皇皇。不貴不壽兮返故鄉，從龜從筮兮歸吉藏。不在其身在於其子孫兮，吾爲之責報於蒼蒼。《臞軒集》卷一一。

全宋文卷七四六〇

王 邁 一七

祭林通甫先生墓文

嗚呼！湖海之英，如公者幾？儒冠誤人，公竟止此。談經講道，三傳蹄筌，人謂先生爲盧玉川。具眼達觀，齊一生死，人謂先生爲蒙莊子。少而好游，足跡四方，人謂先生爲馬子長。古貌古心，寄興幽雅，人謂先生爲孟東野。酒酣行樂，縱筆歌行，人謂先生爲石曼卿。知壽不遐，晚不納室，人謂先生爲种明逸。其位甚卑，而道則尊；其身云亡，而德則存。我輩游從，爲日既久，天喪斯文，哲人不壽。撫棺而慟，一酹抒哀，魂如可招，盍歸乎來。東山之藏，故居之右，君子之終，沒而不朽。

《臞軒集》卷一一。又見《永樂大典》卷一四〇五四。

祭海陽縣尉林礪先生文

先生之學，涵古茹今；先生之文，戛玉鏘金。三十餘年，授業青衿。晚得一第，僅償苦心。初筮下僚〔二〕，上官刮眼。來事可爲，仕途履坦。人亦有言，黃花香晚。天假之齡，如是其短。嗚呼！茫茫彼蒼，於物有情。亨者使泰，枯者使榮。獨於先生，嗇而不贏。前輩彫喪，空餘典刑。吾黨向來，受教席下。一奠柩前，有淚盈把。鄉先生亡，祭之於社。誰倡義風，興起來者。《臞軒集》卷一一。又見

《永樂大典》卷一四〇五四。

〔二〕下僚：翰林院本作「警曹」。

祭親友林涇清叔文

嗚呼！人誰不死，子死於溺。九月初旬，余聞之於道塗，未敢以爲的也；未兩日而言之者益譁，往往以爲實也。余欲問訊於子家，恐子之親驚且惕也。又數日，始知子家招魂於水濱，余然後撫膺而痛泣也。自是以來，余食不能以下咽，寢不能以終夕也。一夕夢子卧床簀之間，余有言而子默默也。

既覺則月照屋梁，恍然如見子之顏色也。嗚呼，子其竟止於斯耶！子於余爲世姻，而交情則金石也。余初聚徒於龍池，子之年纔二十一也。朋友五十餘人，子獨爲吾門之巨擘也。與余累年爲文字游，子之學日進於一日也。余既登第於太常，則冀子聯翩於桂籍也。去秋不利於貢闈，則冀子策勳於環壁也。中夏俟捷音不至，則冀子歸之亟也。末夏得中都書，謂子有厭厭之疾也。初秋寄書於子，勸子以肩輿而歸，恐病後之無力也。不謂子舍陸而川，遽有風濤之厄也。嗚呼！文人才士之薄命，如子者蓋不一也。賈誼止於二十三，而李賀則二十七也。今子年三十一而死，亦未足爲子惜也。獨以死而不得正，所以不能不爲子戚戚也。然自古有如子之不幸者，皆不容以致詰也。屈原自沈於汨羅，而李白自投於采石也。子豈二子之流，故與之相從於水仙之室也。嗚呼！才者鬼神之所嫉也，壽者造化之所嗇也。使子無如是之才，則亦不爲功名役也；使子不困於功名之行，則必亦令終於寢室也。然自達道者觀之，則又等生死於一夢，付去來於一息也。莊周之徒所以不有其身，謂不免乎烏鳶螻蟻之所食也。蓋一點英靈之氣，凡所至皆可求其魂魄。惟是可傷可念者，子有雙親，望子之成名於捧檄也；子有少妻，望子之和鳴於琴瑟也。子何忍使老者之虛其望，使少者之喪其匹也。余與朋友所期待於子者何如，又何忍使數月間而幽明之永隔也。一慟生芻之前，雖禿千毫，不足以寫悲傷之臆也。嗚呼哀哉！子每能飲，其量如鯨，今酌一盃，子不能傾。子其知此情耶？其不知此情耶？哀哉！

《臞軒集》卷一

一。又見《永樂大典》卷一四〇五六。

祭陳復齋寺丞文

嗚呼！萬類汙汙，隨波俱沒，金石精堅，劫火不滅。復齋先生，千年人物，忠孝持身，聖賢合轍。嗟世家之無人，多自頹其閥閱，惟先生大正獻之家聲，有呂、范二公之風骨。嘆道學之無傳，幾不絕其如髮。惟先生得文公之正宗，探伊洛諸賢之理窟。方壯歲之立朝，抱嶙峋之直節。丙子一疏之盡言，搢紳相顧而吐舌，殿豸爲之失威，社鼠爲之塞穴。既出把於州麾，視民瘼之如飢渴。南康、延平之政成，幾萬生靈之全活。廬阜避其孤高，劍水遜其清潔。逮寧考之上仙，泣遺弓之清血，誓墓之志一堅，栗里之歸始決。蘭無人而自芳，松到天而不屈。蓋其語也非賣直以沽名，其默也非甘心於囊括，其出也直有救世之赤誠，其處也豈但爲保身之明哲。根之以內心之昭融，加之以學問之親切，由本領之純全，故功用之宏闊。將宇宙之是扶，何梁木之遽折，豈蒼生之命果窮，而斯文之脉將絕？然生榮而死哀，且全歸而無缺。有東閣之郎君，可繼承於風烈；有西山之美人，可垂銘於墓碣。然則先生之所存於世者甚長，豈比榮華富貴之消歇。某也以里巷之諸生，荷知憐於方拙。坐明道之春風，揖濂溪之霽月。歸自長沙也，先生爲之書廉仁公勤之箴；及官中都也，先生贈之以捨生取義之說。尚擬嗣歲之春，長在樞衣之列。何哲人之云亡，攬悲腸之悵結。寄奠一觥，臨文哽噎。嗚呼先生，幽明永訣。《臞軒集》卷一一。

諸門生祭真大參西山先生文 一

時朝士之爲門人者十有七人。天生先生，爲宗社計，進退存亡，關係斯世。海內一詞，期以經濟，道之將行，命有所制。窮理致用，講學有宗，時雨之教，春風之容，僞者獻誠，慢者致恭，人謂先生爲程淳公。方寸不欺，守道自信，曰思無邪，曰無不敬，口無過言，身無玷行，人謂先生爲馬文正。淳公位卑，道立於獨，人惜其亡，天下無福。文正登庸，遠夷心服，未久而薨，都人巷哭。先生之道，遠紹於程，立朝補外，俊偉光明。先生之位，雖不及馬，兒童走卒，無不知者。權姦見忌，退處八年，著書西山，其樂怡然。天日清明，甫及聞政，筋力未衰，乃嬰病疢。丐歸者屢，僅畀丙祠〔二〕，丙吉病愈，上日望之。中外門人，孰不致禱，夫何彼蒼，遽奪此老？述作萬卷，珍重璠璣，最留意者，《衍義》一書。謂此書成，死可無憾，自今觀之，殆成語讖。風濤汹涌，思濟洪流，巨楫一折，淪胥是憂。自有都堂，凡幾輔弼，如先生者，不一秉筆。易簣之際，神氣溶溶，曰予此心，秋月當空。騎鯨而仙，先生何欠，國病民瘼，孰鍼孰砭？諸生疇昔，樂在樞趨，忍於此日，而莫生芻！薄奠陳情，有淚盈掬，已矣先生，百身莫贖。《臞軒集》卷一一。

〔二〕丙：似當作「丙」。

諸門生祭真大參西山先生文 二

先生受清和之異稟，集理義之大醇。氣之塞乎天地者志爲之帥，行之通乎神明者敬爲之源。凡出處之大節，爲搢紳之所尊。維先皇帝賞其忠勤，將大用而未竟，留以遺於後昆。維明天子潛躍有聞，亟召還於長沙，趨入覲於紫宸。陳綱常以扶世教之墜，辯忠邪以燭時人之昏。使其言之果行，可再造乎乾坤。其如月偃林甫之堂，風起元規之塵。虎守關而耽耽，犬吠雪而狺狺。先生乃傲視乎軒冕，高蹈乎邱園，謂不見之行事，即斯文而策勳。登堂而受業者誦誦之學子，趨庭而問禮者繩繩之子孫。窮百聖位育之道，探千古理亂之原，著《大學》之《衍義》，可肩孟而跨荀。曰如有用我者，吾將獻之吾君。天佑我宋，端平改元，權姦不誅而自斃，羣憊鼠伏而免奔。先生乃辭粵山之泉石，整造闕之申轅。溫公起於洛，人謂之游龍行雨；范公起於蜀，人謂之鳴鳳出羣。去二公百餘載，人於先生亦云。至則抱所著之一書，侍翠幄而討論，動重瞳之注視，啓玉齒之諮詢。位文昌之清華，司貢闈之選掄，疲神考校，廢寢忘飧。夜得一士，旦告蒼旻，暨撤棘而造榜，愆調理於寒溫。下天使之拊問，示睿眷之頻蕃，就登延於政府，欲旋畀之國均。奈大數之有盡，莫竟展乎經綸。上咨惜以輟朝，痛元老之存。敕季弟以護窆，加賻禮而異倫。錫以易名之典，慰其如在之魂。曰委質立朝，無如公之忠；曰垂世立教，無如公之文。合二者以爲諡，播青史之遺芬。嗚呼哀哉！惟先生之用舍，係吾道之泰屯；惟

先生之存亡，關吾民之戚欣。嗟弊壞之已極，當汙俗之胥淪。進賢而莫行其志，去惡而不拔其根。橘或化而爲枳，猶終得而揜薰。神龍去而群蚘肆，威鳳逝而衆鳥喧。顧巨楫之已折，傷波流之汙汙。嗚呼哀哉！先生所居，化熏甌閩。頃羣盜之爲梗，悉去晉而奔秦。慘輜車之東歸，哭道周之縞巾。焄蒿悽愴之戚，家如喪於所親。先生所治，易地同仁，泉民愛之尤深，如河內之愛恂。聞郵傳之訃告，慟於祠者兼旬。秋菊寒泉之荐，歲彌久而彌新。昔傳仙峰之絕頂，有士修道而煉真。丹甫成而倏化，爲先生之前身。僕嘗於暇日以有問，先生答以不語怪神。但言其使江東之日，夢班於紫微之垣。又言天上之爲神仙，皆人間之孝子忠臣。今即斯言而深省，當去而爲上界官府之星辰。某也猥以狂斐，久遊師門，受知獲愛，誨語諄諄。鑄我以轉砂之爐，斲我以運風之斤，爲訂頑而砭愚，爲祛蔽而通堙。曰英氣多和氣少者，憤啓之訓；曰一生短千載長者，有味之言。自師資之既往，悵莫報乎大恩，追遺教以佩服，誓九殞而弗諼。比閏秋之奏對，吐肝膽之輪囷，內言欺君罔上之百辟，外言飛揚跋扈之統軍，近言宦寺有捷出之徑，遠言濟邸有未雪之冤。荷聖度之容納，初不怒其逆鱗。獨驕帥之肆辯，結讒夫之搖唇，至班行之諂子，亦助之而瀾翻。果白簡之見及，曾余舌之莫捫。幸鶴山之夫子，獨愛直而賞珍。空船載乎明月，滿袖惹乎香芸。入南浦之迤邐，睠西山之嶙峋。思立門之夜雪，念侍坐之陽春。恍昨遊其如夢，灑涕泗之繽紛。嗚呼哀哉！共極堂高兮夜不晨，招鶴亭深兮愁暮雲。六經無師兮，宇宙無人，惟有珠林之麓兮，長餘春木之芘。生芻一束，心香三熏，先生如生，歆此一樽。其必曰是爲吾學而不吾叛者，宜登拜於斯墳。《臞軒集》卷一一。

祭趙東巖文

嗚呼！東巖在閩，南塘在浙，皆工文章，皆負氣節。塘蘭方枯，巖松又折。以官職言，有優有劣；以名節言，孰全孰缺？與其致身於從班，以逢君爲容悅，孰若全終身之令名，無可恨之毫髮？此天下士均惜二公之亡，尤爲東巖悲傷而痛切。昔寶慶之權門，紛邪朋之附熱，公纔綴於班行，遽抽身而勇決。逮端平之初元，來衆正之英轍，諸公挽之而留中，公乃掉頭而不屑。方其陟峨嵋而游錦城，歷秦望而探禹穴，襲浣花之芳塵，臨《蘭亭》之遺帖。及其道林、嶽麓之徜徉，石鼓、洞庭之登涉，紉纓乎沅芷湘蘭，搜采乎顏碑柳碣。以昌吾詩之精神，以寫吾琴之幽絕，不汙庾亮之纖塵，不染曹蜍之點沫。其宰安溪也，人愛之如魯恭；其守惠陽也，人歌之如元結。董睢邱之宗盟，屬舶臺之兼攝，視琛貨如涕洟，化不清作玉雪。加以真西山之高，與夫李竹湖之潔，三清萃於一時，賢者之師而不屑者之怛。持兩節於重湖，撫遐氓如飢渴。當狎至之羽書，督洪流之戰筏，不加賦以擾民，竟如期而津發。處急遽以恬閑，轉震驚而妥帖。凡飲德而茹仁，猶膏枯而醒暍。果最課之上聞，亟賜環而覲闕。公一笑而來歸，曰宵征之宜歇。散策乎荷屋葑房，銜盃乎杉風蘿月。心羨高舉之鸞鳳，耳厭妖鳴之鸚鵡。指箕尾之晝升，愴長庚之夜滅。嗚呼哀哉！人物彫萎，世途杌隉。命代之儒，爽邦之哲，聚於本朝，猶在目睫。二三年來，如風掃葉，仍於斯時，奪此人傑！更生卒而宗國之憂孰分，李晟亡而萬人

之命誰活？以位則不至公卿，以年則不登耄耄，獨留東巖之巍峨，長並三山之岌嶮。某也晚登門牆，辱憐樸拙。文席一違，歲筇四閱。忽訃告之流傳，增憂心之忡惻。覽謫仙之詩而涕零，撫中散之琴而聲咽。埋玉之墳，向山之垵，白馬素車，詣堂膏秣，秋菊寒泉，宜薦芳冽。先緘詞以抒情，叙榮哀之本末，冀精爽之來歆，悵幽明之永訣。《臞軒集》卷一一。

祭魏鶴山先生文

惟國家盛時之人才，稟山川清淑之間氣。文章則眉山之父子，道學則伊川之昆季。更南渡之百年，邈徼稱而誰嗣？鶴山先生以英偉之姿，抱遠大之器。文追正始之音，學探聖賢之秘。權史當朝，以儒爲戲，先生輩人，不得行志。當寶慶之初元，抗綱常之宏議。虎守關而怒號，犬見日而羣吠，斥忠質於渠陽，快女嬃之怨詈。誼也當此，賦鵬以悲鳴；原也當此，沉湘而憔悴。先生處之泰然，曰吾有命有義，履畏境如康莊，茹苦荼如甘薺。獨盡力於斯文，將垂光於來世。於《易》則探賾鉤深，於《禮》則訂訛證僞，於詩則陶寫襟靈，於字則平章篆隸。凡筆端之遊嬉，指理窟而超詣。積八年之深功，續程蘇之位置，使一朝之大用，當盡抒於經濟。迨夫天斃權姦，朝登儒揆。初年而西山自閩來，次年而先生自蜀至。洪、蔣諸賢，後先征彙。遂使端平之初，及見元祐之懿。奈西山之一頽，如果日之西墜。先生哭之盡哀，人士聞之興喟。未幾而蔣終於家，又未幾而洪薨於位。立東門者一人，凜靈

光之標致。以政地之重臣，爲督府之元帥，何異乎嫉真卿而使之爲說李之行，惡彥國而使之爲出疆之使。未視師而賊膽寒，將策勳而同列忌。俄異論之橫生，悵初心之莫遂，蜀無家之可歸，奉叢祠之若寄。及帥閩之命頒，猶物情之少慰。司封駁者何人，犯清議而不愧！使此身之猶存，尚行道之可冀，何殞星之告妖，乃脩然而蟬蛻。嗚呼哀哉！天生偉人，關繫匪細，出處則關民生之戚休，存亡則係吾道之興廢。宜錫之期頤之年，留以爲宗社之衛。至於姦臣弄權，貪夫敗類，宜凶於而身而家，毋得以爲鬼爲魅。彼蒼者天，胡然不惠？惡者永年，善者降厲。望之、周堪歿，而孔光賜杖於建平之間；元城、瑩中卒，而蔡京白首於靖康之際。鐘鳴漏盡者冥行不休，而元夫巨人乃淪亡而相繼。嗚呼哀哉！國步間關，民生彫弊，京襄邱墟，江淮鼎沸。外有側目伺隙之儉壬，內有搖舌肆讒之婦寺。此何時而梁木摧，此何景而蛟龍逝。是殆晉人所謂秋高搖落之時，使人眩然而出涕。某晚登門墻，辱窺小異，雖名位之不侔，偶襟期之胥契。讀奏篇之瞽言，曰差強乎人意。屬霜簡之見排，紛羣目之疾視。先生白之榻前，至色莊而言毅。謂去一微臣不足憐，恐天下自此以爲諱。旋開悟於上心，得免投之荒裔。贈之以朝陽鳴鳳之繡圖。申之以彩筆飛鸞之大字。至今序引之珍藏，燁然有光於巾笥。先生於僕非納交，僕於先生非借勢。或者下石之未休，猶謂托名流而附麗。自漳濱而斥還，擬墓前而自誓，抱直道以不渝，鞭古心而愈勵。聞訃告於郵傳，集百憂於肝肺，蓋爲世道之隱憂，非特一身之私計。假精廬以招魂，陳生芻而設祭。諒英爽之周遊，如源泉之在地。隨感召而必通，儻下歆乎一酌。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悠悠我思，明發不寐。《臞軒集》卷一一。又見《宋元學案補遺》卷八〇。

祭丁元輝給事文

嗚呼！人之才品，有崇有庳，遭時履運，有險有夷。自寶慶而紹定，紛邪黨之猖披，毀蘭茝而不佩，采蕭艾以充幃。公乃在下寮而不愠見，合光塵而不詭隨。此一時也，人不得以汙元規之塵而見譏。暨端平之改瑟，爲善類之休期，鳳鳴陽而噦噦，麟瑞世而師師，公乃居風憲之緊地，進伏蒲之良規。此一時也，人不得以負望之之薦而見疑。至嘉熙之變局，正黨論之交馳，摸床稜者無可無否，騎門限者半黠半癡。公乃吮筆乎螭陛，演綸乎鰲扉，司銀臺之封駁，班文石之論思。此一時也，人又不得以牛李之黨而目之。嗚呼！自紹定而始進，已發軔乎通達。在端平則合端平，在嘉熙則合嘉熙，自古賢者之出處，不與時枘鑿者幾希。設於時而諧合，又於道而支離。公則內不失乎己，外不違乎時。出與物接，侃侃愉怡，入守官箴，惴惴矜持。享厚祿而弗恤諸孫之無褐，典衡文而不欲邑子之瞻依。於所厚者寧薄，不以公而滅私。入仕四十年而不掛吏議，立朝十餘載而不蹈危機，上有以結九重之眷，下有以締三相之知。將進登於四近，庶展究其設施。方其後福之猶熾，胡造物者之不憖遺？嗚呼！年來人物，日覺彫萎，有出處不能爲朝廷之輕重，有存亡不繫世道之安危，有毀譽出於勢利之遷就，有是非不根於人心之秉彝。如公之不大用，亦門生故吏之所共悲。僕昔同朝，纔及半期，以罪去國，升潛異歧。聞訃告而感悼，迎素車而差池。生芻一束，寓哀平時。嗚呼公平，竟止於斯！《臞軒

集》卷一一。

祭鄭都承子敬文 一 丁酉

嗚呼哀哉！仲春初泮，方得公書。情文溢紙，細字渠渠。謂因感冷，藥裹是需。我每羨公，精於調理。紅顏怡怡，高談亹亹。縱有微疴，亦偶然爾。一日行路，忽有異傳。我不敢信，心極懸懸。徐詰其寔，公果溘然。嗚呼哀哉！公生相門，寔則儒素。涵茹羣書，練習典故。不但多聞，且通世務。太和試邑，藹有休稱。入遷院轄，再轉爲丞。顯宦要職，跬步可登。維時權姦，其門可炙。公心耻之，抗章丐出。吾官寧卑，吾道不屈。高牙大纛，作牧廬陵。民肌春暖，吏膽冰凝。不畏強禦，讒言朋興。浩然來歸，一邱一壑。與陳復齋，追隨最樂。罔俾耆英，專美於洛。十有七載，冰山乃傾。遄以郎召，承旨樞庭。一語不合，拂袖而行。有詔起家，畀以漳守〔二〕。政痞民疵，是圖是究。千里詠歌，二天宏覆。乃者望日，出勸農耕。歸坐鈴閣，寢已三更。曾謂頃刻，乃隔死生。嗚呼哀哉！賢者存亡，有關天運。比年以來，德星屢殞。我欲問天，天不可問。復齋冢木，鬱乎蒼煙。建昌仙去，閭里淒然。又弱一个，人何望焉？嗚呼！官至元士，官不爲小；年踰耳順，年不爲夭。所可恨者，積豐施眇。郡失良牧，朝失藎臣，子失名父，里失賢人。知與不知，愴然傷神。某也辱知，亶非一日，迎拜素車，有淚盈臆。卮酒寫哀，公其來格。嗚呼哀哉！

《臞軒集》卷一一。又見《永樂大典》卷一四〇五六。

〔一〕界：原作「卑」，據翰林院本、《永樂大典》改。

祭鄭都承子敬文 二

嗚呼！嘉定之間，朝登謬宰，公閑於家，十有七載。端平儒相，收召諸賢，公得起廢，一歲數遷。是時朝廷，號小元祐，公在都司，賢業未究。三陽方長，羣陰伏焉，陣脚一動，公去翩然。出守清漳，未幾奏最。胡爲元身，中宵蟬蛻？年來宇宙，白晝晦冥，天荒地老，雨慳風盲。元夫鉅人，乃不得壽，俗物茫茫，龐眉皓首。靖康之際，海內流離，龜山、和靖，皆身見之。孰若元城，與了翁老，騎鯨而仙，不見此禍。公今往矣，鈞天其游，千年芳魄，聊寄此邱。子孫能賢，滿種松檟。吉人之藏，過者下馬。《臞軒集》卷一一。又見《永樂大典》卷一四〇五六。

祭連袂謝克恭欽仲文

嗚呼！人道亦大矣，或托好於朋友，或締契於姻婭，始情分之雖密，終交道之難全。間有全之於其人，而固虧之於其天。此吾今日所以爲欽仲而一慟，蓋不勝其愴然也。始吾與欽仲爲友，道同氣合者垂二十年。散則無一月而不遣僕，聚則無一日而不共筵。我嘗砭君之過，君亦繩我之愆。凡書素之

所寄，皆中心之所宣。如淵明親戚情話之悅，如子美人生襟袂之連。及余自長沙而告至，君嘗唁我於聖室之偏，秉燭相對而如夢，心事未剖而遽旋。自後僮僮之往來，乃言偶困於沉綿，然以宿疴之屢愈，將謂後恙之必痊。亦豈料賈誼之倏速化，而長吉之遽仙也哉！嗚呼，欽仲已矣！在閨門則孝友而無間，在婣族則遜義而相先，何厄運之推移，使門戶之屯遭。既銜悲於屺岵，又抱痛於斷絃，獨其身之僅存，俄夜壑之移船。此道路之人皆傷吉人之不壽，不獨予涕泗之漣漣。所可幸者，君有子已近志學之歲，君有弟可謂克家之賢。若夫受嵇子托孤之寄，念翟公書門之言，余不敢以不勉，君可瞑目於九泉。嗚呼！昔我至止，倒屣出延，今我來思，忍相棄捐。隻鷄斗酒，酌君柩前。嗚呼哀哉，逝者如川。《臞軒集》卷一一。

祭海豐宰顏養智文

疇昔之日，辱君文盟，芝蘭臭味，金石交情。君來吾莆，大揚教鐸，我時過從，論文甚樂。君自莆歸，得宰惠陽。懷此美人，在天一方，物色便郵，將寄雙鯉。有自南來，曰君止此。嗚呼！清源勝彥，璧水名流，穹車方駕，誰折其輶？海內年來，善類彫瘁，公亦無年，歿於下位。有子尚幼，未能扶喪，賴有玉季，扶携還鄉。丹旆載道，見者墮淚，薄酒一卮，朋友之誼。《臞軒集》卷一一。又見《永

祭從兄鸞少冲文

嗚呼！能不能謂之才，幸不幸謂之命。世有妄男子而僥倖成名，亦有老文學而終身蹭蹬。此志士所以多苦心，必蓋棺而後事始定。吾兄少年，席珍待聘，方聲譽之交馳，屬春秋之鼎盛。夫何抱璞而啣卞和之冤，鼓琴而無子期之聽，澤水涸而蛟龍愁，暮天寒而騏驎病。晚始豁然而達觀，蓋未始不順受其正。某幼辱兄憐，長知兄敬，每旅試於文場，惟元方乎審訂。我及壯而策名，兄晚節而尤勁。將收功於桑榆，何舟移乎宿信。告殮斯辰，痛根天性，卮酒陳哀，誰知此疚？《臞軒集》卷一一。又見

《永樂大典》卷一四〇五一。

祭鄒給事母葉夫人文

昔者曾子、子路初仕之時，俱有遺祿逮親之喜。及夫親沒之後，方爲楚國之仕。參則謂椎牛之祭不如及親之雞豚，由則謂列鼎而食不如爲親之負米。是則爲二子之親，不能不遺憾於此。孰如夫人，克生令子，垂三十年，優游甘旨。奉楚堂之養，則坐享重茵；開魯侯之燕，則誕膺多祉。凡參也、由也，其親之所無者，夫人皆得而有之矣。惜夫萱草之春未央，白楊之風遽起，胡不及見列辟之回班，

而乃遽罹憂於陟屺。僕也昨筮仕於蓮池，荷元戎之知己，及銜恤之來歸，每懷思於湘水。聞夫人之訃告，增寸腸之哀毀。悵望素帷，莫能至止，寄情斯文，有淚盈紙。《臞軒集》卷一一。

宜春郡博士陳茂獻哀辭

天之生賢兮孔艱，既曰生之兮曷不其延？豐之才而嗇之數兮，意乘除之或然。吾非爲茂獻惜一死兮，蓋爲世惜一賢。木堪棟於明堂兮，俄漂搖於風雨；玉可藻於清廟兮，遽委棄於泥土。不曰有命在天兮，杳乎不明其故。豈物之生而有才兮，皆鬼神之所妬？充茂獻之純孝兮，可移爲忠以事君。雖欲爲而不可兮，猶可證於方冊之遺文。施茂獻之友悌兮，可熏善良於國人。雖施者之不遐兮，猶可挹其紫荊之餘芬。嗟人之達道兮，豈不知順受其正。獨我輩之情鍾兮，有不能以自勝。命短而所存之甚長兮，吾於君乎何病？尚其相爾弟昆暨後嗣兮，天至斯而始定。《臞軒集》卷一一。

漳倅到任告先聖文

某學古而迂，身謀甚左。一第廿年，方書六考。貴豈不欲，耻非其道。富不可求，從吾所好。聖謨洋洋，惟知允蹈〔一〕。拜廟之辰，敢以必告。《臞軒集》卷一〇。

〔二〕允：原作「充」，據文意改。

告靈著王文

某聞王威名，如日杲杲。今拜祠庭，不敢私禱。時事多難，天步未妥。川陝淮襄，方罹兵火。內地雖善，安豈可保？惟臣憂邊，寸心如擣。王於此時，宜相天兆。不獨著其靈於閩南，自當昭其烈於江左。《臞軒集》卷一〇。

告靈會妃文

某日於家庭，虔奉香火。此來佐州，敢申私禱。微臣憂國，寸心如擣。身其康強，家可以保。晚得一男，方離襁褓。子其承家，父可以老。富貴倘來，耻非其道。神之相之，正直是好。《臞軒集》卷一〇。

漳州辭廟文

乙未秋閏，奏對未央。其未信而諫也似訕〔二〕，其私憂過計也似狂。俯不愧于此心，仰不愧于彼

蒼，明不負於天子，幽不負于寧皇。惟是結怨乎邊帥，掇怒乎廟堂，交惡乎閹宦，取讒乎妃嬪。反舟蓬島，奉祠故鄉。聖恩寬大，俾倅於漳。敢求言之有詔，將獻忠於皐囊。疏已成而未奏，俄白簡之飛霜，謂不當諂事真某而慕名勝，交結洪、魏而相誇張；又不當詆二相之爲牛、李，以今日而比有唐。以此得罪，分之所當。歸處南山之下，讀書養正之堂，誓無片言以干時，不作一書以入杭。亦有神明，質之在旁，臨行告別，寓誠瓣香，神之聽之，綰他腸〔二〕。翰林院本《臞軒集》卷一〇。

〔二〕似：原作「仙」，據文意改。

〔三〕綰他腸：疑脫一字。

清源洞真人殿上梁文

伏以靈壇鶴舞，有開清源故洞之祥；寶宇翬飛，頓改紫澤新宮之觀。山川絢綵，雲日宣明。眷北麓之仙區，號南州之勝概。四百餘年之丹竈，儼若遺蹤；三十六所之洞天，居然並駕。自唐而鍊真度世，至宋而錫爵加封。神化無方，潛天而天、地而地；虛心應物，曰雨而雨、暘而暘。有大功德以庇民，不爲威福以駭世。朝廷所以旉頌顯號，郡國所以祇奉常祠。粵從嘉定之年，復立寥陽之殿。神光煥發，僅如暘谷之在東；帝座尊臨，未叶紫垣之居北。惟茲藩牧，來謁祠庭〔一〕。謂面勢有所未安，

諒仙聖必非所樂，爰效探籌之卜，果如吉筮之從。信尊卑之分有常，而幽明之理則一。乃辨方而正位，務揭虔而安靈，叶君先臣從之儀，徼辰居星拱之象。上帝臨下有赫，端睟表以面正陽；真人與天爲徒，領衆仙而陪太乙。雲觀星官之岌嶭，霧窗月砌之靚深。洞主開山，其紫陽陳先生之裔；檀那捐廩，必西門黃承事其人。疑是三生結來，共成一段佳話。修梁舉矣，吉語將之。

上梁東，懸崖百丈翠如葱。徜徉雲外參差佩，朝謁青宮上紫蓬。

上梁西，雲山雄壓衆山低。朱書曾染十年石，丹竈猶封五色泥。

上梁南，蘆峰萬疊聳巉巖。憑誰喝石開雲鎖，喚出飛符躍玉函。

上梁北，花酒道人曾戲劇。月明人靜步虛來，喜色津津春拍拍。

上梁上，乘雲御氣紛仙仗。丹成雞犬共飛昇，醺罷鶴鸞成景貺。

上梁下，給雨支風權造化。滄溟永息鯨鯢波，田野相安雞黍社。

伏願上梁之後，神祇受職，川瀆效祥。膏澤多豐年，饗黍稷稻粱之慶；化國舒長日，絕桴鼓刁斗之聲。凡屬帡幪，共躋仁壽。《臞軒先生四六》卷二。（以上李文澤校點）

〔二〕庭：原作「遲」，據文意改。